

（庶民篇）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千零一夜

庶民篇

解传广　王秀英　译

目　　录

《一千零一夜》
——世界文学百花园中的奇葩

解传广　王秀英

在百花争艳、五彩缤纷的世界文学百花园中，《一千零一夜》这部中世纪最伟大的民间文学巨著，多少世纪以来一直盛传不衰，至今仍对世界文化产生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民间文学具有十分丰富的想像力、真挚动人的情感、自由的表达方式和通俗的语言特点，以及引人入胜的奇思妙想。《一千零一夜》这部传世经典正是具备了这些特色，而成为世界浪漫主义文学浪潮的主要源泉。

《一千零一夜》的内容包罗万象，十分丰富，大故事套小故事，盘根错节，层层深入；情节错综复杂，奇幻诡异，枝蔓繁衍；气势壮丽宏伟，节奏感鲜明，心理描写又细致入微，合情合理；手法奇巧动人，把瑰丽的幻想和真切的描述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曲折多姿、变幻莫测、奇丽感人的艺术境界。书中常把威严的帝王将相与普通的庶民百姓，将人们常

见的花鸟鱼虫与想象中的神魔鬼怪，巧妙地融入一篇篇富于哲理和人情味的故事情节中，深切地表现主人公与命运抗争、与大自然周旋、与成功路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以及社会上时而出现的假丑恶现象斗争的敢于冒险、勇于抗争的大无畏主义精神，令人不忍释卷。

《一千零一夜》更是少年儿童不可多得的、百读不厌的世界名著。书中不吝笔墨，描写了不少少年英雄、机智儿童、博学才子，他们为真理而孜孜不倦地追求，对少儿读者不啻是良好的启迪。书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又常使大人和孩子争相阅读：那时隐时现的海上仙山、深不可测的阴间地狱，显得那么幽深奇幻、虚无缥缈；那变换不定的狐仙、飘忽隐现的鬼怪，给人一种似有若无又举手可及的感觉。

作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奇珍异宝，《一千零一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受到各国读者的关爱。它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对世界文学和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早在十字军东征时，它的一些故事就曾被带回欧洲；在18世纪初，研究东方文化的迦兰首次把叙利亚的一些故事译成法文出版，并由此对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和中国等国家的文学艺术产生积极作用。世界文学巨匠伏尔泰、司汤达、拉封丹、薄伽丘、歌德、乔叟等人，都曾“不止一遍”地阅读《一千零一夜》，并从中喜获启迪。同时，它还激发了东西方无数诗人、学者、画家和音乐家的灵感。甚至于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普希金的童话故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有关内容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哈萨克黑萨故事中，有些是与它雷同

的。

一部经世不衰的文学巨著，其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也表现在世界各国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等。如 19 世纪法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罗瓦、俄国作曲家黎姆斯基—科萨克夫、法国导演阿历克山德尔—巴努瓦，甚至是贝多芬、柴克夫斯基等名家的一些作品中，都不难使人看出《一千零一夜》的蛛丝马迹。

《一千零一夜》这枝世界文学百花园中的奇葩，将永远盛开，并将继续推动世界文学艺术和文明不断发展。

珍珠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虔诚的以色列信徒，为人忠诚老实，每天将在家里纺织好的纱拿到集市上，卖掉纱，买点棉花和吃的带回家，再继续纺纱。全家人过着艰苦的日子。

一天，这个虔诚的信徒照常拿着纺织好的纱到市上去卖。在集市上，他遇到一个亲戚，见他满面愁容、唉声叹气的样子，便问他：

“好久不见了，你的日子过得好吗？”

亲戚向他哭诉了生活的艰难，并向他求援。他慈悲为怀，把刚刚在市上卖纱赚来的一点钱全都给了亲戚。

他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家里人见他既没棉花，也没带吃的回来，便奇怪地问他：

“你今天怎么空手回来了呢？”

他说：“在市上遇到一个穷亲戚，我把今天赚的钱全都给了他。”

家里人也无怨言，只是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破木托盘和

一个旧瓮，让他拿到市上去卖。可是没想到，谁也不想买这些破烂。正当他走投无路之时，迎面走来一个卖鱼人，手里拎着一条开始腐烂的臭鱼。命运相同，话也投机，卖鱼人说道：

“不如我们把都卖不出去的货物交换一下吧。”

信徒表示同意。他把用破木托盘和旧瓮换来的一条臭鱼带回家。家里人一见鱼已经腐烂发臭，根本吃不得了，只能摇头叹气。

他却说：“鱼虽不新鲜了，但是有鱼总比没有鱼好。我把它开膛破肚，冲洗干净，烤焦了再吃，兴许就没有臭味了。”

说着，他用刀将臭鱼肚子破开，发现鱼肚中有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他取出珍珠，在亮处一看，见珍珠没有被钻过孔，便断定这不是别人的财物。

次日，他带着珍珠到集市上，给他认识的一个珠宝商看。珠宝商仔细看过，说道：

“这是一颗一般的珍珠，我愿出一千块钱买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卖，就到别处请人看，兴许有本钱多的商人，肯出大价钱呢。”

他谢过珠宝商，到一家大珠宝店去估价。这个商人一看珍珠，便面露惊喜之色，说道：

“这颗珍珠价值七万块钱，我给你的是最高价了。”

信徒答应了，当场兑钱，找了个脚夫担钱回家。刚回到家门口，便有个乞丐向他走来，向他乞讨，说道：

“你行行好吧，看我有多可怜，请赏一点给我吧。”

信徒说：“昨天我跟你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也是没吃少穿、

朝不保夕的。现在我有钱了，比你先富起来了。我把得到的钱分一半给你。”

说完，信徒将卖珍珠得到的钱，一分为二，给那乞丐三万五千块钱。乞丐并不伸手接钱，却笑着对他说：

“愿上帝赐福、保佑你。这些钱我不要，你收好，全家人好好过日子吧。我不是乞丐，只是奉上帝之命，前来试验你的心肠罢了。”

善良美丽的少女

从前，有个暴君，不准老百姓做好事。他宣布说：

“凡是胆敢相互帮助、彼此施舍的，一律受砍手之罪。”

命令颁布后，众百姓无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深怕大祸临头。这样，人们凡事置若罔闻，即使遇到遭受灾难之人，也不敢表示同情、伸出援救之手。

有个乞丐，得不到施舍，饿得快要断气了，命在旦夕，只好暗地里求乞于一个善良的少女，对她哀求道：

“求你行行好、发发善心，给我一点吃的充饥吧，我都快要饿死了！”

少女为难地说：“国王已颁布了命令，不准百姓做好事，我想给你也不敢给你呀，否则我就要受砍手之罪呀。”

乞丐仍苦苦哀求道：“看在安拉的情面上，只求你给我一点点吃的，我就能活下去啦！”

少女见乞丐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眼看就要饿死了，不禁发了慈悲之心，不顾一切地悄悄给乞丐两个面饼充饥。

不久，这件事传到王宫中，国王大发雷霆，一个小小的庶民竟敢无视国王的旨令，当即吩咐仆役传那个少女进宫治罪，砍掉了她的两只手。少女为施舍穷人而被判有罪，成了残废，生活不能自立，始终处于孤苦无依的悲惨境地。

这个国王不仅异常残暴，而且十分好色。

一次，他对太后说："母亲，我想再娶个妃子，你给我物色一个绝代佳人吧。"

太后说："我听说有一个姑娘长得十分漂亮，身段窈窕可爱，美中不足的是她已残废了。"

国王问："她带的什么残疾呀？"

太后说："她的两只手被砍掉了。"

国王求色心切，急不可耐地说："先让我看看再说吧。"

太后命人将被砍掉两手的美女招进宫来，让国王过目。

国王看那少女长得如花似玉，一见倾心，便将她纳为新妃。两人感情渐深，并生有一个王子。

这位新妃，正是当初因可怜乞丐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施舍给乞丐两个面饼充饥被国王砍掉两只手的那个善良的美女。她受国王垂青，被选为妃子，身心有了归宿。但是好事多磨，她受国王的宠幸引起了后妃们的百般嫉妒，她们合谋造谣中伤她、破坏她的名节。她们联名上书国王，诬蔑她为娼妓之流，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

国王昏庸无道，他轻信流言飞语，不分青红皂白，断然抛弃了她，将她轰出宫去，弃于郊外。

遭到国王遗弃的女子，背着孩子，凄苦地流浪在茫茫的荒野里。她想到自己的身世遭遇，十分悲伤，忍不住泪如雨

下。她又饥又渴，疲惫不堪，在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路后，一条河出现在她面前，她急不可耐地伏下身子去喝河水，不料，她背上的孩子却一骨碌跌到河里，很快就被河水淹没了。她眼见自己的孩子从背上掉到河里，没人相救，急得在河边直转，她呼天抢地，也无济于事。她想自己命苦，祸不单行，看来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

这时有两个男人从河边经过，见她正哭得死去活来，便关心地上前问道：

"你为什么如此伤心？"

她哭着说："我的孩子落水淹死了！"

那两人说："别着急，我们可以把孩子救起来。"

她急着说："那太好了，请赶快救他吧！"

那两人面对河水，喃喃地祈祷一番。忽然，随着他俩的祈祷，河面上掀起了波澜，接着她的孩子从水中浮了上来，并安然回到她的身边。

她紧紧地搂着孩子，不断地亲吻着。这时那两个人问道：

"你想不想恢复被砍掉的两只手？"

她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想了，做梦都在想！"

那两人面对着她，又喃喃地祈祷起来。随着他俩的祈祷，她被砍掉的两手瞬间恢复了原状。她高兴极了，对他俩感激不尽。

那两人说："你认识我们吗？"

她看了看他俩，摇摇头，说："不认识。"

那两人说："我们就是你在乞丐生死关头给他的两个面饼呀！"

说完，他俩飘然消逝。她用已经复原的双手抱紧孩子，站起身来，迈步向前走去。

省长的奇遇

省长与窃贼

从前，一位亚历山大省长正在埋头办公，一个士兵突然闯进他的办公室，向他申冤诉苦，说道：

“报告省长大人，我的金币被人偷走了！”

省长一惊，忙问：“说说看，你的金币是怎么丢的？”

士兵说：“我昨晚在一家旅馆过夜，半夜醒来时，发现我的钱袋被割破，里面的一千金币不翼而飞了！大人，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尽快破案，抓住窃贼。”

省长听了士兵的报案，觉得在自己管辖的省里，出现如此重大的盗窃案，脸上无光，遂命人即刻到那家旅馆，把住在里面的人，通通逮捕起来，投入狱中，然后逐个严刑审讯，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不一会儿，那个旅馆里的客人，连同所有的工作人员，不

分青红皂白，全都被抓了来。省长要升堂判案，备齐了刑具，让人将所有被抓来的人和丢钱的士兵，一齐带上堂来。

省长刚要开始审讯，忽然有一个人从门外闯了进来，拨开人群，来到省长面前，说道：

“报告省长大人，这件盗窃案与这些人无关，他们都是无辜受牵连的人，他们是冤枉的，我才是真正的窃贼！我要投案自首，那个士兵的钱是我偷的。你们看，钱在这儿！”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堆金币，放在省长和众人面前。

省长大吃一惊，惊魂稍定，他指着金币，对丢钱的士兵说：

“你快看看，这些钱是你的吗？”

士兵一看，果然是他刚丢失的一千金币。

省长说：“那么，案子已经了断，你把钱拿走吧，你也不用怀疑这些人偷你的钱了。”

被抓来的人，原以为这顿酷刑是在所难免的，都哀叹自己无辜蒙冤。不料，偷钱的人如此爽快地在关键时刻投案自首，使他们免受一顿皮肉之苦，无不感激、钦佩那个偷钱的人知错改错，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可是，偷钱的人并不想就此离去，反而坐下来跟省长聊起大天来了，并当众夸下海口说：

“报告省长大人，我前来自首，把偷到手的金币全都拿来归还原主，我这么做并不算是精明能干的。如果我再次从这个士兵那里拿走这些钱，那才能称得起是真有本事呢！”

听了这句话，省长更加吃惊了，而且对这个奇特的窃贼很感兴趣了，便问道：

“你先说说你最初是怎么将士兵的金币弄到手的吧!”

窃贼看省长对自己偷钱的事情很有兴趣,便细细地道来:

“那天在开罗城中的一家钱庄里,我见这个士兵正把兑好的金币装进钱袋里。我这个人,一惯见钱眼开,执意要把士兵的这笔钱弄到手。于是我尾随士兵。过大街进小巷,可是到处都有人,我无从下手。士兵从开罗来到亚历山大,我如影随形,也来到这里,并同他一起住进同一家旅馆中。我住在他的隔壁房间里,无时无刻不在注视他的行踪。夜半时分,我趁他睡熟、鼾声如雷之时,撬开他的房门,溜了进去,用刀割破他的布袋,将金币偷走。”

窃贼边述说偷钱的经过,边做着偷钱的动作,将放在省长和士兵面前的钱袋子拿到手上,然后从容不迫地退到省长和士兵的身后,继而又退到众人的身后。

省长和众人像在欣赏说书人讲故事似的听窃贼叙述他偷钱的经过,特别是见他表演得那么逼真,差一点儿喝彩叫好呢。那窃贼趁省长和众人愣神之机,跑出大堂,并纵身跳入大堂后面的池塘中,不见了。

到此时,省长才恍然大悟,对听差大声喊叫起来:

“快去追呀,还愣着干什么!跳,跳进池塘,快追!”

这时,听差的也醒过味儿来了,急忙跑到池塘边,先脱衣服,后脱鞋,然后沿着石头台阶一步一步下到水中。可是狡猾的窃贼早已逃得无踪无影了。

省长这一惊非同小可!一个窃贼在审讯大堂、众目睽睽之下,当着他省长大人的面,交出金币,旋即又将金币抢走,从从容容地离开审讯犯人的大堂,逃之夭夭,逍遥法外,使

他一个堂堂省长大失脸面，在众人面前无地自容。为了打圆场，他只好硬着头皮，对士兵说：

“反正你也知道了是谁偷了你的金币，现在你没理由状告这些人了吧。再说我已经把你丢失了的金币全都找了回来，此案到此了结。现在又被抢走，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保管不好！”

惊魂未定的士兵，听了省长的话，啼笑皆非，大失所望，只好认倒霉，什么话也没说，垂头丧气地随着四散的人们，也离开了大堂。

省长与恶棍

从前，在开罗城中，有两个以当证人为业的人。他们为人公正，只要民间发生械斗、杀伤、抢劫等案情，他俩都到场调查、作证，倒也称职，对此人们都信任他俩。美中不足的是，这两个人十分好色、爱酗酒，不时做出有伤风化的丑事。

省长对这两个人经常予以训戒，效果不大。因此省长决定重重地处罚他俩，以儆效尤。可是一时又找不到理由。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省长只好暗中找卖酒的、卖糖果的、卖水果的、卖蜡烛的人，给他做耳目，暗中监视、调查他俩的行踪举止。只要见到他俩独酌或共饮，或遇他俩个别或合伙前来向他们买酒或买下酒菜时，即刻报告省长，以便当场抓住，予以惩治。生意人对省长的指示惟命是从，不敢违抗。

一天夜里，忽然有人向省长报信，说那两个证人正在朋友家中喝酒，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了。省长决定微

服查访，只带一个小仆人，来到报信人指认的地方，敲门进去，直接走到那两个证人和房主人吃喝的桌前。只见桌上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还有几个放荡的女人作陪。

这种有伤风化的情形，使省长大为光火，他正待动怒，那两个证人和房主人一齐站了起来，异常热情地向他打招呼，请他坐在首席上，说道：

“欢迎，热烈欢迎，您是贵客、上宾，来来来，请来和我们同饮吧！”

这些人分外热情地、极其殷勤地招待他，显得很爽朗、大方。主人陪省长坐了一会儿，起身到里屋取出三百金币，从从容容地说道：

“省长大人，您是一位精明强悍的人，对于我们这些人的不法行径，大人的职能是足够制止、惩罚我们的。不过为了这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您作为省长大人，又何必亲自劳动大驾来过问呢？这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呀，我等备有区区薄礼，只望大人高抬贵手，赏个脸，就饶恕我们吧。安拉对人们是掩其恶而扬其善的，能掩蔽别人丑恶的人，是会受到安拉嘉奖的。”

省长听了房主人的话，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他想：倒不如收下这笔钱，先放他们一把，下不为例，不就行了吗？想到此，省长收下了那三百金币的贿赂，并不追究他们。省长将钱装进衣兜里，转回省府，窃喜无人知晓这件事。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第二天，法官派人来传省长，说：

“报告省长大人，小人奉法官之命，前来请大人到法院去一趟，法官有公事和大人商量。”

省长听说法官要他到法院去，知道事出有因，可又一时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公事？省长随那人来到法院，见那两个证人和昨晚拿三百金币贿赂他的那个房主人跟法官坐在一起。

彼此见面之后，那个房主人便站起身来，向法官起诉，呈上状纸，状告省长勒索他三百金币。

省长一听，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意识到那三百金币的事露馅了。可是他转念一想，自己是个堂堂的省长，怎么能当堂招认呢？于是他矢口否认。

这时那两个以作证为职业的人站出来，说愿意为房主人作证。

于是法官根据证人的证词，宣判让省长退还三百金币。省长羞怒不堪，可是又无法抵赖，只好服从法院判决，心中却万般懊悔当初自己不秉公严惩那些不法分子。

省长与骗子

布拉格省长交友甚广，吃喝成性，动不动就大宴宾客，朋友家办事，他总要送礼。官场上这种请客送礼之风日盛，省长的开支日增，眼看着入不敷出，因而债台高筑，日积月累，几年下来，所欠债款已达三十万金币。

巨额债款压得省长喘不过气来，他为此终日惶恐不安、闷闷不乐，一门心思琢磨如何才能还清债务，了却这桩心事。他思前想后，终于做出决定，要把家产变卖掉，彻底还清债务，从此不再铺张浪费，勤于政务，永远过着安逸、宁静的日子。

可是省长平时挥霍无度，所剩无几，把产业和身上的首饰全部变卖掉，一共才能有十万金币，不够赔还全部债款。这种情况使他的心事更加沉重了，整天如坐针毡，忧心如焚，度日如年。

一天夜里，省长将自己关在房内，想着债务事，烦躁不安，唉声叹气。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他命仆人去问问，是谁来了？

仆人应命到门口去，回来时惊慌失色，声音都变了，说道：

“报告省长大人，门口来了几个蒙面怪人，都是身披破衣、赤胸露肚的彪形大汉。为首的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宝剑，腰中挂着长刀，声称一定要见您。”

省长听说来人如此粗野无礼，大为光火，操起宝剑，鼓足勇气，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门口，指着那群人，大声质问道：

“你们这种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为首的大汉说：“我们是一伙绿林好汉，专门劫富济贫，帮助有困难的人。我们刚刚打劫得一批横财，这次是专门为您干的。我们听说您债务沉重，害得您六神无主，甚至影响了公务。我们由于同情您，愿意帮助您、为您排忧解难，才去打劫的。”

省长一听说有人能帮助他还清债务，就高兴得什么都忘了，忙问：

“你们说的横财在哪儿呢？”

那些人从身后抬过来一只沉甸甸的大木箱，并当场打开，

请省长过目。省长在灯光下看到木箱中全是金银器皿，不禁喜出望外。心想，用这么多的金银去还债，肯定是富富有余了，以后自己就不必再为债务事伤脑筋了。于是，他忙命仆人将大木箱子抬进房内，好好收藏起来。可是他又一想，平白无故接受素不相识的人这么贵重的财物，一点儿表示也没有，这也说不过去呀。俗话说礼尚往来，我不能让这帮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空手而归！想到此，省长毅然决定把为还债而变卖产业、什物所得的十万金币全部拿出来，作为酬劳，如数送给那些人，并一再感谢他们的侠义善举。那些蒙面怪人收下金币，在黑夜中悄然离去。

次日，省长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和满腔的希望，打开木箱，仔细看看都是些什么金银器皿，以便分门别类地拿去变卖，然后将所得巨款，拿去还清债务。

不料省长在阳光下仔细一看，大惊失色，原来木箱中的器皿，全都是铜制的镀金镀锡的假货，充其量总值也不会超过五百金币！

省长与仆役

密斯里省长一次判处十名罪大恶极的强盗绞刑。执法后，省长吩咐仆役将每具尸体摆在一块木板上，严加看守，防止发生盗尸现象。

次日，省长亲自到法场视察执法情况，发现有一块木板上摆着两具尸体。省长见了大为不满，认为仆役无视他的命令，违法乱纪。他决定追究责任，便责问道：

“这是谁干的？一块木板哪儿去了？”

仆役们一个个支支吾吾，谁也不肯承认事实。这里面必有原因，省长决定动大刑，他们受不了严刑拷打，就会从实招来。这一招果然应验，仆役们知道大刑的厉害，纷纷招供道：

“报告省长大人，昨晚奴才们失职、大意，都睡着了。当我们从梦中醒来时，才发现被处死刑的强盗中，有一具尸体连同木板都叫人给偷走了。我们知道这是一起严重的失职事件，知道要受处分，因此我们非常害怕。大伙儿正犯愁的时候，恰好有个出远门的乡下人，牵着一头毛驴从这儿经过。我们急中生智，不顾一切地先将他捉住，用绳子将他吊死后，把他的尸体与一具强盗的尸体摆在一起，用他来顶替那具失盗的尸体。这样猛一看，尸体的数目是对的，就可以敷衍塞责，逃避处分了。大人，这就是少了一块木板的前因后果，我们全如实招供了，请大人从宽发落！”

省长问：“那乡下人身边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仆役说：“他的驴背上驮着一只布袋。”

省长追问：“布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仆役说：“我们还没来得及看呢。”

省长遂下令打开布袋，一看，里面是一具血淋淋的被肢解了的男尸！

省长被惊呆了。他看着眼前的情景，感慨万分，暗自叹道：

“世间之事，无奇不有！原来这个乡下人本身就是一个该千刀万剐的杀人犯啊。俗语说得好：杀人者须偿命。被他杀

死的人血迹未干，而他自己就死在别人手中了，这就是‘恶有恶报’啊！”

钱商和窃贼

从前有个专门做兑换银钱的商人，在钱市中开个铺子谋生。一天他带着一袋金钱回家时，被一群窃贼发现。那群窃贼盯着钱袋，眼睛发红，可是在闹市区，人多眼杂，无从下手。

窃贼中有一人素以诡计多端著称，他对同伙说：

"我能从他手中把那袋钱弄到手，你们就等着瞧吧！"

说完，那个窃贼便尾随钱商到家里。

钱商到家后，首先将钱袋放到屋里的桌子上，然后准备小净①，好按时礼拜，他吩咐女仆：

"我要做礼拜，你去给我灌壶水来。"

说完他就进到厕所里去大便。那女仆遵命，急忙拿壶去灌水，匆忙中忘了关好大门。尾随钱商到来的窃贼见有机可

---

① 小净：伊斯兰教徒在做礼拜之前，要保持宗教仪式上的洁净。小净是用净水洗脸、手，洗臂至肘，摩头，洗脚至踝。无水时，可以土"代净"。

乘便一闪身，进入屋内，举手一把抓起那钱袋，然后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大门。他拿着钱袋来到同伙面前，绘声绘色地吹嘘他如何轻而易举地拿到钱，窃贼们自然喜不自禁，并啧舌称赞道：

“你真了不起，你是我们中最精明强干的人。特别是这次偷钱袋，真是没费吹灰之力。不过，我们想，那钱商在家中丢了钱，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从厕所出来一看，刚才放在桌子上的钱袋，才一会儿工夫，就不翼而飞了，他肯定会责怪女仆而痛打她。这样看来，你偷钱时干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但却祸及他人，这就很难说你做得尽善尽美了吧！如果你能设法拯救那弱女子，使她避免因冤枉而蒙受主人的怀疑、打骂，那么你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好汉哩！”

那窃贼觉得同伙说得在理，又受到大家的鼓动，便说：

“我这就去拯救那个女仆，不让她受冤枉。”

说完，他又一口气原路返回钱商家，侧耳一听，果然听到钱商在厉声责骂女仆，还狠命地鞭挞她，只听她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令人不忍耳闻。他急忙用力敲门。钱商止住打骂，开门问道：

“谁呀？别来管我家里的事！”

窃贼说：“我是钱市中你隔壁邻居的仆人，我的主人说，你这个人真是为挣钱忙晕了头，怎么把这么重的一袋子钱放在铺子门前不收拾好就回家了呢？要是别人见了，会把它拾走的，幸好我们主人拾到手，派我来送给你。”

说着，窃贼举起钱袋让钱商看。钱商为丢钱的事情早已气昏了头。他似乎弄不清楚钱袋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丢失的了，

看到面前那熟悉的钱袋，惊呼道：

“真奇怪，这确实是我的钱袋呀！”

钱商边说边伸手去拿钱袋。窃贼却不给他，却说：

“你这么拿去可不行，我主人说了，你得写个收据，才能给你。如果没有收据，我回去也不好交差呀，主人会以为我没把钱交到你手中呢。你得写个收据，盖上私章才行呢！”

钱商虽然心急如焚，想很快拿到钱，却又不得不履行必要的手续。他转身去取纸、找印章，准备写字据去了。

这时，那窃贼拿好钱袋一转身一溜烟似的逃得无影无踪。就这样，钱商的女仆得救了，因为钱商已经没有理由来责打她了。

偷金盘子的人

从前有一个人家里很穷，他欠了人家很多钱，却又无力偿还。他为了一点点还钱，每天外出干活，累得骨瘦如柴、疲惫不堪，处境异常窘迫。债主们纷纷找上门来讨债，他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还债，仍资不抵债。没办法，为了躲债，他不得不离家出走，逃往他乡，过流浪生活。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不觉来到一座大城市里。他看到城墙高耸，楼宇巍峨，人们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市场上货物齐全，一派繁荣景象。他低头看看自己，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衣冠不整，显得十分卑贱、凄凉。

正当他走投无路之际，只见一群人从街前经过，他便索性跟了上去，一直来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面。他看着那高高的红墙绿瓦，心想这可能是一座王府，自己既然已经来到府前，不如进去看看，于是也随着人群进到院内，来到堂前。只见堂上坐着一个相貌不凡、威风凛凛的人，周围为众奴婢环绕，起码是王孙公子之流。

仪表堂堂的主人站起来迎接宾朋，请他们坐下。这个不速之客，见富丽堂皇的大厅内，高朋满座、婢仆成群，觉得自己无地自容，心中一片彷徨、迷离，不知所措，又怕被人察觉，遭遇不测；于是他趁人不注意，退到大厅靠近门口的角落里，呆在那里不敢动。

这时，他见有人牵出几只狗来，狗身上披着绸缎，狗脖子上戴着金圈银链。几只狗顺序排列开来，被拴好。有人在每只狗前面放置一个盛满肉的大金盘子，便转身离去了。他这时饥肠辘辘，看着金盘中冒着热气的大肉，馋涎欲滴，真想上去与狗争食。可是那几只大狗一个个龇牙咧嘴，凶相毕露，使他不敢近前。这时有一只狗似乎颇通人性，竟向后退了几步；他饥不择食，就势过去端起盘子，大吃大嚼，饱餐一顿，然后放下金盘，转身要走。不料那只狗抬起前爪，向他示意，似乎是让他取走金盘。他便来了个顺手牵羊，将金盘偷到手，揣进怀中，然后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那只金盘很值钱，他拿到别的地方卖了个好价钱，并就地买了一些货物，运回家乡贩卖，又赚了大钱。不久，他还清了债务，手中也有了些现钱，从此就做起了小买卖。由于他经营有方，渐渐地发了财，成了富翁。

时光飞速而过，几年过去了，他的日子越来越舒适、惬意。他饮水思源，心想：“我能时来运转，变穷为富，全靠那只金盘子呀！我一定要到金盘子主人那里看看，带几件贵重的礼品送给他，还要把卖金盘子的钱还给他。”

主意已定，他亲自挑选了几件礼品，还带了一笔钱，动身启程。经过几昼夜的跋涉，终于又来到那座城市。他仔细

地辨认着那旧街旧巷，终于找到了几年前曾到过的那座深宅大院前。可是，他抬头一看，竟惊呆了：昔日的红砖绿瓦高墙大院不见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断壁残垣，麻雀和乌鸦在那里做窝，墙头上杂草丛生，显得十分苍凉、败落的样子。看到这里，他不胜感慨这世道变迁、今昔之别。

他推开破门，伸头看院内，也是残痕余迹，全无当年的豪华壮丽。突然间，他看到了一个破衣烂衫、满面愁容的人，呆痴地坐在废墟上，两眼闪射着万般无奈的凄苦的神色。这一幕惨淡、可怜的景象，令他不寒而栗。他不禁生出恻隐之心，感慨万分地走过去，问道：

“请问，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家主人遭了什么难？几年前，这家何等辉煌壮丽，赫赫不可一世，贵宾挚友接踵而至，奴仆婢女前呼后拥！可是如今怎么变成如此破烂不堪，叫人不忍目睹？”

那凄苦之人慢慢抬起头来，深深地叹息道：

“你眼前这个可怜的人就是你所说的那所豪宅的主人！正如圣人所说：‘安拉创造的一切，安拉有权利把它们从地面上收回去。’这真是千年古训，金玉良言，我们后人当引以为戒啊。既然你如此关注这座深宅大院的变迁，我可以告诉你，世间之事，无奇不有，沧海桑田，不足为奇。

“作为这所房子的主人，当年是我辛辛苦苦地经营，亲自动手与工匠们一砖一瓦地盖起那灿烂辉煌的豪华住宅；在我的策划管理下，我逐渐拥有雄厚的资财，奴婢簇拥，车马成群，我富甲一方，盛极一时。

“可是后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使我逐渐败落下来，我

这收债人也变成了欠债人。当我破落不堪时，原来的宾朋亲戚也跟我疏远了，那些奴仆婢女也离开我，另攀高枝、寻找富翁去了。这里便只剩下我这个孤苦伶仃之人了。

“你远道而来，而且如此关心我的命运，其中必有原因，那就请你说说吧。”

听了房主人的一番话，他感慨万端，便把过去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房主人。最后说道：

“现在我给你带来了一些礼品和现金，这是我当年从你这儿拿走一只金盘子的报偿，也是表达我的一点儿心意。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你那只金盘子使我转危为安，变穷为富，去忧得喜，我这是来向你致谢的！”

他原以为房主人会满心欢喜地接受他的回报，不料房主人听了他的话，却只管摇头叹息，而不去接受礼品和金钱。房主人说道：

“你的这种馈赠，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接受。请你想想吧，我的一只狗送给你金盘子，我又有什么理由收回它呢？我如今虽然人财两空，一贫如洗，处境窘迫，但我并不在乎。可是收回一只狗送出去的东西，对我来说却是一种奇耻大辱。实话实说，你的这些礼物和金钱，在我看来，并不比剪下的一片指甲更值钱。好吧，请你自便吧。”

他听了房主人这番话，觉得字字铿锵，句句在理，对他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抱负和坚韧气概，衷心敬佩。

驼 背 小 丑

一

从前，有一个裁缝，为人通达快活，兴趣广泛。他经常带老婆闲逛，清晨出门，日暮方归，一路上谈笑风生，娱乐嬉戏。一天，夫妻俩在出游归来时，邂逅一个驼背人，举止言谈，十分好笑。裁缝夫妇路遇知己，聊得投机，便邀请他到家中做客，一起吃喝玩耍。

裁缝夫妇拿出煎鱼、馒头和各色水果，盛情款待驼背。驼背边开怀大嚼，边说着笑话，直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女主人兴奋至极，夹起一块鱼肉就往驼背嘴里塞，笑着说：

“你得将这块鱼肉囫囵咽下，不许嚼！”

“那有何难！”驼背张大嘴巴，大口往下咽。

不料，这块鱼肉中有根鱼刺牢牢地卡在驼背的喉管中，顿时他疼痛难忍，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憋得喘不过气来，眼

球瞪得大大的，几乎被鲠死。裁缝夫妇见驼背昏死过去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裁缝哀叹道：

“看来这个驼背没救了，他早不死，晚不死，偏偏死在我们家中！”

“你是傻子，还是呆子？怎能眼睁睁地看他死在咱家里，这个官司你吃得起吗？”

“那又能怎么办呀？”

“快，你把他抱在怀里，我给他盖上一张丝帕，然后，我们趁夜深人静，把他送到外面去！”

裁缝照此办理，抱起驼背，跟老婆走出家门。他老婆走在前面，口中不断地嚷着：

“哎呀，我的儿呀，瞧你遭的这个罪呀，你快点好了吧！你别怕，这种天花病，谁都会得的，也会治好的！”

裁缝夫妇边走边故意高声喊叫，沿街打听医生的住处。他们走了好远，终于来到了一家诊所。

值班护士听了急促的敲门声，便三步并作两步从楼上下来开门，问他们有什么病。

“我们是带孩子来看天花病的，”裁缝老婆慌忙解释说，“这是诊费，请你拿给医生，请他快点下来看看我们这可怜的孩子吧，他病得很厉害！”

护士接过钱，飞快上楼去请医生。裁缝夫妇抱着驼背冲进里屋，把驼背放在楼梯口，互相使了个眼色，转身溜之大吉。

医生听说有重病人，赶忙穿上大褂下楼来。他由于匆忙，没注意有人盖着丝帕躺在楼梯口，结果与驼背一齐跌倒。医

生急忙爬起来，上前揭掉丝帕一看，原来是个死人！再看看左右，并无他人，知道其中有诈。他明知有人嫁祸于他，可是也明白就是浑身长满了舌头，也说不清道不明了。他忙上楼请下来足智多谋的夫人。夫人见驼背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知道要受连累，忙说：

“此事宜早不宜迟，等到天亮，我和你的生命也就保不住了！来呀，我们把他抬到平台上去，然后扔到邻居院子里去吧！”

这位医生的邻居是王宫里的厨役总管，经常把厨房里的肉偷带回家，为此也招来不少猫、狗和老鼠。医生夫妇把驼背抱到平台上，两人提着他的手和脚，顺着墙放到总管院内，让他靠在墙角，然后，悄悄地躲回自己家中。

总管听到院子里有声响，便披衣起床查看，发现墙角有个人，便气急败坏地嚷道：

“好啊，原来经常偷肉的是你呀！原先，我总以为是那些猫呀、狗呀和老鼠呢！真是冤枉了它们，原来你是从屋顶上爬下来行窃的！”

说着，他怒不可遏地操起一根棍子，不由分说地向驼背打去，只一下就把驼背打翻在地。总管见驼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心想，这个人的性命断送在我的手中，叫我如何交待呢？于是，他悄悄地打开院门，扛起驼背，在黑夜中摸索着走到街头十字路口处，把驼背放在一家店铺门前，然后，转身就逃回家了。

刚巧，有个下夜班的人，头昏脑涨地赶回家中。他走到驼背面前，坐下来系紧鞋带，猛抬头看到驼背站在身边，以

为他要来偷他的缠头，便不由分说，捏紧拳头，狠狠打过去，驼背立即扑倒在地。他也扑上去，用力掐住驼背的脖子，口中高叫捉贼。巡警闻声赶到，见有人被打死，便把那人押到总督那儿问罪。那人慌了，忙分辨道：

“他不是我打死的，我只是掐住他的脖子不让他跑掉而已！”

翌日，总督要审理并处决杀人犯，便让行刑官宣布那人的罪状。然后，将那人绑赴刑场。正当刽子手举刀要杀掉那人时，那个厨役总管突然赶到，他拨开众人，来到行刑官面前说：

“你们不能滥杀无辜，我才是杀人犯！”

“你为什么杀死他？”行刑官问。

于是，总管把自己的所见所为陈述了一番。

听了总管的自首，总督便吩咐行刑官说：

“放了那人，处决这个总管吧！”

行刑官为那人松绑，又把总管绑个结实。刚要动手时，那个医生突然挤进人群，对行刑官说：

“你们不能滥杀无辜，我才是杀人犯！”

于是，医生把自己的所见所为陈述了一番。

听了医生的自首后，总督便吩咐行刑官说：

“放了总管，处决医生来偿命吧！”

行刑官为总管松绑，又把医生绑个结实。快要动手时，那个裁缝突然挤进人群，对行刑官说：

“你们不能滥杀无辜，我才是杀人犯！”

于是，裁缝把他和老婆的所作所为陈述了一番。

听了裁缝的自首，总督对驼背的故事惊诧万分，随即吩咐行刑官，放掉医生，处决裁缝。

行刑官一会儿受命放这个，一会儿受命绑那个，早已不耐烦了。

那个驼背，原来是王宫里供国王逗笑取乐的侏儒，平时时刻不离国王，那日一时心血来潮，溜出王宫，混迹民间，想变着法儿取乐，不期遭此噩运。次日国王不见侏儒，便向左右打听他的下落。

“国王陛下，”左右的人说，“驼背被杀害了。当他的尸体被运到总督衙门里、总督要处决杀人犯时，却接二连三有人出来自首，声称自己是杀人犯，而且每个人都讲出了自己的杀人动机和具体经过。”

“你们快到法场上，”国王吩咐左右说，“去传总督进宫，并将所有杀人犯押来见我。”

这当儿，那刽子手正要处决裁缝。来人及时赶到，传达了国王的旨令。总督即刻命人抬着驼背，并将裁缝、医生、总管和行人一齐带进宫中。

国王听了总督的禀告，感到万分惊奇，对在场的人说：

“你们听过比驼背的遭遇更离奇的故事吗？”

“如蒙国王恩准，”那位行人上前拜过国王，说，“就请让我谈谈我亲身经历的一桩事情，它比驼背的遭遇离奇得多了。”

“你讲吧，那是一桩什么事情，会比驼背的遭遇更离奇呢？”

二

我从小在埃及长大，父亲曾做过经纪人。父亲去世后，我继承父业，成了掮客。

一天，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来到我的店铺中，他掏出一块手绢包着的胡麻，问我：

“像这样的胡麻，一斤值多少钱？”

“一百元。”

“你带脚夫和会计到胜利门佳瓦利店中来提货吧。”

那青年放下胡麻，匆匆离去。我迅速找好买主，商定每斤一百一十元。然后，我带着脚夫和会计去找那青年。他带我们走进库房，买了五十斤，共五千元。当时，那青年对我说：“每斤补你应得好处费十元，其余四千五百元，暂时由你保管，我以后再取用。”

我满口答应。当天我净赚了一千元。一个月后，那青年找到我，问我：

“我的货款呢？你把货款备齐，呆会儿我来取。”

可是，他去了一个月才又出现，见面又问：

“我的货款呢？你把货款备齐，呆会儿我来取。”

我又备齐货款，等他来取。他又是去了一个月才出现。

如此往返多次，令我十分不解。到年终时，那青年身着华丽的衣衫来了。我决心留他吃饭，他说可以，但一定要从货款中拨钱付账才行，我答应了。我们坐下来吃喝。我发现他一直用左手取物，十分奇怪，便问他原因。他把右手从袖

管中抽出来，我一看，原来他的手掌已被割掉了。接着，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我是巴格达人，父亲是位绅士。他归真后，我备了巴格达的货物，来到久仰的埃及。我的货物在这里挺受欢迎，但赚钱不多，我好不苦恼。后来经人指点，我委托了代笔人、证人、会计，把货物用记账的方法批发给坐商，自己平时吃喝参观，每逢一、四去市中收账，盈利可观，好不快活。

又是一个星期一，我到市里收账时，见一个女郎，打扮得花枝招展，袅袅婷婷地走来，问店主：

"你铺里有用纯金线混织的上好衣料吗？"

店主将我带来的衣料拿给她看，她很满意，以一千二百元的价钱买了一份。但是，她说：

"衣料我先带走，呆会儿叫人把钱送来。"

店主不肯，双方发生口角。我只好出面调解，对女顾客说：

"这点布料算什么，给你，拿去吧，如果你高兴，就让人送钱来，否则，就算作送给你的礼物吧！"

她见我如此豪爽，对我另眼相待，便盛情邀请我当晚去她家里做客。我照她留下的地址寻到一栋高楼大厦前，仆人引我进门一看，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花园，花香袭人，硕果累累，清泉丁冬，飞鸟齐鸣，高楼墙壁砌着名贵大理石，屋顶镀金，灿烂夺目。喷水池的四角缠绕着四条金蛇，口中喷出珍珠般的清泉。

我坐在宽敞豪华的大厅里，只见那女郎身着薄如蝉翼的

丝绸衣衫、头戴镶珍珠的凤冠，款款而至。她让人摆出丰盛的宴席款待我，我们边吃边聊。饭后又让我净手，还给我洒了玫瑰麝香水。她派人请来证人，宣布说：“我和这个青年结婚，请你们证婚，替我们写下婚书吧！”当时我向证人表示，每天送她礼金五十元。从此，我和她过着幸福美满的夫妻生活。我每天送她五十元钱，直至将积蓄全部花完。我没了钱，心中十分烦闷，便到市场上闲逛。当时市场中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突然，我被挤倒在一个骑兵身上，我的右手无意间插进他的衣袋，将里面的东西掏了出来。机警的骑兵发觉钱包不见了，不由分说，举起木棒就朝我打来，我当即昏了过去。刚巧，总督路过此地，那骑兵上前告我扒窃他的钱包。总督大发雷霆，令人将我拿下，逼我招供。事至于此，我只好认命，说：“不错，是我偷的！”

总督判我有罪，按法律割下我的右手。我疼痛难忍，撕块布包裹伤口，将手缩进袖管，精神恍惚地回到家中。妻子见我面色苍白，不言不语，好生奇怪，就逼我说出实情。听了我的话后，她十分悲痛，彻夜坐卧不安、忧愁苦闷。她对我好言相劝，百般慰问，并把我带到一间密室里，打开一个柜子，说：

“你看看这柜子里的东西吧！这都是你给我的金钱，每当你给我用方巾裹着的五十元钱时，我就原封不动地把它放进这个柜子里。如今，我将它全都归还你！为了我，你遭了厄运，丢掉一只手掌，这真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呀！”

随后，她毅然取笔立下字据，将她的钱财、首饰和全部家产归属于我。从此，我们夫妻间的感情日笃。却不料，自

那日后，她的神经受到刺激，体力骤衰，病情恶化，不过五十天，她便瞑目归真，撒手人寰了。

我为她隆重治丧，为她在天之灵广施博济。在清理她的遗产中，发现了她的胡麻，现托你销售。

此后，我和那人交往颇深，彼此合作经商，一切过得很好。不想，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昨夜居然发生了那种意想不到的事件！

国王陛下，这个没手掌的青年的故事，难道不比驼背的故事更离奇吗？

“不行！”国王不满意地说，“这并不离奇，非把你们都绞死不可！”

“陛下，”总管走到皇帝面前，说，“那么，请允许我说一个故事吧，如果您觉得它比驼背的故事更离奇，那就请陛下赦免我们好了。”

“可以，你讲吧！”国王答应了。

三

昨晚，我出席了一个宴会，席上有一道菜是烤全羊，大家都很喜欢吃。可是，有个年轻人却例外，我们屡次请他品尝，他却发誓不吃，而且还说：

“行了，我生平吃过一次就已经够受了！”

他的固执，愈发引起我们的好奇，非让他说明白不可。他只好表明，若让他吃，那么吃过之后，必须把手用肥皂洗四十次，用苏打洗四十次，用皂角洗四十次，总共要洗手一百

二十次，否则就不吃。

主人为他备好洗手用的全部东西，他才勉强答应，伸出颤抖的手去取羊肉。我们惊奇地看到，他只用四个指头抓取食物，大拇指已经没有了！

“你的大拇指怎么没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弟兄们，”他十分伤感地说，“不仅这个大拇指没有了，我左手上的大拇指和两只脚上的大脚趾也没有了。”

接着，他伸出手、脚给我们看，果然都缺了大拇指、大脚趾。这使我们万分惊诧。于是，年轻人向大家讲了下面的故事：

我父亲曾是巴格达城中数一数二的商界领袖，可是，他生性喜欢吃喝玩乐，挥金如土。在他归真时，不仅财产已被挥霍得一干二净，而且债台高筑，讨债者踏破门槛。我一面苦苦恳求债主们高抬贵手，一面拼命努力，振奋精神，勤恳经营。不久，债款逐渐还清，略有盈余。

一天，我正在铺中做买卖，来了一位绝代佳人，她带着一个仆人和一个奴隶，用极其温柔的声音对我说：

“老板，你这儿有上等衣料吗？”

“小姐，我可以拿铺中最好的衣料给你看，如果你不满意，我可以替你到别的商店去看看。”

我替她选好五千元的上等衣料，她把衣料交给仆人，自己骑上骡子，未交款便扬长而去。她未留下住址，我也没好意思问她，只好权且做了五千元的债务人。过了一周，商人来催债，我只好央求他再缓一周。过了两周，那位小姐又带

着仆人和奴隶来了，付清货款。又告诉我她所需货物，我便替她代购了一千元的货物。她只是点头表示满意，带走了货物。

我很懊悔，心想，这算怎么回事儿？她付清五千元的货款，又带走一千元的货物，这样下去，我非破产不可。也许她是个骗子，用美艳姿色使我上当呢！

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见她的踪影，商人们不时地前来催款，逼得我都想变卖自己的产业来抵债了。正当我焦急万分之时，她又姗姗而至。来后马上付清了货款。她坐下来问我：

“你结婚了吗？”

“还没有。”

“我原来是哈里发夫人的使女，十分受宠，如今已成了她的管家。我曾在夫人面前提到你，说如果你没结婚，我想嫁给你。夫人坚持要先见见你，然后再定夺。如果你同意，今晚你住到夫人建的清真寺里，会有人来接你的。”

“好，我很愿意！”

傍晚，我到清真寺做了礼拜，并在那里过夜。翌日晨，夫人的仆人和奴隶带着几只木箱，划着小船来了。他们让我钻进一只木箱中，把其余的木箱塞满衣物，便向夫人的宫殿划去。来到宫前，惊动了门卫，门卫要开箱检查。仆人急中生智，忙说：

“这些都是哈里发和夫人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万一弄坏了一件，你我都担待不起！”

门卫见仆人的话分量很重，自知吃罪不起，便放行了。

仆人和奴隶急忙搬着箱子往宫里走，却与哈里发不期而

遇。哈里发问仆人：

“这些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都是夫人用的衣服什物。”

“打开来，让我看看！”

闻听此言，我在箱子里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心想，今天好事未成，兴许会弄到身首分家的地步！仆人和奴隶把别的箱子一只只地抬到哈里发面前，打开让他检查。他见里面全是衣物，还要看我藏身的那只箱子，仆人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央求道：

“这个箱子里全是闺秀用品，理应在夫人面前开启；否则，夫人怪罪下来，我们又如何是好？”

哈里发听仆人说得有理，也就不再坚持了。仆人和奴隶急忙把我抬进大厅，开箱把我放了出来，这时，我被吓得衣衫都湿透了。

不一会儿，十个宫娥翩翩而至，分立两边侍候。过后，又有二十个宫娥簇拥着夫人来了。我向她跪拜后，她示意让我坐在身边。仔细地端详了我一番，然后与我交谈，觉得很满意。此后，夫人与哈里发商定，把管家嫁给我。

哈里发夫妇为我们在宫中举办了盛大的结婚典礼。在宴席中，有烤全羊这道菜，我觉得很好吃，便吃了很多，吃完，不曾洗手，只用毛巾揩了一下了事。

新婚之夜，妻子闻到了羊肉味，突然大叫起来。侍女、仆人们闻声赶来。妻子说：

“快把这个疯子赶出宫去！”

“爱妻，你怎么叫我疯子呢？”

“你吃了羊肉，应该洗干净手，而你却弄得双手油腻腻的，这成什么体统！你这种人怎能与我一起生活呢？”

说着，她举起鞭子，不住地鞭打我，说：“宫女们，把他送给警察，砍掉他吃了肉而不洗的手！”宫女和仆人苦苦说情，也无济于事，她让人把我捆绑起来，然后用锋利的剃头刀，割掉了我的大拇指和大脚趾，疼得我顿时昏死过去。

从此，我发誓再也不这样吃烤全羊了，如果吃，必须用肥皂洗四十次，用苏打洗四十次，用皂角洗四十次。这样，也就博得了妻子的欢心，从此，我们和好如初，过着美满的日子。

我们听了被割掉拇指的青年的谈话，吃过席，回到家中。半夜听到院墙有响动，发现驼背，便去打他。这就是我惹祸的经过，请陛下饶恕吧！

“不行，”国王说，“这个远不如驼背的故事稀奇。非把你们都处死不可！”

“陛下，”医生走到国王面前，说，“那么，请允许我说一个故事吧，它会比驼背的故事更离奇的。”

“什么故事，说来听听。”国王说。

四

我年轻时就学医。一次实习时，遇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省长派仆人来叫我。我来到省长家中大厅，见一个英俊

的青年躺在床上，我走上前去握他的手，他却向我伸出左手。我当时很纳闷，心想，这青年虽然生在官宦人家，怎么这样不懂得礼节？此后，我连续去了十天，终于把他的病医好了。省长送给我一套名贵的衣服，并委任我为省医院的监督。

我陪那青年去浴池洗澡，换衣服时，我发现他的右手掌被割掉了。不仅如此，他还遍体鳞伤。由于我难以掩饰万分惊诧的神情，青年便在回家后，约我到花园中长谈，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我是家族中惟一的男孩。一次听父亲和叔父们畅谈埃及悠久的文明历史和埃及母亲河——尼罗河的旖旎风光，便深为埃及所吸引，从此一心想到埃及，便不思茶饭，辗转难眠。不久，叔父们要去埃及经商，我便执意要去。路经大马士革时，我被那里丰富的水果、茂密的森林、潺潺河溪和奇花异草所迷恋。叔父们让我先留下，他们去埃及经商。

我住进一个十分讲究的旅馆。一天，在门前遇到两位见过面的朋友，尽地主之谊，我邀请他们来旅馆吃喝、谈笑。两位朋友突然发生了口角，我竭力相劝，并留他们过夜。

翌日晨，我去唤醒他们，却发现一个不辞而别，另一个却惨死在血泊中。为不受连累，我在室内就地掘坑，将尸体埋好，锁好房门，向旅馆老板交足一年的租金。然后，直奔埃及。

在埃及与叔父们相见，自然喜不待言。大家一起参观埃及的名胜古迹，欣赏尼罗河的秀丽景色。叔父们离埃及回家后，我继续在埃及过了三个寒暑。

这时，我手头的钱已快挥霍殆尽了，仅余一年的租金。埃及虽好，终非久居之地，于是，我又回到大马士革。

旅馆老板见到我，十分高兴，他认为我财大气粗，将那个房间一直为我留着。我开门进去，收拾东西时，发现床下有个镶宝石的金戒指。我拭去上面的血迹，到市上找经纪人，托他代为拍卖。

经纪人用秘语叫卖，有人要出一千银币，可他却对我说："这个戒指其实不是金的，而是铜质镀金货，现在有人出一千银币。"我随口说："是的，这原是铸来蒙人的，就一千银币吧。"经纪人见我言行可疑，便把戒指交给商界头目，头目随即去见总督，说："这个戒指是我的，被那人偷去了，现已找到窃贼！"

就这样，我被押去见总督，他问我戒指的来历，我把对经纪人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总督说我在扯谎，随即令人剥掉我的衣服，重刑拷打。我不堪忍受，便招供说："是我偷的！"他们录下我的口供，定了案，按偷窃罪处罚，割下我的右手掌。

我回到住处，心中好不懊恼，旅馆老板要赶我走，我又无颜见人，只有痛哭流涕的份儿。

翌日，老板突然带着诬告我偷窃的商界头目闯进我的房间，不由分说，将我用铁链锁住，说：

"那个戒指，原是省长的所有物，他说这枚戒指在三年前与他儿子一块儿失踪了。"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差点儿昏死过去，心想，昨天失去一只手掌，今天小命也得搭进去了。

我被带到省长面前。他仔细端详了我良久，对抓我的人说：

“这个年轻人很可怜，你们割他的手过于严厉了！”

接着，他吩咐手下人为我松了绑。然后，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诉说了一遍。他倾听了我的陈述，听着听着，他老泪纵横，拉着我的手，说：

“孩子，那个遭到不幸的青年就是我的儿子啊，他在外面与人争吵，不幸遇难，这叫我这个做父亲的多么伤心呀！”停了一会儿，他拭干泪痕，对我说：“孩子，我看你为人正直，只是被屈打成招。这样吧，如果你愿意，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不向你索取聘金。你就住在这儿吧，就让我把你当作亲生儿子吧！”

“好的，”我满口答应，“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省长令人撵走了商人，请来法官和证人，替我和他女儿定婚，写下婚书。于是，我成了省长的乘龙快婿。在家父归真后，我们一直在这里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这就是我被割掉手掌的经过。

听了青年的叙述，我觉得甚为稀奇。后来，我辞别了他，来到贵国行医。昨天，没想到会发生驼背的事情。

医生讲得津津有味，国王却不以为然，说：

“其实，你的故事真不如驼背的故事稀奇，非绞死你们不可。现在，轮到罪魁祸首裁缝讲了，如果他的故事还不如驼背的故事稀奇，那么，你们就乖乖地去死吧！”

于是，裁缝开始讲他的故事。

五

昨天黎明时分，我到朋友家去，在那里见到了木匠、理发匠、装玻璃的工匠和几个裁缝。主人盛情招待我们，席间，主人向我们引见一位巴格达青年。只见他衣冠楚楚、谈吐文雅，美中不足的是他是个瘸腿。我们请他入席，他刚要就座，猛然看到我们之中的理发匠，拔腿就走。我们都上前挽留，他执意不肯，说：

“我绝对不能和丑恶的理发匠共席！”

“这就奇怪了，你和这位理发匠有何积怨呢？”

那青年怒不可遏地说：“诸位，就是他使我变成瘸腿的！”

于是，青年怒视着脸色苍白的理发匠，向我们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诸位，我父亲是巴格达商界的头目，膝下仅我这个独子。他归真后留给我的财产数量可观，使我享用不尽。我生来讨厌女性。一次，在街上碰到一群妇女走来，我便躲到小巷中去。

这时，我的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清脆悦耳的歌声，抑扬顿挫、柔和委婉，十分动听。我被这歌声深深感染，飘飘然不知所以，很想面见唱歌的人。正这么想着，却见巴格达的法官骑马而至。奴隶为他开道，后面跟着许多仆人，簇拥着他走进那唱歌者的屋子里。

我向邻居打听，才知唱歌的人就是法官的女儿。她独具歌唱天赋，但她父亲却不让她唱，她只好趁父亲不在家时偷

着唱。那邻居说：

“我与她很熟，你若愿意听她唱，等到星期五聚礼前，我设法让仆人给你打开门，让你进院子里听。但你必须在她父亲回来前离开。”

听邻居这么一说，我很高兴，给了邻居一百枚金币。好不容易盼到星期五了，一大早我就穿戴齐整。这时，邻居突然找到我，说：

“你最好去洗个澡，再理理发，那样就会显得更精神些了。”

于是，我打发仆人到街上先找个理发匠来，结果仆人带回来这么个丑恶的理发匠！他进屋后，并不理发，先问长问短，又取出观象仪来到院子里观察天体，接着又为我占卜。他这样一来，不仅耽误了我好长的时间，还搅得我局促不安。我忍无可忍地对他说：

“你怎么会懂得天文学？我是请你来理发的，不是请你来对我说这些无稽之谈的！”

“你不能这样说，”那人却不以为然地说，“像我这样一个理发匠，一个精通化学、天文、星象、文法、修辞、伦理、数学、工程学、法律、圣训、经注等理论的人前来为你服务，这是真主赐予你的恩惠。我读书而深究其理，钻研而知其底蕴，我懂理论并充分实践，学习手艺并掌握技术，剖析事物而又驾驭自如。由于我不善多言而注重实干，方荣获‘庄重的寡言者’的称号。而你却说我的话为‘无稽之谈’！我要告诉你，先贤阿拔斯说过，在星期五这天剃头的，真主使他避免七种疾病，在星期五放血的，可以避免害眼和其他疾病。”

“仆人，”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叫道，“给这人四分之一个金币，让他快走吧，我不想理发啦！”

“这像什么话？”理发匠制止仆人，说，“我要在一年内，为你义务服务，报酬不报酬，我毫不在意。你父亲可是位仁慈慷慨的人。一次，也是在这样的日子，他请我替他放血，我取出观象仪，替他观测一番，发现气象凶险，要是放血，凶多吉少。他采纳我的建议，改了时间。令尊为答谢我，令仆人取来一百零三个金币和一套衣服送我，说：‘一个金币是观象费，一个是解释费，一个是放血的手续费，其余的一百个金币，是你对我歌功颂德的报酬。’想想看，你与令尊大不一样，你让病魔给弄昏了头啦！《古兰经》说得好：‘抑制情绪而善于容忍的人是应该得到善报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如此急躁？令尊有事总是与我商量，俗话说：‘若要好，问三老’，而我的经验阅历绝不亚于任何人。我不辞劳苦，甘愿为你服务，可你却显得这样不耐烦！若不是看在令尊的面子上，我才不低声下气地劝导你呢！”

“快住嘴吧！”我真动怒了，“不许你喋喋不休地讲下去，你快剃头，早些走吧！”

他开始弄湿我的头发，口中念念有词：“我并不责怪你，你到底是太年轻了。在你孩提时代，我曾把你扛在背上，送你进学堂哩！”

“你要再说下去，我就不让你理发啦！”

他见我气得浑身发抖，慢条斯理地用剃头刀在我脑袋上晃来晃去，许久，他才动手剃头。不想，他刚剃了几刀，却又抬起手来，说：

“小主人呀，急躁是魔鬼的习性，稳重才是君子的品行。我想让你清楚，我经常给王公大臣、绅士学者们理发，就别说你啦……”

说着，他扔下剃头刀，又拿起观象仪，走到院子里，顶着烈日又观测了好一阵，然后转回屋子里，对我说：“现在离做礼拜的时间不多不少，刚好还有三个钟头。”

“行啦，你弄得我根本不想理发啦！”

他又拿起剃头刀，晃来晃去，然后剃了几刀，却又开口说道：

“你的急躁真叫我伤心苦恼，你应该把原因对我说明，这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的头发已被剃得横七竖八，不成样子，暗自想道：做礼拜的时间快要到了，我必须在人们散场前出去。于是对他说：“别再啰嗦了，我现在要去找朋友，请人家来吃饭！”

万万没想到，他一听我的话，就高声叫了起来，说：“好呀，今天我真太幸运了！昨天我约了几位朋友今天来家吃饭，却忘了预备饭菜，这可怎么办呀！”

“既然如此，你就快点剃头吧。如果剃得又快又好，就把我家里的饭菜全都拿去待客好了！”

“都是些什么好菜呀？”

“五盘肉食，十个红烧鸡，一只烤羊羔。”

“请拿出来，让我先看看好吗？”

我无可奈何地将饭菜一一拿出来让他看。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真是好极了！只是美中不足，缺少香料。”

我取出香料匣子，里面有沉香、麝香、龙涎香等各种名

贵香料。我把香料匣子递给他，说：“全拿去吧，只求你快点把我的头发剃完吧！”

“那怎么行，我要逐个看清楚里面的东西才肯收下呢！”

我只得让仆人打开香料匣子。理发匠干脆扔掉剃头刀，席地而坐，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翻看着那些香料。接着，他又把他请的所有客人，如澡堂的门房、挑担小贩、脚夫、卖水的、马夫和杂货店老板之类的人的姓名、年龄、住址、兴趣爱好等等详细地介绍了一番。

“快剃头吧，兴许你的这些朋友早已在你家中恭候你多时了，也许等得不耐烦了呢！”

“不着急，如果你愿意去的话，那你帮我把赏赐我的食品拿到我家里去享受一番吧！如果你坚持要到你的朋友那儿去，那就允许我先将你赏赐的食品先送回家中，摆起来让客人们吃喝，告诉他们不必等我。然后我再回来，陪你一块儿去会你的朋友。”

“不必了，你自行方便吧，让我们各走各的路吧！”

“那不行，你一个人去我还真不放心呢！”

他就这样缠着我，使我哭笑不得，束手无策。到了做礼拜的时候，头发才理完。我说：

“现在你把这些食品送回家里去吧！”

“你甭想骗我！你把我赶走，好一个人去冒险！你必须等我回来陪你一块儿去才行。”

“好，好，”我赶忙应承道，“你快去快来，别耽搁了！”

于是，他带走我给他的全部食品，雇了个脚夫把东西送回去。而他自己却躲在巷子里，窥测我的行踪。当时时辰不

早了，我急忙穿戴齐整，匆匆忙忙地直奔唱歌人的家。那位邻居早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把我带进去，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这时，主人也做完礼拜回来了。我从窗户望出去，发现那个理发匠就坐守在门前！

这时，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了。主人责罚了一个女仆，一个男仆动了慈悲之心，前去求情，也遭主人怒斥，被打得死去活来。哭叫声传到门外，理发匠以为我在里面受了委屈，便大吼大叫起来：

“我的小主人在法官家里被人杀害啦！”

他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着跑到我家里去报丧。我家里的人和婢仆们闻听噩耗，个个放声痛哭，跟着理发匠一直哭到法官家门前。

房主人听到门外一片啼哭哀嚎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忙吩咐仆人出门察看。仆人回禀道：

“门前站着许多人，冲着我们的房子喊：‘打死人了！’”

法官听说打死人了，更是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疾步来到门前，见门前人山人海，大吃一惊，忙问：

“请问诸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杀死我们小主人了！”婢仆们齐声叫道。

“你用鞭子抽打他，”理发匠振振有词，“我刚才亲耳所闻！”

“这又从何说起，我与你家小主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怎会无辜打他？再说，他根本就没到我家里来……”

“住口！”理发匠怒不可遏，“你分明知道我们小主人到你

家来，你就让仆人对他下毒手，你们的心比毒蛇还要狠毒呀！”

说着，理发匠拨开众人，冲到屋里，四处寻找我。我见事情不妙，只好藏到一个大木箱里。他见屋子里没什么东西，就气急败坏地将箱子顶到头上，发疯似的往外跑。我被吓昏了头，便挣扎着打开箱盖，纵身跳了出来，结果跌在地上，摔坏了腿。这时，许多人围拢来看热闹，我急中生智，把身上的金钱向远处一抛，人们便急忙去抢钱。于是，我便趁乱溜出巷道，可是，这个该死的理发匠却紧紧地尾随着我，我迫不得已，中途走进一家铺子，向织布匠求援，理发匠才被他骗走。

为了摆脱掉这个处处给我惹麻烦的理发匠，我变卖了家产，离开巴格达，流落到贵地，一心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今天应邀前来赴宴，不想在这异国他乡，不期而遇这个老怪物！正是由于他，我才摔坏了脚，变成瘸腿！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能与他同席共饮呢？！

瘸腿青年讲完了自己的经历，却始终拒绝入席——裁缝接着说——当时我们问那个理发匠：

“这位青年所说是否全都属实？”

“我为他如此奔走，”理发匠说，“完全是为他好，如果没有我，别说他伤一条腿，恐怕连小命都得搭上了！好吧，现在就让我给诸位说说我那五个兄弟的故事，你们听后，就会知道，我还是寡言少语之人，并不像他们那样饶舌。”

六

我原先住在巴格达，当时执政的哈里发是彼拉。他一向关心穷苦百姓，憎恶打家劫舍的流寇。一天，他获悉有十个流寇未缉拿归案，便令总督尽快去办。总督得令，诚惶诚恐，终于将十个流寇全部抓获，弄进一只船里，准备带走归案。

我见船中有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料定他们要去赴宴。机会难得，我也趁乱混在其中。不想，船至彼岸时，早有巡警等在那里，不由分说，将我们一个个用绳索捆了个结实。当我的脖子上也被套上绳索的时候，我依然缄默不语，这不足以说明我的性格吗？

我们戴着枷锁，被押到哈里发彼拉面前，结果被判处死刑。他命令行刑官砍下那十个匪徒的头颅示众。刽子手让我们排成一排，手举明晃晃的大刀，依次砍下十个人头，他们走到我面前时突然停止了。

哈里发好生奇怪，便问行刑官，为什么不砍了。他回禀说，已经砍下十个人头。哈里发数了一下，果然不差，便惊奇地问我：

“你这个老头子，这有多么危险，差点儿没把你的头也砍下来，你在这危机时刻，怎么竟然一声不吭呢？”

“回禀主上，我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具备丰富的阅历，若论我理智上的把握，认识上的深刻，言行上的沉稳，那是与众不同的。理发是我的职业，由于过于忠厚老实，因此不计较今日之经历。我免遭杀戮，只是由于我人格的伟大。”

哈里发听后，笑得前仰后合，问我："沉默寡言的人，你有弟兄吗？"

"我有五个兄弟。"

"你这五个兄弟都像你这么沉默寡言、足智多谋吗？"

"他们待人处事，绝不可与我相提并论。由于他们惯于多嘴多舌，才一个个变成了残疾人。他们每人的经历，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我必须向您谈一谈，以便与我相对照，免得人们以为我是个饶舌之人。"

七

我的大兄弟是个驼背，以裁缝为业。他在巴格达租了一个富翁的一间铺子谋生，那间铺子的上面是主人的住家，下面是他的作坊。

一天，我兄弟正坐在铺中缝纫，无意中抬头看见一个妇女站在阳台上观景；从此，他便无心干活，只顾凝视那位妇人。

翌日，他仍然心绪不宁，坐在铺中，缝一针，抬头看一眼。其实，那妇人早就算计他了，知道他已经成了自己的俘虏，便转脸向他嫣然一笑，然后从容进屋，打发女仆拿着一匹红色花绸送到他铺中，对他说：

"我们太太问候你，请你用这布料为她缝一件衬衣。"

他听后，连连点头，马上着手剪裁缝纫起来，十分认真，也很卖力气。他边缝边抬头望那阳台上的妇人，那妇人也连连向他摆手示意。他很快就缝好了。次日，女仆又带来一匹

黄缎子，说女主人要请他缝两条裤子。

我兄弟更加卖力，下午就缝好了。女仆取走后，他一直显得心情很激动。

次日清晨，他一打开铺门，那女仆就出现在面前，说：

“我们老爷有请，有话对你说。”

猛然听说老爷有请，他吓了一跳。女仆见状，忙安慰他道：

“你别惊慌，我们女主人在老爷面前为你美言了几句呢！”

他喜形于色，欣然随女仆前往。与那位主人见面，彼此问候之后，主人递给他许多衣料，让他做几件衬衣。

他领回衣料，马上动手，一直做到下午，连午饭也顾不上吃。他拿着二十件衬衣送给主人，并告诉主人工钱为二十元。主人吩咐女仆拿二十元钱来。当时，女主人站在一旁用眉眼向他示意，暗示他不要接受。他立即表示，这些工钱就不收了，权当礼品送给主人了。

其实，我兄弟的生活十分窘迫，无钱糊口。特别是认识那妇人之后，三天之内几乎很少吃饭，却忙忙碌碌地为她夫妇赶制衣服。

次日清晨，那女仆又来了，说主人又要见他。他连忙过去，主人说：

“我要你替我做五身长袍。”

他马上动手为他剪裁，然后带到铺中，不分昼夜地为他赶制出来。主人很满意，说要感谢他，便又从口袋中掏钱。正在这时，那妇人站在主人身后向他频频示意，不让他接受。他只好说不收。其实，他已经饿了好几天了。贫穷、饥饿、疲

急使他难以支撑。然而，他不知道，这对夫妇早就串通好了，利用他的愚昧和单相思，向他骗钱，让他白白给他家缝衣服。

这还不算，他们异想天开，用嫁女仆给他为妻的办法作弄他。新婚之夜，主人对他说：

“今晚你去磨房过夜，这对你的将来是再好不过的了。”

他竟信以为真，独自一人到磨房过夜。主人事先嘱咐磨面的人，把他当驴使。夜半时分，磨面的人来到磨房，自言自语地说：

“这头驴太懒了，这么多麦子还没有磨呢，它竟站在那儿不动！”说着，就给我兄弟脖子上套上绳索，漏斗里添满麦子，吼道：“你这个家伙，甭尽想好事，快拉磨，今晚活儿多着呢！”

我兄弟在那人的鞭打下，没命地拉磨，不论怎样苦苦地哀求、解释，那人却无动于衷，他只好在半昏迷中拉磨，直到天明。女仆来了，说：

“你的遭遇使我难过极了，我和女主人都很同情你，为你担忧呢！”

这时，他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只好昏昏沉沉地摸回铺中。他在铺中休息了一会儿，只盼着有顾客登门，也好赚点钱来活命。想不到那女仆又来了，说：

“我们女主人请你去呢！”

“小姐，去你们的吧；我和你的女主人绝交了！”

女仆悻悻而归。不一会儿，女主人便出现在阳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

“我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我们的关系呢？”

我兄弟不理睬她。她朝天起誓，说在磨房中发生的一切

都与她无关。好心的兄弟一听，立刻心软了，便与她和好如初。

不久，女仆请他到女主人家中做客，他欣然从命，当即起身前往。

“亲爱的，我好想你哟！”那妇人一见他到来，便堆出满脸的媚态。说着，便上前来拉他的手。

“我也想你呀……”他张开两臂迎上去。

正在这时，男主人从里屋冲出来，大声喝道：

“胆大妄为的家伙，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闯民宅，调戏妇女！我要把你交给巡警治罪！”

他百般求饶，人家可不理会。结果他被送到总督府，挨了一顿毒打，罚他骑着骆驼游街示众。最后，他被逐出巴格达，四处流浪。

我可怜他的境遇，悄悄地把他接到家中，供养至今。

哈里发彼拉听了我的叙谈，觉得很有意思，便要赏赐我，赦我无罪。我说：

“您不必赏赐我，只请您再听听我余下几个兄弟的故事，您就会认为我不是一个饶舌之人。”

八

我的二弟是个瞎子。一天，他摸到一家深宅大院的富户门前乞讨。主人把他引到院内，顺着梯子一级一级地上到顶层，他满以为主人会招待他一顿美味佳肴呢，不想，主人却恶意戏弄他，让他独自从顶层摸索着下楼。他下着下着，在

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之时，不幸一滑跌倒，一直滚下去，摔得头破血流。

他哀嚎着冲出门外，却又茫然不知所向，正踟蹰、彷徨之时，恰巧与他的两个盲伙伴相遇。他对两位伙伴说：

"我得从我们的存款中取出点钱来，好去治伤。"

当时，那个房主人一直尾随其后，默默地听他们谈话，当他听到这些瞎子还有一笔存款时，便一直跟着他们来到住处，溜进屋里。

"关好门，仔细检查一下，别让生人进来。"我兄弟说着，便和伙伴们在屋里搜查了一番。奸猾的房主人拉着一条系在屋顶上的绳索，悬在半空，未被发现。于是他们把存款取出来，仔细清点，总共积蓄一万二千多元。他们每人取出急需的钱，把其余的整数埋在屋角。然后，他们取出饭菜，坐下吃喝。正吃喝间，我兄弟觉察出身边有生人咀嚼的声响，便惊呼道：

"大事不好了，有生人闯进来了！"

于是，三个盲人按住房主人狠狠地打，一直打得精疲力尽。他们边打边喊：

"大家快来呀，有贼溜进我们屋里来了！"

听见喊声，周围的许多人都跑来看热闹。当时那个房主人半闭着眼睛，装成瞎子，也跟着他们喊叫。

人越聚越多，把几个盲人一并送到总督府。

"发生了什么事情？"总督问。

"主上，"房主人抢先说，"我们之间的纠葛，非动刑法是难以辨得清的。请先处罚我，然后再处罚这个人吧！"他用手

指了指我兄弟。

总督遂命狱吏把房主人打翻，重责四百鞭，他睁开一只眼。待继续鞭责时，他又睁开另一只眼。总督见状，颇觉离奇，便命他招供。

“主上，”房主人说，“我们四个人，扮成瞎子骗人，干损人利己的勾当。为此，我们已积蓄了一笔巨款，总共一万二千元。今天我向他们索取我名下应得的三千元。他们不但不给我，反而合伙来打我，欲强占我的钱财。我只求主上公断。为证明我的诚实，主上只消加倍地施用重刑，他们自然就会睁开眼睛了。”

总督信以为真，当下令人重责。他们把我兄弟绑在一架梯子上拷打。我兄弟一再声明，他和两个伙伴都是真正的盲人。可总督却鬼迷心窍，他越是声明，他们打得越凶，直把他打得昏死过去。总督又让人给其余的瞎子上刑，打得他们哭天喊地。而那个房主人却在一旁说：

“快睁开你们的眼睛吧，不然，还得继续挨打呢！”

可怜的盲人难睁双眼，有口难辩，只能挨打。房主人又说：

“这些家伙太顽固了！主上，请派人随我去取款为证吧！”

巨款果然被取来。总督将三千元分给房主人，其余的全部没收充公，并下令驱逐三个盲人。我奔到郊外把兄弟藏在家里，好生供养。

哈里发要赏赐理发匠，让他走。他却说：

“不，我什么也不要，只请陛下听我讲完。”

九

我的三兄弟是一个独眼。他原为屠户，在巴格达城中开铺卖羊肉谋生，重点供应城中官宦富贵人家。由于生意好，他赚了很多的钱，广置房产，并饲养了许多牲畜，安居乐业。

一天，有一位老头递给他一块银币，买走一块肉。他觉得这块银币与众不同，便单独放好。从此，那老头连续五个月用相同的银币来买他的羊肉，他也总是将银币单独收好。后来，他准备买羊，打开钱箱一看，那些银币全变成了碎纸片。他气得差点儿昏过去。

他另用钱买了只绵羊，剔下几块鲜羊肉挂在铺外，心想，那老头也许会来买。果不出他所料，那老头又举着一块银币来了。他上前一把抓住老头子的衣领不放，要跟他评理。

“你先别打我，”老头对屠户说，“我还要告你呢！”

“你蒙骗我，还不快快认错赔钱，怎么，你还要告我？”

“我当然要告你，你挂羊头卖人肉！”

“你不要血口喷人！你不能无中生有！”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老头一挥手，带领众人冲进我兄弟的铺子，说：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大伙儿进去看一看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了！”

人们涌进铺里，看见我兄弟刚刚宰好挂起的那头羊果真变成了一具人尸。见此情景，大伙儿肺都气炸了，当即把他围住，左右开弓，打他的脸，那个老头一拳把他的一个眼珠

子打落了。接着，人们抬着那具尸体，押着他去见总督。

“主上，”老头说，“这个屠户宰了人，把人肉当羊肉卖。请您发落吧！”

我兄弟竭力辩解，总督根本不听，打了他五百大板，宣判没收他的财产，并驱逐出境。他被驱无奈，只好离开巴格达，四处流浪。

后来，他来到一个大城市，改作鞋匠。一天，他在街上听到马叫，一打听，原来是国王带领人马出猎，便站在路旁看热闹。当人马经过时，国王偶然瞥见他的眼睛，心中暗想，今天不是好兆头，随即调转马头，打道回府。然后命令侍卫追了上来，对我兄弟一通拳打脚踢，差点儿把他活活打死。

我兄弟挨了顿痛打，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因为什么。后来，他把那天所遭遇的不幸说给国王的一个侍从听，那侍从听后竟笑得直不起腰来，说：

“你要知道，独眼人是万万不能让国王看见的，尤其是瞎了右眼的人，会招惹杀身之祸的。”

听了侍从的话，我兄弟十分害怕，觉得必须离开此地，远走高飞。他又来到一座没有熟人的城市，住了许久。

一天，他外出散步时，突然听到后面有马嘶的声音，便神经质地要躲避起来。仓促之间，他推开一个人家的大门，闯到长廊下面躲藏。这时，突然有两个大汉出现在他的面前，揪住他不放，说：

“好啊，你打算谋杀我们的主人，你和你的同党弄得他丧家破产。每天夜里你用来威胁我们的那把刀藏在哪里，还不快交出来？”

说着，两个大汉在他身上搜出一把刀子，于是带他到总督那里去治罪。总督也不听他辩解，便打他一百棍，让他游街示众，并把他驱逐出境。

我听到不幸的消息后，立刻赶到出事地点，待人们释放了他，才悄悄地将他带到巴格达，藏在家里供养。



我的四兄弟被人割掉两只耳朵。他长期靠乞讨过活，食物常常难以为继。先父留下的遗产只有六百元钱，我们兄弟六个每人分得一百元。我四弟用这一百元买了各种各样的玻璃器皿，装在一个大托盘里，拿到市上贩卖。他选择了一块有利地势，摆好玻璃器皿，将身子靠在一堵墙上，便陷入沉思中。

他想，我以一百元的本钱买了这些玻璃器皿，可卖得二百元；再用二百元买一批玻璃器皿，卖得四百元。如此循环，就会赚很多钱。到那时，我就贩卖珠宝、香料等高级物品，赚一笔大钱；然后购买一所高级住宅，买几个婢仆，再买匹骏马，配上金鞍银镫。此后，安居乐业，吃尽山珍海味，穿遍绫罗绸缎，观赏第一流的音乐歌舞，享受荣华富贵。

他还想，待有了十万元时，要打发媒婆去向公主或公候宰相的女儿求婚。听说宰相的千金小姐长得如花似玉，我用一千金币做聘礼，如不同意，就加倍做聘，料他不会不答应。

订亲后，我买十个使女伺候她。我自己也要打扮起来，买一套帝王将相穿的宫服，弄一副嵌珠宝玉石的金鞍，让婢仆

们簇拥着我进出大门，周游全城。让行人回避，令宰相起身让座，他如打发人来看我，我一定赏给使者以重金，如果是来送礼，则定要婉拒，分毫不收，以显示本人人格之伟大。结婚时，我要身穿华服，扬扬自得地坐在铺着丝垫的靠椅上，显出庄重伟大，目不斜视。我妻身着丝绸衣服，头戴价值连城的首饰，珠光宝气地坐在我的身边。我用五百元作喜钱，分给侍候新娘的妇女们。我要让老岳母亲自给我端茶倒水，让她对我说，贤婿，我女儿年轻，人又腼腆，娇养成性，你一定要善待她。那时，我一定要摆架子，装作不理睬任何人，娇妻把热茶端在跟前时，我要一脚踢过去——

他兴致所至，想像着抬起脚来比试，不料，正好踢中盛玻璃器皿的托盘，结果使托盘翻倒，里面的玻璃器皿全都粉碎了！

这一下，他大梦方醒，后悔自己不该如此狂傲，忘乎所以，结果闹了个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损失了全部本钱和利益，越想越后悔，不禁伤心地失声恸哭。那天刚好是星期五聚礼日，人来车往相当拥挤。一位骑着配有金鞍银镫的骡子、身上麝香气四溢的妇女路过此处，见我四弟守着一堆破碎玻璃器皿哭得死去活来，顿生怜悯之心。她打听清楚原由之后，便吩咐婢女给了他四百元钱。

他手捧这四百元钱，高兴得差点儿昏过去。在向她千恩万谢之后，他欢天喜地地回到家。刚坐定，便响起了敲门声，他开门一看，见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婆，对他说：

“快要做礼拜了，可我还没洗脸，请你为我腾个地方洗脸，好吗？”

我兄弟应诺着，让老太婆进屋洗脸，自己满心欢喜地把钱装在钱袋中，收藏起来。老太婆洗好脸，为他求福；他感激她，取出两元钱送给她，作为布施。但她却不接受，说：

“这钱你收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给你钱的那位女子，我认识，你若想娶她为妻，我愿意帮忙。”

“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办呀？”

“那好办，她喜欢同有钱的人结婚，你把所有的钱都拿着，到她家里，说尽漂亮话，显示出活泼可爱的样子。这样，你的目的就会达到。”

我兄弟对老太婆的指点感恩不尽，便高高兴兴地照办，并随她而去。走进一座大门，来到一间陈设考究的大厅里。他坐下来，把钱袋放在一边。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一个彪形黑奴，手持明晃晃的大刀，不由分说，举刀就向我兄弟砍去，他当场昏死过去。那个老太婆出来，扯着他的脚，把他拖到地窖里的一堆死尸上。

他在地窖里呆了两天两夜，听不到什么动静时，才心惊胆战地挣扎着弄开地窖盖板，趁黑夜溜到走廊下躲藏起来。清晨，他趁那个老太婆又出门猎取别人时，溜出大门，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吃药治伤。

过了些日子，他待伤好体力恢复后，拿块破布缝个口袋，盛满碎玻璃，找了一身波斯服穿上，衣服里佩戴一柄宝剑，故意去碰那个老太婆，操着波斯语对她说：

“老人家，我是异乡人，初到此地，尚请指教。不知你有无可称九百金的戥秤？”

“我的儿子是做兑换金银生意的，”她说，“他有这种戥秤，

你随我来吧！”

他尾随她又来到那个大门前，走到大厅里，她说：

“请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她刚出去，那黑奴便走进来，举着明晃晃的大刀，要对他行凶。他趁黑奴不备，迅速抽出衣服下面的宝剑，一下砍掉他的头颅，并扯着脚把尸体拖进地窖。接着，他找到那个老太婆，问她：

“老坏蛋，你认识我吗？”

“不认“我就是“弟兄们，杀了老妖婆。

当天，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翌日晨，门前来了几十个士兵拘捕他，把他带到总督面前。总督问：

“你为什么杀人？”

他向总督详细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后，说：

“这里的一切钱财都是不义之财，如果老爷肯放我，就请把所有的钱财拿走吧。”

总督收下许多钱财，又怕消息传到国王耳中，于己不利，为消灭口实，便对我四兄弟说：

“你赶快离开这个城市，否则我就吊死你。”

我兄弟一听这话，一时无计可施，便离城逃走。可是祸不单行，路遇强盗，结果衣服被剥掉，身体被打伤，最后两只耳朵也被割掉。

消息传来，我急忙给他送去衣服，悄悄带他回城，为他治好伤后，好生供养。

十一

我的五兄弟被人割掉嘴唇。由于生活十分拮据，他不得不沿街乞讨。一次，他走到一个深宅大院门前，只见仆人在门前神气十足的发号施令。他上前乞讨，仆人说：

“进院去吧，你要什么，我们主人都会给你的！”

他走进院子，穿过又宽又长的走廊，发现那里的房屋非常整洁美观，中间的花园繁花似锦，喷泉如雨，室内地上铺着云石，门窗上挂着帘子。他鼓足勇气，走进堂屋，看到一个容貌清秀的男人坐在那里。

他把自己的困境向男主人诉说了一番。男主人听后，显得十分忧郁，说：

“有我在这座城里，怎能容忍有人挨饿！我满足你的要求，也请你今天同我一起吃喝！”

说罢，男主人立刻吩咐仆人把盆壶拿来，让他先洗手。可是，他并未见到什么盆壶，便比试着姿势，好像洗了手似的敷衍了一番。

“上菜吧，”男主人唤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请吧，请随便吃，不必客气。”

可是，我兄弟面前什么东西也没有，他只好举手做出进餐的姿势来敷衍。

“真不可理解，”男主人显得很吃惊的样子，“你怎么吃得这样少？你很饿，快吃呀！”

“这人真爱开玩笑，”我兄弟心里想着，口中却说，“这面

饼又白又软，好吃极了，这菜色香味俱全，是我从未见到过的。”

“这是我的高级厨师的手艺，”男主人说，“你一定要多吃呀。仆人，给我们端上来烩肥松鸡、红烧鸡、烤羊肉！”

男主人不停地叫着各种名菜佳肴，却不见端出来什么食物摆在桌上，他装模作样地伸手在桌上抓一把，然后举起来送到我兄弟面前。

我兄弟听着男主人报着菜名，越发馋涎欲滴，饿得饥肠辘辘。心想，别说那些山珍海味了，只要有几块大麦饼充饥，就谢天谢地了。

过了一会儿，男主人问：“怎么样，味道如何？”

“说实在的，味道好极了！”

“再多吃点！”

“谢谢您，我吃饱了。”

“仆人，”男主人喊道，“收拾杯盘！”

这时，我兄弟想，这种人真爱恶作剧，令人讨厌，我得设法对付他，让他今后别再干这种勾当。于是，他装作吃得太饱的样子，站立不稳，一下子倒在男主人身上，撞得他仰面朝天，摔得很重。不想，男主人却从地上爬起来，哈哈大笑，拍着手说：

“好呀，妙呀，多年来，我惯于戏弄人。可是，谁也不曾对付过我，你真是个例外。我饶了你的故意撞倒我。我不生你的气，反而认为你是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从今后，你就真的陪我吃喝吧。”

然后他吩咐仆人把刚才叫过的饭菜都端了上来，两人吃

喝一番。

从此，男主人留他为食客，待他如手足，二十年如一日。后来男主人归真了，官家清理他的财产，我兄弟多年积蓄的一些财物也在没收之列。从此他无依无靠，一贫如洗，只好离开城市，四处乞讨，不幸路遇盗匪，让他用钱来赎身。他身上分文皆无，盗匪凶狠地用腰刀割掉了他的嘴唇，并用骆驼把他驮到野外。幸亏有熟人路过那里，把他救活，送到我家里，好生供养。

这就是我五个兄弟的故事。

哈里发彼拉听了我自己的故事以及我兄弟们的故事后，忍俊不禁，大笑起来。他说：

“看来，你真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不过，你今后别在这城里住了，另寻出路去吧！”

我被驱逐出巴格达，开始到处流浪。当哈里发彼拉归真后，我才得以重返故里。可是我那可怜的五个兄弟也已相继归真。后来我认识了这位青年，忠心地服侍他，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他早就被人杀害了。然而，他却误解我，嫌疑我，还诬蔑我多嘴饶舌，那全是莫须有的事情！

我们听了理发匠的故事——裁缝说——都认为此人油嘴滑舌、亏枉了那个青年。大家出于义愤，把他禁闭起来，这样就能泰泰然然地过日子了。

大家尽欢而散，我回到家中，却见妻子满脸的不高兴，说：

“你倒是吃饱喝足、玩耍够了，让我独守家中，整天忧愁

苦闷，你得陪我去散散步才行！”

不得已，我就陪老婆出门散步消遣，直至日暮。在回家的途中，碰到这个驼背。为了取乐，我约他到家中，煎鱼招待，不想，他却一咽鱼就鲠死啦。我们担当不起害人的罪名，便设计将他抱到医生家里，嫁祸给他；医生又把他弄到总管家里；总管又把他扛到大街上嫁祸给行人。这就是我的故事，也是我所遭遇的情况，这不是比驼背的故事更稀奇古怪吗？

国王听了裁缝的故事，点点头，表示满意，说：

“这个瘸腿青年和理发匠的故事确实比驼背的故事更稀奇古怪。”他吩咐侍从，“你们随裁缝去把那个被禁闭的理发匠带来见我，让我亲自听他讲述，然后埋葬驼背。那个理发匠，也许是你们的救星呢！”

理发匠被带来了。国王一看，见他须眉皆白，脸色黧黑，大鼻子，小耳朵，看上去已年逾九旬。国王说：

“沉默寡言的人，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吧。”

“陛下，”理发匠说，“为什么行人、医生、裁缝和死了的驼背全在这儿？”

“是这样的——”国王让大家把全部经过又给理发匠讲述了一番。

“这可真是奇事中最奇怪的事了！”听了他们的叙述，理发匠说，“把驼背让我看一看吧。”

说着，他把驼背的头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仔细打量一番。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说：

“陛下，这个驼背还没有死呢，他还喘气呢！”

他从腰间掏出一个罐子，打开，取出一个眼药瓶，拿瓶中的油质抹在驼背脖子上。他又掏出一把铁钳子，伸进驼背的喉管，夹出一块裹满了血丝带鱼骨的鱼肉。这时，驼背打了一个大喷嚏，一骨碌爬了起来，叫道：

“感谢真主！”

国王和所有在场的人见此情景，先是一怔，继之哄堂大笑起来，良久不止。

“这真是稀奇极了！”国王说，“一个人死而复生，世上还有比这更稀奇的事情吗？”

于是，他令人将这些奇妙而有意义的故事记录下来。同时，他赏赐医生、行人和总管每人一套名贵衣服打发他们回家，也赏赐裁缝、驼背和理发匠每人一套衣服，并任命裁缝在宫中服务，按月领薪；让驼背继续奉陪他，享受高薪待遇；委任理发匠为贴身陪随，替他理发。

从此，这些人在王宫各得其所、安居乐业。

戴丽兰母女跻身官场记

从前，在哈里发何鲁奈·拉施德执政时期，有两个手段十分高明、为人异常诡谲的人，一个名叫艾哈默德·戴乃孚，另一个名叫哈桑·舒曼。他俩都惯于设计谋、用伎俩，因此骗过许多人，人人对他俩都惧怕三分、避而远之。

可是哈里发对他俩却情有独钟，对他俩的欺骗手段大为欣赏，因而不惜高价收买，让他俩做自己的近身护卫，赏给他俩每人一套名贵衣服。哈里发任命艾哈默德·戴乃孚为禁卫军的右队长，任命哈桑·舒曼为左队长。给他俩规定了较高的俸禄，每月为一千个金币，左、右两路近卫军中各有四十名骨干，都是使棒弄枪的高手、摸爬滚打的能人，他们对王宫和哈里发的安全克尽职守、兢兢业业，表现得十分出色。

艾哈默德·戴乃孚和哈桑·舒曼在省长哈立德的陪同下，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地向王宫走马上任。在他们前面有人鸣锣开道，高声喊道：

“哈里发的圣谕下：任命艾哈默德·戴乃孚和哈桑·舒曼

为近卫军的右、左队长。全城的富商巨贾、绅士名家、庶民百姓都要对他俩竭诚支持！”

当时巴格达城居民中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叫戴丽兰，女儿叫戴乃白。由于她们母女俩都是骗术高超、手段不凡的人，所以人们都习惯于称她们为“奸猾的戴丽兰”、“骗子手戴乃白”。她们在骗术界都小有名气，对戴乃孚和哈桑·舒曼的根底也了如指掌。她们听了鸣锣开道的人传达圣谕，知道哈里发任命戴乃孚和哈桑·舒曼为近卫军的右、左队长，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戴乃白对她母亲戴丽兰嘟囔说：

“妈，您听到了吗？戴乃孚被哈里发任命为近卫军右队长了！这个人有什么本事？他当初是从开罗城被埃及人赶出来的，他失魂落魄地跑到巴格达城来，略施雕虫小技，就把人给蒙了，甚至得到了哈里发的赏识，爬到了近卫军右队长的高位！如今这世道真叫人琢磨不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身居高官，取宠于哈里发陛下！再说啦，那个哈桑·舒曼又算是个什么东西，一脸的丧气相，脑袋上的头发都能数得出有几根，他也配当近卫军左队长？他们当了官了，好吃好喝好招待，每月的薪俸有一千个金币，还不算在宫里白吃白住，出门有车马，回家有人侍候。看看人家，再想想咱们，您说咱母女俩有哪一点儿比不上人家？论本领、说骗术，他们都只能在您面前甘拜下风，可是，福分全是人家的，受累却是咱们，这太不合理了！妈，现在是您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您应该给他们露一手，让他们惊讶得张口结舌，其实您只要耍点花招、玩点手段，就足够他们羡慕的了，说不准哈里发会对您另眼相待，让您领取和先父一样多的薪俸也说不定

呢。”

说起这个戴丽兰，也堪称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人称她为当时的女中豪杰，有人则说她是绝无仅有的、手段高超的大骗子。她的骗人手腕远非一般人可比，她有一条如簧之舌，能让奸猾的狐狸上当，能把死人都说活了。她的丈夫曾是巴格达城里尽人皆知的了不起的人物，曾任哈里发近卫军队长，又任宫廷里的饲鸽官，每月的薪俸为一千金币，这是令许多人羡慕得垂涎三尺的职位。他极擅长于喂养、训练信鸽，那信鸽一只只不仅长得羽毛光滑、个大矫健，而且极为灵敏，在任何特殊、紧急的情况下，信鸽都能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因而颇得哈里发的赏识，将它们视为至宝，甚至认为这些信鸽比王子还要宝贵。他死后遗下一男二女，男孩叫勒勾图，大女儿已婚，二女儿叫戴乃白，出落得如花似玉，聪明伶俐，尚未婚配。

戴丽兰听女儿戴乃白说得天花乱坠，心中很不平静，她对女儿戴乃白的话颇有同感，因为她打心眼里就不服气！老头子在世时就当过哈里发近卫军的队长，如今老头子不在了，这一职务应该是非她莫属，可是哈里发却偏偏有眼不识金香玉，不正眼看她，这使她心中愤愤不平。在女儿戴乃白的鼓吹、怂恿下，她决心在世人面前显显身手，也让哈里发开开眼，对她另眼相看。她想，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只要动动心眼、耍点花招、搞点小骗术，就能镇住戴乃孚和哈桑·舒曼。

想到这里，戴丽兰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忙站起身来，穿起一件长至脚跟的粗毛长衫，外罩一件长毛袍子，戴

好面纱，系好宽腰带，然后把一只水壶灌满水，将三个金币放在壶嘴上，用小线绑好。她还将一大串又大又重的念珠背在肩上，此外，她用红色和黄色破布缝织成一面旗帜。这样“武装”起来，就显得“道貌岸然”了。她满怀信心地走出家门，边数着念珠，边声声念着安拉的大名，到城里去招摇撞骗。

诱骗警官夫人

戴丽兰披挂齐整地来到城里，她走过大街，穿过小巷，走进一条胡同里。她发现巷内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洒过水，地面铺着云石。小巷里有一户人家，大门是拱形的，门槛是用方解石砌成的，有个马格里布人守护在门口，显然这是个官宦人家。这个官邸的主人原来是哈里发宫中的巡警总监，谁都知道他，管他叫黑道哈桑。为什么人们管他叫黑道哈桑呢？这是因为他不管处理什么人、什么事，不问青红皂白，先把人痛打一顿再说。黑道哈桑从哈里发那里每月领取一笔可观的俸禄，除此之外，他还置有田产地业，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黑道哈桑的妻子是一个十分贤惠、非常美丽的女人。新婚之夜，妻子要他当面起誓，他不得不表示，以后不再娶女人，也绝不在外面过夜。婚后很长时间，他们一直没有生儿育女。他在宫中见官员们个个家中都有儿有女，相比之下，就觉得自己的家庭生活太不美满了，因此时常闷闷不乐。他回到家里，对妻子就没好气地说：

“都是你使我的生活失去了乐趣！”

妻子满心欢喜地迎接他回家，他的话却像一盆冷水，一下子把她浇了个透心凉。她莫名其妙地问他：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他满腹牢骚地说：“我就这么说话，怎么啦，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你逼着我让我发誓不再娶妻。现在宫里的官员谁家没有一两个儿子，如今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可是你却从没怀过孕，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也没有多少年活头了，膝下却无一男半女的，想起来就够让人寒心的！”

一提到这件伤心事，他妻子也是满腹委屈，他不提则罢，提起来她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怒目圆睁，喝斥道：

“你还有脸说呢！还不都是因为你，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吃药，你呢？你自己不找找原因，赖得着我吗？”

黑道哈桑越听越有气，叫道：“得了，我不听你瞎说了，等我旅行回来，另娶一个女人算了！”

他妻子也不甘示弱，比他的声音还高：“你去死吧，我的命运由安拉来定夺！”

黑道哈桑同妻子大吵一顿，心里老大不高兴，嘟嘟囔囔地出门去了。他妻子独自坐在窗前，生着闷气，越想越伤心，不住声地哭起来。

这时戴丽兰路过此处，见黑道哈桑的妻子独自坐在窗前抽泣，发现这个女人衣着打扮非同寻常，佩带的首饰都是十分名贵的。戴丽兰一见到她，便想：我得把这个女人从家中骗出来，扒掉她的衣服、夺走她的首饰才好！想到这儿，她便走到窗下，高声叫着：“安拉啊！”而且装得十分虔诚的样子，冲她喊道：“安拉的朋友们，上等人家们，你们为什么不

让我见见你们呢？”随着她的呼唤声，巷子里各家各户的妇女都纷纷打开窗户、探出头来。黑道哈桑的妻子也低头看去，见戴丽兰那一身打扮，十分特别，看到她的脸上显现出耀眼的光芒，便和其他妇人们一样夸赞她：“这位老太婆给我们带来安拉的福泽了！”于是她吩咐女佣人道：

“你快下楼去告诉门房①艾布·阿里，让他叫那个老太婆上楼到家里来，就说我霍突妮请她呢！”

女佣急忙跑到大门边，对门房艾布·阿里说：

“我们夫人吩咐，让你去叫这个老太婆到家里坐坐，以便沾她的光得享洪福。”

门房艾布·阿里对房主的吩咐惟命是从，赶忙跑到戴丽兰跟前，想吻她的手，对她表示欢迎和敬重。不料，戴丽兰却把手缩了回来，说道：

“你给我站远点儿，免得破坏我的小净。你听着，艾布·阿里呀，你是最后受到上人、圣贤们提拔、保护的人，安拉要拯救你，要改变你受奴役的地位呢！”

老迈的艾布·阿里听了戴丽兰的话，颇为感动，因为他自从受雇充当门房以来，哈桑家就像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已有三个月没发给他工资了，害得他没吃没喝的，生活异常艰难困苦。可是他又找不到别的什么活可干，只好忍气吞声地继续受哈桑一家的盘剥。这时，他见戴丽兰气度不凡，便求她说：

“好心的老妇人，你可怜可怜我吧，给我一口水喝吧！”

① 在阿拉伯国家，住宅楼门口一般都雇有看门人，称为门房。

戴丽兰二话没说，就从背上解下水壶，把水壶拿在手中来回地摇晃，直到小线松开了，三个金币掉到地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听到金币坠地的声音，艾布·阿里眼睛一亮，他好久没听到这种动人心魄的美妙的声音了，心想，这个老太婆还真的是一位有钱的上等人呢，她能明察秋毫、洞悉我的艰难处境，故意拿三个金币来接济我呢！他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那三个金币递给戴丽兰，对她说：

“尊敬的夫人，这三个金币是从您水壶上掉下来的，请收下吧。”

不料戴丽兰却连看都不看一眼，满不在乎地说道：

“你拿去用吧，这点钱我根本就不感兴趣。这三个金币就当作哈桑总监欠你工资的补偿吧！”

门房艾布·阿里对戴丽兰佩服得五体投地，女佣人也感动、佩服得不得了。她恭恭敬敬地请戴丽兰上楼，引她进屋与霍突妮见面。戴丽兰一见到她，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她看着浑身上下佩金戴银的女主人，就像在看用自己的秘密符咒开启的宝库一样。女主人霍突妮见到如此高雅、如此大方的老妇人，也满心欢喜，忙不迭地吻她的手，请她坐下，吩咐女佣人取出丰盛的饮食款待她。戴丽兰却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摆摆手说道：

“可爱的女主人，我的女儿，我是奉了默示才到你这儿来的。你要知道，我长年坚持斋戒，每年只开戒五天，除了天堂中的食物，我是不随便吃喝的。我看到你似乎有心事在怀，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忧愁苦闷吗？也许我能让你高兴起来呢。”

霍奕妮像见到了知心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唉，说来话长了，我结婚那天晚上，我丈夫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只爱我一个人，绝不移情他人、娶别的妻妾。后来他看到别的官吏都是有儿有女的，生活美满，可我们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便望子心切，责怪我没有给他生养儿女，我气急败坏，也骂他不能生育。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临走前，他对我说：‘等我旅行回来，就另外娶一个老婆。’伯母啊，这事弄僵了，如果他真的休掉我、另娶他人，那我可怎么办呀！他在宫中做事，薪俸可观，又有田产地业，很有钱，他另娶他人，生下儿女，我肯定会被别人取而代之，到那时，我恐怕连个女佣人都不如了。”

戴丽兰一听，笑了笑说：“我的好女儿，别这么着急上火的，这件事太好办了！你没听说那个名叫艾布·哈姆勒图的长者吗？此人神通广大、手段高明，善于救人于危难之中。有一些欠债之人去拜访他，安拉就帮助他们解决了欠债问题。不生育的妇女去求他，她从此就能怀孕、生孩子。”

“真有此事？”霍奕妮听说有这等好事，脸上的愁云变成了笑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伯母呀，不瞒您说，从打结婚那天起，我就没下过楼、出过门，任何生丧嫁娶的红白事都没参加过，街坊四邻都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呢！”

戴丽兰说：“这有什么，我带你去见那位艾布·哈姆勒图长者，让你当着他的面，把你心中的苦恼全都向他倾诉出来，并向他许下心愿。这样一来，等你丈夫旅行回来和你过夜后，你就会受孕的。日后你生下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都要投靠艾布·哈姆勒图，做他的门徒，终生修身养性。”

霍突妮受了戴丽兰的花言巧语的迷惑，不假思索地、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她的建议，马上站起身来，换上一套更为华丽的衣服，戴上纯金首饰。她嘱咐女佣人好好看管房子，便跟随戴丽兰下楼。她们来到大门口，门房艾布·阿里问她：

“夫人要上哪儿去？”

霍突妮说：“我去拜访艾布·哈姆勒图长者。”

门房艾布·阿里说：“夫人，我应该封一年的长斋，因为这位老大娘是个慈善家，一见面她便知道我的情况，不等我自己开口乞讨，她就大大方方地赏给我三个金币，帮助我解决了眼前的困难。”

霍突妮听了门房的话，愈发觉得戴丽兰可亲可爱可信了，便跟着她走出大门。戴丽兰说：

“我的好女儿，你就放心地跟着我去拜望艾布·哈姆勒图长者吧，你在拜望他老人家之后，心情肯定会愉快起来的，而且你日后一定会怀孕、生育的；不仅如此，你丈夫也会由此对你另眼相待，爱你如同掌上明珠。”

霍突妮高兴地说：“这正是我最大的心愿！”

戴丽兰见她完全上当了，心里高兴，脚步也加快了。可是她看到街上人来人往的，很多人都在好奇地瞧着她俩，心里就犯嘀咕了：街上人多眼杂，我怎么能在这种地方扒她的衣服、夺她的首饰呢？她想来想去，便对霍突妮说道：

“我的好女儿，你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什么人也不认识。可是我就不同了，我是走南闯北的人，认识的人很多。他们总把自己难办的事交给我去办，因此我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了。走在街上，许多人会认出我来，跟我打招呼、吻

我的手。这样吧，咱们别并肩走了，咱们一前一后，拉开点距离，这样更好些。”

霍突妮此时对她的话只有听从的份儿，便放慢脚步，远远地跟在后面。她身段苗条，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身上的首饰、佩件在阳光下闪烁着夺目耀眼的光芒，引得过往闲杂人的注目。当她经过一个店铺门前时，年轻潇洒的店老板赛义德·哈桑一见到她，就被她美丽的容颜给迷住了，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瞧个不停。诡计多端的戴丽兰机敏地发觉了这一情况，便停下脚步，回头对霍突妮说：

“我的好女儿，我到里面去有点事儿，你在这家店铺前歇会儿，我去去就来。”

霍突妮顺从地点点头，在店铺门前坐下来。

骗到商人和染匠头上

戴丽兰见霍突妮坐在店铺门前，自己便走进店铺，对店老板说：

“你是商人穆哈辛的儿子赛义德·哈桑吧？”

“是的，我就是赛义德·哈桑。”年轻的店老板奇怪地说，“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呢？”

戴丽兰压低声音对他说：“这个你就甭打听了。听我对你说，门外的那个丫头是我的闺女，她父亲原先也是做买卖的，去世后给女儿留下不少的财产。如今她已经到了该结婚成家的年龄了。这孩子就是守规矩，从来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不，今儿个是头一次跟我出来，这是为了遵循前人

关于“宁可为女选婿，不须为子择偶”的遗训，我才诚心诚意地把她带来，让你相相面并娶她为妻。假如你手头紧，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作聘礼、结婚，也不要紧，我可以帮助你成亲，而且还可以替你开两个铺子，使你兴旺发达起来。”

听了戴丽兰的一顿胡诌八扯，年轻商人赛义德·哈桑暗自思忖：我在祈祷时，祈望安拉能赏我娶到一个聪明美丽、贤惠如意的妻子，现在安拉答应了我的祈愿。不仅给我送来了如此娇美的妻子，而且还将使我富裕起来。于是他对戴丽兰说道：

“伯母，你给我的指点实在是太及时、太重要了。对于我的婚姻大事，家母十分关切，多次为我提亲，我都没同意，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眼光最可靠。”

戴丽兰见他上钩了，便说：“那你跟我来吧，我带你去相亲，让她站到你面前，让你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年轻的赛义德·哈桑听戴丽兰如此说，禁不住她甜言蜜语地诱惑，便决定随她去相亲。他刚要走，又想：不能就这么空着手去，总得买点什么像样的东西呀，或先须缴订婚手续费。想到这儿，他打开钱箱，取出一千个金币带在身上，这才走出门来，锁好店铺，跟戴丽兰相亲去。戴丽兰见赛义德·哈桑把店铺门锁了起来，心里就急了，她想：这个家伙把店铺关上了，叫我带霍奕妮到哪儿去呢？她对赛义德·哈桑说：

“听着，你跟在我们后面走，保持一定的距离。”

于是戴丽兰走在最前面，霍奕妮走在中间，赛义德·哈桑走在最后，三人前前后后地走着，一直走到染坊门前。这

个染坊里的老板名叫哈只穆罕默德①，此人声名狼藉，好吃无花果和石榴。他听到一阵脚镯的叮当响声，抬头一看，见三人拉开距离向这里走来。他向戴丽兰点点头，戴丽兰问他：

“你是哈只穆罕默德吗？”

他说：“是的，我是哈只穆罕默德，你有何贵干？”

戴丽兰口若悬河地说道：“经过好心人的指点，我才找到你的。你看，在我身后这个美丽的姑娘是我的女儿，在她身后那个英俊的小伙子是我的儿子。如今她们已经出落得花枝招展、英俊伟武，可是你要知道，教养、培育她们有多么不容易，把她们拉扯这么大，数不清花了多少钱！我告诉你，我居住的那幢房子很高大，但是破旧不堪，不少地方只好用木柱子支撑着，否则就会墙倒屋塌。一个土木工程师就对我明确地指出：‘这幢房子看起来就要坍塌了，你不能再住下去了，以免房子倒下来把你压死在里面。你们先搬出去找个地方住下来，等房子修好了以后再回来住吧。’他的话显然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就出来了。幸蒙好人指点，让我们来找你，我打算让我的女儿和儿子在你家中寄住几日，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戴丽兰这一派胡编乱造的谎言，竟使得染坊老板穆罕默德听得心花怒放、激动万分！他心想，自己以前整天想发财，早也盼、晚也盼，就是盼不来。今日时来运转，有钱的人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忙对戴丽兰说：

“欢迎你们来住，要说平时呀，恐怕请都请不到吧！我家

① 凡是到沙特阿拉伯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均称为“哈只”。

里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间库房，客厅和库房虽然空着，可是我需要用来接待客人和一些进城的农民呢。”

戴丽兰说：“我们也不会在你这儿住太久，等我的房子修好了，我们就立马搬回去。我们远道而来，暂且让我们在客厅中住下吧，你再有客人来，就让他们在客厅、库房中挤一挤，也没关系，我把他们当作你的亲人一样看待，与他们同吃同住，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你就放心吧！”

染店老板觉得戴丽兰说得有理，便同意了她的办法，递给她一串钥匙，其中有一把大的，一把小的，一把弯的，对她说：

“这把大钥匙是开大门用的，小钥匙是开库房用的，弯的是开客厅门用的。”

戴丽兰拿着那串钥匙，带着霍突妮和赛义德·哈桑，来到一条胡同里染店老板穆罕默德的房门前，用大钥匙开了大门，让霍突妮跟她进去，指着客厅对她说：

“好女儿，这就是艾布·哈姆勒图长者的居室，你先去卸妆，我一会儿就来。”

戴丽兰见霍突妮忙着去卸妆了，便对随后赶到的年轻人赛义德·哈桑说道：

“你快去到客厅里等一下，我女儿马上来和你见面。”

她等年轻人穆罕默德在客厅里坐好，自己走进里屋。霍突妮见她进来，便对她说：

“伯母，我想在见别人之前，先拜望艾布·哈姆勒图长者。”

这时戴丽兰立即装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对她说：

“有一件事情，我不能不对你先说明。唉，提起来还真叫人难为情！这儿有我的一个傻小子，经常赤裸裸地一丝不挂，不管天冷天热都是如此。他是艾布·哈姆勒图长者的代理人，长者百事缠身，不得不由他经常出面来接待来访者。他还有一个怪癖，就是每次见到像你这样的名门闺秀前来拜望长者，便首先抢夺人家的首饰，他把人家的耳环、戒指什么的掠夺到手不说，还要扯破人家身上穿的好衣服。好女儿，我不忍心看到你也遭受到其他人那种待遇，所以我劝你还是趁早先把你的全部首饰和衣服先脱下来，由我替你保存好，这样去拜望长者，就很安全了。”

既然已来到此地，那就入乡随俗吧！霍突妮听从戴丽兰的摆布，百依百顺地把全部首饰和名贵的外衣都脱了下来，递给戴丽兰。戴丽兰接过首饰和衣服，又对她说：

“你先在里面等一会儿，我把你的首饰和衣服放到长者的帷幕下，让你沾沾长者的余光！”

说着，她把霍突妮的首饰和衣服藏到楼梯下面，然后转入客厅。一直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的年轻人赛义德·哈桑一见到她，便迫不及待地问：

“你的女儿怎么还不出来？快让我看看她吧！”

这时戴丽兰慢慢垂下头来，唉声叹气不止。赛义德·哈桑见她沉默不语，又很难受的样子，便关切地问她：

“你这是怎么啦？”

戴丽兰气愤地说：“别提了，我那些邻居们一个个嫉妒成性！刚才他们见我带你进屋来，便询问我你是谁？我对人向来只说实话，便告诉他们说：‘这是我替女儿选择的姑爷呀。’

那些不得好死的邻居便对我女儿说：‘你妈真是的，怎么不管你的死活，非要把你嫁给一个麻风病人呢？’他们这种流言飞语把我女儿给吓坏了，说不弄明白，绝不和你谈婚事。事到如今，我就只好劝她，并发誓让你脱掉衣服，让她看个明白，也就放心了。”

年轻人赛义德·哈桑哪能受得了这种污蔑？他撸起袖子、提起裤管，露出又白又嫩的肌肤，让老婆子戴丽兰看，让她放心。戴丽兰说：

“这么好的皮肤，哪里是麻风病患者呀！不过我放心了还是不行，我女儿没见到，还是不信呀。这么着吧，我让她和你彼此都赤身裸体地看一看对方，不就都放心了吗？”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你去让她来看我好了！”年轻人赛义德·哈桑无可奈何地脱掉黑貂皮外衣，解下腰带和匕首，干脆把身上的衣服全脱光了，把衣物和那一千个金币全放到一起。戴丽兰马上说：

“让我来保管你的衣物吧！”

说着，她把赛义德·哈桑的衣服、钱等抱起来，快步离开客厅，边走边说：“你别着急，我女儿马上就来见你！”她跑到楼梯口下，连同霍突妮的首饰和衣服一起，卷成个大包袱，很快地溜出大门，回身把大门锁好，扬长而去。她来到自己所熟悉的一家香水铺里，把骗到手的首饰、钱和衣物都寄存在她认识的老板那里。然后又飘然来到染店老板跟前。那老板见她满面春风、得意扬扬的样子，便说：

“看起来，你对我的房子很满意吧？”

戴丽兰说：“那还用说吗？你的房子好极了！我要去雇几

个搬运工把我的被盖搬进去。可是我女儿和儿子现在饿极了，得让她们吃些东西，这是一个金币，你拿去买些肉食，送给她们先吃着，你也去吃吧，不用等我了。”

染店老板说：“我可以去办这件事，可是谁来看管染店呢？这里面的衣服可都是人家的呀！”

戴丽兰说：“这有什么值得为难的呢？让小伙计看着就行了。”

“好吧，就这么办吧！”染匠匆匆去买肉食去了。

连驴夫也不放过

戴丽兰几句话就把染店老板给骗走了。她先到香水铺中取出寄存在那里的衣物，又回到染坊来，对看门的小伙计说：

“你赶快去追你师傅去吧，那儿有肉吃呢！我替你看会儿店铺，一直到你们吃饱喝足回来。”

一听说有吃有喝，小伙计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他在戴丽兰的怂恿下，不顾一切地撇下店铺，追他师傅去了。

小伙计一走，染店里就只有戴丽兰一个人了，她毫不迟疑地把染店里值钱的衣服布料席卷一空。她从店里探出头来往街上一看，刚好有个驴夫打门前经过，便拦住他，对他说：

“你认识我的儿子大师傅哈只穆罕默德吗？”

“怎么不认识呀？他人呢？”驴夫反问道。

戴丽兰又编造开了：“他破产了！这个倒霉蛋浑身是债，无法偿还。他以前每次因债务被关进班房，都是我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这回我不忍心让他再受债务之累，我要尽快把

染房中的衣服布料送还原主去。你这头驴我雇下了，这个金币是给你的脚钱。我走了以后，你要设法把所有的染缸、瓦瓮都给砸碎，这样法官派来检查的人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驴夫说：“没问题，大师傅一向对我不错，为了使他满意，这点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戴丽兰见驴夫也上当了，便把骗来的东西都驮在毛驴背上，上面用一块大布一盖，大摇大摆地离开染店，顺顺当当地回到家中。她的女儿戴乃白见她满载而归，便迎上前去说道：

“妈，您出门后，我一直为您担心呢！这回您骗回不少东西吧。”

戴丽兰自吹自擂地说：“这回，老娘略施小计，用四种骗术，轻而易举地骗过四个笨蛋，他们是总监夫人霍突妮、年轻商人赛义德·哈桑、染匠哈只穆罕默德和驴夫！我把从他们那儿骗来的金银首饰、金币、衣服、布料什么的，全用骗来的毛驴驮着，带回来了！”

戴乃白为她骗术的高明而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很担心骗局一旦被人戳穿，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她说：

“妈，您用高明的手段骗了总监夫人、商人、染匠和驴夫，恐怕您今后就不好随便出门了，因为您拐走了他们的衣物，他们势必会设法报复您，您又怎能继续抛头露面呢？”

听了女儿的话，戴丽兰却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那些人并不认识我，可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只有那个驴夫，我得留意他，因为他认识我。”

再说那个染匠哈只穆罕默德用戴丽兰给他的钱，买了肉

食，盛在钵中，让从后来赶上来的小伙计顶在头上，师徒俩兴高采烈地往家里奔，准备烹调出来好让大家一道享受一番。可是当他俩路过染店时，惊异地发现驴夫正在那里十分卖命地砸染缸，染店里面客户的衣服、布料也都不翼而飞了，整个染店变得空空荡荡、破烂不堪。哈只穆罕默德眼见这种情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刚才一切都是好好的，怎么刚离开一会儿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大声喝斥驴夫道：

“赶驴的，住手！你疯了，看你干的好事！”

驴夫正埋头苦干着，猛然听到门口有人喊他，他抬头一看是染匠回来了，便高兴地对他说：

“你回来了，太好了！感谢安拉保佑你平安无事了！我可是一直在为你担心啊。”

染匠奇怪地问：“你为我担心？你为我担什么心？”

驴夫说：“你已经破产了，债主向法院告你了，还不让人担心吗？”

染匠更奇怪了，又问：“是谁跟你这么说的？”

驴夫坚定地说：“这是你妈亲口对我说的，难道这还有错吗？她还让我砸破染缸、瓦瓮，这样一来，法官派来调查的人就什么也捞不到了。”

“你胡说八道！我妈早死了！”染匠气急败坏地骂着驴夫，说道，“让这些为非作歹的坏人受到安拉的惩罚吧！”他越想越气，急得一个劲儿地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不止，边哭边嚷道：“我这回算是上了大当了，我的全部家当都完了，客户的衣服、布料也没了，这下子可真的要吃官司了！”

听了染匠的哭诉，驴夫也醒过味儿来，用手打着自己的脸，叫道：

“这么说，我的毛驴也被骗走了！大师傅，你得让那个老太婆还我的毛驴！”

染匠一把揪住驴夫的衣领，怒目圆睁，冲他吼道：

“废话！你快去把那个老太婆给找回来！”

驴夫反身也抓住染匠的衣领，两人便厮打成一团。过路的人纷纷围上来看热闹，有人问：

“你们吵什么呀？”

驴夫争着说：“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于是驴夫便将事情的根始原由、来龙去脉说给众人听。最后他说：

“我还以为大师傅会感激我呢，可是他不仅不领情，反而对我大打出手。我一定要让他赔我毛驴，因为是他用计欺骗我，我的毛驴才丢的。”

围观的人听了驴夫的解释，便争着说：“你这个染匠既然放心那个老婆子呆在染坊中，这就足以证明你是认识她的。”

染匠一口否认道：“我确实是不认识那个老婆子的，今天她才头一次带着女儿、儿子到我家中寄宿的。”

一个围观者说：“我认为染匠应该负责赔偿驴夫的损失。”

另一个围观者说：“为什么呢？”

那人说：“染匠让老太婆呆在染坊中，于是驴夫才相信了她，让她把毛驴牵走了。”

众人说：“是呀，大师傅，老太婆一家不是寄宿在你家里吗，你回家去把毛驴牵回来，不就行了吗？”

这时，一直坐在客厅中的年轻商人赛义德·哈桑，仍在耐心地等待着戴丽兰带着她的漂亮女儿来见他，可是一等不来，再等又不来，心里就有些急了。与此同时，呆在里面的霍突妮也心急如焚，焦急地等待着要见到长者，可是她等呀、等呀，就是等不来，甚至连老婆子的身影也未见到。等得时间长了，她再也等不下去了，索性不顾一切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两个赤身青年男女一见面，彼此都吃了一惊。可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她和他也顾不得许多了。赛义德·哈桑对她说：

“你好！你妈呢？她到哪儿去了？是她带我到这儿来，说是来和你相亲的。”

霍突妮奇怪地问：“我妈已经过世了。你是那个老婆子的儿子吗？是艾布·哈姆勒图的儿子和代理人吗？”

到这时，年轻商人赛义德·哈桑才恍然大悟，对她说：

“看来咱们都上当了！这个该死的老婆子并不是我妈，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大骗子，她用欺骗手法把我的衣物和一千个金币都给骗走了。”

霍突妮也明白了，知道自己也上当了，说道：“她把我也给骗了！她带我来，说是要拜望艾布·哈姆勒图长者，我轻信了她的妖言，被她扒了个精光！”

年轻商人赛义德·哈桑气急败坏地说：“不过，她和你是认识的，我只能要你赔我的衣物和金币了！”

霍突妮也不甘示弱，冲他嚷道：“你怎么这样不讲理呢？她说你是她的儿子，你快去把你妈找回来，否则，你得赔我的首饰和衣服！”

赛义德·哈桑和霍突妮争吵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不可开交。这时染匠哈只穆罕默德带着驴夫冲进家门，见客厅里一对青年男女赤身在那里争吵，自己都感到难为情，他奇怪地问他俩：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的母亲在哪儿？”

于是赛义德·哈桑和霍突妮先后把各自被骗经过，对众人详述一遍。染匠和驴夫听了，也只能万般无奈地哀叹自己也上了当、受了骗。

染匠气昏了头，倒在椅子上，不停地挥着手，嚷道：

“我们都上了那个老婆子的大当，你们都走吧，我要关门了。”

赛义德·哈桑和霍突妮也嚷嚷开了：“那可不行，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地进到你家门里来，现在你又让我们这样赤身裸体地走出你家门，我们从你家这么抛头露面、一丝不挂地走出去，难道你就有体面吗？”

染匠听了他们的话，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便给赛义德·哈桑和霍突妮每人一套衣服，作为蔽体用。他好言劝走霍突妮，回头对赛义德·哈桑说：

“咱们去找那个老婆子去，将她捉拿见官问罪！”

说完，染匠带领商人和驴夫一齐到省政府去诉苦、告状。

省长亲自接待他们，问道：“你们有何冤情？”

于是他们便把各自上当、受骗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诉说一番。省长听完，对他们说：

“这个案子真有点难办，你们想想，你们只知道她是个老婆子，那大街上的老婆子多得很，总不能让我把她们都抓来

吧？还是你们自己去找她，找到以后，把她带来，我会严刑拷问，让她从实招来的。”

染匠、商人和驴夫满怀希望地来到省府告状，不料省长却把案子推给他们自己去处理，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出省府，四处去寻找老婆子了。

商人的儿子被拐走

戴丽兰出师获胜，得意扬扬。可是她是个贪得无厌、不思悔过的人。没过几天，她又在家中呆不住了，对女儿戴乃白说：

“孩子，我想乘兴再出门骗一场。”

戴乃白觉得行骗太冒险了，便劝说道：“您一出门，就冒风险，叫我日夜担惊受怕。”

老婆子戴丽兰却不以为然，她大言不惭地对女儿说：

“你妈我就像掉在地上的蚕豆，不怕水泡火烤，见过大世面，经得起风吹雨打，你就尽管放心吧！”

她不听女儿的劝告，找了一套仆人的衣服穿在身上，把自己打扮成在富人家里干活的女佣人模样。然后她从从容容地走出家门，一路上东瞧瞧、西望望，四处寻找行骗的对象。

在一条胡同里，她盯住了一户人家，只见这家门外铺着地毯，门上挂着大红灯笼，一阵阵欢腾的鼓乐声和悠扬的歌声，不断地从里面传出来。她看到门前站着一个使女，怀里抱着一个娃娃，他头戴一顶镶珍珠的红毡帽，身披一件丝绒斗篷，显得十分漂亮。这种打扮，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有钱

人家里的小公子哥儿。原来这幢豪华住宅的主人是巴格达城中商界的头目，这个娃娃便是他的小儿子，他还有一个成年的女儿，这天正是女儿订婚的日子。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女主人忙于招待女宾、照应歌女，忙得很。可是小儿子老是纠缠着她，使她有些恼火，便吩咐使女说：

“你把小少爷抱到门口玩，别让他又哭又闹地在这里烦我。”

使女遵命，把小少爷抱了出来，刚站稳，戴丽兰就上来问她：

“你的主人今儿个办什么喜事？”

使女说：“我家大小姐订婚，太太给她办喜事，来的客人很多，还请来了一班歌女在里面弹唱歌舞助兴呢！”

戴丽兰一听，马上就意识到行骗的机会就在眼前，她决心要把这个小娃娃从使女手中骗走！想到这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黄铜片递给那个使女，对她说：

“这是一个金币，你去送给你家太太，就说这是海依尔送来的，算是份子钱，略表贺意。等到大小姐结婚之日，我要带女儿携重礼前来恭贺，我甘愿充当新娘的老妈子，为她梳头、更衣，保太太满意。”

这个使女是粗使丫头，也是个粗心大意的傻丫头，她说：

“我是应该进去向太太禀报的，可是这个小少爷一见到太太，就死缠住她让她抱，又哭又闹的，为此太太才让我把他抱到这儿来，现在你让我去禀报太太，恐怕不是时候。”

戴丽兰哄她说：“你真乖，真听话。这样吧，先让我抱着小少爷，你去把金币送进去，然后你再出来抱小少爷，这不

就两不耽误吗？”

使女果然傻，戴丽兰略施小计，就把她给支开了，她拿着一个假币进去，而戴丽兰则抱着真小孩溜走了。

诈骗珠宝商人

拐带着商界首领的儿子，戴丽兰一溜烟跑到另一条胡同里，不由分说将孩子脖子上的金项圈摘下来，又把孩子身上的衣服扒下来，就要离开那条胡同。可是她又觉得这次捞得不过瘾，她盯着孩子胖胖的小脸蛋，自言自语地说：“戴丽兰啊，你从那傻丫头手中骗来了孩子，还算不得高明，如果你再拿这孩子去骗一千个金币，那才算你有真本事呢！”说干就干，她抱着孩子，一鼓作气地跑到珠宝市场上。她看到一个犹太商人面前摆着一个箱子，里面摆满了金银首饰。她从侧面问清了那个犹太商人的名字，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戴丽兰呀，现在就看你的了，你若是能把这孩子当给这个犹太商人，并且从他手中骗取价值一千个金币的首饰，你才能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之人呢！”

这个犹太商人在珠宝市场中，算是很有钱的了，此人颇具嫉妒心，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同行中有人比他强，赚的钱比他多，他只认钱不认人，只要是有钱赚，叫他干什么都行。他看到戴丽兰怀里抱的孩子，认出这孩子是商界头目的儿子，便以为她是商界头目家中的佣人使女。犹太商人心想，这倒是个跟商界头目套近乎的好机会，便主动跟她打招呼，说道：

“老太太，你好！你要买什么？”

戴丽兰高兴地对他说:“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犹太富商尔孜勒图吧?这孩子的姐姐今儿个举行订婚礼,我们主人、商界头目家里正在举行庆祝宴会呢!大小姐想要几种首饰,请你给挑选一双脚镯、一双手镯、一双珍珠耳环、一条腰带、一柄匕首和一枚戒指,当然要最好的了。”

犹太商人尔孜勒图见来了大主顾,便忙不迭地从箱中取出戴丽兰点到的一批贵重首饰、物品,价值不少于一千个金币。戴丽兰粗略地看了看,便对珠宝商人说:

“这么多贵重的东西,我得先拿回去请老爷、太太和小姐过目、表示满意后,我才能给你付钱呢。这样吧,我先把小少爷留在你这儿,待我送钱来时,我再抱走他。”

犹太商人本来是很狡猾的,他从未轻易上过当,可是商界头目的小公子活生生地摆在他的面前,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他满口答应道:

“没问题,就照你说的办吧。”

就这样,戴丽兰施了一计又一计,用拐来的孩子又诈骗了狡猾的犹太商人的首饰,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回家里。戴乃白见她又是满载而归,便问她:

“妈,你又骗了什么东西回来了?”

于是戴丽兰便把她耍手段,把商界头目的儿子拐骗到手,扒掉他的金项圈、衣服,又用他骗到犹太商人价值一千多金币首饰的情况,向女儿介绍一番,言词间无不洋溢着自我赞美神情。可是她女儿戴乃白却为她捏了一把汗,对她说:

“妈,你虽然骗来了一些财物,可是以后你还怎么再在城里混呢?”

话分两头，再说那个商界头目家的傻丫头被戴丽兰指使进屋里，向女主人报告说：

“夫人，海依尔向你问好、给你道喜。她还说等大小姐结婚之日，她还要带着女儿前来贺喜呢！”

夫人见这丫头没抱孩子进来，便奇怪地问：

“小少爷呢？你把他放在哪儿啦？”

傻丫头说：“我怕小少爷见到夫人就纠缠着让你抱，所以暂时把他交给海依尔抱一会儿。这是她给的一个金币……”

夫人听说只有一个金币，懒得看上一眼，便让丫头将金币直接送给乐队的领队，那人接过来一看，发现这是一个铜片，是伪币，便气愤得顺手扔掉了。夫人见状，大吃一惊，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大声命令使女道：

“快！快到门口看看小少爷去！”

傻丫头三步并作两步，急忙急促地跑到大门口一看，别说小少爷不在了，就连那个老太婆也不见踪影了。她震惊得大叫一声，昏倒在地。消息传开，订婚的喜庆气氛一下子全没了，代之以不安的焦虑和伤心的哭泣，正当大家急得团团转、不知所措之际，商界头目回来了。他妻子忙把儿子被拐走的事情告诉他。他立即纠集几个商人分头去寻找。他自己跑到人来人往不断的市场中，见他的儿子在犹太商人的铺中，脖子上的金项圈不见了，外衣也被扒掉了，觉得此事有点复杂，便对犹太商人说：

“这是我的儿子！他的金项圈和外衣怎么不见了呢？”

说着，他抱起孩子就要往回走，好把找到孩子的消息告诉家里人。犹太商人却把他拦住了，说道：

“你不能就这么把孩子抱走,你家的老女佣人用这个孩子作抵押，从我手中替你的女儿取走价值一千个金币的一些金银首饰；若不是她把这孩子留下作为抵押，我才不会让她那么轻易地带走首饰的。我信任她,因为她抱着你的孩子来的。”

商界头目着急地说：“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都说了些什么？我女儿什么时候说需要首饰啦？你快把孩子的衣物还给我吧！”

接着，他便和犹太商人争吵起来。

正在此时，受戴丽兰欺骗的商人赛义德·哈桑、染匠和驴夫为寻找她，来到此地，见犹太商人和商界头目发生争吵，便上前来看热闹，他们听明白了他俩争吵的原因，便说道：

“就是这个老婆子,她是个大骗子,她先是欺骗我们几个，现在又欺骗你们！”

他们接着诉说了各自上当、受骗的情况。商界头目听了，对众人说：

“这个老太婆实在是太可恶了,她竟然连个小孩子都不放过。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我的宝贝儿子终于找到了，他的金项圈和衣服就当作是一笔赎金吧，等逮住那个该死的老太婆以后，我再向她追索吧。”

说完，他就抱着儿子回家了。

受骗者被卖作奴隶

犹太商人眼见商界头目抱着儿子扬长而去，那份价值一千个金币的首饰等物白白地被骗走了，他心如刀绞、痛苦万

分，但却又没什么办法。他问其他受骗的难兄难弟：

“事到如今，你们几位有何打算？”

他们说：“上了这么大的当，岂能善罢甘休，我们要去寻找那个骗子婆去。”

犹太商人说：“对，我也跟你们一起去，你们有谁认识她？”

驴夫说：“我认识她。”

犹太商人想了想，说道：“咱们这些人一齐去找她，目标太大，打草惊蛇，她一见到我们，就会跑掉，想逮住她就难了。我们最好化整为零，分兵几路，最后咱们都到马格里布人的剃头铺那儿去集合，汇总情况。”

大家都觉得犹太商人的主意可行，便各走一方，分头行动。这时候，贪得无厌的戴丽兰在家里闷得发慌，又走出家门，出来行骗了。驴夫刚好走在她的身后，觉得她的行迹可疑，便跟踪她，终于认出她就是大骗子戴丽兰，便上前一把抓住她，骂道：

“该死的老婆子，你又在想耍阴谋、搞骗术吗？”

戴丽兰装糊涂，说道：“你说的话，我怎么一点儿也听不明白呀！”

驴夫怒斥道：“你别装傻充愣了，快把你骗去的毛驴还给我！”

“你先放开手！”戴丽兰缓和一下口气说，“你只是要找到你的毛驴，并不过问其他事情吧？”

驴夫从她的话中听出他的毛驴似乎有了下落，便肯定地说：

“是的，我只要我的毛驴。”

戴丽兰拍拍他的肩头，对他说：“那就好办了，你这个穷小子，还挺实在的。我告诉你，我把你的毛驴寄放在那个马格里布人的剃头铺中了。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到剃头铺去看看，让他把毛驴还给你好了。”

戴丽兰让驴夫远远地站在街边等着她，她自己走进剃头铺，一变脸，痛哭流涕地对剃头匠说：

“你看，街边站着的那个小子是我的儿子，他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呢！我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已经神经错乱了，原因是他乱谈恋爱，以至于发展到着迷、发狂的地步。他长大成人后，不学无术，只好以养驴雇驴为生，自从得了精神病后，每次发病时，他就狂呼乱喊：‘我的毛驴啊！我的毛驴啊！’医生说，要根治他的神经错乱病症，必须要拔掉他的两颗臼齿，并用烧红的烙铁在他两腮上各烙一次，才能使他恢复常态。这是一个金币，你收下它吧，你去把他叫过来，只要你对他提毛驴，说：‘你的毛驴在我这儿呢！’他准保会跟你过来。”

剃头匠听了戴丽兰的话，对她的“儿子”十分同情，表示愿意为他拔牙、烙腮，从而根除他的病患，把他从疾病的痛苦深渊中解救出来！他欣欣然收下那一个金币，即刻吩咐两个雇工赶紧做好准备，把烙铁烧得红红的。一切准备停当，剃头匠便信心十足地走出铺子，来到驴夫面前，对他说：“你的毛驴在我这里。”此话还真灵，他刚一说完，驴夫便眉开眼笑地跟着他走进剃头铺。剃头匠把他带进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趁他还没有站稳，一拳将他打昏在地，随即在两个雇工的帮助下，一齐动手把他的手脚都捆绑得结结实实，然后毫不迟

疑地拔了他的两颗臼齿，并用烧得红红的、发着蓝光的烙铁，在他的两个腮帮子上用力烙了两个烙印，这才放心地为他松绑，让他爬起来。

驴夫只知跟剃头匠来牵他的毛驴，万万没想到毛驴没有牵到，反倒被拔了牙、烙了腮，他痛得“嗷、嗷”乱叫，声嘶力竭的责问剃头匠：

“你发什么疯呀，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剃头匠奇怪地反问：“你怎么说我发疯呀，你妈说你是真正的疯子，你因为色迷而发疯。你妈说你坐着时喊毛驴，站着时喊毛驴，走在大街上也稀里糊涂地喊毛驴！”

“去你妈的吧！”驴夫用两手捂着被烙红的两腮，又痛又气地吼道：“我妈在哪儿呢？”

剃头匠说：“确实是你妈这么告诉我的。”

接着他便把戴丽兰对他说的话，重新说了一遍。

驴夫无奈地仰天大叫道：“愿安拉严惩这个无恶不作的大骗子！”

他诅咒着戴丽兰，扭住剃头匠，把他拖到铺外，找人评理处治他。

诡计多端的戴丽兰在隔壁听着驴夫和剃头匠争吵、扭打着走出铺外，便趁机闪身摸进剃头匠的里屋，把他的现金、贵重衣物洗劫一空，然后溜之大吉。她急急忙忙跑回家中，把欺骗驴夫和剃头匠的情况，告诉了戴乃白。

剃头匠和驴夫在街上吵得不可开交，招惹得许多过往闲人围上来看热闹。剃头匠觉得两个人这么吵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便回头去锁好剃头铺，要和驴夫找法官去评理。可

是当他走进铺子时，惊愕地发现现金和衣物不翼而飞！他想这一定是那个老婆子干的，顿时气得浑身发抖，又转过身来，一把扭住驴夫不放，大声叫道：

“赶快去把你妈给我找来！”

驴夫说：“她不是我妈，她是一个大骗子，受她欺骗的人多着呢，我的毛驴就是她给拐骗走的。”

剃头匠说：“我不管她是你什么人，反正她是和你一块儿来的，她跑了，我只能找你！”

正当他俩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染匠、犹太商人和年轻商人赛义德·哈桑在四周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老婆子，便按原先规定的汇集到马格里布人的剃头铺前碰头来了。他们见驴夫和剃头匠在争吵，驴夫两个腮帮子被烙得红肿得厉害，便问道：

“赶驴的，你这脸上是怎么弄的？”

驴夫听到被骗的人们问他，便把自己刚才的遭遇诉说一遍。剃头匠也哭丧着脸，把自己受骗的情况说给他们听。他们听了，都又把各自受骗经过介绍一遍。剃头匠见受骗的人们都到齐了，便关上铺门，跟他们一起到省府去告状，请省长为他们做主，严厉地惩治坏人。他们来到省府，在省长面前陈述自己的冤情，异口同声地对省长说：

“我们找也找不到她，什么好办法也想不出来，只好恳求省长大人为民做主吧！”

省长深深地叹口气说：“我不是说过了吗，巴格达城里的老婆子多的是，我总不能把她们都给抓来逐个审讯吧！你们之中有谁认识她？”

驴夫仍然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道：“我认识她。不过此人十分奸猾，请大人派十名衙役跟我们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抓住她呢！”

派十个衙役，对省长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他同意了。驴夫义愤填膺地带着十个衙役和受骗的人，走出省府，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街头，全力以赴地要去捉拿戴丽兰归案。他们一行十几人浩浩荡荡地过大街、穿小巷，把全城的胡同都找遍了，最后终于发现了戴丽兰的踪影！驴夫发现她探头探脑、鬼鬼祟祟地在街上走，便指挥衙役和受骗者们包抄上去，使戴丽兰束手就擒。他们把她围了个水泄不通，押解她来到省府，让她坐在窗下，静待省长大人出面发落，由衙役们紧密看管。

这些当差的衙役在高温酷暑下，由驴夫指挥着，一会儿钻胡同，一会儿进小巷，早已疲惫不堪了。他们站在戴丽兰面前，不停地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困得很。诡计多端的戴丽兰看见押她的衙役们个个迷迷瞪瞪的、半睡不醒的样子，自己也眯缝起眼睛、假装睡着了。驴夫和其他受骗的人，见老婆子垂头缩肩在那里打瞌睡，也因为终日奔跑劳累、疲劳困乏过度，索性都呼呼地睡过去了。时机成熟了，戴丽兰站起身来轻手轻脚地离开那里，三步并作两步，离开那里，钻进省府后院，溜入省长夫人屋里。她彬彬有礼地上前吻省长夫人的手，问她：

“请问，省长大人现在何处？”

省长夫人说：“他在里屋睡觉呢，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戴丽兰灵机一动，对她说：“我丈夫是买卖奴隶的，如今

他出门去了。他离家前，交给我五个奴隶，让我好歹把他们卖掉。这事我曾与省长大人谈妥了，他答应出一千个金币买下他们，另给我二百个金币的赚头，尽管利小了些，但我想是省长大人要买，就索性把他们低价甩卖出去算了。现在我把奴隶带来了，请省长过目。”

省长夫人一听，这真是个赚钱的买卖，对戴丽兰的话坚信不疑，便毫不迟疑地点头同意，还对她表示衷心的感谢。省长夫人问：

“奴隶在哪儿？”

戴丽兰说：“他们正在窗户下面睡觉呢！”

省长夫人走出门去，见窗户下面东倒西歪地坐着、躺着五个人，那个马格里布人穿着破旧衣服，其他四个人都是剃了胡须的，没有一个不像奴隶。心想，这几个人身体都挺健壮的，每个都值一千个金币呢！她立即从钱柜中取出一千个金币交给戴丽兰，对她说：

“我先付给你一千个金币，至于那二百个金币的赚头，等省长给你吧！”

戴丽兰此时显得十分大方地对她说：“夫人，这二百个金币中，有一百个金币应该属你所有，因为我进省府后喝了瓦罐里的凉水，而另外一百个金币先留在你手中，等我下次见到你时再取不迟。现在请夫人指点我从后门出去吧。”

省长夫人果然听从戴丽兰的话，亲自护送她走出房门，闯过道道关口，一直把她送出省府后门，并与她依依惜别。戴丽兰手捧着一千个金币，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对女儿说：

“我刚才又一次略施小计，从省长夫人手中骗得了一千个

金币，把追捕我的驴夫、犹太商人、年轻商人、染匠和剃头匠当作奴隶卖给她了，她正在那儿高兴呢！现在对我来说危险性最大的就是那个驴夫了，因为他们五个人当中，只有他是认得我的。”

戴乃白劝她妈说道：“好呀，您已经骗了那么多人，甚至骗到省府里去了，我劝您还是就此打住、洗手不干的为好！这种事终归有一天是要露馅儿的呀，与其那时倒大霉，倒不如现在见好就收吧。”

再说省长一觉醒来，觉得浑身上下神清气爽，好不痛快！省长夫人向他报喜帖子，说道：

“给你报喜啦，你要买的五个奴隶，那个老婆子给送来了。”

省长揉揉眼睛，奇怪地问道：“奴隶？什么奴隶？我什么时候说要买奴隶了？”

省长夫人一听，便讥讽他道：“你办的事情，怎么自己倒不承认了？你不是和那个老婆子讲好了，买进五个奴隶，付一千个金币，另外给她二百个金币的赚头吗？”

听了夫人的话，省长立马觉得有问题，便急着追问：

“你付钱给她了吗？”

省长夫人又讽刺他道：“哪有买东西不给钱的道理！当然付过了。这回咱们可赚了大钱了，我看过了，那五个奴隶，每一个都值一千个金币呢。我让守卫好好看管他们，别让买来的奴隶白白跑掉了。”

省长不想听夫人再说下去，急忙起身跑到窗户那里，只见驴夫等人懒洋洋地睡在那里，并无什么奴隶，便问衙役们：

“我们出一千个金币买下的五个奴隶在哪儿？”

衙役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摇头摆手地说：

“报告老爷，这里除了这五个受骗上当的告状者外，并没有什么奴隶呀。我们遵大人命令，协助他们抓住了那个大骗子老太婆，一齐把她带到这儿。我们听说大人在睡觉，只好在此静候，无奈我们困乏极了，也都昏睡过去，醒来一看，那老婆子不见了。”

省长明白了，两手一拍，大声吼道：“这个大骗子都骗到我头上来了！这还了得吗！”

五个被骗的人见省长也上当受骗了，便一齐对他说：

“省长大人家里也被骗了，我们是没办法的，骗子是从省府里溜走的，我们只好向省长大人讨还我们的财物了！”

省长一听这些人来劲儿了，这不是要造反吗！他干脆向这些人摊牌，说道：

“你们听着吧，骗你们的那个老婆子已经把你们当作奴隶卖给我了！”

五个人一听，急了，忙说：“这是安拉所不允许的，我们全是自由民，不能说我们是奴隶，我们就一下子变成奴隶了，我们要进宫到哈里发那里去告发你！”

省长也不让步，对他们说：“告发你们的应该是我。你们想想吧，那个老婆子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跑到本府里来？还不是你们把她带来欺骗本府的吗？你们这样做，又该当何罪？现在我只好把你们每人作价二百个金币，全都卖给西洋人，我也好捞回本钱！”

正当省长和那五个受骗的人争论不休之际，那个外号叫

做黑道哈桑的巡警总监来了。原来他从外面旅行回来，一进家门，他老婆霍突妮就哭天抹泪地把戴丽兰前来拐骗她的首饰和衣物的事情，从头到尾向他诉说一番。他听了老婆的哭诉，认为在本省发生这样的事情，省长是有责任的，于是便一口气跑来找省长。他一见省长就责问道：

“你作为省长，怎么不管管这种惯于行骗的人，让她在城里到处行骗、危害良民呢？你怎么能让这般坏人骗人、骗财，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我老婆的首饰衣服都被她给骗光了，你得赔偿我们才对！”他说着，又问那五个人：“你们在这儿跟省长吵什么？”

那五人也把自己受那老婆子骗的经过向他诉说一番。黑道哈桑听了，对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也可怜他们，说道：

“省长，他们也同样是受害人，你干吗要拘留他们呢？”

省长也有一肚子的苦水，便把他们带那老婆子来省府，自己的老婆也受戴丽兰欺骗的事情说给他听。那五人见省长对此事束手无策，便寄希望于巡警总监，齐声哀求他道：

“大老爷，这事儿只能靠你替我们做主了！”

省长此时为了挽回面子，也来个顺水推舟，对黑道哈桑说：

“哈桑，你夫人被骗去的首饰衣物，就由我负责赔偿吧；我还要负责把那个老婆子逮捕归案。你们都认识她吗？”

“我们这回都认识她了！”那五个受骗者说，“再派十个衙役跟我们去抓她吧！”

省长同意再派十个衙役跟他们一起去抓那个老婆子。驴夫又自告奋勇，咬牙切齿地说：

"这回你们跟我来吧，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认出她来！"

驴夫带领大家又一次走上逮捕戴丽兰的征程。

连乡下人也不放过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驴夫带领的一班人，终于在街头又抓住了不甘寂寞、出门行骗的戴丽兰，把她押到了省长面前。

省长一本正经地审问道："你把欺骗他人的钱财都弄到哪儿去了？"

"报告省长大人，我没骗人，也没拿他们的钱财！"戴丽兰矢口否认。

省长不耐烦地说："把她打入大牢监禁一夜，明日再审！"

狱吏们听省长如此安排，个个都打退堂鼓，纷纷说道：

"报告大人，我们可不敢看押她，此人诡计多端，她稍微用个小计，把我们骗了，叫我们如何担待得起呢？"

省长见狱吏们都不敢看押她，更加感到戴丽兰的奸猾可怕，便亲自出马，率领一大队人马，将戴丽兰押到底格里斯河畔，吩咐负责在河边点灯的更夫，用戴丽兰的头发把她吊起来。更夫不敢违命，把她的头发系到滑轮上，将她高高地吊起来。这样，戴丽兰就像一盏夜灯，被挂在空中，脱离地面。省长见状，颇为放心，安排十名衙役严加看守，便放心地离开现场，回省府睡他的大觉去了。

夕阳西下，夜色朦胧，和绚的夜风轻拂着人们，劳顿了一天的衙役们十分困乏，他们竭力睁大着眼睛，盯着吊在半

空中的戴丽兰。可是不一会儿，他们的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了，渐渐地怎么睁也睁不开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都东倒西歪地睡成一摊烂泥。被吊在半空中的戴丽兰可是一星半点儿睡意也没有，她密切地注视着下面的情况，时刻在想方设法脱身。

这时有一个乡下人到城里来，偶然听到两个过路人在交谈："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都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些日子忙得很，真是久违了！我告诉你，这几天我发现城里新开张一家蜜油煎饼店，做得很好吃！""是吗？我得请你带我去尝尝。"这个乡下人早就听说巴格达城中有卖蜜油煎饼的，他对这种驰名世界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垂涎已久。这回进城，他下了决心，非要尝尝蜜油煎饼不可！于是他骑着马，沿着底格里斯河畔，边走边说："蜜油煎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品！我发誓一定要尝尝它！"他骑在马上，欣赏着河边美妙的景色，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尤其是岸边的路灯，明晃晃、光灿灿的，煞是好看！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惊，怎么这根滑杆上吊着一个大活人？他停下来，奇怪地问：

"你是什么人？怎么挂在滑杆上？"

戴丽兰在滑杆上高瞻远瞩，早就发现这个乡下人骑着马由远而近，而且口中念念有词，开口闭口都是蜜油煎饼。于是她灵机一动，说道：

"这位好心的大老爷，求你发发慈悲、救救我吧！都是那个卖蜜油煎饼的与我作对呀。我去买蜜油煎饼时，突然咳嗽起来，唾沫星子溅到蜜油煎饼上了，我要换一块，他不干，说我故意捣乱，还生拉硬扯地将我告到官府，糊涂的法官不由

分说，就把我判为吊刑，让人把我吊在这里活受罪！你说我有多大的委屈呀，就因为这么芝麻大的小事，判我吃尽了苦头！我好冤枉啊，现在看来只有你才会同情我、解救我了。”

乡下人摸不着头脑，问她：“那你说我该怎样解救你呢？”

戴丽兰进而说道：“那个法官出了个怪主意，让人弄来十磅蜜油煎饼，逼着我吃下去，我胃口不好，平时经常吃蜜油煎饼，都吃腻了，所以吃不下去，法官说，吃不完，就吊着！因此我目前的困难就是没办法吃完那么多的蜜油煎饼……”

乡下人还没等她说完，口水就流了一地，他急不可耐地对她说：

“这事儿好办，你要知道，我在乡下帐篷里就听说巴格达城里有世界上最好吃的蜜油煎饼，我想吃它都快想疯了！这么办吧，让我来替你吃吧，这不就能帮你解决困难了吗？”

戴丽兰见乡下人已经上钩，便进一步诱骗他，说道：

“你要吃那些蜜油煎饼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但是有一个条件，他们只给被吊在这上面的人吃。所以，你得先把我放下来，我再把你吊上去，这样他们送蜜油煎饼来时，你就可以饱吃一顿了。”

为了能吃到蜜油煎饼，乡下人愿意干任何事情。他顺从地把戴丽兰从滑杆上放下来，戴丽兰把他的衣服扒下来，让他换上自己的衣服，然后把他吊到滑杆上，穿起他的衣服、包好他的缠头巾，骑着他的马，溜之大吉。她到家后，女儿戴乃白看到她身着“奇装异服”、满脸疲惫的狼狈样子，吃惊地问她：

“妈，你今儿个是不是出师不利呀？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戴丽兰将这次被抓、被吊、被放下来的全部经过讲给女儿听，戴乃白听得张口结舌。

朝阳初升，洒向底格里斯河万道霞光，人们纷纷从沉睡中醒来。衙役们一个个揉着惺忪睡眼，看到滑杆上还吊着人，都庆幸这一夜他们睡得挺好，又没出什么事情。然而，被吊在滑杆上的乡下人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嚷道：

“喂，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我被吊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送蜜油煎饼来呢？”

衙役们不听则已，一听吓了一跳，昨晚他们明明吊上去一个女的，不知是哪位魔术大师在什么时候把她换成男的了。他们忙站起身来，仰起脖子、瞪大眼睛，仔细一看：原来上面吊着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乡下男人！他们急了，七嘴八舌地问他：

“你是怎么回事儿？你怎么会被吊到上面的？”

乡下人说：“你们怎么要问我呢？不是你们跟原来被吊在这里的老太婆说好的，给吊在这里的人吃蜜油煎饼的吗？”

“你都胡说些什么呀？你快说那个老太婆怎么不见了？”衙役不耐烦地问道。

乡下人理直气壮地说：“是我把她给放走了！她可不爱吃甜食，她说她吃蜜油煎饼都吃腻了。我把她放下去，她把我吊上来，就是为的让我代替她吃蜜油煎饼的，你们怎么还不给我送来？我可是真的饿了！”

衙役们明白了，这个乡下人不知道戴丽兰的具体情况，被奸猾的戴丽兰三言两语就哄骗上当了，他为了贪吃什么蜜油煎饼，把真正的骗子手放走了，自己做了她的替罪羊。对于

这种无知而又贪吃的人，衙役们哭笑不得。他们自己贪睡，让犯人有了可乘之机，这又能怪谁呢？他们想到后果严重，只有面面相觑的份儿。他们在可怕的沉默中呆了一会儿，有个衙役说：

“咱们闯下了大祸，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咱们是逃走呢，还是呆在这儿接受惩罚？”

其余的衙役也都慌了神儿，不置可否。这时，休息了一夜的省长精神抖擞地带领着那五个受骗的人来到河边，他们决心严惩戴丽兰，让她赔还骗到手的钱财！省长还没站稳，就吩咐道：

“你们把这个老婆子放下来吧！”

不等衙役们动手，被吊在上面的乡下人就急不可耐地高声叫道：

“你们答应送来的蜜油煎饼呢？快些拿出来给我吃吧！”

“什么？”省长大惊失色，厉声责问衙役们：“这、这是怎么回事儿？！”

衙役们见省长问起来，便一齐跪倒在地，齐声哀求道：

“求大人饶恕我们吧！昨晚弟兄们奉命在这里看守犯人，因为白天追缉犯人过于疲劳，我们又看到犯人被吊在半空中，认为这回不至于出什么岔子，便都放心的呼呼大睡了。可是今天早晨天一亮，一个奇迹发生了，原先吊在上面的老婆子不见了，这个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乡下人却被吊在上面！我们漫不经心、疏于职守，闯下了大祸，我们罪该万死！现在只求大人从轻发落！”

原来如此，省长听了衙役们的诉说，也束手无策，心里

只能叹服戴丽兰骗术的高明。同时对愚蠢、懒惰、无能的衙役们，也没什么办法。衙役们见省长并不过于责怪他们，便满心欢喜地把乡下人放下来，要把他撵走。可是乡下人却不依不饶，他上前一把扯住省长，说道：

“这事儿还不能算完呢！蜜油煎饼咱先不提了，可是我的衣服和马都被那老太婆给骗走了，我得向你要我的衣服和马！”

其他受骗的人也一齐叫嚷起来：“我们好不容易才逮住了那个奸猾的老太婆，如今她又从你手里溜掉了，我们只好和你一起到王宫去，请哈里发公断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份儿上，省长也无计可施了，他只好同意受骗者的请求，和他们一起来到王宫，求哈里发公断。他们站在哈里发面前齐声喊冤。

哈里发问：“你们有什么冤枉？是谁害了你们？”

于是被欺骗的人轮流将自己上当受骗的经过，向哈里发诉说一番。省长最后说：

“启禀陛下，连我也受到那个奸猾的老太婆的蒙蔽，上当受骗了。她以一千个金币的代价，把他们五个人卖给我做奴隶了。”

哈里发气愤地说：“这还了得吗？你们的一切损失都由我来赔偿吧。省长，我命令你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尽快逮住那个骗子婆归案！”

省长听到哈里发的命令，顿时犹豫起来，他用手拽了拽衣领，支支吾吾地说：

“启禀陛下，微臣实难完成这个任务。我曾经派人把她给

抓住了，而且为了不让她跑掉，还特意把她吊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半空中，即使这样，这个神通广大的老太婆不仅溜掉了，而且用计把乡下人吊上去了，自己拐骗了他的衣服，骑着他的马溜之大吉。”

哈里发问：“你不去逮捕她，那么让谁去逮捕她呢？”

省长说：“此事非戴乃孚莫属。他每月领着一千个金币的厚禄，手下有着四十名精明强悍的卫士，这些卫士每人每月享受着一百个金币的饷银。他们应该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哈里发听了省长的进言，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下令传禁卫军右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前来听令。

戴乃孚一听到哈里发的圣旨下，急忙跑上殿来，毕恭毕敬地站在哈里发面前，说道：

“众穆民的领袖，您有何吩咐？”

哈里发说：“我命令你去逮捕那个骗子婆，不得有误！”

戴乃孚说：“遵命，我保证将她逮捕归案！”

哈里发迅速了断此事，吩咐卫士先将那五个受骗者和乡下人带下去，暂时看管起来，待逮来骗子婆后，一同结案。

戴乃孚及部下一同受骗

奉了哈里发逮捕骗子婆戴丽兰之命，禁卫军右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当即匆忙回到队部。他首先同禁卫军左队长哈桑·舒曼通了气，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共同努力来破案，完成哈里发交付的任务。然后他通知自己的部下，让他们当即

整装出发，执行任务。他的部下纷纷议论道：

“听说那个骗子婆神通广大，很不好对付呢！”

“这个差使很难办，城里的老太婆多得很，叫我们如何去认她呢？”

有个名叫朱麦尔的埋怨道：“这种事干吗要和哈桑·舒曼打招呼？他有什么能耐？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话传到哈桑·舒曼耳中，他大为生气，说：

“你这样小看我，我这次就不跟你们去了！”

哈桑·舒曼赌气走了。戴乃孚只得安排自己的部下行动，他对众弟兄说：

“弟兄们，咱们分成四个班，每个班由十人组成，分头行动，逮住骗子婆的人有重赏！事成之后，大家都到约定地点集合。”

说完，他率领部下，化整为零，到城里各地去抓捕骗子婆去了。戴乃孚亲自出马率领部下去逮骗子婆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城。戴乃白对此并不感到惊慌失措，反而激励母亲说：

“妈妈，人家都说您是个手段高强的骗子手，如果这次您能骗了戴乃孚和他的部下，那您的声望就更高了！”

戴丽兰信心十足地说：“说实在的，在禁卫军中，我谁都不怕，惟有哈桑·舒曼是我的对手。”

戴乃白说：“是的，戴乃孚和他的四十个部下，充其量也不是我的对手，我一定能把他们四十一个人的衣服全给扒下来！”

说完，她穿戴整齐，戴上面罩，先来到香水铺，递给老

板一个金币，对他说：

“请你把那个有几个小屋的房子租给我用一天吧，到傍晚就退房。”

老板同意了，他收下租金，把房子的钥匙交给戴乃白。她带好钥匙，在路上雇了一头毛驴，驮来一些家庭日用品，把屋子装饰了一番，摆了几桌筵席，然后公然站在路边，守株待兔般地等待着。不一会儿，朱麦尔带领着他那一班人路过此地。戴乃白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朱麦尔见戴乃白是个妙龄女郎，也巴不得停下来跟她说话。她问道：

“请问你是禁卫军右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吗？”

朱麦尔说：“不，我只不过是他的部下，名叫阿里·朱麦尔。”

她装作十分热情地向他问好，问他：“我说，朱麦尔呀，你这么匆忙，要到哪儿去呀？”

朱麦尔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奉哈里发陛下之命，前去搜捕骗子婆，她是个手段高明的大骗子，已经骗了不少人的钱财，我们要把她捉拿归案、严厉法办！小姐，请问你是谁家的千金呀？”

戴乃白信口胡编道：“先父原来是在密斯里开店的，他死后给我留下一大笔遗产。我此番初来乍到巴格达，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很怕吃亏上当受骗的呀！我听很多人在说，只有艾哈默德·戴乃孚能够保护我平安无事呢。”

“没问题，”朱麦尔说，“你说得很对，今天你就能见到他。”

“太好了！”戴乃白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说，“各位既然是戴乃孚的部下，为何不到寒舍里小坐一下，让我款待你们，以

表示谢意呢？”

说着，她生拉硬拽地把他们弄进租来的其中一间屋子里，花言巧语地劝他们吃好、喝好、休息好。那群人一路上饱受骄阳的蒸烤，早已汗流浃背，进到清凉的大厅里，见到满桌的美味佳肴，都巴不得大吃大喝一顿呢！他们大吃大嚼、开怀畅饮。戴乃白伺机把迷蒙药放进酒水中，不一会儿，那些人便被迷倒，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戴乃白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然后她用相同的办法，把其他三路人也都骗进其他小屋中，扒下衣服、解除武装。戴乃孚东寻西找，不仅没逮着骗子婆戴丽兰，而且他的部下一个个都不知去向，他成了光杆司令，垂头丧气地路过戴乃白临时租下的房前时，被戴乃白截住。她装作很热情地问他：

“请问你是禁卫军右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吗？”

“是呀，我就是。”戴乃孚边说边盯着她那漂亮的脸蛋，问她：“你是谁呀？”

“我是个外来妹呀，”戴乃白又编造一通，说道，“刚从密斯里迁来巴格达不久，先父原来是开店的，他死后给我留下一大笔遗产。我初来乍到这个新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十分担心这里的骗子手的欺骗、权贵们的歧视、欺凌。我在这里新开一个店，省长要求我纳税，可是我觉得应该受到你的保护、由你征税收税最合适不过了！”

戴乃孚一听，认为发财捞钱的机会来了，便对她说：

“欢迎你到这儿来做生意，你让我来收税，算是找对人了，省长跟你要税款，你可别给他！”

“那就这么定了吧，”戴乃白说，“阁下如能光顾一下小店，

进来喝一杯，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戴乃孚欣然走进去，在戴乃白的热情服侍下，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戴乃白又伺机往酒里掺了一些迷蒙药，让他喝下，不一会儿，戴乃孚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照例扒下他的衣服、解除他的武装。然后，她用雇来的毛驴把他们的衣服、武器和家什分批运回家中。

朱麦尔最早醒来，猛然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扒光，大吃一惊。他走到别的屋子里，骇然看到他的弟兄们和右队长戴乃孚还在昏迷不醒，便大呼上当了！他忙用解药帮他们一个个苏醒过来。这一大群男子汉，本来是奉命全副武装、斗志昂扬地要缉拿骗子婆的，却由于贪吃贪喝贪色，被一个小姑娘略施小计，就上当受骗，不仅被扒光了衣服，还被解除了武器。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能哑然失笑。禁卫军右队长见此情况，啼笑皆非，说道：

“弟兄们，咱们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本来咱们是奉哈里发陛下之命，前来逮捕骗子婆的，不想，咱们这一大群粗壮卫士反而被一个小丫头给坑苦了。咱们碰上这样倒霉的事情，只能让哈桑·舒曼耻笑了。现在只能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悄悄溜回驻地了！”

傍晚，禁卫军左队长哈桑·舒曼在各地巡游归来，不见右队长戴乃孚和他的部下，心里不禁纳闷：这些人还真是奉了哈里发之命，鞠躬尽瘁、全力以赴去缉拿那个骗子婆，这么晚还都不回来，心中不禁对他们生出一片敬慕之意。正当哈桑·舒曼如此分析判断之时，右队长戴乃孚率领他的部下，一个个赤身裸体、狼狈不堪地回来了。哈桑·舒曼眼见这个

情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禁感叹道：

“人们固然有相似的目的，
归根到底却有不同结局；
尽管上智下愚区分等级，
恰似星辰明暗分布天际。”

哈桑·舒曼感叹一番后，询问他们：“你们这是怎么啦？是什么人把你们捉弄成这副模样？”

戴乃孚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奉命去缉拿骗子婆，却不料上了骗子小丫头的当！”

哈桑·舒曼明白了，说道：“这个小姑娘真叫厉害呀，她的手段可谓高明极了！”

戴乃孚和他的部下问道：“难道你认识她？”

哈桑·舒曼说：“我不仅认识她，而且还认识那个老辣的骗子婆呢！”

他们此时只好对哈桑·舒曼甘拜下风，说道：

“现在看来只有你才能想出好办法来让我们大家向哈里发交差了。”

“这样吧，”哈桑·舒曼说，“戴乃孚，你干脆到哈里发面前领罪吧，你对陛下说：‘我们都不认识那个骗子婆，都无法找到她。这事只有哈桑·舒曼才能办到呢！’如果哈里发命令我负责去抓骗子婆，那么我就一定能完成任务！”

哈桑·舒曼为戴丽兰说情

戴乃孚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和部下难以完成哈里发交付的使命，还是把这件难办的差事转交给哈桑·舒曼去办，看他能有什么高招？

第二天，戴乃孚带领他的弟兄们进宫求见哈里发。他们跪在哈里发面前，默不作声。哈里发问道：

“禁卫军右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你把骗子婆抓来了吗？”

戴乃孚听到哈里发问下来了，他不作答，只是把脖子上的佩戴摘了下来。哈里发不解地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戴乃孚这才低头惭愧地说：“启禀陛下，我等不才，没有完成陛下交付的神圣使命。我等不认识那个骗子婆，始终抓不到她。恳请陛下派左队长哈桑·舒曼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吧，因为只有他认识她和她的女儿呢。”

哈桑·舒曼趁戴乃孚推荐他去逮捕戴丽兰的机会，便在哈里发面前替戴丽兰说情：

“启禀陛下，据微臣所知，那个骗子婆之所以到处招摇撞骗，其真实的目的，倒不是贪图、劫掠别人的财物，而只是借此来显示一下她和她女儿在诈骗方面高人一头，是希望得到陛下对她们的手段的认可、赏识，以便请陛下委任她来继承她丈夫的职位而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如果承陛下饶恕她、免她于死罪的话，我可以把她找来见陛下。”

哈里发一听，原来如此！便说："那好吧，如果她能把骗得的财物统统还给所有的受骗者，那我可以赦免她。"

哈桑·舒曼进一步提出要求，说道："众穆民的领袖啊，俗话说，口说无凭，请陛下给微臣一件保证物，我也好办事。"

哈里发认为他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便当即给了他一方手帕，作为赦免戴丽兰的保证物。哈桑·舒曼揣好陛下的保证物，辞别哈里发和众人，匆匆来到戴丽兰家中，敲门求见。戴乃白说：

"你来有何贵干？我妈在楼上呢。"

哈桑·舒曼说："你去告诉你妈，叫她把别人的财物全都交出来，跟我进宫去见哈里发。你让她放宽心，别害怕，我已经在哈里发面前为她说过情了，哈里发决定赦免她，还为此交给我保证物。哈里发给她的面子够大的了，对她真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还是执迷不悟、蛮干到底，那么就让她去独享自暴自弃的恶果吧！"

戴乃白是个聪明的、明白事理的姑娘，她听了哈桑·舒曼的开导，觉得很有道理，便急忙上楼对母亲转答了他的话。不一会儿，戴丽兰脖子上系着围巾，从楼上下来，把骗来的钱财物品全都搬了出来，用乡下人的马和驴夫的毛驴驮着，要去归还物主。哈桑·舒曼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钱物，然后说道：

"这里面怎么没有禁卫军右队长艾哈默德·戴乃孚和他的弟兄们的衣物呢？"

戴丽兰说："经我手骗得的东西全在这儿了，一件也不少，其他的东西我概不负责。"

哈桑·舒曼笑着说："他们的衣物虽然不是你骗走的，却也是你的高徒——你的女儿戴乃白骗到手的，有其母必有其女呀！她的手段也令人刮目相看呢。"

哈桑·舒曼带着戴丽兰进宫去面见哈里发，哈里发一见到戴丽兰，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不由分说，立刻命令卫士们把这个狡猾的老太婆按倒在皮垫上，要处死她。戴丽兰见状，大惊失色，慌忙冲哈桑·舒曼吼叫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不是说哈里发赦免我了吗？我听信了你所说的保证物才跟你进宫来的，为什么一进宫就变卦了呢？"

哈桑·舒曼急忙跑到哈里发面前，吻了他的手，对他说：

"请陛下息怒，陛下不是有言在先吗？而且还赐给我一方手帕作为保证物。请陛下三思。"

哈里发想起来了，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岂能言而无信？于是说道：

"是的，是有这么回事儿。老婆子，我且饶你不死，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戴丽兰。"戴丽兰从皮垫上爬起来，定了定神，回答道。

哈里发说："我听说你为人十分奸诈，有不同凡响的骗术，所以人们都称你为狡猾的骗子婆。朕来问你，你个老太婆好好的日子不过，却如此不安分守己，到处欺骗人家的财物，使人心惶惶，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你这样做，目的何在？"

戴丽兰彬彬有礼地说道："启禀陛下，我确实是有欺骗行为，但是只要人们认真地细想一下，我并不是盲目欺骗，而

且我并不是贪图别人的钱物，只是因为我听说禁卫军队长戴乃孚和哈桑·舒曼靠玩弄一点儿骗术而成名，在巴格达城成了路人皆知的人物，而且受到哈里发陛下的重用，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厚禄得享，所以我想步他俩之后尘，略施小计，耍点骗术，达到名利双收之目的。口说无凭，物证为重，我骗到手的钱物全都在这儿了，这就是明证。”

戴丽兰振振有词地表白一番。不料驴夫却不依不饶地说：

“你光把钱物退还了，难道就算完事了吗？你耍弄欺骗手法，不仅骗走了我的毛驴，还让剃头匠拔掉了我的两颗门牙、在我的腮帮子上烙下两个抹不掉、长不平的烙印！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呢？愿安拉严惩你这个骗子婆！”

哈里发见驴夫哭得伤心，便可怜他，命人取来二百个金币，分给驴夫和染匠各一百个金币，以作补偿。其余的被骗者也都领取自己的钱物，然后陆续离去。那个乡下人边牵走他的马，边感慨道：

“这城里人的事，咱琢磨不透，为了要吃到蜜油煎饼，白白遭了半天罪，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傻事儿了！”

戴丽兰母女受封赏

被骗的人都带着自己的钱物各自归去，只剩下戴丽兰一人留在宫中，哈里发问她：

“戴丽兰，这事儿总算是闹明白了，我问你，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

戴丽兰直言不讳地说：“陛下，先父原是在宫中做官的，

任过驯鸽官。我小的时候，曾帮助先父驯过幼鸽，因而学会了一些驯鸽技术，掌握了一定的本领。再说我的丈夫秉承我父亲的遗业，同时他也曾是陛下的一名忠臣，维持过巴格达城中的治安工作，我们堪称为官宦之家。为了继承先父和先夫的未竟之业，我一直潜心努力，巴望着有朝一日能为陛下尽点绵薄之力。同样的，我的小女戴乃白，也有同样的想法，她也要继承她父亲的事业，大干一场，为陛下效犬马之劳。这就是我的愿望。”

哈里发觉得戴丽兰一家忠心可嘉，便点点头，答应了她的请求，要为她母女俩安排宫中差事。这时戴丽兰又表示希望委派她去做皇家旅舍的看门人。这个所谓的皇家旅舍，是哈里发经营的一幢三层楼的旅馆，是专门为来往巴格达城的富商巨贾们居住的，又称为皇家客栈。在这个客栈里工作的服务员有四十人，另外还养着四十条看家狗，有一个厨师负责为服务员、客人们做饭和喂狗。哈里发见戴丽兰提出来具体要求，认为这项工作还挺适合她的，便立即答应了，对她说：

“我委派你去负责皇家客栈的工作，如果客栈中有丢失现象，一律由你负责。”

戴丽兰对哈里发说：“微臣遵命！另外我还要恳求陛下能够允许我女儿戴乃白住到客栈的楼上去。因为客栈屋顶平台十分宽阔平坦，很适合驯养信鸽。”

哈里发又点点头，答应了下来。就这样，哈里发信守诺言，公平合理地处理了这件事情，为戴丽兰母女的工作做了妥当的安排，让戴丽兰做皇家客栈的总管，让客栈里的工作

人员，都要服从她的指挥，不得有误。

戴丽兰终于以自己高明的骗术赢得了哈里发的好感，争取到哈里发对自己的委任,继承了先父和先夫未竟的事业,梦想成真，如愿以偿。她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得各方面的好评。白天她让女儿驯养信鸽，为哈里发准时无误地送信，夜里她命人将四十条狗放出来，帮助维持客栈的安全。

戴丽兰母女一朝得势，便意气风发，风风火火地大干起来。

埃及骗子阿里·米斯里

从前，埃及有个大骗子阿里·米斯里，到处行骗，受害者甚众。王宫里的警长萨里赫布置他手下四十个巡捕，挖个陷阱，诱捕他，为民除害。一切安排得十分周密，可是，在预定的时候到陷阱中逮人的时候，他却像水银泻地，溜得无影无踪。因此，他就得了个绰号，叫载伊百谷·米斯里[1]。

阿里·米斯里神奇地用各种方法躲过官方的缉捕，藏身在一个人们不易发现的地方。一天，管家见他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地呆坐着，便说：

“主人，你这是怎么了？如果你心里不痛快，倒不如到城里去逛逛、散散心也好哇。”

阿里·米斯里觉得管家说得在理，便信步走上街头，他在城中大街小巷中溜达，却总觉得胸中的烦闷驱之不去。这时，他路过一家小酒馆，心想，到酒馆里坐一会儿，喝上几

---

① 载伊百谷：阿拉伯语意为水银。

杯，也好借酒消愁啊。他心里这么想着，脚已迈进小酒馆里了。只见酒馆里人不少，有七排位子已经坐满。他叫住服务员，对他说：

“我想找个位子，单独坐着，一个人饮酒。”

服务员为他腾出一个桌子，并端出一些下酒的菜肴。于是，他独斟独酌，开怀畅饮，直喝得醉眼蒙眬，才起身走出酒馆，身子轻飘飘地、一脚高一脚低地在街上游荡。他来到艾哈麦鲁街，那里有不少人认识他，都惟恐躲闪不及、惹祸上身。他见自己所到之处，人们都忙着给他让路，心中略感欣慰。他得意扬扬地边走边东张西望，一眼看到一个挎着皮水囊、手里拿着碗和壶的卖水老头，跌跌撞撞地迎面而来，口中喃喃地叫道：

“饮料中最好喝的是葡萄酒，交往中最惬意的是和情人幽会，言语中最有益的是与正人君子一席谈。”

阿里·米斯里听到卖水老头的叫卖，便向他招手，说道：

“喂！卖水的，你过来，给我来一杯。”

卖水老头见有人买水，忙跑过来，站到他面前，用熟练的动作十分麻利地倒了一碗水，递给米斯里。可是，米斯里接过水碗，并不马上喝水，却注视了一下碗中水，摇晃一下，把水泼到地上。卖水老头奇怪地问他：

“你要喝水，我倒给你，你却把水泼到地上，难道你不喝吗？”

阿里·米斯里摇晃着身子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喝，我要是不喝，叫你过来干什么？”

卖水老头又给他倒了一碗水，递给他。他接过来，同样

注视了一下碗中水，摇晃一下，又把水泼到地上了。接着，他又向卖水老头要水，卖水老头又递给他一碗水，他又照例泼掉。这下子，卖水老头急了，没好气地对他说：

“你要是不喝，我可是要走了。”

阿里·米斯里赶忙拦住他，说道：“你又说我不喝，我喝！我喝！再来一碗吧。”

卖水老头耐着性子，又给他灌满一碗水，他这回接过来，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然后，他掏出一个金币递给卖水老头。卖水老头嫌钱少，米斯里不但不肯多给钱，反而认为卖水老头顶撞了他，便拔出腰刀，抓住老头的衣领，要杀死他。他满脸怒容地对老头吼道：

“你这个老头，我给你一个金币，你还嫌少吗？说破大天去，你的皮水囊也只值三个金币，我泼掉你的三碗水，能值几个钱？我给你钱就不错了，你还敢嫌少？你说说看，你难道还见到过比我更勇敢、更慷慨的人吗？”

卖水老头并不怕他，阿里·米斯里吃了一惊，忙问：“阿里·米斯里吃了一惊，忙问：“那你说说，比我更勇敢、更慷慨的人是谁？”

“你先把你的爪子拿开！”卖水老头见米斯里放开抓住他衣领的手，才开始对他细细道来：“我告诉你，我这人亲身经历的奇闻轶事，恐怕你是从未见到听过的呢！你听着，我的父亲原来是开罗城中卖水人的头目。他去世时，给我留下五头骆驼、一匹骡子、一所房子和一个店铺。一般地来说，穷人是不能妄想发财致富的，因为，等他白手起家、发财之时，他就已到了风烛残年。因此，我并不妄图钱财，只是一心要

到麦加朝觐。于是，我变卖了房屋牲畜，预备了路费，实现了到麦加朝觐的宿愿。不料，在麦加朝觐完，才发现自己不仅花光了所有的钱财，而且还欠了人家五百金币的债。当时我想，如果我就这样转回埃及去，就会被债主告发，也就少不了遭受铁窗之苦。想到此，我就决定先不回埃及，便跟随一些从叙利亚来的朝觐者一块到哈勒白，又从哈勒白到巴格达。在巴格达我打听到卖水人的头目，便前往拜访他，如实告诉他自己的遭遇和苦衷，博得他的同情，他很关心我，专门腾出一间铺房供我居住，还给了我一个皮水囊和一套壶碗，使我重操旧业、自谋生计。次日一大早，我就挎上皮水囊，出门卖水。我在城中穿大街走小巷，向过往的行人兜售囊中水。我看到一个人迎面走来，以为他要喝水，便灌一碗水递给他。没成想，那人不但不喝水，反而冲着我大喊大叫起来：

"'怎么又是水，我还没吃东西，又让我喝水！刚才有个人说是要请我吃饭，我去了，不想那个家伙吝啬得很，只在我面前摆上两个水罐，其他什么也没有。我气恼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儿？你请我来吃饭，却不摆出饭菜，只管让我喝水。算了吧，等我到别处吃饱了饭，再来喝你的水好了！"'又有一个人迎面走来，我把一碗水递过去，他却婉言谢绝，说道：'愿安拉给你预备衣食。'就这样，我在城中各处转悠，一直到中午，也没卖出一碗水、赚到一分钱。我懊悔自己不该到巴格达来。正当我懊恼烦闷之时，突然发现大街上的人们没命地奔跑起来，好奇心驱使我尾随着人们向前跑去，只见有一队威风凛凛的骑兵，排成两行，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通过大街。我仔细看那些骑兵，见他们一个个全副武装，头上

缠着缠头，腰挎宝剑，手执长矛，这种威严壮观的场合是我从未见过的。我向行人打听：‘这是谁的队伍？’行人说：‘这是艾哈默德·戴乃孚的队伍。’我又问：‘他是什么官职？’行人说：‘是禁卫军队长，兼任巴格达城中的警官，也负责维持城外的治安。他本人每月要拿一千个金币的薪俸。他们这是从宫中出来，回营房去呢。’

“正当我和那个行人在一旁说话时，艾哈默德·戴乃孚看我是卖水的，便叫道：‘来，给我一碗水喝！’我当即倒了一碗水递上去。他接过去，注视一下，摇晃一下，随即把水泼到地上；我又倒了一碗，他又泼到地上；我第三次递给他一碗水，他才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喝完了水，他问我：‘水夫，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埃及人。’他又问：‘那你干吗到这儿来卖水？’

“于是，我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和困境，很快地对他说了一遍。他知道我是个负债的人，为躲债才流落到这儿来的。他听了，便赏我五个金币。然后，他对部下说：‘你们也来救济这个可怜人吧！’于是，他的部下每人给我一个金币。最后，他对我说：‘欢迎你到巴格达来，你给我们水喝，我们会照顾你的。’

“从那以后，我经常跟这支军队接触，他们每回都照顾我、恩赏我。就这样，没过多久，我就积蓄了一千个金币。有了钱，就开始想回家。我决定动身回埃及后，到营房里去拜访艾哈默德·戴乃孚。他问我：‘你还需要什么帮助？’我对他说：‘我打算回埃及去，正好有一个商队到埃及去，我要随他们一路回家。’

“艾哈默德·戴乃孚见我归心似箭，很体谅我思念故乡的心情，便很慷慨地给我一匹骡子和一百个金币，并对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托你在开罗为我办一件事。’我说：‘我认识很多开罗人，有什么事就请尽管说吧！’他手书一信，交给我说：‘请你将此信亲自交给住在开罗的载伊百谷·米斯里，并代我向他问好，告诉他，我在哈里发宫中任禁卫军队长。’

“我收下他的信后，便跟随商队回到开罗，先去找到债主，还清了债务，此后仍以卖水为生。可是，我转了很多地方，却至今未找到那个名叫载伊百谷·米斯里的人，没有完成艾哈默德·戴乃孚交付给我送信的任务，这是使我耿耿于怀的一桩心事啊！”

阿里·米斯里听到这里，高兴地拉住卖水老头的手说：

“老人家，天下之事，无奇不有，您用不着发愁了，我就是您要找的那个载伊百谷·米斯里，最早追随艾哈默德·戴乃孚的也是我。你把信交给我就是了。”

卖水老人定睛看了他半天，从怀里掏出那封信，递到他手中。阿里·米斯里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阿里·米斯里兄弟：

别来无恙乎？

我在开罗时，耍尽手腕愚弄、欺骗萨拉哈丁，终于活埋了他，并收揽他的部下，其中有个叫阿里·赭麦尔的好小子。

如今我在哈里发宫中服务，兼任巴格达城中的警官，负责维持城内外的治安。如果你有心履行我们之间的约言，可

前来巴格达找我，以便借机施展你的天才骗术，以博得哈里发的重视和信任，便有望达到进入王宫为官受禄的目的。希望你马到功成。

顺祝康宁。

你的兄弟　　艾哈默德·戴乃孚”

阿里·米斯里读了信，内情皆知。他高兴地亲吻着来信，还把信放到头上顶了一下。然后，他掏出十个金币，赏给卖水老头。

阿里·米斯里亲往巴格达城

阿里·米斯里兴高采烈地、急急忙忙地跑回寓所，迫不及待地把收到信的喜讯，告诉给他的弟兄们，对他们说：

“我要走了，我把你们的事交给你们自己了。”

说完，他收拾好行李，换上一身新衣服，披一件斗篷，戴一顶红毡帽，并把装在匣子中可以折叠的全长二丈四的长枪取了出来，预备随身带走。他的助手见他行色匆匆，便对他说：

“你要走了，可是咱们的钱快用完了，怎么办？”

他说：“别着急，我到叙利亚后，会尽快寄钱给你们用的。”

说完，他告别众兄弟，去找到一个整装待发的商队。他很快就了解到在这个商队中，除了一个为首的商界头目外，还有其他四十个大大小小的商人。商人们的货物都绑扎在骆驼背上，弄得妥帖无恙了，可是，那个商界头目的货物还没有

绑扎妥帖，帮他绑扎货物的叙利亚人一个人忙不过来，召唤其他骡夫来帮他，不料，那些人不仅不动手帮忙，反而蹲在一旁对他冷嘲热讽、叽叽咕咕地谩骂他。这情景，米斯里看在眼里，心中想着，我要跟这个头目搞好关系，他是带队的，帮他做点事，他以后会帮我的。想到这里，他走到头目跟前，向他问好。头目问他：

“你有什么事吗？”

他说：“我看你一个人管理这四十驮货物，实在太辛苦了。你干吗不多雇几个人帮你呢？”

头目说：“我曾雇过两个年轻人，给他俩发衣服，还给每个人预付了二百个金币。可是，他俩在半途中却弃我而去了。”

阿里·米斯里不失时机地对他说：“那我来帮你吧。”

头目同意了。米斯里手脚麻利，很快就帮头目绑扎好货物，得到头目的赞许。商界的头目高兴地跨上高头骡子，带领其他商人一道动身启程。商队由那个叙利亚人带路，他很喜欢米斯里。日落时，商队住下来过夜。大家吃饱喝足，便各自休息。

次日清晨，商队继续跋涉，直到一处猛兽经常出入的森林地带。他们早就听说过，以前，曾有商队路过此地时，有的商人被猛兽吃掉了。但是，这儿是商队的必经之路，为了避免所有的商人担心被猛兽吃掉而寝食不安，便利用抽签的办法，在旅客中抽出一人来作牺牲品，把他抛给猛兽去果腹，其他人则趁机通过最危险的地段。这次的商队也同样沿用传统的办法，用抽签方式决定谁去作牺牲品。他们抽签的结果，商界头目成了牺牲品。商队已处于最危险地段，猛兽果然远

远地出现了。商界头目见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心中异常悲苦，可又别无他法。他哭丧着脸，埋怨带路人说：

“你这个该杀的家伙！看来是你把我送上死路了，也许这是命该如此。你听着，我死后，你要把我的财货如数交到我的后代手中。”

阿里·米斯里见头目和同伴们在做生离死别，觉得很奇怪，便问道：

“你们一个个悲痛欲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人们便把这一带是商队的必经之路，现在正遇到猛兽的事情，对他诉说一遍。他听了，却觉得人们不必为此大悲大哀，说道：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们何必要逃避野兽？让我来杀死它，替大家除害好了！”

阿里·米斯里的豪言壮语，使在场的人精为之一振。商界头目听说米斯里自告奋勇去对付猛兽，万分激动地说：

“那太好了，如果他真的杀死野兽，我愿给他一千个金币！”

其他的商人也纷纷表示，如果他能为众人除害，使他们今后再路过此地免得一死，那就都效法商界头目重谢他。

说干就干。阿里·米斯里抛掉斗篷、抽出宝剑，呐喊着冲进林中，正好碰到那头拦住商队非要吃人才能放行的猛狮。那头体态巨大的狮子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他手举宝剑，对准狮头，果断地刺去，将它劈成两半，凶猛的狮子在他的利剑下顿时一命呜呼。商界头目及其同伴们眼见米斯里手举剑落，结果了猛狮的性命，激动不已，狂呼起来，对他十分钦

佩、感激。米斯里抹掉剑刃上的血迹，若无其事地回到商队，对带路的人说：

“你也用不着着急、害怕了，继续上路吧。”

带路人见猛狮被杀死了，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拉着米斯里的手说：

“你真了不起！我应该做你的仆人才对！”

商界头目拿着一千个金币送给他，其余的商人也纷纷解囊，每人给他二十个金币。阿里·米斯里把所得到的金币全都交给头目代为保存，然后和商队一起，安然通过林区，继续往前走，直到天黑，才停下来过夜。

次日清晨，商队又启程，向巴格达城迈进。可是，他们中途遇到一群强盗，拦住商队的去路，要抢劫商队。这伙强盗的头子是个恶贯满盈的家伙，他经常带领一些以抢劫为生的强盗出没于山林、壕堑之中，拦路抢劫过往的商队，恶名远扬，令人提心吊胆。商界头目一见强盗袭来，顿时慌了手脚，仰天叹道：“这回，我的货物就全完了！”其余的商人们也都见贼丧胆，慌忙丢货四散逃命去了。阿里·米斯里却显得十分镇静，他身穿一件系满响铃的皮衣，手执二丈四的长枪，向强盗们冲过去，一把夺过一匹骏马，跃身跨上马背，冲到强盗首领跟前，毫无惧色地向他挑战，说道：

“大胆贼头，你敢与我对阵吗？”

强盗头目嘿嘿一笑，说道：“我还真没见到过有谁敢与我交锋的，少啰嗦，快快前来受死吧！”阿里·米斯里摇动身上的响铃，两腿一夹骏马，迎上前去。两人枪对刀，一招一式，没打几个回合，他就用长枪击折贼头人的大刀，旋即一个措

手不及，一枪挑死贼头人。强盗们见头人被杀，气急败坏地一拥而上，把他围在中央。米斯里面对群敌，毫不退缩，从容举枪横扫群敌，直杀得众强盗落荒而逃。

阿里·米斯里干脆利索地杀死贼头人、击退众强盗，保全了商队的生命和财产。他的骁勇善战、豪情壮举赢得了商队头目和所有商人的好感，从劫难中获得重生的商人们纷纷慷慨解囊，都倾其所有，把金币送给他。就这样，他们重整商队，继续前进，终于安然到达巴格达。米斯里从头目那里要回存放在他那儿的金币，将所有的钱交付给带路人，让他如数交给自己在开罗的副手。

阿里·米斯里和戴乃孚久别重逢

阿里·米斯里在巴格达城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到城中各处去打听戴乃孚的住所。可是，行人见他的着装打扮和口音不像是本地人，都不愿意跟他搭话。他并不灰心丧气，而是孜孜不倦地继续找寻；他走到纳夫竹广场，看到有一群小孩正在那里玩耍，他心想，童言无忌，从他们口中，兴许能打听到戴乃孚的下落。他左顾右盼，见附近有个卖糖果的商贩，便灵机一动，到商贩那儿买了一些糖果，拿在手中，召唤着孩子们。那群孩子见米斯里手中拿着糖在召唤他们，呼啦一下子跑过来围着他要糖吃。阿里·米斯里说：

"糖是要给你们吃的，可是你们得有人帮我找到一个名叫艾哈默德·戴乃孚的人才行。"

这时，孩子当中有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走到米斯里跟前，对

他耳语道：

“你跟我来，我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跟着。”

那孩子说完，就照直往前跑去，米斯里在后面紧跟不舍。他跑到一座房子前，用脚趾夹个石子抛向大门，又回头朝米斯里使个眼色，表明要找的人家到了。阿里·米斯里上前拉住小孩的手说：

“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说：“我叫艾哈默德·勒勾图。你自己去敲门吧，我该走了。”

阿里·米斯里送走勒勾图，转身前去敲门。戴乃孚在屋子里听到敲门声，便吩咐管家说道：

“你快去开门吧，这准是阿里·米斯里找我来了。”阿里·米斯里进了门，见到戴乃孚，久别的老友重逢了，他们热烈地拥抱着，互相问寒问暖。戴乃孚手下的四十个弟兄也出来和他见面，亲热地问候他。戴乃孚取出一套衣服送给他，说道：

“这是哈里发委任我为队长时发给部下的，我特意给你留下这一套。那时我就料到你今天会来找我的。”

次日，戴乃孚外出前对阿里·米斯里说：“你这几天先呆在家里，不要上街。”

阿里·米斯里一听就急了，嚷道：“为什么不让我上街？干吗要把我关在屋里，像坐牢似的！”

戴乃孚耐心地对他说：“小伙子，你别以为巴格达像开罗一样，巴格达是哈里发所在的京城重地，这儿的情况十分复杂，城中的骗子手、地痞流氓不少，你初来乍到，冒失外出，

就很可能上当受骗。”

阿里·米斯里听从戴乃孚的指点，在家中安静地呆了三天。戴乃孚对他说：

“一个大小伙子总是在家里闲呆着，其实也不是个事儿，这么着吧，我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带你去见哈里发，他也许会委你一官半职的。”

阿里·米斯里与戴乃白

阿里·米斯里在家里呆着，闷得发慌，他决定不顾一切地冲出家门，到大街上去溜达溜达，借此消愁解闷。巴格达城对他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那里繁华的街道、喧嚷的市场、拥挤的人群，对他来说都显得十分新奇。他边走边看，穿过大街走过小巷，时间长了，一时感到有点儿饿了，便走进一家餐馆，饱餐一顿。

这时，被哈里发委派负责兼管皇家旅舍的戴丽兰率领她的四十个仆从，由王宫转回皇家客栈，正好从这家餐馆门前路过；米斯里从餐馆里跑出来看热闹，见这四十个仆从个个精神抖擞，头上戴着崭新的毡帽，腰间挎着银光闪闪的弯刀，排着两行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朝前走。在队伍后面压队的就是身披锁子铠、头戴镀金盔、骑着高头大骡子的、威风凛凛的戴丽兰。米斯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她见米斯里身穿带帽子的毛外衣，外披斗篷，腰间挂着一把长剑，他的个头、胖瘦猛一看和艾哈默德·戴乃孚不相上下。她还注意到他的目光炯炯，显出一派英雄气概，不同

凡响，心中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回到旅馆，她把女儿戴乃白叫到跟前，并取出沙盘，为他占了一卦，从占卦的结果来看，知道此人名叫阿里·米斯里，并了解到他的经历和遭遇。

戴乃白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占卦，为谁占卦，便问道：

“妈妈，您在为谁占卦？结果又怎样呢？”

戴丽兰解释道：“我刚才在路上看见一个小伙子，模样长得特像艾哈默德·戴乃孚。看到他以后，我强烈地感到他肯定是和艾哈默德·戴乃孚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我很担心，他会知道你骗过艾哈默德·戴乃孚和他的部下，他会为了替他们报复而混迹于市民当中，伺机来欺骗我们呢！”

听了妈妈的分析，戴乃白连忙点头，说道：“您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认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过，对于此事，您也不必着急上火，就放心地让我来处理吧。”

戴乃白胸有成竹，立刻梳洗打扮起来，挑出一套非常华丽时髦的衣服穿上，坐在梳妆台前，精心地描眉画眼，把最好看的钻戒、头簪、耳环戴上，打扮得浑身上下金灿灿、银闪闪，耀眼夺目。收拾装扮好了以后，她便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她那妖艳的装扮、婀娜的身段，惹得来往行人不时地注目观看。见到行人对自己如此关注，戴乃白心中喜不自禁，她不停地为自己打气，暗暗发誓：我要用轻柔诱人的步伐来迷惑人，用水灵灵传情的双眼来诱骗人，我就不相信我的目标不上钩！她这么想着、念叨着，两眼又不停地东瞧西看。终于，在一条繁华的街道，她看到她妈妈形容的那个青年人出现了。此人正是阿里·米斯里！她见阿里·米斯里迎面走来，便故意迎上前去，用胳膊轻轻地撞了他一下，又急

忙向他道歉说：

“真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撞着你了，请原谅！”

阿里·米斯里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迎面而来的美丽的姑娘，巴不得跟她认识呢，见姑娘主动和他搭话，顿时心花怒放，忙说：

“没事儿，没关系。请问你这位漂亮的小姐，姓什名谁，家住哪里呀？”

戴乃白诚心要戏弄他，不直接回答他，便说：“我可要告诉你呀，我是结过婚的人，我的主人是和你一样的花花公子！”

阿里·米斯里见她如此轻佻，便壮着胆子说：“小美人儿呀，咱们好好聊聊吧。”

戴乃白说：“在这儿说说话不是很好吗，不瞒你说，我哥哥是个大商人，我的丈夫也是做买卖的。平时我总是呆在家里，今天可是头一次抛头露面地上街呀。我出门上街是因为我今天心绪紊乱，刚才我在家里做了很多菜，可是没有人陪我一块儿吃喝、聊天，觉得没什么意思。现在碰到你，见你一表人才，教人喜欢。不知你能不能拨冗光临寒舍，陪我一起吃喝、谈笑，果真如此，我会感到很高兴的。”

听了戴乃白的话，阿里·米斯里顿时心花怒放，便迫不及待地对她说：

“这太好了，你邀请我到贵舍去做客，这可真是我天大的荣幸啊！”

于是，在戴乃白的引导下，阿里·米斯里兴高采烈地跟着她穿过大街，走过小巷，往她家里走去。阿里·米斯里走着走着，心中产生了一种想法：自己是外地人，初次到此地，

人生地不熟，不能冒冒失失地惹事生非。我在大街上随便认识人，又轻易地答应到她家里去，和这种轻浮的女人鬼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想到这儿，他的脚步放慢了，从兜里掏出一个金币，递给戴乃白，用委婉的语调对她说：

“这位姑娘，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打算到你家中去了，请你收下这个金币，改天我再来拜访你吧。”

戴乃白正喜滋滋地带着他往家里走，不料他却半路上变卦，心中甚为着急，忙说：

“这怎么能行呢？说好了的事情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今天你应该到我家里去，我一定要让你去，因为我已备好了饭菜，让我们尽情地吃喝玩乐吧！”

她边说边用力拉住他的手，生拉硬拽地把他弄到一幢大厦门前，对他说：

“你去开门吧！”

阿里·米斯里问：“钥匙呢？”

她问：“钥匙让我给弄丢了。”

他说：“没有钥匙，让我开门，我破门而入，这不就成了入室偷盗吗？”

戴乃白笑了笑，走到门前，用面纱盖住门锁，口中念念有词，大门豁然洞开。阿里·米斯里见大门已开，便信步走了进去，抬头一看，见里面墙壁上挂着宝剑和各种武器，整个房间显得十分森严可畏，阿里·米斯里心里一阵紧张。可是，当他看到戴乃白热情如火的神情，内心的恐惧顿时烟消云散。他想，既来之，则安之，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伴是很快活的。戴乃白让他随便坐，自己转身去端出来丰盛的美味

佳肴，陪阿里·米斯里边吃边谈笑，显得十分轻松自在。阿里·米斯里吃饱喝足了，戴乃白去取来水壶，到井中打了一壶水，端个脸盆，让阿里·米斯里洗手。正洗着手的时候，戴乃白突然把手指头攥成拳头，痛心地捶着自己的胸膛，“哎呀”一声大叫起来。阿里·米斯里忙问：

“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

戴乃白惊慌不安地对他说：“不好了，真是不幸！我丈夫有个嵌宝石的图章戒指，原来是别人拿来用五百个金币作抵押放在家里的，我很喜欢这个戒指，可是我戴它又嫌大了些，只好用蜡涂上把它填窄些，这样我戴起来勉强合适。刚才我到井中去为你打壶水洗手，不想手指上的戒指滑下来，掉进井里去了。丢了人家的戒指，我得赔上五百金币呀！不行，我得下井去捞上来。这样吧，你先背过身去，让我脱掉衣服下井去捞戒指。”

阿里·米斯里听说她的宝石戒指不慎掉到水井里了，心里“格登”一下，又见她要下井去捞，忙制止她，说道：

“且慢！下井的事怎么让你个姑娘家去呢，我一个男子汉应该义不容辞地去捞，否则的话，不就成了我莫大的耻辱吗？还是让我来吧！”

说着，阿里·米斯里自告奋勇，立即脱掉衣服，让戴乃白取来一根绳子，系在身上，跟戴乃白一块儿来到水井边，让她放他下井。戴乃白慢慢放着绳子，阿里·米斯里见井深水多，便在井下喊道：

“再继续往下放绳子，井太深，我还没有到达井下呢！”

戴乃白在井沿冲井下喊：“不行呀，绳子太短，已经没的

放了。不如这样吧，你好事做到底，干脆把你身上的绳解开，自己下到井水里去吧！”

阿里·米斯里听她如此说，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从她的指点，把系在身上的绳子解开来，索性跳进井水中。他潜入井水中，井水没了头顶，脚却碰不到井底。他的水性也不好，扎猛子在水井中胡乱摸了半天，根本摸不到什么戒指。这时，他在冷水中呆不住了，拼命用手脚撑住井壁，大声喊人，井上却无人应声。原来，戴乃白见阿里·米斯里轻信她的话，果然下到井中，又在下面解开了绳子，没办法上来了，便收好绳子，回到房中，把阿里·米斯里脱下来的衣服，席卷起来，又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干净，然后破门而出，一路小跑，来到皇家客栈的门楼里，高高兴兴地向母亲戴丽兰报告道：

“妈妈，那个阿里·米斯里上了我的当了！他被轻而易举地弄到巡警总监哈桑家里水井下了，他就甭想上来了！”

戴丽兰一听，非常高兴地亲吻着女儿，心想，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

再说那个外号叫黑道哈桑的巡警总监办完公事，回到家中，发现大门是开着的，不觉心中起了疑心，便问他的马夫：

“你干吗不锁好大门？”

马夫忙辩解道：“不对呀，主人，我每回都是把大门锁得好好的呀。”

黑道哈桑马上意识到出事了，便叫道：“家中被盗了，快进去看看吧！”

说着，他和马夫冲进家门，在里面把角角落落搜了个遍，结果连个人影儿也没发现，也没察觉家中有什么东西丢失，这

才疑疑惑惑地坐下来，吩咐马夫道：

“你先到井边给我打壶水来吧！”

马夫提着水壶来到井边，把大水桶放进井中。这时，还在井下挣扎着的阿里·米斯里正处于绝望之际，突然看到井上掉下来一只水桶，如同捞到救命稻草一般，急忙用手抓住绳子，两腿盘住水桶。马夫往上提水桶时，觉得这桶水异常沉重，便将头伸进井中一看，吓了一大跳，水桶上有一个人！马夫惊慌之际一松手，水桶“扑通”一声又掉进井水里，他失神落魄地跑去对主人说道：

“不好了，井里闹鬼了！”

黑道哈桑也吃了一惊，忙说：“真有此事？那还了得！快去把四位懂教法的学者找来，请他们朗诵《古兰经》驱鬼！”

马夫领命，马上去请来了四位法学大师。黑道哈桑把他们带到水井边，对他们说：

“请你们围着这眼井朗诵《古兰经》，把妖魔驱走吧！”

法学大师们开始围着水井转，边转边念《古兰经》。这时，马夫和仆人用力将水桶往上提。这时，在井下的阿里·米斯里索性潜入大水桶，缩在桶底，任由上面的人连桶带人拽上去，等到水桶被拽到井沿时，阿里·米斯里便麻利地从水桶里爬出来，站到法学大师们身边。他的突然出现，吓得他们措手不及，连声叫了起来。黑道哈桑定睛一看，见阿里·米斯里分明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根本不是什么鬼，便问他：

“你怎么会到我家中来？又干吗到井里去？”

阿里·米斯里灵机一动，编了一套谎言：“我到底格里斯河中去游泳，不想被水冲走，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这口井中，又

被你们打捞上来了。”

黑道哈桑见多识广，看出他在扯谎，便揭穿他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还是说老实话吧！”

阿里·米斯里知道遇到明白人了，不得已，只好把如何被戴乃白诱骗到此地的全部经过详详细细地诉说一遍。黑道哈桑听了他的话，知道他的遭遇，认为情有可原，便给了他一套衣服，让他回去了。

报复戴乃白

阿里·米斯里狼狈不堪地回到住处，向艾哈默德·戴乃孚叙述了自己受骗上当的经过。艾哈默德·戴乃孚埋怨他，说道：

“你初来乍到，凡事总得动动脑筋才对，在巴格达城里，有那么一些女人，终日打扮得花枝招展，专事用美色来勾引好色男人上钩，将他们骗到手之后，掠去他们的钱财，一走了之。对这种美艳绝伦的女人，你要格外当心才对！”

哈桑·舒曼讥讽他说：“阿里·米斯里呀，你在开罗城里，也是数得着的人物呀，怎么到了这里，反而被一个小姑娘给骗了呢？你告诉我，这个小姑娘长得什么样儿？”

阿里·米斯里把戴乃白的模样儿形容一番，又羞愧得无地自容。听了他的形容，哈桑·舒曼说道：

“这个小姑娘名叫戴乃白，是皇家客栈门卫戴丽兰的女儿。这个小姑娘可厉害了，艾哈默德·戴乃孚首领和他的部下都曾被她骗过，他们身上的衣服都被她剥得精光呢！”

阿里·米斯里愤愤不平地说道:“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大家都是奇耻大辱!”

“那么,”哈桑·舒曼问,“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

阿里·米斯里说:“我要娶她做老婆。”

哈桑·舒曼说:“娶她做老婆?就你这种水平?你是白日做梦吧!”

阿里·米斯里严肃地说道:“我可是认真的。不过,我得求教于你,我该怎么办,才能达到目的呢?”

哈桑·舒曼见他意志坚定,便低头想了想,对他说:

“这样吧,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安排,你要是真的服从我的指挥,我就有办法使你如愿以偿。”

“好吧,为了达到目的,我听你的。”阿里·米斯里坚定不移。

于是,哈桑·舒曼取来一口锅,往锅里放了一些柏油似的黑糊糊的东西,燃火熬了熬。然后,让阿里·米斯里脱光衣服,往他身上抹,把他身上抹黑之后,又把他的脸上,他的腮、眼皮、耳朵、脖子都抹成黑色;然后让他穿上一身奴隶穿的破衣服。这样一来,阿里·米斯里就变成了一个黑奴的模样。哈桑·舒曼还给他准备了烤羊肉和啤酒,对他说:

“皇家客栈有个厨子,你现在的样子与他一般无二。那个厨子专门为戴丽兰母女和客栈中的四十个奴仆做饭,还负责喂狗,平时购粮买菜也是他的事儿。现在你去找他,跟他说话时,要用黑奴常用的口语,要做黑奴的动作,要跟他搞好关系,打得火热。见面时,你要主动跟他套近乎,请他吃喝。当他和你吃喝时,你要多灌他几杯,将他灌醉。当他醉意蒙

胧时，你要乘机让他告诉你如何做饭烧菜，伙房里放钥匙的地方。酒后吐真言，他会把你要知道的一切情况全都告诉你的。然后，你瞅准机会，用迷蒙药将他麻醉倒，然后你换上他的衣服，把他用的两把刀别在腰间，提个篮子到菜市场去买菜和肉，回来后在厨房里烧火做饭，在饭菜中多放些迷蒙药，然后端给戴丽兰母女和奴仆们吃，并拿这些饭菜喂狗。这样，她们都会一一被麻醉倒，待她们都失去知觉后，你就闯进门楼里，把里面的衣物全弄走。尤其要注意的是，别忘了把戴乃白喂养的四十只信鸽都弄回来。”

阿里·米斯里认真地听从哈桑·舒曼的指点，随身带着些美酒佳肴，来到皇家客栈的厨房，找到那个厨子，亲热地对他说：

“你好！我看你这么忙，干吗不休息一下，让我陪你喝一杯吧！”

那黑奴厨子闻到酒香，心里一阵高兴，说道：“我好久没闻到酒香了，你知道，我一向忙得不可开交，每天都得为戴丽兰母女、四十个奴仆做饭烧菜，还得喂狗，哪里有工夫到酒店里去喝酒呢？”

阿里·米斯里忙说：“我知道你是个重任在身的大忙人，这不，正因为你忙，我才把烤羊肉和美酒都带来了，你先歇会儿，让我好好陪你喝几杯吧。看来，也只有我这么关心你了！”

黑奴厨子做梦都想不到会有人把现成的美酒佳肴送到自己面前，一时得意忘形，便腾出手来和阿里·米斯里开怀畅饮起来。酒过三巡，黑奴厨子醉意蒙胧，找不着北了。阿里

·米斯里不断殷勤地为他添酒夹肉，乘机问道：

“朋友，你每天给他们烧几个饭菜？”

黑奴厨子正喝得高兴，便信口说：“午餐和晚餐各烧五个菜，他们不满足，这不，昨天还要求我再给他们加两个菜呢！一个是加蜜稀饭，另一个是煮石榴子。”

阿里·米斯里又问：“你是怎样安排开饭次序的？”

黑奴厨子说：“我先侍候戴丽兰，然后再奉承戴乃白，她俩吃饱喝足了以后，我又要去喂奴仆，最后是喂狗。这些狗食量很大，每条狗至少要吃一磅肉。”

顺利地获悉这么多的情况，阿里·米斯里一时高兴，竟忘了打听钥匙放在何处，便匆忙地往酒里下迷蒙药。待黑奴厨子被麻醉得不省人事时，他换上黑奴厨子的衣服，把他的两把刀别到自己的腰间，然后抓起菜篮子，急忙到菜市场去买肉和菜，再往客栈走。可是他刚进门，便看到戴丽兰坐在门堂里，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人，在她的身后，站着全副武装的彪形奴仆，显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他先是怔了一下，但马上镇静下来，低着头，照直往里走。

戴丽兰不是等闲之辈，她死死地盯着阿里·米斯里，待他走近了，猛然大喝一声，说道：

“站住！大胆的匪徒，竟敢骗到老娘的眼皮子底下来了！快说，你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

阿里·米斯里听戴丽兰这么说，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心想，都说这个戴丽兰非同小可，今日面对面交锋，果然厉害！可是，事已至此，不能就此罢休宣告失败呀。他暗暗给自己打气，鼓足勇气说：

“总管，您这是在说些什么呀？”

“还装蒜呢？你是怎么装扮成黑奴厨子的？你把真正的黑奴厨子怎么处置了？弄死他，还是麻醉了他？从实招来！”

“总管，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难道这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厨子吗？”阿里·米斯里故意反问道。

戴丽兰不依不饶地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是黑奴厨子，你是阿里·米斯里！”

点了名字！阿里·米斯里全身凉透了，这个骗子手真是名不虚传，着实厉害！这下子全完了，彻头彻尾地完了！阿里·米斯里觉得自己已前功尽弃，看来只有束手就擒了。可是，他转念一想，你能骗，难道我就不能骗吗？一不做，二不休，今儿个就跟你干到底了！他强打精神，故作镇定，又说：

“总管，我真不懂你的意思，请问，你有几个厨子？我是你的厨子，难道还会有别的厨子吗？刚才你说什么阿里·米斯里？他是白人还是黑人？什么事情都不能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吧，我可是一直在这客栈中给你们卖力的呀！”

这时，有几个奴仆有点不耐烦了，在一旁议论纷纷：

“这个厨子今天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了？”

“我看，不是厨子有什么事，而是我们的总管今天有点奇怪。”

戴丽兰厉声制止他们，说道：“少废话！你们这些没心没肺的东西！也不动动脑筋好好想想，别教人给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侍从小声嘀咕道：“越说越离谱了，他分明是那个厨子，

怎么说他是别人呢？再这么拗下去，谁还给我们做饭呢，我们都饿了！”

这时，戴丽兰也沉不住气了，对侍从们说：

“你们坚持说他是那个厨子，那好吧，他既然是厨子，那么他一定知道昨天你们吃的什么饭菜，也应该清楚每天开几次饭，每餐烧几个菜吧？”

侍从们说：“这有何难？”于是，他们便详细地询问他。他胸有成竹，便如数家珍般地从头道来：

“每天午餐和晚餐都是烧五个饭菜，其中有扁豆、肉汤、葱头烧肉、玫瑰露和米饭。昨天，我为你们另外增加了蜜稀饭和煮石榴子。”

“可不是吗，就这些呀！”侍从们异口同声地嚷了起来。

“这算什么？”戴丽兰仍不依不饶，她又吩咐道：“你们跟着他进去看，如果他不认识厨房、餐厅，你们就不要迟疑，干脆把他杀了算了！”

侍从们听命，让阿里·米斯里走在前面，去认厨房、餐厅的门。阿里·米斯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心里在想如何继续对付他们。突然有一只猫一下子蹿到他的肩上，“喵喵”地叫着。原来，这只猫把他当作黑奴厨子了，它平时习惯于呆在厨房门口，等厨子来了，便跳到他的肩头上，跟他亲密一番，然后钻进厨房里，吃个饱喝个足。阿里·米斯里并不知情，用手把猫从肩头上扒拉下来，那猫跳到地上后，径直朝厨房门口跑去，反倒成了他的领路者。他跟着猫走到厨房门前，看到门边挂着几把钥匙，却不知道哪一把是开厨房门的。他边伸手，边冷静地观察着，发现有一把钥匙上粘着一根鸡

毛，便断定它是开厨房门的。他用这把钥匙果然打开了厨房门。他信步走进去，坦然地放下竹篮。然后，他又转身去找餐厅。可是，餐厅又在哪里呢？他心里一阵紧张，如果走错了门，就真的会引起侍从们的怀疑。正迟疑间，那只猫又出现了，这猫见它的“厨师主人”没停留多久便转身出去，也跟着出来了，它知道在餐厅地上到处有吃的，便急匆匆地跑到餐厅门口等着开门。阿里·米斯里紧跟着猫，来到餐厅门口，见门边挂着钥匙，有一把油腻的钥匙引起他的注意，心想，这把肯定是餐厅门钥匙了，一试，果然打开了门。

阿里·米斯里从容不迫的举止和熟练的动作，使侍从们对他深信不疑。他们来到戴丽兰面前，用十分肯定的口气对她说：

“总管，您就放心吧，此人就是黑奴厨师，如果不是的话，他怎么会那样熟悉去厨房和餐厅的路，又怎么会毫不迟疑地取下钥匙打开门呢？我们都亲眼看到他从容不迫地进出厨房和餐厅的，我们可以为他作证！”

戴丽兰听了他们的汇报，又询问了所有的细节，她的结论却与他们的完全相反，她以教训的口吻对侍从们说：

“我不能赞同你们的看法，你们也不动动脑筋，往深处想想？那只猫肯定是错认了人，把他误认为是黑奴厨子了。而此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错就错，以猫为向导，摸到厨房和餐厅；再说厨房和餐厅的门钥匙，各有特殊的痕迹，他从那些细枝末节中察颜观色，判断出哪一把钥匙能开哪一道门。他的这点小伎俩瞒不过我，倒是能骗过你们这些蠢家伙！今天时候不早了，你们先去吧，不过，此事还没完，你们要继

续密切观察此人，处处小心防范，千万不可疏忽大意。我还要想办法试探他，我就不信抓不到他的把柄！”

这时，阿里·米斯里见侍从们对他深信不疑，戴丽兰又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反应，便索性继续装扮下去。他一本正经地在厨房里把从市场上买来的肉和菜，按黑奴厨子的“指点”，样样件件地做好。午饭做好了，他先按顺序端给戴丽兰吃，然后端给戴乃白，再端给侍从、奴仆们以及客人们。戴丽兰母女和侍从、奴仆们吃得挺香。到晚餐时，阿里·米斯里在给戴丽兰母女、侍从、奴仆们、客人们的饭菜中，放了迷蒙药，让她们吃下。然后，在关客栈大门时，他故意高声喊道：

“现在开始守夜了，我就要放狗了，谁若是让狗咬着了，谁自己负责！”

说完，他在狗食中放了许多毒药，喂狗吃了，把它们全都毒死。过了一会儿，他估计戴丽兰母女、侍从、奴仆们都被麻醉倒了，便把她们屋里的衣物和四十只信鸽，全部掳走，回到艾哈默德·戴乃孚那里。哈桑·舒曼见阿里·米斯里凯旋，便对他说：

“看来，你已经顺利地办完了事。”

于是，阿里·米斯里便把自己如何混进皇家客栈，如何闯过道道险关，最终骗过大骗子手戴丽兰母女，取得成功的经过，向他们详细地叙述了一遍。哈桑·舒曼听了，心中十分高兴，取来药草水，把阿里·米斯里身上的黑颜色除掉，让他恢复了原样。阿里·米斯里又潜回皇家客栈，为黑奴厨子穿上衣服，并给他灌上解药，这才扬长而去。那黑奴厨子服

下解药后，慢慢苏醒过来，觉得这一觉睡得好香，伸伸懒腰，痛痛快快地打着哈欠，又开始工作了。

阿里·米斯里窃夺金钱

住在皇家客栈中的一个商人于第二天一大早，最先从昏迷中醒来，他看到客栈中所有的人都处于昏迷状态，而且客栈的大门洞开着，尤其是所有的狗都被毒死了，顿时大吃一惊，他急忙跑去找门卫，发现他仍未醒来，认为情况异常，忙去见总管戴丽兰。他来到戴丽兰的住处，只见她的饭桌上放着一张字条，旁边有一个放了解药的棉花团，他把这团棉花放在仍昏迷不醒的戴丽兰的鼻子上。过了一会儿，她醒过来，瞪着眼睛，看着他，似乎在问：我这是在哪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她取过那张字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此事系阿里·米斯里所为。"

商人见戴丽兰迷惑不解的样子，忙说："我昨天晚饭后不久就昏过去了，今天一大早醒来，见客栈中所有的人都昏迷不醒，所有的狗都被毒死了，而且大门洞开着，觉得十分奇怪，于是来找你，想问个明白。"

戴丽兰此时已恍然大悟，知道中了阿里·米斯里的计，后悔自己曾怀疑过他，但是并没有当机立断，结果落得一败涂地！事到如今，她只好无可奈何地用解药救醒戴乃白、侍从、奴仆和其他客人。随后，她召集客栈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道：

"我不是提醒你们警惕这个阿里·米斯里吗？你们为何如

此轻信他的言行呢？事情出在客栈里，大家暂时不要张扬出去！”

说完，她让众人干活去，惟独留下女儿戴乃白，埋怨她道：

“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就是没记性！阿里·米斯里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这回你算是领教了吧！他如此欺骗、毒害我们，显然是对你上次对他蒙骗的报复，但是他不会就此罢手的，而是会继续玩弄阴谋诡计。当然，也许他会有别的考虑，此人重义气，如想改善关系，求得彼此和睦相处，兴许会暂时收敛一下。”

她说完，换了一套衣服，梳洗一番，离开客栈，去找艾哈默德·戴乃孚交涉去了。

阿里·米斯里此时在众兄弟的心目中，已成了一个不可小觑的人物了。兄弟们纷纷围上来，争相观看他带回来的衣物和鸽子，一个个赞羡不已。哈桑·舒曼很讲义气，大大方方地掏出钱来，往桌子上一放，声言这四十只鸽子他买下来了。

“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艾哈默德·戴乃孚说：“这准是总管戴丽兰来了！”

果然不假，门开处，戴丽兰一闪身，进到屋中。艾哈默德·戴乃孚一见到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指着戴丽兰的鼻子，骂道：

“该死的老太婆，你跟你那个卖鱼的兄弟是一路货色，你今天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

戴丽兰此时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心里十五个吊桶七

上八下的很不平静，她稍微镇静了一下，对艾哈默德·戴乃孚说：

“你别急，你听我说，在那些事情上，我是有错的。如今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了。我到你这儿来，是想从你这儿讨个说法，这次到客栈去戏弄、欺骗我们的那个小伙子，他是什么人？”

戴乃孚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戴丽兰说：“这么着吧，他此次行骗到老娘头上来了！我现在对你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衣物和信鸽还给我，就算是你对我做的好事吧！”

一提到信鸽，众人都傻眼了，听说鸽子都宰杀了，哪还有什么信鸽呢？艾哈默德·戴乃孚不禁埋怨哈桑·舒曼道：

“你说你什么肉不可以吃，偏偏把信鸽给宰杀掉了！”

哈桑·舒曼冲他做了个鬼脸，显得好像受了莫大的委屈，说道：“我哪里知道那都是些信鸽呀！”

戴乃孚说：“事情已经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那就把煮好了的信鸽肉端上来吧！”

几个兄弟应命到厨房，果然把一大锅热气腾腾的鸽子肉端了上来。戴乃孚拿起一块肉，递到无可奈何的戴丽兰手中，请她尝一尝。戴丽兰见活鸽已经煮成了熟肉，叹了口气，吃了一口，却摇摇头，说道：

“奇怪呀，这不像是我的信鸽肉味，因为我一向是用混有麝香的谷粒来喂养信鸽的，这种信鸽肉煮出来应该有麝香味的。可是，这肉却没有麝香味，这就不对劲儿了！你们把我的信鸽弄到哪里去了呢？”

这时，哈桑·舒曼眼见戴丽兰急于要回信鸽，便提出要价，对她说：

“你想要回你的信鸽，就得满足阿里·米斯里的愿望。”

“什么愿望？你尽管说吧！”戴丽兰急不可耐地追问。

哈桑·舒曼坦然地说道：“他要娶你的千金小姐为妻。”

戴丽兰一听，便迟疑了，她想了想，说道：

“女儿的婚姻大事，得容我回去跟她商量一下才行。”

这时，哈桑·舒曼见戴丽兰迟疑不决，便唤阿里·米斯里道：

“你把信鸽还给她吧。”

阿里·米斯里应声，从屋后把信鸽拿出来，如数还给戴丽兰。她看到心爱的信鸽完好无损，喜出望外。可是，她并不想就此把爱女轻易地许配给阿里·米斯里。于是，她对哈桑·舒曼说：

“若听我的意见，我看阿里·米斯里此次的骗术并不算高明。如果他真的要想获得骗子手的称号，他得到戴乃白的舅舅祖莱革那儿去求婚，因为祖莱革是戴乃白的保护人。祖莱革如今已改行以卖鱼为生了，他习惯于把二千个金币装进钱袋子里，挂在铺子里，高声叫卖：‘鱼肉两个贾地都一斤’，这是他的特点。”

戴丽兰说完，扬长而去。望着她趾高气扬的样子，哈桑·舒曼等人指着她的后背骂道：

“你这个死老婆子，你一肚子鬼点子，这样做不是成心让我们失去阿里·米斯里吗？”

戴丽兰急匆匆地带着信鸽回到客栈，对女儿戴乃白说：

“阿里·米斯里要娶你为妻，他们已正式向我提亲了！”

听了母亲的话，戴乃白十分高兴。原来她自从见到阿里·米斯里之后，就认为自己虽然欺骗、坑害了他，把他弄到井里，差点儿置他于死地，可是，他却对她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因而对他男子汉大丈夫的气度，产生了好感。她问母亲前去交涉的情况，戴丽兰便将此去经过原原本本地述说一遍。最后说道：

“临走时，我给他们出了个难题，让阿里·米斯里去向祖莱革提亲。这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再说，戴丽兰走远了以后，阿里·米斯里便把她提出的要求，认真地加以考虑，他问哈桑·舒曼：

“这个祖莱革是什么人？他是干什么的？”

哈桑·舒曼解释道：“祖莱革这个人原先是伊拉克地区有名的骗子头，他的名声很大，人们对他的传闻很多，神乎其神，有人说他有钻山、上天摘星、能从人的眼皮上取走黛膏的本领呢！在巧取豪夺、扯谎欺骗方面的能耐，不是一般人所能相提并论的，其手段空前绝后，无人可比。不过，他现在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开了个鱼店，专门以卖鲜鱼为生，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赚来的钱都放进一个钱袋中，用一条丝线系着挂在店里。那条丝线的另一端，拴在房中的一根木桩上，丝线上还拴着一个响铃。他每天开店时，先挂好钱袋，然后看看它，十分得意地高声说：‘埃及的骗子、巴格达的窃贼、波斯的小偷啊，你们都躲到哪儿去了？我的钱袋就挂在店面上，任由自命不凡、自夸是高明的骗子手来偷吧，谁能从我这儿偷走这两千个金币，这些钱就归谁所有！’他这

么高声叫喊着，招来了不少小有名气的骗子、窃贼和贪得无厌的人前来一试身手，但是他们却无一人得手。为此，祖莱革的名声再度鹊起。许多人并不知道他高明在何处，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在埋头煎炸鱼时，总是把铅饼放在脚下，当那些骗子、窃贼前来偷钱时，不慎触动细丝线，引动铃响，他就用铅饼向偷窃者砸去，不是把他们砸死，就是把他们砸伤，使偷窃者望而却步，不再敢去偷钱。

“阿里·米斯里呀，你如果到祖莱革那里去偷钱，不就等于前去送死吗？你哪里是他的对手呢？我们劝你别去冒险，这完全是为你好，怕你上当、受骗，结果得不偿失。你干吗非要跟戴乃白结婚呢？俗话说得好：‘扔掉不必要的东西，生活会变得更美好。’你不去找麻烦，就可以避免冒险，减少许多的烦恼，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听了哈桑·舒曼的劝告，阿里·米斯里却不以为然，他满不在乎地说道：

“好兄弟，我十分感谢你对我的关心！不过，一个人在下了最大的决心之后，他是很难改变初衷的。你们的劝告我是不想接受的，而且我认为你的想法也并不是光彩的！我不能当胆小鬼，我一定要设法把那些钱给骗来！如果你还愿意帮助我的话，就请你给我弄一套女人的衣服来吧！”

哈桑·舒曼和兄弟们见阿里·米斯里意志坚定，便任由他自己去做。他们给他弄来一套女人衣服，阿里·米斯里买来一只羊，宰掉之后，取出肠胃，清洗干净，灌进羊血，然后用它缠在屁股和大腿处；他还用两个鸡嗉子，装满奶汁，缚在胸前，装作乳房，再用棉花和涂上面粉的棉布裹在肚子上；

他这时穿上女人的衣服和鞋袜，头上戴着头巾和面罩，染红手掌[1]，这样一来，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大腹便便的妇女。他故意迈着小步，扭扭捏捏地走出门。他来到大街上，惹得南来北往的行人对他频频注目。啧啧夸赞道：

“瞧这女人长得多水灵呀！”

他沾沾自喜地继续往前走，见迎面走来一个出租毛驴的，便掏出一个金币，租下一条毛驴骑着，由驴夫牵着，来到祖莱革的鱼店前。他一眼就望见了高挂在鱼店前的被金币撑得鼓鼓的钱袋子，再往店中瞧，就发现祖莱革正在店里面埋头煎鱼。他佯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问驴夫：

“喂，驴夫，你闻到没有，哪儿来的煎鱼的香味呀？”

驴夫说：“不就是从祖莱革的鲜鱼店里飘出来的香味吗！”

阿里·米斯里用手捂着挺得大大的肚子，对驴夫说道：

“我是个孕妇，闻到这鱼香，就馋得不想走了。你能不能帮我去买几条煎鱼来尝尝？”

驴夫止住毛驴，跑进鱼店里，冲祖莱革说：

“你煎的鱼这么香，引诱得孕妇都不想往前走了，你这不是成心要砸我的饭碗吗！刚才黑道哈桑的太太出门，雇了我的毛驴，走不多远就路过你的鱼店，闻到你店里飘出来的煎鱼香味。她一个孕妇一闻到煎鱼香，就馋得不想走了，让我帮她买几条煎鱼吃呢！”

祖莱革听了，不假思索，忙挑出一大块鱼肉，放到火炉上煎，不巧，炉火灭了，他便到里屋去点火。阿里·米斯里

---

[1] 这种装束是典型的穆斯林妇女的打扮。

趁机跳下驴背，坐到店里，伸手把缠在大腿上的羊肠弄破，使羊肠中的羊血流了出来，随即装作很痛苦的样子，大呼小叫地喊道：

“哎呀，不得了啦，我的腰、我的肚子呀，痛死我了！”

驴夫闻声，回过头来，问他：“太太，你这是怎么了？”

阿里·米斯里显得十分痛苦地说：“我流产了！”

这时，正在屋里忙着点火的祖莱革听到外面说什么“流产了”，便探出头来，看到他大腿流淌着鲜血，确认是这位太太“流产了”，便不好意思再到屋外来，索性专心致志地点他的火。驴夫见祖莱革见孕妇流产，自己缩到里屋去了，便追进里屋去，冲着祖莱革嚷起来：

“你这人真是作孽呀，黑道哈桑的太太经过你的鱼店前，闻到煎鱼香味，就馋得想吃，现在她在你店里流产了，看你怎么收拾残局吧，你要知道，你可不是她丈夫的对手呀！”

驴夫将祖莱革狠狠地数落一番，扭头走出鱼店，牵起他的毛驴，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阿里·米斯里见店中已无人，立即站起身来，不顾一切地伸手去摘钱袋子。可是，他太急躁了，忽略了系住钱袋子的细丝线，他的手刚一触到钱袋子，丝线另一头系着的铃便响了起来！里屋的祖莱革听到铃声，猛然清醒过来，慌忙冲出屋来，大骂阿里·米斯里道：

“该死的小骗子，你来找死呀！你装扮成一个妖妇来骗我呀！现在你的阴谋诡计全暴露了，来受死吧！”

说着，他抓起一个铅饼就朝阿里·米斯里扔去，阿里·米斯里敏捷地一闪身，躲过飞来的铅饼。祖莱革并不罢休，旋

即又操起一块更大的铅饼，追着阿里·米斯里，非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举着大铅饼，追到鱼店外面，街房邻居们围上来，纷纷劝阻道：

“祖莱革呀，你不是已经洗心革面，不再欺蒙别人了吗？怎么又把钱袋子故意挂在店前引诱别人上钩，却又要置人于死地！这种缺德的事情，你今后不要再干了！”

祖莱革的骗人伎俩引起了公愤，他自知理亏、众怒难犯，便诺诺地低下头来，转身回到鱼店里去了。

阿里·米斯里不顾一切地撒丫子逃回寓所，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哈桑·舒曼等人详细地述说了前去蒙骗失败的经过。兄弟们劝他就到此为止吧，别干了。可是他决心已定，不想更改，让兄弟们给他准备一身马夫的衣服换上，抖擞精神，又上路了。

扮成马夫的阿里·米斯里带着盘子和五块钱，信步又来到祖莱革的鱼店里，装作挺热情的样子出现在祖莱革眼前。祖莱革问道：

“这位顾客，你想买鱼吗？”

阿里·米斯里笑着说：“是呀，要大的。”

祖莱革忙挑了一条，递给他。他说：“我要煎好的。”

祖莱革把那条鱼放到锅中煎，不巧炉中火又熄灭了，他便转身进屋去开火。这时，阿里·米斯里趁机伸手去摘钱袋；可是，他的手刚一碰到钱袋，连着丝线的铃铛又响了起来。祖莱革旋即从里屋冲了出来，斥责他道：

“你的诡计是骗不了我的，刚才你一出现，我就从你手中握钱的姿势中，看出你并不是马夫！”

说着，他又操起铅饼砸阿里·米斯里，机敏的阿里·米斯里一闪身，铅饼落到盛鱼的瓦盆里，将瓦盆砸碎，盆中的鱼汤四溅。事有凑巧，这时一个法官刚巧路过鱼店前，腥鱼汤溅了他一脸。他边用手擦着脸，边气急败坏地叫嚷起来：

“这是谁干的好事呀，把我脸上弄得满是鱼腥！”

附近看热闹的人围拢上来，七嘴八舌地说：

“老爷，这是个顽皮的小孩子扔石子，不想将石子扔到鱼盆中了，溅了您一身，真是不好意思呀！”

这些好心人用好话劝走了法官，回头一看，破瓦盆中有铅饼，便责备祖莱革道：

“你这个人怎么还敢干这样的勾当？你还挂着钱袋，又用铅饼伤人，你早晚是要吃官司的！你还是改邪归正，老老实实地做人吧！”

祖莱革知道众怒难犯，便嗫嚅地说：“好吧，我这就把钱袋给收起来。”

阿里·米斯里逃回寓所，弟兄们都纷纷围拢上来，询问他这一次是否取得了成功，他如实地将此去装作马夫、欺骗未遂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大家听了，都说他没用，还说他的伎俩已经快要用完了。

阿里·米斯里却不甘心就此善罢甘休，他还要再去闯、再去试，一定要取得成功！他脱掉马夫的衣服，让弟兄们取来一套商人的服装换上，化装成一个在商界混了多年的商人模样。他冲出门去，在大街上快步向祖莱革的鱼店走去。这时，他看到一个耍蛇的迎面走来，他提着一只袋子，里面装着两条蛇，背上挎着一个行囊，里面装着一些器皿。他觉得这个

耍蛇的可以利用，便对他说：

“耍蛇的，你跟我来，到我家那儿去给孩子们耍蛇吧，我会多给你钱的。”

耍蛇的信以为真，果然跟着他走进他的寓所。阿里·米斯里先让耍蛇人休息一会儿，然后请他吃喝，趁耍蛇人不备，在菜肴中放进一些迷蒙药。耍蛇人吃了，不久便被麻醉倒了。阿里·米斯里换上耍蛇人的衣服，拿起装蛇的袋子和行囊，走出寓所，快步来到祖莱革的鱼店前，从行囊中取出笛子，吹奏起来。那优美动听的笛声，引起了祖莱革的注意，他探出头来，果然看到鱼店前来了个耍蛇人。当他要走出店来看热闹时，阿里·米斯里故意将一条大蛇从袋中取出放在地上，祖莱革见这条大蛇向自己扑来，慌忙转身逃回鱼店里屋躲了起来。阿里·米斯里迅速将蛇收回袋中，直起身子就去摘钱袋子。可是，当他的手刚触到钱袋子时，细丝线就牵动铃铛响了起来。躲在里屋的祖莱革立刻明白了一切，他顾不上蛇不蛇的，旋即冲了出来，冲着阿里·米斯里大声骂道：

“你怎么还不死心啊！你现在又扮成耍蛇者来耍我！”

说着，祖莱革急不可耐地又操起铅饼，向阿里·米斯里掷去。阿里·米斯里机敏地一闪身，铅饼正好打中刚巧从鱼店前经过的一个骑士的仆人，把他的头皮打破了。骑士大为恼怒，厉声问道：

“是谁打破了他的头皮？”

这时，围拢来看热闹的人连忙打圆场，说道：

“请骑士息怒，这是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石头把他打伤的。”

骑士信以为真，因为要赶路，不想和那些人计较，便带

着痛得龇牙咧嘴的仆人走了。人们息事宁人之后，又都埋怨祖莱革，让他当机立断，尽快取下钱袋、收起铅饼，不要再惹事生非。祖莱革若有所思，嗫嚅地答应着。

阿里·米斯里潜回寓所，见耍蛇人仍昏迷未醒，便赶快换回衣服，把蛇袋和行囊放好，给他服下解药，促他醒来后，多给他一些钱，将他打发走。阿里·米斯里三次出师不利，尽管他巧用伎俩，却节节失败，始终未能将祖莱革的钱袋弄到手，弟兄们后来劝他就此罢手，但是他意犹未尽，仍不罢休。当天晚上，他悄悄溜到祖莱革的鱼店前，偷听到祖莱革自言自语道：

“那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三番两次乔装前来偷这钱袋，今晚上我若不转移钱袋，也许他会挖墙入室来偷呢！不如我把钱袋带在身上，回到家里，比放在哪里都安全些。”

他看到祖莱革说罢，把钱袋取下，揣进怀里，锁好店门，慢步走回家中。阿里·米斯里决心将钱袋弄到手，便紧紧跟在祖莱革的身后，快到家门时，一阵热闹喧嚣的鼓乐声传了过来，这是附近有人家在举办婚礼呢。只听祖莱革高兴地自言自语道：

“邻居家办喜事，我哪里有不去贺喜之理！待我先回家，把钱袋交给老婆好好保管，我要换一身新衣服，再去贺喜不迟。”

祖莱革边自言自语着，边打开自家房门，走了进去，阿里·米斯里趁机一闪身，也溜进大门里。

祖莱革的老婆原是宰相张尔蕃释放的一个黑女奴，他们的儿子名叫阿卜杜拉，视若掌上明珠。祖莱革多次对老婆说，

要用钱袋中的金币好好抚养儿子，不仅如此，还要用这笔钱供他上学读书、成家立业。祖莱革走进屋里，对老婆说：

“今天真危险！有个不要命的臭小子三次乔装打扮，到鱼店里偷钱袋，都未能得逞！”

他老婆说：“你不如把钱袋放在家里，由我保管，你也省点心、不惹麻烦。”

他说：“是呀，我也这么想来着，就把钱袋放在你那里吧。我正好要换身衣服，到邻居家去参加婚礼呢！”

他老婆说：“参加婚礼是好事情，可是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因为婚礼要闹个通宵，你累了一天了，先睡会儿再去吧。”

祖莱革觉得老婆说得在理，便把钱袋掏出来递给老婆，他老婆接过钱袋，随手放到桌子上，接着又去忙着帮助祖莱革脱掉外衣、铺好床，与他一起睡下。

躲在暗地里的阿里·米斯里密切注视着他们夫妻的对话，眼瞅着祖莱革的老婆把钱袋放到桌子上，待他们睡熟后，便蹑手蹑脚地摸到屋里，偷走了钱袋。祖莱革和老婆沉睡中，梦见钱袋被一只大鸟攫走，吓得猛然惊醒过来，起床一看，好好地放在桌子上的钱袋不翼而飞，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他捶胸顿足，又哭又骂道：

“该死的臭婆娘，都是因为你随便乱放钱袋，这活命的钱、抚养儿子的钱，终于让骗子手给偷走了！”他冷静了一下，又说，“这个骗子手不会是别人，准是那个名叫阿里·米斯里的青年人，因为除了他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潜进咱家门、偷听到我们的谈话、趁我们睡着了把钱袋从桌子上偷走的，我非得把钱弄回来不可！”

他老婆挨了他一顿臭骂，心里很不是滋味，便没好气地说：

“那你一定得把钱给夺回来，否则你就甭想进这个家门，让你在大街上过夜！”

祖莱革瞪了老婆一眼，一脚把大门踢开，走了出去。邻居家婚礼乐器的喧嚣声将他吸引过去，他凑到人群中，无意间瞥见阿里·米斯里正在那里伸着脖子看热闹呢。他暗自高兴地想，偷钱的正是此人，他是跟戴乃孚在一起的。想到此，他轻手轻脚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直奔戴乃孚的寓所。他趁夜深人静，翻墙而入，趴到窗前往里看，发现里面的人都已经睡下了。他在窗下蹲着，耐心地等待着。过了好长时间，大门外有人敲门，他料定这是阿里·米斯里看完热闹回来了，便三步并作两步，将头贴到门边问道：

“谁在外面敲门呀？”

阿里·米斯里在门外道：“是我呀，我是阿里·米斯里呀！”

“钱袋弄到手了吗？”祖莱革装作关切地问。

“弄到手了！你快开门吧。”阿里·米斯里急着要进大门，提高了嗓音说。

门里的祖莱革却要故意吊他的胃口，放低声音、慢慢地说：“那可不行，不见钱袋，怎么能让我相信你的话呢？”

阿里·米斯里认为这一定是哈桑·舒曼在开他的玩笑，为了证实自己说的话是真实的，便不假思索、急不可耐地说：

“那你伸出手来接吧！”

祖莱革从门缝中伸出手去，接着阿里·米斯里递过来的

钱袋，然后从进来的地方翻墙出去，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去参加婚礼了。

阿里·米斯里乖乖地把钱袋递进去之后，站在门外静静地等着门里的伙伴开门，可是等了一会儿，门里却连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了。他觉得很奇怪，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儿？他终于不耐烦了，用双手使劲擂门，把大门擂得山响，在屋里睡觉的兄弟们被惊醒了，纷纷起身，揉着眼睛，说道：

“这是阿里·米斯里回来了，一准是他把钱袋弄到手了，看把他乐的，门敲得这么响。”

哈桑·舒曼动作快，跑去开了大门，劈头就问：

“钱袋呢，快些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

阿里·米斯里笑着说：“你真会开玩笑，钱袋不是在你手里吗？”

“在我手里？”哈桑·舒曼惊奇地问，“是我开玩笑，还是你开玩笑？”

阿里·米斯里见哈桑·舒曼神情不对头，便解释道：

“我拿着钱袋回来第一次敲门时，你在门里问我是谁，我告诉你是我回来了；你说：‘不见钱袋，怎么能让我相信你的话呢？’我为了证实自己所说是实，把钱袋从门缝递到你手里了。怎么，你把钱拿到手，反而想抵赖吗？”

“我真的没拿到钱袋。”哈桑·舒曼认真地说。他分析了一下情况，断然说道：“钱袋一定是让祖莱革接回去了！”

阿里·米斯里一听这话，便明白了一切，他恨得咬牙切齿地说：

“我非得把钱袋给弄到手不可！”

说完，他顾不得休息，转身跑了出去。他来到祖莱革家门前，见门上了锁，便翻墙进去。他到二楼上看到祖莱革的老婆已睡下，他便用迷蒙药放在她的嘴里，使她很快昏迷过去，然后换上她的衣服，抱起她的儿子，在屋子里四处察看。他看了很多地方，发现一个棕叶编织的箩筐，里面盛着糖饼，这糖饼是他们节日中的美食，还没有吃完。这时，祖莱革回来了，敲响了大门。阿里·米斯里在二楼窗前用女主人的声调，问道：

“谁在门外敲门呀？”

祖莱革在门外说：“阿卜杜拉他妈，是我呀！”

阿里·米斯里说：“你还有脸回来呀？钱袋呢？拿不来钱袋你就甭进这家门！”

祖莱革在门外笑着说：“瞧把你给急的，你就放心吧，钱袋已经找回来了！”

阿里·米斯里说：“我不信，你得先把钱袋拿给我看，我才能给你开门。”

祖莱革说：“可以，你把棕叶筐放下来，让我把钱袋放到里面去。”

阿里·米斯里把棕叶筐提过来，用长绳子系好，拽住绳子的一头，将棕叶筐放下来。祖莱革把钱袋放进筐中，朝窗户挥挥手，阿里·米斯里将筐提上去，取走钱袋。他用迷蒙药麻醉倒孩子，用解药在祖莱革老婆鼻孔处晃了晃。然后，他拿好钱，抱起孩子，提着棕叶筐，从原路翻墙出来，潜回寓所。他把棕叶筐中的糖饼分给兄弟们吃，并得意扬扬地让他们看自己拐骗来的钱袋和孩子。兄弟们边吃糖饼，边夸赞阿

里·米斯里手段高明。阿里·米斯里对哈桑·舒曼说：

“这孩子是祖莱革的儿子，你先把他好好地藏起来吧。”

哈桑·舒曼把孩子藏好，然后宰了一只小羊，让管家整个烧烤出来，再用布像殓尸一样把它包裹起来。

再说那祖莱革把钱袋放到棕叶筐里，眼见棕叶筐被提上二楼，便放心地在门外等着老婆下楼来开门。可是他左等不来，右等又不来，甚至连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便觉得此事有点奇怪，他迫不及待地使劲敲门。他老婆刚刚从昏迷中醒过来，觉得这一觉睡得真香，似乎还没有睡够呢，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她忙下楼，弄清是丈夫在门外，不耐烦地问道：

“钱袋找回来了吗？”

祖莱革没好气地反问：“你怎么还来问我，我把钱袋放进棕叶筐中，不是你把它提到楼上的吗？”

他老婆一听，更来气了，说道：“我根本就没有把棕叶筐放下来，也没见你把什么钱袋放进筐里，我更没有把棕叶筐提上去！”

祖莱革让老婆开门，他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屋里，发现孩子阿卜杜拉不见了，棕叶筐也不知去向，这才回过味来，气得顿脚捶胸打脸，说道：

“又是那个阿里·米斯里！一定是他捷足先登，赶到我的前面，潜入咱家里，假扮你的模样，骗去了钱袋，拐走了儿子阿卜杜拉。没想到他竟比我技高一筹，不行，我决不能让他占了咱们的便宜！”

经他这么一提醒，他老婆才到里屋一看，儿子阿卜杜拉果然不见了，她悲痛欲绝，哭成个泪人儿似的，高声叫骂道：

“你跟他斗来斗去，结果把我那宝贝儿子也斗没了。不行，我得拉着你去见宰相处治你，这种祸事都是你给惹出来的呀！”

祖莱革忙劝阻她，说道：“你别急呀，光哭有什么用？得想法子对付他呀，你等着吧，我保证把孩子和钱袋找回来！”

说完，他把一条长手帕围在脖子上①，开门而去，急忙急促地一直跑到戴乃孚的寓所，敲门求见。管家开门让他进来，哈桑·舒曼问他：

“你光临寒舍有何指教？”

祖莱革低三下四地哀求道：“我求求你让阿里·米斯里把孩子还给我吧，至于钱袋中的金币，我不要了，留给你们用吧！”

哈桑·舒曼装作万分惊奇的样子，拍着桌子大叫道：

“阿里·米斯里呀，你太不应该了，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那孩子是祖莱革的儿子呢？”

“孩子怎么了？”祖莱革见哈桑·舒曼的神色不对劲儿，便急于知道儿子的下落。

哈桑·舒曼显得无可奈何似的叹着气说：

“大事不好了！我们怕这孩子饿着，给他许多的葡萄干吃，不料他太喜欢吃葡萄干了，狼吞虎咽，结果噎着了，我们七手八脚地抢救他，却没能抢救过来！”说着，他用手指着墙角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烤羊羔，对他说：“喏，那就是他的尸体，

① 把长手帕围在脖子上去见仇人，是阿拉伯人显示要与仇人握手言和的一种表示，使对方一见便知他已认错、服输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下葬呢。”

祖莱革闻听此言，痛不欲生，呼天抢地地扑过去，抱着“尸体”叫道：

“哎呀我的心肝宝贝呀，你死得不明不白，好冤枉呀！这可要了我的命啦，你是我的独苗苗呀，这叫我怎么向你妈交待呀？”

他哭着、喊着，用手摸着，可是他越模越觉得不对劲儿，孩子的胳膊、腿怎么那么细？而且有一股烤羊肉的香味扑面而来。他心中疑惑着，慌忙打开裹尸布，一看，不由得“扑哧”一声笑出声来：这哪里是什么孩子，分明是一只烤全羊呀！他转忧为喜，对阿里·米斯里说：

“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这是拿我开玩笑呢。”

这时，哈桑·舒曼把孩子阿卜杜拉抱出来，递给祖莱革，父子相见，分外亲热，祖莱革高兴得不住地亲吻着儿子，爱不释手。这时，艾哈默德·戴乃孚对祖莱革说道：

“祖莱革呀，你把钱袋挂在店铺的显眼处，招惹那些贪心不足的人们去摘取，并说什么，谁能把这钱袋骗取到手，钱袋中的两千金币就归谁所有。如今，阿里·米斯里已经把钱袋弄到手，钱袋中的金币就该归他享用了。”

祖莱革已经得到了儿子，这是他的无价之宝，至于钱袋中的金币，他也是需要的，可是为了践约，他只好说：

“行，钱就归他好了。”

“我可不要钱，”不料阿里·米斯里却不同意，他郑重其事地说：“我要的是你的外甥女戴乃白呀，请你把钱收回去，把她许给我吧。”

祖莱革忙不迭地说："你不要钱，这太好了！"

这时，众兄弟都围拢过来，争先恐后地对祖莱革说："我们的好兄弟阿里·米斯里既然看上了你的外甥女戴乃白，我们都愿意替他通过你向她求婚，请你做主，就让阿里·米斯里和戴乃白结为夫妻吧。"

"我可做不了主，"祖莱革得到了儿子和钱袋，反而拿起架子来了，说道："我顶多能对戴乃白劝说一番。"

说完，祖莱革抱起儿子、拎着钱袋就要扬长而去。哈桑·舒曼拦住他，问他：

"这么说，你是同意阿里·米斯里和戴乃白的婚事了？"

祖莱革狡猾地眨巴着眼睛，把脑袋扬得高高的，说道：

"我同意戴乃白同能够按她的要求交付聘礼的人结婚！"

哈桑·舒曼紧追一句，问道："那么，她想得到什么聘礼呢？"

祖莱革不可一世地说："你们听着，戴乃白曾发过誓，说她这辈子只希望同一个能够替她夺取犹太人尔孜勒图的女儿卡迈伦的衣服、王冠、腰带和金拖鞋的人结婚！"

祖莱革说完，发出一声怪笑，随后便挺胸昂头大步走出去了。

阿里·米斯里听完祖莱革的话，心里"格登"一下，变得十分沉重。可是他既已打定了主意，就决不改悔，他沉思一下，便对众兄弟说道：

"我今晚就要设法把卡迈伦的衣服、王冠、腰带和金拖鞋弄到手，否则的话，我就没资格向戴乃白求婚了。"

可是兄弟们却不主张他去，纷纷劝他道：

“你千万别去，如果你执意前去，恐怕是有去无回了。因为卡迈伦的父亲尔孜勒图是个刁猾之人，他能借助鬼神来施展魔法，他不仅神通广大，而且十分富有。他在城外有一座宫殿，是用金砖银块垒成的，这座宫殿还能不时发生变化，当他住在宫殿里面时，整座宫殿看上去，外表与普通住房毫无二致；可是当他不住在宫殿时，整座宫殿便隐没得无影无踪，如同从未有过什么宫殿似的。他对独生女儿卡迈伦爱若掌上明珠，恨不得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送给她。他千方百计地从各地宝藏中弄来那套衣冠，平时就放在一个金托盘中。他曾当众夸下海口，说道：

“‘埃及的骗子、伊拉克的窃贼、波斯的强盗们，你们都在哪儿？你们都听好了，谁能把这金托盘中的衣冠骗取去，那么这些宝物就归谁所有。’消息传开，一些贪图金钱宝贝的人，都为了得到这一金盘子宝贝而不惜冒生命危险，他们一个个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前去一试身手，却没有一个得手的，反而被尔孜勒图捉住，施以魔法，不是变成毛驴，就是变成猴子。所以，你要特别当心自己的生命，千万别去白白送死。”

阿里·米斯里却不把这些劝告放在心里，他坚定地说：

“我的主意已定，决心去把卡迈伦的衣冠弄来，好装扮戴乃白，让她变得更加美丽。”

阿里智斗尔孜勒图

阿里·米斯里信步来到尔孜勒图的店铺前，暗中打量着他，觉得此人确实是一个粗暴、强悍的不同寻常之人。他的

铺中摆着天平、金子、银子和钳子之类的东西，铺子外面拴着一匹骡子。阿里·米斯里暗中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行动，只见他把金子和银子盛在两个钱袋中，再装入鞍袋内，然后拿到外面，锁上铺门，把鞍袋搭放到骡背上，骑上骡子出城。阿里·米斯里对他紧盯不放，只见他来到郊外，从鞍袋中抓出一把土来，闭上双眼，冲手中土喃喃念过咒语，然后把土撒向空中，一个奇迹发生了，土在空中散尽之后，前面出现一幢异常高大、无比辉煌的宫殿！阿里·米斯里不禁感叹尔孜勒图的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尔孜勒图继续骑着骡子踏近宫殿，在大门前停下，他从骡背上跳下来，取下鞍袋后，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他一转身，那匹骡子便突然消失了！原来那匹骡子是一个鬼神，专供犹太人役使。

阿里·米斯里疑疑惑惑地跟着尔孜勒图走进宫殿，只见他竖起一根金杖，并用一条金链系个金托盘在金杖上，再把一套衣服摆到托盘中。他一边这么做着，一边自言自语道：

“埃及的骗子、伊拉克的窃贼、波斯的强盗们，你们都在哪儿？你们之中有谁能从我这儿偷走这套衣服，就让他拿去穿用吧！”

接着，他又闭上双眼，口中喃喃地念着咒语，面前立即出现一桌丰盛的宴席。他坐下来，大吃大嚼起来，他吃饱了，用餐巾擦嘴时，宴席便自动撤下去了。接着他又喃喃地念了咒语，面前出现了一桌酒水和水果，他便痛饮、品尝起来。

阿里·米斯里心中嘀咕道：“我一定要把这套衣服弄到手！可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等到尔孜勒图醉得不省人事时，才能动手。”他耐心地等待着，直到看到尔孜勒图醉

意蒙眬之时，才抽出钢剑，从他身后一步步地向他逼近。正当他举起钢剑要杀死尔孜勒图时，只见那尔孜勒图就像是脑袋后面长着眼睛，看清他的一举一动似的，口中喃喃地念着咒语，说道：

“握剑的手，停在那里吧！”

随着尔孜勒图念的咒语，阿里·米斯里握剑的右手即刻变得僵硬，一动不动地悬在半空中。他赶忙用左手去握剑，可是当左手一接触钢剑，左手也变得像右手那样的僵硬，也一动不动地悬在半空中。他想挪动脚步，可是刚一迈动右脚，右脚也变得僵硬、一动不动地悬着，他只有用左脚支着地、支撑着全身，这种斜着身子、独脚支地的造型，使他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尔孜勒图过了一会儿才消除了法术，恢复了阿里·米斯里的原状，然后问他：

“你是什么人，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阿里·米斯里说：“我叫阿里·米斯里，是艾哈默德·戴乃孛的弟子。我曾向戴丽兰的女儿戴乃白求婚，可是她的舅舅祖莱革却提出一个条件，就是我得将你的女儿的衣冠拿去做聘礼。我要对你说，你若想安度晚年，就趁早把她的衣冠交给我，而且你本人得改信伊斯兰教。”

尔孜勒图听了阿里·米斯里的话，嘿嘿冷笑几声，讥讽他道：

“你如此口出狂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想要达到的目的，也许等你死了以后也实现不了。你应该知道，不知有多少人奢望骗取这些衣冠，他们曾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前来行骗，可是无论他们玩弄什么阴谋诡计、变幻什

么花招，都没能如愿。现在我倒要忠告你，你若想平安无事，就不要惹事生非，因为你妄想前来拿走这套衣冠，无异于飞蛾扑火，只有死路一条，人家要你来取它，就是要你来送死的呀！但是我看你的面相，知道你的命运比我的强，因此我现在还不能杀你。”

阿里·米斯里听说自己的命运比尔孜勒图的强，不禁沾沾自喜起来，他自豪地说：

“既然你知道我的命运比你的强，那你得听我的，我一定要取走这套衣冠，而且你必须改信伊斯兰教！”

“你非要这样做吗？你一定要达到你的目的吗？”尔孜勒图问。

“是的，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阿里·米斯里坚定地说。

尔孜勒图见威胁不了他，便拿出一只碗盛满水，冲着水碗喃喃地念了咒语，然后将碗中水洒向阿里·米斯里，说道：

“你离开人形，变成一头毛驴吧！”

尔孜勒图的话音刚落，阿里·米斯里中了魔法，他的身体起了变化，一下子变成了一头毛驴，不仅形体是毛驴，就连声音也是毛驴的声音！这时，夜已深了，尔孜勒图举起手来，朝着毛驴画了一个圆圈，毛驴周围立刻出现一个牲口圈，把毛驴牢牢地圈在里面。然后他打着哈欠，解开衣服，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次日早晨，尔孜勒图从沉睡中醒来，到驴圈跟前，冲着变成毛驴的阿里·米斯里说：

“今天进城，我就骑着你去，让我的毛驴休息一下，让你尝尝做毛驴的滋味吧！”

他将衣冠、托盘、金杖和金链子都收进箱柜中，然后来到阿里·米斯里跟前，念了咒语，他便老老实实地跟在尔孜勒图的身后走，尔孜勒图把鞍袋搭到他的背上，又念了一遍咒语，眼前的那幢大宫殿顿时消失得如同从来就没有过似的。尔孜勒图把一切安排完毕，便骑着阿里·米斯里变成的毛驴，向城里的店铺走去，把金子银子倒进炉膛中，便开始冶炼锻造起来。

阿里·米斯里满肚子委屈，不但没治住尔孜勒图、把他女儿的衣冠弄到手，反而叫人家给变成了一头驴，当成了运输工具使唤。更可气的是那尔孜勒图长得脑满肠肥、膀大腰圆，他那庞大的身躯压得阿里·米斯里一路上气喘吁吁，他心中的悲苦自是不言而喻。尔孜勒图将他拴在店铺门前，他此时心里什么都明白，能听懂人说的话、看清人的表情、理解人的动作的意思，只是自己说不出话来，一张口就发出驴叫声，自己都觉得难听。这时有个小伙子来到店铺前，此人家境贫寒，干过不少的活，但是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干不出什么名堂来，只好替人家担水，挣点零花钱。可是他好逸恶劳，嘴巴馋得很，口袋里的钱老是存不住。这天他来到店铺，对尔孜勒图说：

“这是我老婆的手镯，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带来，请你买下它吧，我好把卖得的钱买头毛驴使，也省得我用肩担水累得要死！”

尔孜勒图听说他要买毛驴，便指着阿里·米斯里变的毛驴说：

“我正好有头毛驴，你看好了就买去用吧。”

小伙子满口答应。于是尔孜勒图买下他的手镯，扣除了毛驴的价钱，把余下的钱塞给他，让他牵着阿里·米斯里变成的毛驴走了。

阿里·米斯里听着尔孜勒图和小伙子商量买他去役使，心里气得要命，就是说不出来。他想，这回可真的要倒大霉了，这个水夫是全家的顶梁柱，又贪吃馋得要命，他必然会玩命地役使我。要是他每天让我驮着几个沉甸甸的水桶，来回走上几十里路，不把我累死，也会折腾垮了！这可怎么办呢？自己总得想个办法摆脱困境才行，否则别人是不会搭救自己的。当水夫把他牵回家里时，他老婆见丈夫买回一头毛驴，十分喜欢，便拿草料喂他。阿里·米斯里趁机用头去顶她，跷起两条后腿去踢她，他见女主人倒在地上，他就上去一通乱踢乱踏，痛得她嗷嗷叫唤。左邻右舍闻声赶来，见毛驴正在踢踏女主人，都大呼小叫起来，说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毛驴，竟然比野驴还要野！邻居们七手八脚地制服了阿里·米斯里，把他牢牢地拴在木桩上。

女主人受了伤和惊吓，对从外面回家来的水夫说：

“我要和你离婚！”

水夫一时摸不着头脑，便问：“出了什么事？”

女主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都是你干的好事！买什么驴不好，买回一头野驴！我好心好意给它喂草料，它不仅不吃，反而耍起野性来，又是踢我，又是踏我的，搞得我遍体鳞伤。你快去把它给我退掉，否则这个家我是呆不下去了。”

水夫听了，勃然大怒，想不到这头毛驴不是驯养的，刚进门就欺负他老婆，这还了得！于是他在盛怒之下，把阿里

·米斯里痛打一顿，然后把他牵回到尔孜勒图的店铺前。尔孜勒图问他：

“你怎么又把毛驴给牵回来了？”

水夫满腹委屈地说：“这哪里是头驯养的毛驴？简直就是一头野性十足的怪兽。我刚把它牵回家，它就对我老婆又是踢，又是踏的，不行，这头毛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

尔孜勒图明白了，他知道这是因为阿里·米斯里不服输，即使被他施魔法变成了毛驴，也要折腾一番。他不声不响地收下毛驴、退回水夫买驴的钱。水夫口中骂骂咧咧地走了，尔孜勒图对阿里·米斯里说：

“你这个倒霉的家伙，想卖你都卖不掉！我知道这是你的一个小计谋，是你故意设法让买主退回来的！你既然不甘心当毛驴供人家役使，那好吧，我可以把你变成大人小孩手中摆弄来、摆弄去的玩物，到时候有你好看的！”

说完，他关好店铺，骑着阿里·米斯里走出城门，来到郊外，掏出一把沙土，念过咒语，把沙土往空中一撒，空地上立即出现一座辉煌的宫殿。他进入宫殿，把阿里·米斯里背上驮的鞍袋取下来。然后他又打开箱子，从中取出放在金盘中的衣冠，把它挂在金杖上。他像往常那样打开窗户，冲着外面大声喊道：

“埃及的骗子、伊拉克的窃贼、波斯的强盗，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有本事的都来骗取这套衣冠吧！”

然后，他又念了咒语，一桌丰盛的宴席摆在面前，他坦然自若地大吃大喝一通，又唤来各色饮料，细细地品尝，显得怡然自得、不可一世的样子。他闲来无事，拿来一碗水，念

了咒语，将水洒在阿里·米斯里变成的毛驴身上，并说：“恢复你的人形吧！”刚说完，阿里·米斯里便显了人形，恢复原来的模样。他用教训的口吻对阿里·米斯里说：

“你这回总该死心了吧？你就甭想跟戴乃白结婚了，至于你想从我手里偷走我女儿的衣冠，那更是痴心妄想！我劝你尽早打消这种非分的念头，对你只能是有益无害。否则的话，我就要把你变成小猴子或老黑熊，或者是让神把你抛到戈府山后，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阿里·米斯里虽然受尽了屈辱和煎熬，也亲身领教了尔孜勒图的厉害，但是他矢志不移、不屈不挠，他坚定地回答道：

“尔孜勒图，我倒是劝你听从我的意见，尽快改信伊斯兰教！我一定要把那套衣冠弄到手，一定要娶戴乃白为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尔孜勒图见阿里·米斯里不思退让，竟敢继续跟他叫板，便恶狠狠地对他说：

“你就像是一颗胡桃，不把你给敲碎了，是不能吃的！”

说完，他拿来一只碗，装满了水，念过咒语，洒到阿里·米斯里身上，说道：“快变成一只老熊吧！”话音未落，阿里·米斯里果然变成了一只老熊。尔孜勒图拿一只铁箍套在它的脖子上，用一条铁链子将它拴在铁桩上。然后坐下来继续慢条斯里地吃喝，随手将自己吃剩下的骨头、咬了一半的水果，扔给老熊吃。

第二天早晨，尔孜勒图把衣冠收藏起来，念过咒语，宫殿消失，他牵着阿里·米斯里变的老熊进城，在自己店铺前，

把老熊拴好。然后他把金银倒进熔炉中，又开始冶金炼银。

被尔孜勒图变成老熊的阿里·米斯里虽然不能说话，但是耳聪目明，能看得见人们的行为举止，听得清人们的言谈话语。这时有个商人来到尔孜勒图的店铺前，他看到那里拴着一只老熊，便对尔孜勒图说：

“请问，你能把这只老熊卖给我吗？我老婆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说是只有让她吃熊肉、抹熊油，她的病才有希望好转。老师傅，你就行行好，把熊卖给我好了，我愿意出好价钱。”

尔孜勒图闻听此言，大为欢喜，心想，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我把老熊卖了，可以得些钱不说，而且让商人把它杀掉，岂不是除掉了我的心腹之患了吗！

商人付了钱，十分高兴地牵着老熊往家里走，走经屠户门前，让屠户带好屠刀等工具跟着他回到家中。在路上，阿里·米斯里眼看自己就要任人宰割，从此什么愿望也实现不了了，心中万分难过，但是他被用铁箍套住，用铁链拴着，身不由己，只好盼望安拉来拯救了。

阿里·米斯里被牵到商人家中，屠户开始磨刀霍霍，然后举起明晃晃的屠刀，准备宰杀老熊时，一个奇迹发生了！阿里·米斯里见闪着寒光的屠刀向他杀来，便拼命挣扎，他的动作十分激烈，身子竟腾向空中，然后在空中飞奔起来。他在空中飞呀、飞呀，飞到一个地方，便降落下来。他定睛一看，发现自己原来置身于尔孜勒图的宫殿之中！

原来，尔孜勒图让那商人把阿里·米斯里牵走去宰杀后，自己便关好店铺，回到郊外的宫殿中。他的女儿卡迈伦听说阿里·米斯里落到了父亲手中，又见父亲空手而回，便问起

阿里·米斯里的去向。于是尔孜勒图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细说了一遍。卡迈伦说：

“这件拐骗案件，情节复杂，看起来是阿里·米斯里一个人在折腾，但是他幕后有没有指使人？为了弄清其中的底细，一定让神去调查一番。”说着，她念了咒语，唤来一个鬼神，吩咐道：“这件事，究竟谁是主谋，谁是胁从？你要即刻去调查清楚，不得有误！”

鬼神领命，不敢怠慢，即刻飞到商人家里。鬼神见阿里·米斯里正在屠刀面前拼命挣扎着，便上前一把抓起他来，飞腾到空中，一直飞回尔孜勒图的宫殿里，交给主人，报告道：

“主人，这是阿里·米斯里，这些勾当都是他干的。刚才我到商人家里，见商人请来的屠户正要用屠刀宰杀他吃肉、抹油，为商人老婆治病。我当即将他抓起来，带到这里来了。”

尔孜勒图拿来一碗水，念过咒语，将水洒向阿里·米斯里，使他恢复了人形。卡迈伦见阿里·米斯里是个潇洒、漂亮的小伙子，便对他一见钟情，而阿里·米斯里看到卡迈伦举止文雅、仪态万方，也对她产生了好感。卡迈伦关切地询问阿里·米斯里：

“小伙子，你千方百计地要盗走我的衣冠，惹得家父再三地惩处你，使你受尽折磨，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阿里·米斯里说：“我已经当众许下诺言，一定要把你的衣冠弄到手，送给戴乃白，这样我就可以娶她为妻了。”

“可怜的家伙！”卡迈伦规劝他说，“已经有不少人耍尽花招、玩弄阴谋地前来盗窃、骗取这套衣冠，但是都没能成功，他们是你的前车之鉴，你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就此罢手吧。”

阿里·米斯里不听她的劝告，坚定地说："我的决心已定，非要取走这套衣冠不可，而且你父亲一定要改信伊斯兰教，否则，我就要杀死他！"

尔孜勒图见阿里·米斯里不改初衷，心里很不耐烦。他对卡迈伦说：

"孩子，甭理他，他这是找死呢！"

然后，他又对阿里·米斯里说："你如此固执，这回你就变成一只狗吧！"

说完，他拿来一碗水，念过咒语，将水洒在阿里·米斯里的身上，说："你从人变成一只狗吧！"话音未落，阿里·米斯里就变成了一只狗。尔孜勒图父女也不管它，任它在屋子里窜来窜去，自己坐下来又吃又喝。

第二天一早，尔孜勒图照常把衣冠收拾起来、放好，骑上毛驴进城。他对着阿里·米斯里变成的狗念过咒语，狗便乖乖地一直跟在他的身后，一路上，许多当地的家犬对于它这"不速之客"狂吠、乱咬不止，使它吃尽了苦头。路过一个旧货铺时，老板听到狗叫声，便跑出来轰走了那群家犬，阿里·米斯里便索性趴在旧货铺前不动。尔孜勒图走在前面，回头看阿里·米斯里没有跟上来，也懒得去寻找，反正他已经变成狗了，量他也不能怎么样，便扬长而去。阿里·米斯里一直趴在那里，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后来旧货铺老板关上铺门回家，他便不声不响地跟在他身后，一直来到他家门口，并溜进门里。店老板的女儿是懂得魔法的，她一见阿里·米斯里便惊叫一声，埋怨她父亲说：

"爸爸，您这是怎么啦？为什么把一个陌生男人带回家里

来了？”

店老板受到女儿无端责备，觉得很奇怪，回头一看，见是那条狗不知何时跟着他回到家里，便笑着对女儿说：

“哪里有什么陌生男人？原来是一条狗！这条狗真有意思，它在路上跑，许多狗乱咬它，我看它挺可怜的，便轰走了那群狗，不想它竟跟着我回家来了！”

老板女儿说：“不，爸爸有所不知，这不是真正的狗，而是一个男人，他中了魔法师尔孜勒图的魔法变成了狗。此人名叫阿里·米斯里，他是为了窃取尔孜勒图女儿卡迈伦的衣冠，不慎失手，而受尔孜勒图处治的。”

老板回头问：“你真的是阿里·米斯里吗？”

阿里·米斯里冲他点点头。

老板说：“女儿呀，你是懂魔法的，你快解救他吧！”

店老板女儿说：“我可以解救他，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要和我结婚。”

听了店老板女儿的话，阿里·米斯里点点头，表示同意她的意见。她见他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心里非常高兴，便迫不及待地拿来一碗水，念过咒语，就要往阿里·米斯里身上洒去。突然她家的女仆大叫一声，吓了她一跳，手一哆嗦，手中的水碗掉到地上了。只见那女仆心急火燎地冲过来，指责她说：

“小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点魔法都是我教给你的，当初我和你约法三章，不论你做什么事，都得事先征得我的同意，如今你独断专行，不是公然违反了我们的约定了吗？这难道是守信用的吗？在婚姻大事上，我和你不是说好了吗？我

和你要同时嫁给一个男人，怎么，现在你看中了他，就把我抛到一旁不管了？”

店老板女儿承认道：“事实确是如此。”

店老板听了女儿和女仆的对话，觉得很奇怪，原来女儿的魔法是女仆教会的，那么女仆的魔法又是从哪儿学来的呢？他便询问女仆。女仆便从实道来：

“老爷，我当初曾在大商人、魔法师尔孜勒图家中服务，不久便觉得他的言行举止不同寻常。于是我就在夜中窥探他的秘密，发现他有时口中念念有词，便侧耳细听他念的咒语，并熟记在心中。当他出门时，我借打扫房间之机，偷偷地翻阅他的各种书籍，刚开始时，我一点儿也看不明白，但是我下决心弄懂它。经过反复阅读、琢磨，终于搞清楚了其中的奥秘，掌握了犹太人的神秘哲学。一天，尔孜勒图喝酒过量，要强迫我跟他同床共眠，遭到了我的严厉拒绝，我对他说：‘我不干这种事，除非你改信伊斯兰教。’他不愿意改教。我又说：‘按法律办事，你把我给卖掉吧！’就这样，他把我卖到你手中。我来到府上后，见小姐聪明伶俐，便教给她一些魔法。但是我向她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是她要施魔法时，必须要事先同我商量；其二是同她结婚的人，必须娶我为妾。”

女仆说完，自己取来一碗水，念过咒语，将水洒向狗，口中念道：“你从狗形变成人形吧！”话音刚落，阿里·米斯里摇身一变，恢复了原形。店老板问候他，关切地询问他为什么会中了尔孜勒图的魔法。阿里·米斯里把自己的经历细述一遍。店老板问他：

“你能够和我的女儿、女仆结婚，总该心满意足了吧？”

“不，”阿里·米斯里坚定不移地说，“我早就下定了决心，非娶戴乃白不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正当大家为此事争论不休之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女仆高声问：

“是谁在敲门呀？”

门外有人应声：“是我呀，我是尔孜勒图的女儿卡迈伦呀！请问，阿里·米斯里在你们家中吗？”

店老板的女儿听说是尔孜勒图的女儿找到这儿来了，觉得很奇怪。心里琢磨着她来干什么呢？她想弄个明白，便命女仆去开门。女仆打开门，将卡迈伦让了进来。阿里·米斯里一见到她，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劈头骂道：

“你这个坏蛋，你们父女俩把我折腾得够惨的了，你又来干什么？”

卡迈伦虽然挨了骂，却并不想跟他纠缠，只是念道：“我证实，安拉是惟一的主宰，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徒。”她念的这句话是《古兰经》中的《箴信言》，表明她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了。接着她问阿里·米斯里：“请问，按伊斯兰教法的规定，结婚时，是男方先给女方聘礼，还是女方先给男方聘礼呢？”

阿里·米斯里转怒为喜，对她说：“应该是男方先给女方聘礼。”

“那好吧，”卡迈伦说着，把一个包袱递给阿里·米斯里，说道：“我现在正式向你求婚，我愿意先把你所需要的我的衣冠和我父亲的脑袋带来当聘礼！尔孜勒图是你的仇人，也是安拉的仇人！”

阿里·米斯里和店老板父女见卡迈伦把她父亲的脑袋给

提来了，顿时吃惊不小。于是卡迈伦向众人讲述了她除掉她父亲的经过。

原来，在尔孜勒图把阿里·米斯里变成狗的那天夜里，卡迈伦看见有人向她讲教，劝她改信伊斯兰教，她接受了规劝，毅然皈依了伊斯兰教。她劝父亲尔孜勒图和她一块儿皈依伊斯兰教，遭到尔孜勒图的断然拒绝，他表示决不背叛犹太教。她万般无奈，便设计先用迷蒙药将他麻醉，然后将他杀死。

阿里·米斯里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很高兴地把卡迈伦带来的东西收下来，然后对她和店老板说：

“明天咱们一起到哈里发的王宫里，在那里办理订婚的手续吧。”

说完，他带着衣冠，告别众人，要回寓所，刚要兴高采烈地走进寓所所在的街道时，只见有一个卖糖果的小商贩，边拍着巴掌，边声嘶力竭地高声喊叫着朝他跑过来，说道：

“这年头，辛勤劳作的人反而有罪，而那些好逸恶劳、胡作非为的人都得意扬扬；到处充满了欺诈、拐骗，却无人治理！行行好吧，你来买我的糖吧！”

说着，卖糖小贩拿一块糖，塞到阿里·米斯里的手中。阿里·米斯里糊里糊涂地吃了下去，不料，他感到一阵晕眩，来不及喊叫，便昏倒在地。卖糖果小贩见他的迷蒙药生效，急忙上前夺走阿里·米斯里手中的衣冠，塞进他的糖果箱中，夺路而逃。然而，他没跑出去几步，就与一个法官撞了个满怀，那法官说：

“卖糖果的，什么事让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来，我看看你有什么糖果？”

卖糖果小贩定了定神儿，装作不慌不忙地把糖果箱放下，取出一只盘子摆在箱子边上，让法官看他箱中的糖果。法官挑了一块牛皮糖，举起来看了又看，严肃地对小贩说："你这糖是假冒伪劣产品，你卖这种糖是要吃官司的！你还是尝尝我带来的糖吧，这才是正宗货呢！"

说着，法官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牛皮糖，递给小贩，小贩见这块糖与他卖的糖确实不一样，既然是正宗的糖，尝尝又有何妨？他毫不迟疑地吃了下去。不料，他刚吃下去，就觉得一阵晕眩，一下子昏倒在地。法官见他的迷蒙药效果也不错，便动作麻利地从小商贩手中夺下那套衣冠，死死地抓在手中。同时他把昏死过去的小贩背起来，又提着糖果箱，径直奔向戴乃孚的寓所。

原来，这个法官打扮的人是哈桑·舒曼假扮的。自从阿里·米斯里出去窃取卡迈伦的衣冠后，哈桑·舒曼就向戴乃孚报告说，阿里·米斯里此去风险太大，又久久不见回来，是不是发生了不测事件？戴乃孚也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对部下说：

"弟兄们，阿里·米斯里肯定在尔孜勒图那里遇到麻烦了！现在我们必须分头出去打听一下他的下落，要确保他的安全。"

众弟兄听到戴乃孚下了命令，便立即行动起来，分头四处寻找。哈桑·舒曼便扮成法官模样，来到街头，看到卖糖小贩行迹可疑，便跟踪他，知道他就是艾哈默德，遂用迷蒙药将他麻醉倒，并把他连同放有衣冠的糖果箱一块带回寓所。其他四十个弟兄分头探寻阿里·米斯里，有人就发现一群人

围在一起议论纷纷，他拨开人群，挤进去一看，原来是阿里·米斯里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面对此情此景，心中又惊又喜，赶忙取出解药，放在阿里·米斯里的鼻子上，不一会儿，阿里·米斯里清醒过来。他搀起阿里·米斯里，一同回到寓所。

阿里·米斯里被解救回来，戴乃孚和众兄弟十分欢喜。戴乃孚问阿里·米斯里：

“那套衣冠呢？”

阿里·米斯里说：“那套衣冠我本来已经弄到手了，不仅如此，我还把尔孜勒图的脑袋给提回来了。可是我刚要回寓所，在街头碰到一个卖糖果的小贩，他让我尝他的糖果，我不假思索地吃了一块，没想到中了他的圈套，被迷倒了，衣冠等物也叫他给抢走了！此人实在太可恶了，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衣冠弄到手，不想被这家伙轻而易举地骗走了！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哈桑·舒曼，你知道此人的下落吗？”

“当然知道，”哈桑·舒曼笑着说，“你跟我来吧！”

说着，哈桑·舒曼带阿里·米斯里进入密室，用手指了指仍昏迷不醒的艾哈默德，说：

“你看吧，他不是在这儿吗？”

哈桑·舒曼用解药使艾哈默德苏醒过来，艾哈默德在蒙眬中慢慢睁开两眼，一看到阿里·米斯里正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吓了一大跳，叫道：

“你，你，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是谁把我弄到这里来的？”

“是我！”哈桑·舒曼应声答道。

阿里·米斯里上前一把抓住艾哈默德的衣领，举起手来，狠狠地骂他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把老子都给骗了！”

阿里·米斯里骂他还不解气，还要动手打他。哈桑·舒曼劝阻他，说道：

“别打，他还是你的亲戚呢！”

“什么？他是我哪门子亲戚？”阿里·米斯里不解地问。

“他是戴乃白的侄子，叫艾哈默德。”哈桑·舒曼解释道。

阿里·米斯里听说他是戴乃白的侄子，声音便放缓和些了，问道：

“艾哈默德，我来问你，你用麻药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谁教唆你这么干的？”

艾哈默德老老实实交待说：“这是我祖母戴丽兰教我干的，她之所以让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舅祖父祖莱革曾对她说过：‘阿里·米斯里是个精明、强悍、机灵的高级骗子，犹太人尔孜勒图最终会死在他的手中，而许多人所向往得到的卡迈伦的衣冠最终也会落在他的手中。到了那个时候，戴乃白就只能嫁给他了，咱们后悔也就来不及了！’我祖母戴丽兰觉得他说得在理，便把我叫去，问我：‘你认识阿里·米斯里吗？’我说：‘认识。’她又说：‘那么，我让你去办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你要设法盯住他、欺骗他，把他随身携带的卡迈伦的衣冠弄来交给我。’我接受了祖母的指示后，便天天在街头巷尾转悠，到处找你。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卖糖果的小贩，用十个金币买下了他的衣服、糖果和箱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卖糖果的，借此来蒙骗你。今天终于在街口碰到了你，把你蒙

骗了，把衣冠夺到手。我以为这就大功告成了，可是万万没料到，我还没来得及乐出来呢，就又被你的兄弟给骗了。”

“原来是这样，”阿里·米斯里说，“现在我让你去办一件事情，你快去告诉你祖母戴丽兰、你舅祖父祖莱革，就对他们说我已经把卡迈伦的衣冠和尔孜勒图的脑袋给弄到手里了，让他们明天到王宫去，我们要在哈里发面前把我和戴乃白的婚事定下来，我届时要给未婚妻聘礼。”

艾哈默德听了阿里·米斯里的话，答应马上照办，急忙转身去了。戴乃孚见一切都办理妥当了，高兴地对阿里·米斯里说：

“阿里·米斯里呀，我们悉心地培植你，你干得不错，既勇敢，又机敏，事情证明你没有辜负我们的苦心培养！”

第二天早晨，阿里·米斯里换上一身新衣服，带好卡迈伦的衣冠，把尔孜勒图的脑袋挂在长矛头上，随戴乃孚及其部下一起到王宫去。众人来到哈里发拉施德的御座前，跪在地上，吻了地面，然后毕恭毕敬地站立两旁。哈里发一见阿里·米斯里就很喜欢，问道：

“这个小伙子是什么人？”

戴乃孚说：“启禀众穆民的领袖，他叫阿里·米斯里，他是我的得意门生，是开罗城里那班年轻人的首领。”

哈里发叫他走到跟前来，仔细地打量他，只见他面目清秀、两眼炯炯有神，显得聪慧勇武，给人一种美好的印象，使人对他顿生爱意。阿里·米斯里把尔孜勒图的脑袋展示给哈里发看。哈里发问：

“这是什么人的脑袋？”

阿里·米斯里说："启禀众穆民的领袖，这是犹太人尔孜勒图的脑袋，他是您的仇人。"

哈里发问："是谁杀了他？"

于是阿里·米斯里便把尔孜勒图作恶被杀的经过，全都报告给哈里发。听了阿里·米斯里的陈述，哈里发半信半疑，他认为这个尔孜勒图是个有名的魔术师，法力无边，一个青年怎么会战胜他，将他置于死地呢？为了解开自己的疑点并查清事实真相，他派省长亲自到尔孜勒图的家中去调查。省长来到尔孜勒图家中，见尔孜勒图没头没脑地躺在地上，便命人将其尸体装入木箱中，抬进王宫，请哈里发亲自过目。哈里发眼见为实，认定法力无边的尔孜勒图确实已被杀死，便下令焚尸。正在这时，卡迈伦匆匆赶到王宫，扑通一声跪倒在哈里发面前，吻了地面，然后对哈里发自我介绍说，她叫卡迈伦，是尔孜勒图的女儿，现已皈依伊斯兰教，并当着哈里发和众人面，背诵了《箴信言》。她介绍完了自己，向哈里发诉说了自己的心愿道：

"众穆民的领袖啊，我恳求您做主，让阿里·米斯里和我结婚吧！"

哈里发再三考虑了具体情况，答应了卡迈伦的要求，决定亲自撮合她和阿里·米斯里的婚事，让阿里·米斯里继承她父亲的产业。最后他问阿里·米斯里：

"你还需要我赏你什么，你就尽管说吧！"

阿里·米斯里说："我希望能在陛下的呵护下，组成一个班子，在宫中服务。"

哈里发问："你能召集起多少人？他们有地方住吗？"

这时，哈桑·舒曼插嘴说："他们有四十个兄弟，都在开罗城里。他们可以在我的家里挤一挤。"

哈里发说："你们可以组成这个班子，至于住处嘛，我可以从国库中批给你们一万金币，盖一幢有四十间屋子的住宅楼，供你们居住。"他又问阿里·米斯里："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

阿里·米斯里说："恳请陛下劝说戴丽兰同意把她的女儿戴乃白嫁给我，我可以用卡迈伦的衣冠作为聘礼送给她。"

哈里发答应劝说戴丽兰同意这门婚事，戴丽兰见哈里发亲自过问，便满口答应下来，并收下聘礼。哈里发高兴了，当即主持订婚仪式，并替阿里·米斯里和戴乃白写下婚书。同时还促成他和商人的女儿及侍女、和卡迈伦之间的婚姻，分别替他和她们写下婚书。哈里发还正式接纳阿里·米斯里在宫中服务，为他规定了俸禄，安排了服侍他的人。

阿里·米斯里几经磨难，终于达到封官受禄的目的，他将在宫中的工作安排好了以后，便筹备办喜事。他写信给在开罗的弟兄们，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们，说哈里发已批准他们到宫里来服务，说自己将和四个姑娘结婚[1]，希望他们能来参加他的婚礼。

在开罗的兄弟们见信后，很快就来到巴格达，阿里·米斯里带他们来到新居，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他们。他又带他们进宫去见哈里发，受到哈里发的慰劳，接受了哈里发送给他们的武器、食品、薪俸等，皆大欢喜。

---

① 伊斯兰教规定，一个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四个妻子。

阿里·米斯里为办婚礼准备了三十天。婚礼之夜，热闹非常。喜娘用阿里·米斯里从尔孜勒图手中夺来的卡迈伦的衣冠，给戴乃白打扮起来，她顿时显得格外光彩照人。喜娘带戴乃白去见穿戴一新、神采奕奕的阿里·米斯里，新郎、新娘彼此行过大礼、见面言欢，高兴得很。然后，阿里·米斯里又一一见过其他三个新娘。

婚后，阿里·米斯里在宫中勤恳服务。一天，哈里发对他说：

“你把你在巴格达所经历的惊险、奇异事件从头至尾、详详细细地诉说一遍，我想我会很感兴趣的。”

听了哈里发的话，阿里·米斯里受宠若惊，便滔滔不绝地把他先后与戴丽兰、戴乃白和祖莱革之间如何斗智斗勇的经过叙述一遍。哈里发听得入神，并吩咐主管史记的官员做了详细记录，作为史料保存在档案库中，以流传于后世。

阿里·米斯里成为哈里发最宠信的官吏之一，受到哈里发的重用，出则驾高车、骑骏马，入则拥娇妻美妾，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卡希姆与阿里巴巴

从前，在波斯的一个城里住着两兄弟，老大卡希姆家资万贯，老二阿里巴巴却一贫如洗。

起初，卡希姆和他弟弟阿里巴巴一样穷得叮当响，但是他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为妻，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卡希姆坐享其成，过着悠哉悠哉的日子。不久，他经营的生意一帆风顺，赚了很多钱，他便跻身于富豪之列。

可是，阿里巴巴却娶了个穷苦人家的女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个供起居的破草房外，就是三头毛驴了。他每天都赶着毛驴到林中砍柴，然后，把柴卖掉，买些吃的糊口。

卡希姆为人十分冷酷无情，尽管他资财丰厚，可从来也没接济过阿里巴巴一分钱。他的妻子比他还冷酷，还吝啬，对小叔子的家境不仅不同情，还不时地奚落挖苦。

在 森 林 中

一天，阿里巴巴像平时一样赶着他的毛驴进了森林。他砍了好些柴，分别驮在三头毛驴背上。这时，他猛然听到远处马蹄声声，沙尘滚滚，一支马队朝他这边疾驰而来。阿里巴巴非常害怕，赶紧把毛驴拴到附近的大树下，自己爬上树枝，隐藏在茂密的枝叶间，不被别人发现。

片刻后，一支马队在附近停下。阿里巴巴数了数，一共四十个骑手。只见他们翻身下马，大声说话，从他们的谈话中，阿里巴巴明白这伙人是强盗，刚刚抢劫了一个商队，得到不少金银财宝。

这时，一个首领模样的人走到附近的一座山前，冲着一块巨大的山石喊道："芝麻开门！"那巨石应声而开，露出一个大洞来。强盗们跟随首领鱼贯而入，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一个个走了出来。首领又冲山石喊道："芝麻关门！"那巨石即刻恢复原样，严丝合缝地与其他山石连成一体。然后，强盗们纷纷上马，又向原路飞奔而去。

芝 麻 开 门

眼前发生的一切，使阿里巴巴惊讶得目瞪口呆。过了一会儿，他才自语道："这个山洞里一定藏着强盗们抢劫和偷盗来的全部金银财宝。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秘密，我要去试一下，用他们开山洞的暗语打开它，看看里面都藏了些什么珠

宝。”

时不宜迟，阿里巴巴当即从树上跳了下来，来到那块山石前。他喊道：“芝麻开门！”那山石果然应声而开，露出了山洞。阿里巴巴走了进去，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里面到处堆积着金光闪闪的玛瑙珍珠，小山般的绫罗绸缎、毛皮毡毯，一筐筐的金币银币，一盘一盘的宝石首饰，各种金银器皿横七竖八地散放在各个角落里。阿里巴巴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好这么多的宝物呀。他看得眼花缭乱，一时不知所措。他担心那伙强盗什么时候又会重返山洞，便决定不在此地久留。于是，他急忙装了三条毛驴能够驮得动的金币，便匆忙跑出山洞。他冲山洞喊了一声：“芝麻关门！”山石又恢复了原样。为了不使别人发现他的秘密，他用柴草盖住了钱袋。

机　密　泄　漏

阿里巴巴回到家里，妻子见他带回这么多的金币，大惊失色。她以为这是丈夫偷来的，非常害怕，便问：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忠厚老实的阿里巴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向妻子陈述了一番，她才放下心来。这个穷人家的女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么多钱，兴奋得热泪盈眶。她想数数这些金币有多少，可是数量太多了，难以数清。她对丈夫说：

“你在院子里挖一个坑，等我回来。”

“你到哪儿去？”

“我到大哥家去借个升，量量咱们到底有多少金币。”

“量它干什么？不必去了！”

可是，妻子非常固执，还是去了卡希姆家。卡希姆不在家，她便向大嫂借了升。那狡黠的女人想知道她借升要量什么东西，便在升底抹上了一点蜜。

阿里巴巴很快就在院中挖好一个大坑，待她借升回来，量好金币，便把它们倒进坑内，两人用土把坑盖好。

阿里巴巴的妻子又去将升送还给卡希姆的妻子。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一枚金币已粘在升的底部。当卡希姆的妻子接过升时，立即发现了那枚金币，这使她吃惊不小。她的心中布满了疑云，继而妒火中烧，决心弄个水落石出。

卡希姆探宝

卡希姆的妻子找到丈夫，气急败坏地说：

“你弟弟阿里巴巴可把我们给骗苦了！他成天在我们面前装穷，说他没吃的没喝的身无分文，其实他比我们要富上千倍！”

卡希姆越听越不明白，不知她这话从何说起。妻子见他不相信，又说：

“他借我们的升量金币了！你说他们的钱有多少？”

说着，她拿出粘在升底的那枚金币给他看，又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告诉了他。

没等她说完，卡希姆就火冒三丈，心中又是嫉妒，又是恼怒，他拔腿跑到阿里巴巴家，逼他道出金币的来历。

心地善良的阿里巴巴对哥哥从不隐瞒，有什么说什么。可是，他也知道哥哥是个贪财如命的人，如果将事情全盘托出，哥哥一定会执意到山洞里去，那时说不定会碰上强盗，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便对哥哥说：

"我想，我们两家来平分家里的这些金币吧！"

贪得无厌的卡希姆绝不肯就此罢休，咄咄逼人地对阿里巴巴说：

"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怎么会弄到这么多金币的！不然的话，你就甭怪我对你不客气，我到法官那里告你个抢劫罪，他们就会用武力没收你的钱财，把你关进监狱里去，严厉地惩罚你！"

阿里巴巴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怕法官，因为我从未偷过钱！我是热爱你，对你诚实的，我不想欺骗你，我宁愿你拿去这所有的钱。但是，我想到你是我大哥，我们是亲兄弟，假如我告诉了你金币的来历，若你去了金库，一旦碰上了强盗，你就会落个人财两空！"

卡希姆把阿里巴巴的话当作了耳边风，他的心中只有那金光闪闪的金银财宝，把危险抛在脑后。他逼迫阿里巴巴说出了机密，便很快备足十匹骡子，急匆匆地直奔强盗的宝库。来到指定的山石前，他大声喊道："芝麻开门！"那巨石果然应声洞开。

卡希姆喜不自禁地闯进山洞，他怕山洞开着被路人发现，便回头喊了一句："芝麻关门！"那山石又复原了。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卡希姆张大着嘴巴，瞪大着眼睛，半天动弹不得。此时此刻，他什么都忘了，忘了时间，忘了强盗

随时会回来，忘了阿里巴巴对他的嘱咐，过了好久，他才如梦初醒，拼命地挑拣最好的财宝。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挑出一大堆东西，才想到出山洞。可是，他只顾贪财，忘了开门的暗语，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只好胡乱喊道："大麦开门！"石门纹丝未动。这下子他真着急了，惊恐不安中，他又喊道："碗豆开门！"石门依然如故。他只好想到什么就喊什么："燕麦开门！小麦开门！扁豆开门！蚕豆开门！"直到他把能想到的属于豆麦谷物之类的各种名称都喊了一遍，也没想起芝麻来，山门还是关得紧紧的。

直到这时，卡希姆才相信自己必死无疑了。他明白，这是他的贪心导致他彻底毁灭的，然而，他已后悔莫及了。

卡希姆之死

不久，强盗们果然回来了。他们看到洞外有十匹骡子，格外震惊。强盗头子担心宝库的安全，便急忙翻身下马直奔山石前，喊道："芝麻开门！"门开了，卡希姆也恍然想起了这个暗语，可是，早已来不及了。

凶神恶煞般的强盗们怒气冲冲地冲进山洞，手持寒光闪闪的大刀直逼浑身颤抖不止的卡希姆。他想夺路逃跑，强盗们却把路口堵了个水泄不通，在混乱中他被一个强盗一刀杀死。接着，愤怒的强盗们又把他的尸体剁成四块，分别挂在洞内的四个角落，以儆其同伙——那些企图进入宝库索财取宝的人们，这就是下场。

卡希姆的尸首

到了晚上，卡希姆没有回来，他的妻子坐卧不宁，觉得丈夫也许出了事，便不得不到阿里巴巴家，将丈夫清晨出门入夜未归的消息告诉了他。阿里巴巴听后亦很不安，担心哥哥身遭毒手。可是，他在大嫂面前不好显露内心的痛苦，只是说：

“也许他不想让过路人看见，先躲进林中，等天黑后再回来呢。”

卡希姆的妻子稍稍放下心，可是到了半夜，丈夫仍不归来，她心中又犯嘀咕了，便又跑去找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更觉不妙，他先劝她耐心地等到天亮，然后自己赶着三头毛驴去了宝库。一进宝库，他就惊呆了，看见哥哥的尸体被剁成四块挂在各处。他伤心极了，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他镇静下来，知道光伤心是毫无用处的。他赶忙将哥哥的尸体放下来，装进口袋，放在驴背上，又装了两袋财物，分别驮在其他两头毛驴背上，就向家中走去。

埋葬卡希姆

阿里巴巴来到哥哥家，嫂子一见丈夫的尸体就痛哭不已。阿里巴巴好言劝慰，半天才稍微平息些。阿里巴巴对嫂子说：

“现在，事已如此，再哭也没什么用了，我们应该商量一下如何埋葬哥哥，既不被人怀疑，又不能走漏风声让强盗知

道。否则，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全家都没命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的尸体又被弄成这个样子！”卡希姆的妻子没了主意。

卡希姆家里有个忠诚而聪慧的女仆，名叫马尔佳娜，她听了他们两个人的对话，说：

“我倒有个主意，我可以找到一个能把尸体缝在一起的人。”

说着，她很快跑到一家技术高超的裁缝巴巴·穆斯塔发那里。一见面，她先给了他两个金币。他见了金币，很是高兴，便问姑娘有何事相求。她说明来意，他点头应允。于是随姑娘向卡希姆家走去。快到家时，马尔佳娜用一块手帕紧紧蒙住他的眼睛，然后领他进屋，来到停放卡希姆尸体的房间。马尔佳娜为他揭开手帕，让他动手缝尸。裁缝很快地将四分五裂的尸首缝成一体。这时，马尔佳娜又给了他一枚金币，裁缝喜出望外。临行，马尔佳娜又用手帕蒙住裁缝的双眼，把他送出好远，直到相信他难找到原地，才为他解开。马尔佳娜回到家里，趁夜黑人静之时，帮助女主人和阿里巴巴埋葬了卡希姆。

从此，阿里巴巴为了照料哥哥家，搬到卡希姆家里，继续经营哥哥的生意。

巴巴·穆斯塔发和强盗

当强盗们又回到宝库时，惊讶地发现卡希姆的尸体已不翼而飞了。他们马上想到，准是卡希姆的同伙把他的尸体给

偷运走了。于是，首领便派一个强盗到城里寻找偷尸者。

那强盗到了城里，足足找了一天一夜，也没找到线索。黎明时分，他发现巴巴·穆斯塔发正坐在店铺里干活，便走上前去搭话，问道：

“天还没亮，怎么就干起活儿来了，你看得见吗？”

巴巴·穆斯塔发以为来人在夸赞他，便得意扬扬地说：

“真主赐给我一双好眼睛，昨天，我还在一间没有灯光的屋子里缝连了一具被剁成四段的尸体，眼睛一点儿也没感到累！”

那强盗一听，喜出望外，使出各种伎俩套出了裁缝与马尔佳娜之间发生的事情。他塞给裁缝一枚金币，让他领着去看看那所房子。裁缝却说：

“其实，我并不知道那所房子在哪儿，因为当时那位姑娘用手帕蒙住了我的双眼。”

“你跟我走，说不定我们能找到那所房子呢！”

他俩走了不远，巴巴·穆斯塔发便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了，说：

“到这儿我就不知道路了。”

强盗掏出一块手帕蒙住他的双眼，说：

“你跟我走，你估计一下跟那姑娘走了多少步。”

巴巴·穆斯塔发在强盗的引领下，凭着感觉边揣测边摸索。不一会儿，他停下来对强盗说：

“这就是那所房子了！”

强盗在那所房门上留下一个记号，匆匆赶回队伍中，将所见所闻全部作了汇报。

马尔佳娜的智慧

马尔佳娜很快就发现了强盗留在门上的记号，知道事情不妙。但她立即镇定了下来，决定将计就计，照着那个记号在附近每家的门上都画上相同的记号。

夜里，强盗们倾巢出动，前来抓人。可是他们发现这儿每一家的门上都画有相同的记号，弄不清究竟哪一家是他们要抓的人，只好悻悻而退。

如此兴师动众却白跑了一趟，首领大为恼火，便一刀杀了那个领路的强盗。他又派出第二个强盗去找巴巴·穆斯塔发。这次，强盗在卡希姆家的门上画了个红色记号。不料，又被机敏的马尔佳娜察觉了，她又照样在各家门上画上相同的红色记号。夜里，强盗们来抓人，又被弄得无从下手。回到驻地，首领又杀了第二个领路的强盗。

这回，强盗首领亲自去找巴巴·穆斯塔发，让他领到阿里巴巴现在的住处。他在门前站了很久，暗暗记下住宅的每一个特征，直到相信不会弄错了，才欣然离去。

马尔佳娜和强盗

强盗首领回到驻地，找来四十个大罐子，在其中三个大罐子里装满油，其他三十七个每个里面潜伏一个强盗。他让人把四十个大罐子放在二十匹骡子上，自己则装扮成卖油商贩。他和部下商定，以投石为号，当他投石时，强盗们都要

从罐子里出来，先结果对手的性命，然后搜查财物，把丢失的财宝全部索回。一切安排就绪，他便赶着牲口向阿里巴巴的住宅出发了。

来到阿里巴巴家门前，强盗首领敲门求见，对阿里巴巴称自己是卖油商，是卡希姆的朋友，以前每年都路过此地到卡希姆家做客，希望阿里巴巴也能留他在这里住一夜。阿里巴巴听信了他的谎言，帮他把四十个大罐卸在院子里，并请他进屋。他盛情招待客人，陪客人聊天聊到很晚。

这时，马尔佳娜发现她房间里的灯没有油了，连油壶里也没油了。她想了想，便走到院子里，打开客人带来的一个大油罐。她刚要动手舀油，突然觉察到里面有轻微的响动，她吓了一跳，刚要喊叫起来，却灵机一动，又将盖子盖好。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第二个罐子，也觉察到里面有轻微的响动，像是人的呼吸。好奇心促使她逐个打开罐子盖，结果只有三个罐子里没有这种声音。她想了想，明白了，这准是强盗定下的诡计。她当即决定将计就计，装作没事儿似的舀了一大锅油，放到火上煮沸，然后挨个倒进那三十七个罐子里，结果，强盗们都被一个个烫死了。

夜深人静，阿里巴巴已经睡着，强盗首领以为时机已到，便按约定的暗号，投出一粒石子，可是毫无反应。于是，他又投出第二粒、第三粒石子，还是不见部下从罐子里冲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气急败坏地跑到院子里，揭开一个罐子，下手一摸，油腻腻的，他一把将强盗从罐子里提起来，一看，原来那人早已被烫死了。他依次打开罐子，结果发现所有的部下都被烫死了。至此，他才知道自己精心安排的计划已经彻

底的破灭了，他神志恍惚，疯疯癫癫地向山里跑去。

第二天一早，阿里巴巴从马尔佳娜那里知道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感叹道：

“他原来是前来谋财害命的强盗首领，我还当真以为他是哥哥的朋友呢！要不是你救了我，马尔佳娜，我也会在强盗刀下丧命的。”

于是，他重谢了马尔佳娜，并和男仆们一道在后花园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把强盗们的尸体埋掉，把地面弄平，不露任何痕迹。

强盗首领之死

自从强盗首领跑回山里后，每天都呆在山洞里，呼喊着部下的名字，可是任凭他如何狂呼乱喊，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时间一久，他的神经失常了，终日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又是揪头发，又是打脸颊，无从发泄他满腹怨恨。几个月过去了，他变得愈发疯癫，更加悲哀，但他知道这样糟践自己也是于事无补的，而只有设法报仇才能雪洗这奇耻大辱。

于是，他把自己乔装打扮了一番，让人认不出他原来的模样，在离阿里巴巴住处不远的地方开了一个商店。开始几天，他混在人堆里四处打听消息，奇怪的是死了那么多的人，怎么城里会没人知道？看来阿里巴巴太机敏了，消灭了他的部下，却处理得滴水不漏。

他决心潜入阿里巴巴家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他先从卡希姆的儿子下手，因为据他观察，这个小伙子

为人热情而又单纯。他不断地跟他套近乎，慷慨地赠送给他各种礼品，讨他的欢心。终于有一天，卡希姆的儿子向他发出了邀请，阿里巴巴把他当作侄儿的好友，没看出他就是那个强盗首领，热情地接待了他。

可是，聪明机敏的马尔佳娜在端茶送水时有意瞅了瞅客人，发觉此人似曾见过。她站在一旁细细地观察着他，发现他在谈笑风生之际露出了长袍下藏着的匕首。马尔佳娜更加怀疑他了，她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打量他，终于认出他是谁了。

她明白了强盗首领的险恶居心，认为只有先下手为强，除掉这个狠毒而狡猾的家伙。

她转身回屋，换上一套十分鲜艳华丽的衣服，在腰间别上一把锋利的匕首。她又来到客厅，深深地向客人和主人鞠了一躬，请求让她为大家跳舞助兴。

马尔佳娜舞姿优美，步法轻盈，博得了满堂喝彩。那强盗首领原本心不在焉，听到马尔佳娜要跳舞，有点心烦意乱。可是，一看到她那欢快的舞步，美丽的身姿，便被深深吸引住了。马尔佳娜越跳越快，不时围着客人转，弄得他神魂颠倒。当她又一次转到客人面前时，突然拔出匕首，刺向他的心脏。强盗首领顿时倒地身亡。兴趣盎然地观看舞蹈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阿里巴巴埋怨马尔佳娜误杀客人，卡希姆的儿子则勃然大怒，要跟马尔佳娜算账，他的好友不明不白地被杀，这还了得！

这时，马尔佳娜从容不迫地请主人息怒，然后揭掉了客人的伪装，现出他长袍下暗藏着的寒光闪闪的匕首。阿里巴

巴和卡希姆的儿子认清来人就是那诡计多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首领，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们赶紧把强盗首领的尸体拖到后花园，也埋在那个大坑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阿里巴巴十分感谢马尔佳娜一而再地挽救他的性命，为了报答她，宣布她已获解放，不再为奴，并将她嫁给卡希姆的儿子为妻，让他俩共同经营哥哥卡希姆留下的生意。

从此，山洞里的宝库便成了阿里巴巴和小卡希姆夫妻共同的财产，他们平分秋色，一辈子过着幸福、美满和安宁的日子。

俄尼尔的故事

在从前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执政时期，有一个商人名叫阿尤布，家财万贯，资财无数。他的儿子俄尼尔不仅长得俊秀，而且颇具口才。他的妹妹凡丽达，有倾国倾城之色，聪明伶俐。阿尤布过世后，为一双儿女遗下很多财产，其中有一百担丝绸、锦缎和麝香，上面写着“远销巴格达的货物”的字样。

俄尼尔继承父业，将印有销往巴格达字样的这批货物，一一清点好装运，告别亲朋好友，一帆风顺地来到巴格达。同路的商人替他租下一幢房子，装修了一番，铺了地毯，挂好窗帘，日常用品配置得一应俱全，供他在里面休息。不久，他便与巴格达城里的富商巨贾和著名的绅士们相识，过从甚密。

俄尼尔将十种名贵的衣料精心包好，标明了价格，带到市场上去跟商人们接洽，受到欢迎。当地商界头目亲自接待他，并帮他找买家，那些衣料很快就销售完了，获得两倍的利润。这使他颇受鼓舞，由此他每天都零售货物，获利日增，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

次年伊始，俄尼尔照例到市场上去销售货物。但出乎他预料的是市场没有开市，所有的店门都紧闭着。他觉得很奇怪，便到处去打听，想问个究竟。有人对他说：

“我们这儿有个商人死了，其他的商人都去送葬了。如果你愿意积德行善，你也可以去。”

他说：“我和这些商人已成朋友，当然应该去。”

于是，他详细地询问了死者的家庭地址，便急忙赶去了。他来到死者家中，向死者的亲友们表达了悼念之意，并随着送葬的人流来到墓地。死者的家属在墓地张起帐篷、点亮灯烛，作为送葬者休息的处所。葬了死者，送葬的宾客一起坐在帐篷里听诵《古兰经》。这时，俄尼尔坐在人群中，心想，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也不好先行离去，只好一直陪众人坐到日暮。死者家属摆出饭菜来招待众人，时间又拖长了。俄尼尔这时有些坐不下去了，他很担心自己的店铺无人看管，时间久了，也许会丢东西，心想，自己是异乡人，当地人都把我当作财主，人若是出了名，有人就会惦记他的财物。我要是在这里过夜，家中不被洗劫一空才怪呢！想到这儿，他实在呆不下去了，便猛然站起身来，向在座的各位告辞，说有急事要处理，便顺原路匆匆赶回去。

这时已是半夜，旷野上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只有几只狗在狂吠，时而又传来狼嗥的声音。他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城下，见城门紧闭，怎么推也推不开。他很失望，便自言自语道：

“真是没办法，先是只担心自己的财物被盗，现在匆忙赶

到这儿，又不得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了。”

城门进不了，有家不能回，只好离开城门，到别处找个安身之处，暂息一宿了。正当他徘徊游移不定之时，发现一处坟茔，周围被短墙圈着，里面长着一棵高大的枣树，一道石头拱门敞开着。他看看周围荒凉冷寂，便钻进石头拱门，想在那里面呆到天亮。

坟茔里十分阴森、恐怖，又静寂得十分可怕，他哪里能睡得着？他走到门前，发现有一丝火光远远地在城门附近闪动，细细一看，那火光隐约向坟茔这边移动。他吃惊不小，赶紧将门关上，纵身攀到枣树上，借枝叶掩护自己，密切地观察着动静。他在树上看到那火光越来越近，最后来到坟茔前。这回看清了，原来是三个奴隶，只见两人抬着一只木箱，另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笼、拿着镢头。他们来到门前，站在那里迟疑了一会儿，开始对话：

“你们难道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是呀，晚饭时我们呆在这儿，这道门还是开着的呢，现在怎么关上了？”

“你这个蠢才！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那些田庄主人从园地里享受回来，时间太晚了，城门关了，怕碰上和我们一样的黑人把他捉去烧烤了当饭吃，所以躲进坟茔，关上门，躲在里面呢。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到里面去寻找，准能找到人。我想里面的人见有火光走近，害怕了，就爬到枣树上躲起来了。”

俄尼尔在树上把他们的一番对话听得真真切切的，心里想：该死的奴才！一个个猴精，我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些奴

才的危害呢？

这时，三个奴隶又继续对话说：

“我们俩抬这木箱，真是吃尽了苦头，已经筋疲力尽，就烦劳你越墙进去给我们打开门吧，你开了门，我们一齐动手把捉来的人烤得香香的，让你吃个够！”

“这个木箱可是我们的宝藏，最好让我们把它从墙上抛进去吧。”

“从墙上抛进去，那不就砸碎了吗？”

“我真害怕在坟茔里藏着的人，是一帮打劫归来、闯进去分赃的一帮杀人越货的匪徒呢！”

“蠢才！那种人难道能到这种地方来过夜吗？”

这时，有一人扑通一声，越墙跳进了坟茔里，从里面开了门，待其他人进来，他们又把门关上了。他们面对面地席地而坐，又开始了对话：

“弟兄们，咱们抬着箱子，赶了这么远的路，真是累坏了，不如先休息一会儿，再来挖土埋藏大箱。”

“那也好，不过趁大家休息，我们每人说说自己面颊上被烙上火印的原因、个人的经历，也好消磨一下时间。”

“我说白侯图，就从你开始吧。”

白侯图的经历

我这人从八岁起就开始说谎骗人，每年说一次大谎，欺骗奴隶贩子。说起来不是吹的，我每次说谎，还准能得逞，说得奴隶贩子惴惴不安，十分头痛。奴隶贩子不得已，把我带

到奴隶市场上去，让经纪人卖我，并向买主说明我的缺点。这样，经纪人在市中就当众宣称：

“谁要买这个有缺点的奴隶？”

人们问经纪人：“他有什么缺点？”

经纪人说：“他每年都说一次大谎，欺骗主人。”

一个商人来到经纪人面前，问道：“现在有人出钱来买他的缺点了吗？”

经纪人说：“已经出到六百元了。”

那商人便说：“好吧，我买了，给你再加二十元的赏银。”

经纪人同意了，让奴隶贩子和商人见面，促成交易，双方一手付钱，一手交人。这样，我便来到商人家中。

商人给我一套粗布衣服，我对主人惟命是从，尽心尽力地侍候他。次年，到了丰收时节，家家户户都喜获丰收。我的主人也不例外，在城外的庄园中设宴庆丰收，请商界的朋友们前来大吃大喝，随意谈笑。

正午时分，主人对我说：“白侯图，你骑骡子回家去向太太取一件东西，快去快回。”

我遵从主人的指示，赶忙回家。赶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突然大吼一声，高叫哭喊起来，巷中各家各户，不分男女老幼，全都从家里出来，看个究竟。太太和小姐听到我的哭喊声，赶忙开门出来，问我发生了什么大事。我对她们说：

“大事不好了！老爷和他的朋友们坐在一堵古墙下面吃喝、谈笑，不料古墙突然倒了，把他们都压死了！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赶回来报信的。”

太太和小姐听了我的谎言，竟信以为真，便一起哭喊起

来。左邻右舍的人知道了，都纷纷前来表示哀悼、慰问。太太痛苦万分，撕身上的衣服，打自己的脸，回到屋里，见什么就摔什么、砸什么，家具什物，都被她砸坏了，门窗、搁板也捣坏了，墙壁也污染了。她自己砸，还不解气，便让我帮她一起砸。我也来劲儿了，捧起瓷器就往天花板上摔，听响玩儿，我一边砸，还一边煞有介事地嘶喊着：

“哎呀，我的主人哟，你死得好惨呀！”

折腾了一会儿，家中的瓷器全被砸坏了，屋里一片狼藉。这时太太拉着孩子们，对我说：

“白侯图，你这就带我们娘儿几个到老爷遇难的地方去，把他的尸体从土里弄出来，装进木匣中好好安葬吧。”

我带引太太和她的孩子们，一路哭着朝老爷走去。巷中的邻居们全出来，跟在我们的后头，眼中流淌着伤心的泪水。我们这些人路过大街出城时，哭喊声惊动了更多的人，他们都走出家门来看热闹，关切地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把谎言重诉一遍，说得就像真有此事似的。人们都对此深信不疑，有的人说：

“这个商人德高望重，我们应该报告省长。”

省长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大为震惊，立即做了紧急部署，指示人们拿着锄头、铁锨、篮子，并亲自骑着马，率领众人，紧随我们，前去抢险救灾。我一见来的人更多了，便哭得更厉害，叫得更响亮，这又吸引了另一些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显得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

快到庄园的时候，我疾步跑上前去，从地上抓了几把土撒到头上脸上，把头发弄散，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冲到主人

面前，嚷道：

“报告主人，大事不好了，太太死了！这下子再也没有人来疼爱我了，我可怜的太太呀，真不如我替你去死呢！”

正和朋友们吃喝得痛快的主人，见我蓬头垢面、大哭小叫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吓得脸色苍白，忙问我：

“白侯图，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大事？你倒是快说呀！”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哭诉道：“老爷打发我回家去取东西，我进了家门，见堂屋的墙壁塌了下来，压在太太和孩子们的身上！”

主人忙问：“那太太、孩子们怎么样了？”

我说：“全都压死了！”

主人带着哭腔，又问：“我的那匹骡子呢？”

我说：“甭提了，正屋和马厩的墙壁也都塌了，把骡子、鸡、鹅什么的全都压成肉饼了！”

主人又问：“老太爷呢，他活着吗？”

我说：“屋里所有人，一个也没剩下，全给压死了，而且踪影全无了。”

主人听了我的谎言，震惊得张口结舌，昔日那满面红光的脸，变得灰暗苍白，腿软臂瘫，浑身失去了知觉，歪歪斜斜，支撑不住。过了一会儿，他才哭出声来，疯狂地撕扯衣服、抽打自己的脸颊，打得鲜血直流。他捶胸顿足，高声哭叫道：

“哎呀，我好可怜的孩子、夫人、老爸呀！你们死得好惨呀！这是多么惨重的灾难呀！”

在座的商界朋友，无不陪他落泪，陪他撕扯衣服，抽打自己的面颊，最后陪他走出庄园。

主人和他的朋友们哭喊着走出园门，突然听到更大的一片哭喊声向他们袭来，竟被吓了一跳。他们站定一看，原来是省长率领一大批人成群结队地迎面而来，不仅如此，他的夫人、孩子被人们簇拥着跑来，一个个哭成泪人儿，悲痛欲绝。主人和夫人、儿女们走近了，面面相觑，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们彼此伸出手去，小心翼翼地触摸对方，生怕自己的眼睛看错了。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如梦初醒般地手拉着手，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主人问她们：

“你们到底怎么了？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遭遇了什么不幸事件？”

他夫人说：“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啊！我倒要问问你，你和你的朋友们是怎样摆脱灾难的？”

主人被问糊涂了，说：“我问你，你却问我，你们到底怎么来的？”

他夫人说：“我们在家里好好呆着，突然间，奴才白侯图光着头、撕破衣服，跑回家里，二话不说，就冲我大喊大叫道：‘我的主人哟，大事不好了！’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老爷和他的朋友们都被墙给压死了！’”

主人震惊了，说：“刚才，就是这个白侯图心急火燎地、哭哭啼啼地跑来对我说：‘堂屋的墙壁塌了下来，压在太太和孩子们的身上……’”

主人说到这儿，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他转过头来，见我站在一旁，便怒不可遏地说：

“你这个该死的奴才，撒谎成性的鬼东西，是你干的好事，害得我们全家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非剥你的皮、割你的肉不可！”

我听了老爷的话，却不紧不慢地回敬他道：

“老爷，你不能惩罚我，因为这是我的缺点。当初你们买卖我时，不是当面说得很清楚吗，这是其中的一个条件，有公证人在场。你应该知道，我每年都要说一次谎，这次还仅仅说了一半，留下那一半，到年底再说，到那时才算是一次谎呢！”

听了我的话，主人大发雷霆，高举两手冲我吼道：

“你这个可恶至极的坏东西、罪该万死的奴才！你一手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却说什么只撒了一半谎！你太可恶了，你滚吧，滚得越远越好，我给你自由了！”

可是，我不听他的，尽管他气得死去活来，我却有条不紊地说：

“且慢，主人，你虽然宣布给我自由了，可我却不走。我要呆到年底，以便说完那一半谎，这样也好凑成一个全谎。那时候，你把我带到奴隶市场上去，声明我的缺点，照你买我的手续将我卖掉就行了。再说，你现在让我走，我无别的技能，也难以维持生计啊。”

我一味对他胡搅蛮缠，他对我已很不耐烦。这时，许多人围拢过来，纷纷询问他，向他表示慰问。他向男女老少打招呼，又去迎接省长，对省长说明事情的真相，说造成如此恶劣影响，只是说了一半谎话的结果。省长和众人听了，都认为这个玩笑开得太离谱、太不像话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责

怪我、咒骂我，说我这人实在太不地道了。然而，我却若无其事地笑着说：

“主人怎么能处罚我呢？这是我的缺点，而这一点正是我预先声明过的，也正是由于我有这个缺点，他才买我的。”

风波过后，主人回到家中，看到屋里的家具什物被砸得粉碎，其中大部分都是我弄坏的。太太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我头上了，说所有的什物都是我砸坏的，她自己一点儿责任都没有。太太火上浇油，使我的罪过更大了，主人对我更加恼怒，拍着手、跺着脚说：

“我这辈子还从来也没见到过如此坏的奴才，一手造成这么大的祸患，还说什么只不过是只说了一半谎话，如果说足了一次谎话，那还不闹个天翻地覆、毁坏一两座城市吗？”

主人越说越气愤，索性将我拉到省长那里，让我饱吃了一顿鞭子。我被打得昏死过去，不省人事，并划破我的面颊，烙上火印后，把我带到市上拍卖。后来，我又连续在几个新主人家里作祟，因此不断被人辗转拍卖，但经常在王侯贵族家中转卖，最后竟被卖到王宫里来了。

白侯图讲完自己的故事，点着另一个奴隶说：

“卡夫尔，现在轮到你了，你说说你的故事吧。”

卡夫尔说：“弟兄们，我要讲的故事太长了，现在不是讲故事的时候，你们看，天快亮了，这个木箱如果现在不赶快埋好，到了天亮后，必然被人发现，泄露了秘密，我们的性命就难保了。我的故事，等回到宫里，再讲不迟。”

其他人觉得卡夫尔的话很在理，于是大家立即行动起来，

在四座坟茔中间，按木箱的尺寸大小，挖了个大坑，他们有的用镢头挖土，有的用篮子运土，累得浑身冒汗。不久，坑挖好了，他们又合力将木箱搬到土坑里，再埋上土，坑面弄得平平整整，让人看不出破绽。一切安置停当，他们便一齐走出坟茔，关好大门，扬长而去。

坟茔里瞬间变得一片沉寂。一直一动不动地呆在树上的俄尼尔，此时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到被埋在那里的木箱了，他想不出这木箱里装着什么。待到天色微亮时，他看看周围毫无动静，便从树上跳下来，用双手挖开松软的泥土，取出木箱，用一块大石头砸开锁，掀开箱盖一看，只见里面藏着一个被麻醉未醒的女郎。他细细地打量一番，见那女郎面如桃花，浑身上下佩戴着稀世名贵的珠宝首饰。他用手在女郎鼻子前试了试，知道她还活着，便将她从木箱中抱了出来，让她仰卧在地上。不一会儿，女郎慢慢醒来，她的身子动了动，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她呕吐着，竟然从口中吐出一大块麻醉剂。他吃惊地想，这么大的一块麻醉剂，足以麻醉一头大象了！女郎恢复了常态，转动着明媚的大眼睛，用甜蜜的音调，喊着一些人的名字，命令他们上茶、送吃的来；见无人应声，便睁大眼睛，猛然发现自己竟置身于坟茔之中，不禁大惊失色，继而伤心地悲泣起来。当她发现身边蹲着一个陌生人时，便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儿？到底是谁把我从深宫闺阁中弄到这荒无人烟的坟茔里来的呢？”

俄尼尔忙说：“请小姐安静些，我所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昨天深更半夜，有三个奴隶，抬着这只木箱，来到这里

……”他将自己亲眼所见，详尽地细说了一遍。接着，他便询问她的经历和遭遇。她说：

“我赞美安拉让我遇到你这样的好心人，不过，现在不是谈我的经历和遭遇的时候。这样吧，你现在仍把我装进木箱里，然后到路边上，等着有赶牲口的，你就雇匹骡子来，把木箱运回你家里。然后，我就会将我的经历和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俄尼尔按女郎的指点去做，他跑到马路上，见曙光照遍原野，马路上车水马龙。他雇了一匹骡子，带到坟茔里，驮木箱回家。

来到俄尼尔家中，女郎从木箱中出来，举目四处观望，见住房体面，陈设富丽，马厩里骡驴马齐全，库房中货物充盈，便知俄尼尔是个巨商富贾。此时，她觉得自己饥渴难耐，便说道：

“我的主人，能给我点吃的喝的吗？”

俄尼尔说：“好的，请稍等，立马就好。”

说着，俄尼尔一路小跑到市上买了烤羊肉、甜食、葡萄酒、蜡烛和其他吃喝熏香必需的东西，带回家里，陪女郎吃喝。他见女郎不仅长得秀丽，而且言谈举止十分文雅得体，便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表示希望与她结为夫妻。不料，女郎却婉拒了他。他不解其中原由，便问她为什么？她说：

“实不相瞒，我是哈里发的妃子，因为我天生丽质，又能歌善舞，颇得哈里发的青睐，可是哈里发对我的宠爱，却使得王后对我百般嫉恨，于是她便指使一个婢女，趁我睡熟时，将一块麻醉剂塞进我的嘴里，使我当即失去了知觉。王后让

人把我装进木箱中，收买奴隶和门房，趁着夜色把我送到那块坟茔中，挖坑把我埋在那里。这些情况，都是你亲眼所见的。我命不该死，遇到你这样的好人，把我从死难中抢救过来，带我到你家中避难，当上宾款待，令我万分感激。这也就是我的经历和遭遇。我不知道哈里发日后对这件事如何发落，但你已知道了我的地位、身份和情况，这是绝密的，请你千万别泄漏出去。”

得知女郎的身世情况后，俄尼尔知道了她身为哈里发的宠妃，慑于王威，吓出了一身汗，遂敬而远之，变得忧心忡忡。他觉得事情棘手，自身安危莫测，惶惑不安起来。

一天，他照例到市里去为王妃采购美味佳肴。回到家里，他看到王妃正在伤心哭泣，见俄尼尔回来，她破涕为笑，说道：

“你可回来了，你不在家，我就感到非常地孤单寂寞。”

再说王后趁哈里发离开王宫外出巡视之机，谋害他的宠妃以解心头之恨以后，自己心中却并不安宁，她想，哈里发与王妃素日在宫中形影不离，他回宫后，见不到她，必然会问起来，到那时，我可怎么办呢？为了有个万全之策，她便把宫里一个诡计多端的老太婆唤来，把谋害王妃的秘密告诉她，并向她讨主意。老太婆说道：

“王后，眼看哈里发就要回宫了，王后若想息事宁人，不如让木匠用木头造个假人，拿来挖一座坟埋在宫中，再盖一间屋子，里面点上灯烛，教宫里人穿起丧服。待哈里发回宫时，让人向他诉说王妃突发奇病、一命呜呼的消息，向他介绍王后厚葬王妃的情况。哈里发听后，必定大为伤心，要在

坟前追祭、守陵。如果哈里发怀疑是王后因嫉妒王妃而陷害了她，王后不必惊慌失措，要装出十分伤心的样子，镇静自若地对付，可以让人开棺验看棺中丰殓厚葬的情况。万一哈里发提出要揭开寿衣看王妃时，王后须安排人一齐向前劝阻，就说是教律不许这样做。如此这般，就不怕哈里发不信以为真，让人原封埋好，并且会感谢王后的。这样，王后不就可以化险为夷、避过灾祸了吗。”

王后听了老妖婆的诡计，觉得可行，便大加赏赐，给了她一套华贵衣服和一笔钱，命她照计行事。老妖婆受宠若惊，马上去找信得过的木匠，让他做了一具木人，送给王后，给木人穿起寿衣，又挖了坟埋葬起来，坟前燃起灯烛。一切安排停当，王后和众人穿起丧服，将哈里发爱妃急病死去的消息四处传扬开去。

哈里发巡游回来，见宫中上下，全都穿着丧服，吃惊不小，便询问王后，听说爱妃急病而死，他自己竟也昏死过去了。

他从昏迷中醒来后，便追问爱妃葬在何处，要亲自去追祭她。哈里发不顾一路劳顿，当即来到宫中坟前，见坟墓修得十分体面，心中反而对王后生出一片感激之情。然而，他又觉得爱妃死得不明不白，又怀疑其中有诈，便命人挖坟，开棺验尸。他看到尸体被厚重的寿衣包裹着，便命人揭开寿衣看看爱妃的面容，这时王后和老妖婆等人便上前劝说道：

“启禀哈里发陛下，这样做是伤天害理的，是万万做不得的呀！”

说完，她们便命人赶忙将棺木盖好、埋上。哈里发伤心

至极，在坟前守陵一月，才回宫理政。一天，哈里发从睡梦中惊醒，仍躺在床上想着爱妃。这时在床头床尾为他扇扇子的两个宫女，以为他仍在酣睡中，便小声攀谈起来，哈里发索性侧耳细听起来，只听宫女说道：

“这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

“你这话里有话，你不如明说了吧。”

“有些事情办得冠冕堂皇，实际上是阴谋诡计。陛下在坟前守陵，那么诚恳、那么投入，但是他全然不知，坟中埋的是一具木人！”

“照你这么说，坟中埋的不是王妃了，那么，王妃在哪儿呢？她究竟是怎么了？”

“我告诉你吧，王后因嫉恨王妃受宠于哈里发，便趁陛下巡游之际，让人设毒谋害王妃，将她装入木箱，运到坟茔埋掉了。”

“王妃就这么被害死了吗？”

“善良的人总会有善报的。后来他被一个名叫俄尼尔的商人及时挽救，在他家里休养，到现在已经有四个月了，这一切都是王后吩咐不准向陛下透露的。”

事情的真相原来如此！哈里发无意中获悉王妃的真情实况，原来宫中坟里埋的不是王妃，而是一块木头！他一个哈里发、一国之君，竟被王后戏弄了，被蒙在鼓里！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立即起身上朝，命令宰相张尔蕃晋见。宰相不知何故，诚惶诚恐地跪到哈里发面前，只听哈里发怒气冲冲地说道：

“张尔蕃！听着，你快去到俄尼尔家中，把我的爱妃从他

手中夺回来！把他也带来，我要重重地惩罚他。”

张尔蕃连声说“遵命！”，便去叫来省长，带领一班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俄尼尔家。这时俄尼尔刚从市上买回肉来，炖好了肉，同王妃正要坐下来大吃大喝，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聪明的王妃明白有大事临头，脸色变得苍白，她从窗户往外一看，只见房前屋后已被军队包围得水泄不通，她吓得几乎不省人事。她稍微镇静了一下，果断地对俄尼尔说：

“你快跑吧，逃命要紧，否则就要人财两空了。”

俄尼尔说：“我们已被重兵包围，怎能逃得出去？”

王妃指点他说：“别害怕，我给你想个办法。”

说着，她拿一件破衣服给他穿上，把那锅炖肉装在一只篮子里，上面放上一些碎馍、乳饼，对他说：

“你就这样逃走吧，不必担心我，在哈里发面前，我自有应付的办法。”

俄尼尔装作衣衫褴褛、贫穷不堪的下人，从从容容地打开门，在众官兵的眼皮子底下，混了出去。与此同时，王妃迅速整理了衣冠，把金银、首饰、珠宝和其他珍贵便于携带的什物，装满了一提箱，然后静静地坐下来，等着官兵们冲进来。宰相和省长率领众官兵破门而入，见王妃收拾齐整，端坐在那里，彬彬有礼地与他们相见。宰相对王妃说：

“我们只是想把俄尼尔带走。”

王妃沉着冷静地说：“很不凑巧，他已经带着货物到大马士革做生意去了。现在我可以跟你们回宫，向陛下作个交待了。”

宰相带走了王妃，让人把她的衣箱带上，让士兵们仔细

查抄了俄尼尔的家。他们一行来到王宫，哈里发命令将王妃安排在一间暗室里住下，派个老宫女侍候她；同时下一道诏书，命令大马士革国王从速缉拿俄尼尔归案。

大马士革国王毕恭毕敬地接过诏书，吻了吻，把它顶在头上，随即派人去缉拿俄尼尔。国王还派人到城中四处散风，就说俄尼尔家中富甲一方，谁都可以去查抄，因为他是罪犯。官吏和差人们捷足先登，纷纷来到俄尼尔家，不料，却见俄尼尔的母亲和妹妹正坐在一座坟前痛哭流涕。原来自从俄尼尔离家之后，一直没有回来，他母亲和妹妹便以为他已不在人世了，便在家中做一座坟，将他的一些用品埋在里面，日夜对着坟悲悼哭泣。官吏和差人将她们母女俩押解到衙门审讯，可怜母女俩失去了亲人，又被抓了起来，却并不明白究竟是何原因？国王亲自审问她们，追究俄尼尔的去向，她们只说实在不知道。国王见始终问不出什么来，便把她们放了，可是她们的家已被封了，无家可归，只好四处流浪。

俄尼尔自从离家出逃以后，到处颠沛流离，身边携带的食品不久就用完了，他开始乞讨，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浑身疲乏无力。一天夜里，他流浪到一个乡村里，靠在清真寺的墙壁上过了一夜。

次日黎明时分，人们到清真寺里去做晨祷，发现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浑身瑟瑟发抖，已经气息奄奄。大家急忙围拢上来，关切地询问他。他睁开眼睛，说不出话来，只是伤心落泪。人们纷纷救助他，有的送来御寒的衣服，有的送来干粮给他充饥，并悉心照料他。从此，清真寺成了他的家，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人们可怜他，要

把他送到巴格达医院里请医生为他看病。这时，村中又来了两个女乞丐，她们就是俄尼尔的母亲和妹妹，由于无情岁月的摧残，彼此面目皆非，近在咫尺竟认不出来。俄尼尔可怜她们，把自己的吃食分给她们吃。

次日清晨，村里人雇来一匹骆驼，让驼夫把危病中的俄尼尔送到巴格达医院去看医生。驼夫将俄尼尔用绳子系在驼背上，正要出发，这时俄尼尔的母亲仔细看着他，终于认出他来，惊叫道：

“俄尼尔！我的孩子，你原来还活着，怎么变得教我认不出来了。”

俄尼尔被母亲的哭叫惊醒过来，他有气无力地抬起眼皮，看着母亲和妹妹，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母亲见他病成这样，便同意让驼夫把他送到巴格达医院抢救，而自己又带着女儿踏上流浪之路。

驼夫护送着病危的俄尼尔，在沙漠中不停地跋涉。终于来到巴格达，待他找到一家医院时，已是深更半夜院门紧闭了。一个商界的头目在外面游玩后回家的路上，见到俄尼尔气息奄奄，便把他弄回家中，让妻子好好照顾他，给他擦洗了脸和手脚，用玫瑰香水洒在他的身上，让他躺在床上休息。俄尼尔醒来，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心中积忧过重，病情不见减退。

王妃被哈里发幽禁着，不准与任何人见面，也不听她作任何分辩，不知不觉，八十天过去了。一天哈里发从幽闭她的房前路过，听到她在房里自言自语道：“俄尼尔，你的为人多么正直、多么善良，你的性格多么纯洁、清正！冤枉你的

人，你却以德报答他，轻蔑你的人，你却依然敬重他，糟蹋你的人，你却保护他的爱妃。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会和哈里发一起站在公正的裁判者面前分庭抗礼的，你作为一个清廉之人，终会胜利的。”哈里发悉心听了她的衷诉，醒悟到是自己冤枉了她。于是他回到宫中，吩咐将她传来，当面问她：

“你怎么能将我比作冤枉、轻蔑、糟蹋他人之人？今天你要当面给我说个明白，我冤枉了谁？轻蔑了谁？糟蹋了谁？”

王妃说：“陛下，恕我直言，您下令要缉拿俄尼尔，可俄尼尔从来没有动我一指头，也从来没有凌辱我呀！”

哈里发说：“那么，你现在有什么要求呢？”

王妃说：“如蒙陛下恩准，我要跟俄尼尔结婚。”

哈里发见她意志坚定，便叹息着说：“那好吧，如果能够找到他，我就把你无偿地赏给他。”

她说：“请陛下恩准我去寻找他吧。”

哈里发不耐烦了，说道：“随你的便吧！”

于是，她谢别哈里发，带着一千金币上路了。她先去拜访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并为俄尼尔而广施博济，救济那些生计无着的穷苦人；接着她又到市场上拜访商界的头目，把金币交给他，让他去救济流浪的异乡人。一天那个商界头目对她说：

“你肯劳驾到我家中去看望一下异乡的流浪者吗？”

她听了，毫不迟疑地跟那商界头目去到他家，问女主人说：

“请问，住在你家中的异乡流浪汉在哪儿？”

女主人带她到里屋去，她看到躺在床上的俄尼尔，却认不出他来，因为他已骨瘦如柴，面目皆非，教人认不出来了。但她对面前重病中的青年人十分同情，抑制不住激情，流下同情的泪水。她决定留下来，帮助女主人来照料他，每日为他递汤送药，百般呵护。几天后，她暂时告别女主人，又到市场上去探听俄尼尔的消息。

这一天，商界头目领着俄尼尔的母亲和妹妹来见她，说道：

“这母女俩衣衫破烂不堪，饿得东倒西歪，情况十分凄惨、可怜，我带她们来，是求你收留她们，做做好事。”

她一见到她俩，便认出她们是俄尼尔的母亲和妹妹，彼此寒暄良久，问到俄尼尔的下落，都非常焦急。她决定暂且将她们母女俩送往商界头目家中去休息，待找到俄尼尔以后再说。她们相拥着来到商界头目的家中，她头一句话便是向女主人询问那个异乡流浪汉的病情，女主人说：

“情况没有变，还是那个样子。”

她说：“让我们去看看他吧。”

于是四个妇人一齐来到俄尼尔面前，关切地看望他。俄尼尔的母亲一见到他，便首先惊叫起来：

“俄尼尔，我可怜的孩子，我们又见面了！”

王妃听说他就是俄尼尔，吃惊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继而含着热泪说道：

“亲爱的俄尼尔，你真的是我要寻找的俄尼尔吗？你变得都让人认不出来了！”

此时的俄尼尔虽然没有力气说话，但他的神志还是清醒

的，他努力睁大眼睛，认出了王妃，精神为之一振，嘴角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

王妃镇静了一下，对俄尼尔讲述了他们分手后的情景，最后说道：

“我对哈里发诉说了我们之间的真实情况，得到了他的信任，而且他已表示愿意将我送给你呢！”

她让所有的人安定下来，别走动，说去去就来。她回到宫中自己的房子里，取来一笔钱，交给商界头目，让他去给俄尼尔一家每人买回四套衣服、二十块手巾和其他日用品，并特别嘱咐为俄尼尔买来最名贵的药品。她陪着俄尼尔一家人，悉心地照料他们，使他们逐渐恢复了健康。这时，她才来到哈里发面前，报告说她已经找到俄尼尔和他的母亲、妹妹。于是哈里发命令宰相张尔蕃去把俄尼尔接到宫中来。

俄尼尔来到哈里发面前，用极其动听的言词大加赞颂哈里发，使哈里发对他另眼相看，接着他又把自己在巴格达经营生意，在坟茔里过夜，从地里刨出木箱的经过，向哈里发作了详细报告。哈里发认真听了，认为俄尼尔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因而非常喜欢他，当即赏给他一些宫中用的衣服，并吩咐腾出一幢宫殿，给他居住，派婢仆侍候他，允许他接母亲和妹妹一起在宫中生活。哈里发兑现自己的诺言，允许王妃与俄尼尔结婚，使他们如愿以偿。

富翁和六个婢女

相传在哈里发迈蒙执政期间，他有一次召集文武百官、诗人文豪和亲信随从进宫，来和他一起聊天寻乐。其中有他最得意的随从穆罕默德·巴什拉亚。

哈里发迈蒙对巴什拉亚说："你来讲一个我从来不曾听过的故事给大家听吧！"

巴什拉亚问道："陛下要我讲什么样的故事，是我亲耳听到的，还是我亲眼见到的？"

哈里发迈蒙说："不管是你听到的，还是你见到的，只要是稀奇有趣的就行。"

巴什拉亚说："那好吧，我就给陛下和各位讲也门富翁和六个婢女的故事吧。"

从前，有个也门的富翁，到巴格达来旅行，他看到巴格达城[1] 十分繁华发达。

---

① 巴格达城：巴格达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世界名城。公元前 3500 年苏美尔人时期，巴格达是沙漠地区中的交通枢纽；在萨珊王朝（224～651 年），巴格达曾是波斯人统治的村落。

阿拔斯王朝于750年建立后，第二任哈里发阿拔斯·曼苏尔率领许多专家学者踏勘许多地方后，于762年决定在底格里斯河右岸的巴格达建都。曼苏尔说："巴格达是一处优良营地。底格里斯河可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各种海产品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及其周围地区的粮食，可运抵巴格达。幼发拉底河又可沟通巴格达与叙利亚、里卡城。"

初建巴格达城耗时四年，耗资约四百八十八万三千迪尔汗（当时的货币名称），雇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建筑师、技工和小工约十万人。负责工程的建筑师是希加知·阿尔塔和欧姆朗·互达赫。

曼苏尔最初将巴格达城称为"和平城"。

巴格达城平面构制为圆形，故又名为"团城"。

围绕巴格达城的护城河宽二十米。河上横跨四座活动吊桥。晚上，吊桥收起，巴格达城就形同一座岛屿。砖砌城墙分为外墙和内墙。外墙低，内墙高。外墙高三十腕尺，内墙底座宽五十腕尺，由下往上渐窄，顶部宽约二十腕尺。外墙无塔楼，内墙建成齿形城垛，有塔楼。独具匠心的建筑师将城墙建成内高外低，是为了防御外侵，当敌兵攻来时，即使突破了外墙，尚有内墙可守，居高临下，宜于抵挡。

巴格达城中央为哈里发的紫禁城，建有"金门宫"和曼苏尔清真寺，又有城墙环绕。墙体由硬砖砌成，墙体宽十腕尺，并建有墙楼。

当时的巴格达城有四座城门，分别叫作巴士拉门、库法门、夏姆门和呼罗珊门。四座城门连系四条大街，通往城中央紫禁城，城区内街道以中心广场为圆心，向四周辐射。外

墙、内墙和紫禁城墙三道城墙构成三个同心圆。外墙、内墙间又以板壁建造了甬道隔离带，内、外城门以三道长三十腕尺、宽二十腕尺的狭窄甬道和三道长六十腕尺、宽四十腕尺的天井相连，迂回曲折，出入不易。

哈里发喜好洁净，巴格达城几乎一尘不染，城内有一万多所澡堂。

巴格达城建立后的八、九世纪，一直兴旺繁华，成为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其威望和规模，在中世纪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阿拔斯盛世哈伦·拉希德时期（786～809年），巴格达成为一座国际城市，皇宫及附属宫苑供内眷、太监和高级别的、经特许的官吏居住的建筑，占据巴格达城的三分之一。皇宫中的接见厅，装饰豪华、陈设绚丽。

到了阿拔斯王朝836年迁都萨马拉以后，巴格达城的地位和影响大不如前，而且逐渐失去了鼎盛时期的光辉。

多少年过去了，随着连续的内战、自然灾害的破坏，巴格达城的城墙、塔楼遭到严重破坏。1258年，莫卧尔侵略军又破坏了大量城市设施。1400年在帖木人的蹂躏下，城墙又多处坼裂。以后又先后落入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之手，面目皆非。那个也门富翁在那里置下房产地业，干脆把全家都搬到巴格达。他有六个婢女，个个长得月儿般的美丽。这六个婢女的肤色、体态各不相同：第一个是白皮肤的，第二个是棕色皮肤的，第三个是大胖子，第四个是小瘦子，第五个是黄色皮肤的，第六个是黑色皮肤的。她们都知书达理，能歌善舞，深受主人的宠爱。

一天，主人命仆人备齐丰盛的美味佳肴，把婢女们叫出来，陪他吃喝享受。他们大吃大喝，尽情享受，一边吃喝，一边聊天。

主人端着一杯酒，对白皮肤的婢女说："美丽的小姑娘，你唱一曲给我们助助兴吧。"

白皮肤的婢女抱起琵琶，抑扬顿挫地边弹边唱道：

"我的眼中映出情人的身影，
他的名字深埋在我的心中，
怀念他时我情绪万分激动，
注视他时我汗毛变成眼睛，
有人埋怨我为何不忘爱情？
我只能说非他莫属难变更，
我要把此情谊珍惜到终生！"

主人听了，陶醉其中，得意扬扬地一口喝干杯中酒。他亲自斟满两杯酒，一杯赏给白肤色姑娘，将另一杯端在手中，指着棕色皮肤的姑娘说：

"你这个娇态十足的小姑娘，谁都知道你的歌喉十分动人心弦，来，唱一曲给我们听吧。"

棕色皮肤姑娘抱起琵琶，弹唱起来：

"我发誓此生只钟情于你，
怀念你的心情至死不渝。
你似一轮皎月高悬天际，

为行者指明方向心不移。”

主人听了，连连点头称好，乘兴喝了手中的酒。他又斟满两杯酒，一杯赏给棕肤色姑娘，一杯端在手中，让胖姑娘弹唱一曲。

胖姑娘应命，抱起琵琶，边弹边唱道：

“我只图使你欢欣快慰，
他人恼恨我置之不理，
你喜笑颜开知书达理，
帝王威严我不放眼里，
希望你欢快万事如意，
所有人都来攀亲论戚。”

主人听了，扬扬得意地一口干了杯中酒，继而斟上两杯酒，一杯赏给胖姑娘，一杯端在手中，对瘦姑娘说：

“你是个不同凡响的姑娘，快唱一曲给我们听吧。”

瘦姑娘应命，抱起琵琶，边弹边唱道：

“难道我没有为你牺牲的机会？
我无法忍受你随意将我抛弃。
一定要请法官判咱相爱如意，
愿他主持公道给我应享权利。”

主人听了，得意非常，饮尽杯中酒，又斟满两杯，一杯

赏给瘦姑娘，一杯端在手中。然后对黄肤色姑娘说：

“你这漂亮得犹如白昼里的太阳，快给我们弹唱一曲吧。”

黄皮肤姑娘抱起琵琶，边弹边唱道：

“每当我见到情人的面，
他锐利目光便似利剑，
我的命运掌握他手间，
应得的宠幸与我无缘。
当初我劝两人相疏远，
安拉公道让他到身边，
除他我不看别人一眼，
无奈命运将我们离间。”

主人听了，点头不止，喝完杯中酒，又斟满两杯，一杯赏给黄皮肤姑娘，另一杯端在手中，对黑肤色姑娘说：

“你这眼珠子般的黑宝贝呀，现在该你唱给我们听了。”

黑皮肤姑娘抱起琵琶，边弹边唱道：

“爱情摧毁着我的生命，
受尽屈辱我不改秉性；
翘企能生活在蔷薇园，
只为常睹他英俊面容；
认识他后我不改初衷，
高照的吉星闪烁心中；
我无端遭到厌烦弃绝，

世上事惟此令人心痛。”

主人听了，不胜快慰，一口气喝完杯中酒，又赏给黑皮肤姑娘。

婢女们轮流为主人弹唱，又喝了主人赏赐的醇酒，感到尽兴、满意，齐声对主人说：

“恳请老爷评价一下奴婢们的技艺和操行。”

主人沉思一会儿，对她们说：“自从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也懂得了一些乐理，还从你们那里听到古人的信息、各民族的经历、风俗礼仪。刚才听了你们的弹唱，使人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对高尚情义的珍惜。现在，我要鉴别一下你们的礼貌和口才，希望你们每人当面谈谈自己的特点和可贵之处，然后你们姐妹之间互相品评一番。鉴别的方式可以是你们中的白的对黑的，胖的对瘦的，棕的对黄的，可以互相评判，直言不讳地指出对方的缺点。条件是无论夸耀自己也好，评判别人也好，都必须引经据典，或者列举诗歌、轶事作为论据。好吧，现在就开始吧。”

主人的话音未落，白肤色姑娘就急不可耐地站起来，指着黑肤色姑娘的鼻子说：

“你这个该死的黑皮鬼，听仔细点！相传从前白色曾自我表白说：‘我是闪烁的光线，我是“十五的月亮”；我的色泽明丽，我的容貌灿烂如锦。为夸赞我的美丽，诗人留下不朽的诗句：

白肤色女郎面颊如霜细腻光滑，

分明是珍珠制成美妙如画；
她的身段像“艾里夫[1]”笔直不阿，
她的眉毛如“努乃[2]”弯成“凹”；
一对明丽的杏眼闪射光华，
秋波似利剑使人心思娇娃；
窈窕的身躯托着美丽的面颊，
似蔷薇如桃金娘像水仙花；
园丁在园中苦心培育鲜花，
她的身体不是鲜花胜似花。’

“毫无疑问，我的肤色像晴朗的白昼，像盛开的鲜花，像闪烁的星辰。安拉在圣经里曾对圣摩西说：‘把你的手伸进你的口袋里，一会儿它将变成不会作恶的白手。’又说：‘至于那班面孔变白的人群，他们将永久享受安拉的恩惠。’可见我的肤色是神圣的标记，我的可爱和美丽达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再说，白衣服历来为人乐道、称羡。白色的好处真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从天而降的霜、雪是白的。白色为诸色之冠，这是无可置疑、人所公认的。穆斯林历来以戴白缠头向人夸耀、自矜。总而言之，白色的好处太多了，我只能说到这里。

“现在让我来评判你这个黑皮吧。你的黑皮肤与墨和铁的颜色相同，与令人讨厌的乌鸦毫无区别。诗人在褒白贬黑时

---

① “艾里夫”：阿拉伯文的第一个字母，其书写法与阿拉伯数字“1”字相同。

② “努乃”：阿拉伯文的第二十五个字母，写法是一个半圆形，朝上开启处点一圆点。

是这样写的：

‘莫非你未曾得见：
珍珠以其色泽鲜明而身价百倍，
煤炭一大筐却只值几个银币？
难道你不曾听到：
总清算日白皙者走进乐园，
面孔变黑者却被赶进地狱？’

“在古代，人们为表彰善良，曾流传着这样的趣闻：相传圣诺亚一天在郊外午睡，他的两个儿子萨姆和哈姆守在身边。忽然间，狂风大作，刮开了他的衣服，使他的下身暴露无遗。

“哈姆看到这种情况，只顾咧着大嘴，哈哈笑个不停，而萨姆却手疾眼快，赶忙扯过来一件衣服给父亲遮羞。圣诺亚醒来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和两个儿子的不同处理方式，便称赞了萨姆，并替他祈福求寿；同时狠狠地责骂哈姆。从此萨姆笑逐颜开，心情舒朗，面容也越长越白皙，他的子孙中，有先知圣贤，也有帝王将相，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兴旺发达的民族。

“至于哈姆呢，他挨了父亲的咒骂后，心情沮丧，蓬头垢面，面孔越长越黑，被众人取笑，后来跑到埃塞俄比亚去苟且偷生，结果他的子孙都成了黑色人种。”

“好了，你太饶舌了，坐下去吧！”主人阻止白肤色姑娘继续说下去，叫黑肤色姑娘站出来答辩。

黑肤色姑娘指着白肤色姑娘说：“你不要过于逞强了！你

应该知道，在《古兰经》里，安拉曾对穆圣[1] 说：

“‘指以黑暗覆盖万物的夜晚起誓，指照亮大地的白昼起誓。’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如果夜晚不比其他事物更显赫、更著称，安拉就不会指它起誓，更不会先于以白昼起誓了。黑色是青年人普遍喜爱的装饰颜色，黑衣、黑鞋、黑皮包使人显得更精神。而一个人活到头发白了，脸色苍白时，人生就没趣了，离死也就不远了。这是人生的规律，难道你就不知道吗？如果它不比其他事物更特殊，那么安拉就不会让心脏的中心部分和眼珠都成为黑色的了。诗人吟得好：

‘黑色更具赤心瞳孔的特点，
黑肤色姑娘显得更美更甜，
白头发白寿衣人人都避远，
白色的悲哀都要牢记心间。

深褐色的嘴唇人人爱怜，
娇美的肤色使人们垂涎，
白癜风叫人恐怖和避远，
即使想起来都让人讨厌。

我肤色虽黑内心圣洁，
灵魂与行为无比贴切，
我的容颜虽可比黑夜，

---

① 穆圣：即先知穆罕默德。

没有夜晚白昼怎接？’

“另外，夜幕是有情人谈情说爱的最适宜的时刻，又有什么能如此忠实地保护他们，而不受多事者的挑拨和嫉妒？可是曙光却暴露了他们的羞怯与不安。况且，古往今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流芳百世的丰功伟业，都是与黑色分不开的。比如安拉用来书写圣经的墨水是黑的，作为贡品献给帝王的麝香、龙涎香也是黑的，等等。真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诗人吟得好：

‘莫非你未曾得见：
麝香的价格比普通商品高过万千，
白石灰每一筐又能值几个钱？
莫非你不曾听到：
眼珠上的小白点能断送美丽的脸，
黑眼睛一瞥却又使人百般流连。’

“说实在的，赞美黑色的诗文、铭句多如牛毛，举不胜举。假如我继续说下去，那就没完没了。你这个白皮女人，你的肤色看上去与白癜风的皮肤有什么两样？据说白皑皑的霜雪和寒流同样出现在地狱里，下地狱的歹徒们在那里将受到严惩。”

“好了，你说得也够了！”主人阻止黑肤色姑娘继续说下去。他转身命胖姑娘发言。

胖姑娘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在众人面前亮相，只见她用劲

卷起裤管，露出两条肥腿，她脱掉上衣，只穿内衣，裸露出两条粗壮的胳膊，只见她虎背熊腰，异常肥胖。她扬扬得意地指着瘦姑娘，自我夸耀说：

“赞美安拉，是他使我长得既肥胖，又漂亮，他拿招展的、结满果实的树枝来比喻我的身体，使我显得更为丰腴、美丽；他还把我比作硕果累累的大果园。安拉在圣经里说：‘他牵来一只肥胖的小牛。’这句话，在我看来使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和快慰，我应该多多赞美、感谢他的恩惠。再说，谁都喜欢肥美、丰满的东西，城市里的居民，不是很喜欢肥胖的飞禽，希望吃到它们的肥肉，人们都愿意吃肥肉。正如诗人所吟：

‘远行的人已经动身启程，
你快去为你的情人送行，
胖姑娘在姗姗举步上前，
步态妖娆均匀百看不厌。’

“先贤说：‘骑肥马、吃肥肉，其乐无穷。’这其中值得夸耀赞美的特点，真叫人一时难以说完。至于你这个可怜的瘦女人呢，瞧你这副瘦骨嶙峋的模样吧，脚杆就像麻雀腿、拨火棍，你像一块瘦腊肉、干木头，谁见了都提不起精神来！诗人吟得好：

‘祈求安拉多加保佑，
别让瘦姑娘来追求，
筋疲力尽安睡已就，

瘦骨嶙峋硌我难受。’”

“够了，别那么刻薄了，你坐下去吧！”主人制止胖姑娘，又指令瘦姑娘起来发言。

瘦姑娘应命，喜笑颜开地站了起来，说道：

“赞美安拉，是他创造我的身体，使我长得既窈窕又美丽，花枝招展，引人注目。因为我小巧玲珑，体态轻盈，所以动作敏捷、伶俐方便。人们都说我敏捷而欢快。说实在的，将自己的亲人、朋友比作大象、山岳那般粗壮，听起来总不会那么顺耳。相反我只听说过：‘我的情人、朋友有颀长的个子、窈窕的身段。’这种赞美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在饮食上，我是有节制的，不需要吃大量的饭菜，喝太多的菜汤，在娱乐玩耍时，我的谈笑、举止温文尔雅、诙谐有趣。我的精神比小麻雀更充沛，我的动作比八哥还敏捷；我的笑容如花似玉，我的身体柳枝藤条般标致、柔美，人见人爱。像我这般美丽可爱的人，正是人们所追求的。正如诗人所吟：

‘苗条身躯犹如杨柳迎风摇摆，
妖娆美妙的倩影惊世而有派，
惟恐失去你倒进情敌的胸怀，
我日夜思念追随你只叹无奈。’

“我的容颜使忠实的追求者怡然陶醉，亦叫痴情的失意者垂头丧气。至于你呢，我的胖女人啊，你在饮食上，有大象般的胃口，只顾无休止的胡吃海塞。你大腹便便，拒人于千

里之外，让人感觉不到一点儿乐趣，你这尊粗糙、臃肿的身体，无半点益处可取，一块肥肉除了可供食用之外，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你为人乖张、孤僻，谁只要与你开个玩笑，你就瞪起牛眼睛，发起牛脾气。你不动则已，一旦走动，总是张口吐舌，大喘粗气。你饕餮成性，总也吃不饱，你体重如山，形似笨牛，你行动不便，笨手笨脚，你整天吃了睡，醒了吃，不知锻炼，从你身上看不到一点吉利、振作的精神气儿。你好吃懒做，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酒囊饭袋！像你这种呆板、蠢笨的家伙，有什么值得自豪、夸耀的地方呢？诗人吟得好：

‘臃肿的身躯犹如笨牛，
粗硬的腰肢活像山丘，
胖女人举步西头周游，
东头土地被压忙哀求。’”

“够了，怎么越说越尖酸了，你坐下去吧！”主人制止瘦姑娘，叫黄肤色姑娘站出来发言。

黄肤色姑娘应命，站了出来，赞美、感谢安拉一番，然后指着对手褐肤色姑娘说道：

“在《古兰经》中，我的肤色曾被称誉，安拉说：‘一种纯粹的黄色，黄得令人可爱。’这句话显然说明黄色的特点是高于一切的，是其他任何颜色所难以媲美的。这也说明了我的肤色、容颜是高贵、美丽的，它与金币、星辰、月亮、苹果和番红花的柱头的鲜艳色彩毫无区别，为其他颜色所望尘

莫及。黄色的优越和特点是很突出的，黄色把我的容貌、体形点缀、衬托得格外光华、柔和、秀美，如同纯金那样珍贵。诗人吟得好：

‘金黄色皮肤如同太阳光辉，
心中蒙生见到金币般滋味，
番红花也难以与她相媲美，
灿烂的光艳使得月亮追随。’

“而你呢，我的褐肤色女人，你的肤色显然是水牛的肤色，叫人看了提不起精神，日用品涂上你这种颜色，谁都不会喜欢；食物具有你这种颜色，就会被人指为有毒食品。你和苍蝇的颜色相同，连猫狗见了都避而远之。在各种不同的颜色中，褐色给人的感受不外乎是压抑和苦恼，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褐金子、褐珍珠、褐宝石，你不属于黑色，又不近于白色，你的颜色单调而枯燥，你浑身上下没有什么可取的正规的颜色，正如诗人所吟：

‘她具有尘埃般发霉的肤色，
像腐败的垃圾同样的光泽，
即使偶然瞥见心里也作呕，
远离你顿时感到无比快乐。’”

“够了，你们一个比一个尖酸刻薄！坐下去吧。”主人又指示褐肤色姑娘，让她发言。

褐肤色姑娘满面笑容地缓缓站出来，她的脸蛋生得漂亮，有一头浓黑的秀发，玫瑰色的腮颊，大大的眼睛，黑黑的月牙儿般的眉毛，身段苗条，个头适中，腰肢纤细，臀部丰满。她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她从从容容地站在那儿，说道：

“赞美安拉，他让我长得不胖也不瘦，不矮也不高，他让我的肤色不是像白癜风患者似的白色，不成为黄疸病人似的黄色，更不同于木炭般的黑色。我的肤色是为所有明智者所称道的褐色，人们对褐色倍加赞美，认为它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惟一可值得赞赏的颜色。正如诗人所吟：

‘假如你洞悉褐色的含义，
你就会将其他颜色放弃，
当看到褐色的温柔秀丽，
你即能了解人生的真谛。’

“请看吧，我的体态多么娇美，容貌多么秀丽！我的肤色不仅王公富豪们同声赞美，而且庶民百姓也争相称好。我的举止轻巧、伶俐、活泼，我的内心光明磊落，外表堂皇富丽，堪称表里如一，德才兼备，言谈说笑诙谐有情趣。

“至于你啊，我的黄肤色女人，你就像野生的向日葵，浑身只有筋骨没有肉，你是孤独寂寞之人，跟你在一起，谁也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诗人吟得好：

‘疾病使她脸上的黄色有增无减，
令人一见面就要作呕头晕目眩，

忙不迭赶快离去以免再次相见，

只有倒霉者才与你交友吻腮边。’”

“够了，你也别来劲儿了，坐下去吧！”主人忙制止她，让她退下。主人见婢女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口才、辩论力和学识，一个个挖空心思、引经据典，比较满意；但是对于她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而不惜有意使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攻击对方，甚至夸大其词、有意中伤，很不满意，便告诉她们，人的长相各具特色，而且长相不能决定人品和学问本身。婢女们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并互相致歉，和好如初。

哈里发迈蒙听了穆罕默德·巴什拉亚讲完《富翁与六个婢女的故事》后，很高兴并情不自禁地对他说：

“巴什拉亚，那富翁和他的六个婢女住在哪里？你能不能帮我把她们从她们主人手中买下来呢？”

巴什拉亚回禀道：“陛下，据我所知，她们的主人爱她们甚过掌上明珠，他是不会答应卖她们的。”

哈里发迈蒙被故事中的情节深深打动了，下决心要买下那六个婢女，于是命人抬出金币，说道：

“巴什拉亚，这是六万金币，我用一万金币买他的一个婢女，我想他是不会不答应的。”

穆罕默德·巴什拉亚遵旨，携上六万金币，到那个也门富翁家中，告诉他哈里发迈蒙愿以高价买下他的六个婢女。也门富翁是个势利之人，听说陛下要买他的婢女，深感王命不得违抗，而且又获得重金，便答应了。

六个婢女被接进宫中，哈里发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感

到无限欣慰。从此，婢女们陪伴在哈里发的左右，在王宫里过着优越、舒适的日子。哈里发暇时与她们谈天说地，评古论今，看她们跳舞，听她们唱歌，十分逍遥自在。哈里发欣赏她们优美的舞艺、雄辩的口才和婀娜的身段，王宫中充满了欢快气氛和诗情画意。

再说那个也门富翁，虽然从哈里发那里获得巨款，更加有钱了，但是他却变得郁郁寡欢了。原来他长期跟那些能歌善舞、雄辩诙谐的婢女们混在一起，过惯了灯红酒绿、吃喝玩乐的享乐生活，一旦与她们分手，就突然陷入无限的空寂、孤独、无味的氛围中。随着时日的推移，他越发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壮着胆子，决定上书哈里发，倾吐自己对情趣横生的婢女们的思念，信末他写下几行诗句：

“活泼诙谐美丽的婢女离我而去，
她们是我的耳目起居娱乐食欲；
离开她们我孤苦心中离情别绪，
造物主不该让我活世上受委屈。”

哈里发迈蒙看了上书和诗句，心有所动，认为自己不该夺人所爱。他赏给每位婢女一套十分华贵的衣服，又给每人一万金币，送她们回到富翁身边。

也门富翁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婢女们满载而归，人财两全，不禁喜出望外。从此他加倍爱护她们，直至白发千古。

陆上阿卜杜拉和海中阿卜杜拉

一

在蔚蓝的大海边，住着渔夫阿卜杜拉全家十二口人，为了养活妻儿老小，他不得不终日疲于奔命。阿卜杜拉一贫如洗，除了一张破鱼网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多少年来，他每天拖着沉重的鱼网到海上打鱼，然后将少得可怜的鱼拿到集市上卖掉，换点钱买点吃的，他们夫妻俩和孩子们就这样艰难度日。

不久，他的妻子难耐穷困潦倒的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他痛不欲生，但很快就从痛苦中清醒过来，因为他意识到光难过是没有用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他决心忍受这一切。

阿卜杜拉不能眼看着全家人活活地饿死。他强打精神拿出鱼网，准备继续下海捕鱼。临出门前，他嘱咐大女儿艾米

娜好好照看弟妹，艾米娜是个聪明懂事的姑娘，她含着热泪默默地点点头，示意让父亲放心，她会像死去的妈妈一样地照看弟妹们的。

阿卜杜拉来到海上，将鱼网撒向无垠的大海，过了一会儿，他将鱼网拖上来一看，里面竟然一条鱼也没有。他又将鱼网撒向大海，又是空空如也。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无精打采地将鱼网扔到海水中，然后，漫不经心地拽着鱼网，却发觉这回鱼网显得挺沉重的，便用力往上拉，心中不禁一阵高兴，脸上也露出笑容。他想，这下子可好了，满满一网鱼，卖上个好价钱，孩子们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了。可是，当他把那沉重的鱼网拉上来时，满脸的喜悦顿时变成了愁容，原来，鱼网中是一些泥沙和杂草。没办法，只好边唉声叹气，边把泥沙和杂草清理出去，将鱼网在海水中洗了洗，又向大海抛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捕到鱼。

这一回，他耐着性子，好长时间不拉网。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他才小心翼翼地拉网，这回鱼网又是沉甸甸的，虽然几网没打到鱼，心有余悸，但他仍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

“毫无疑问，这回我的鱼网中满是各种鲜鱼了！”

他拼足力气，用力往上拉，当鱼网露出水面时，他一下子全身瘫软了，鱼网中又是一些泥沙和杂草，连一条鱼也没有。痛苦的泪水顿时潸然而下，他为自己悲惨的遭遇痛不欲生。过了好久，他才定了定神，心想，俗话说，“苦尽甜来”只有耐心才能有好结果。至高无上的真主不会让我和孩子们挨饿的。

于是，他又将鱼网中的泥沙和杂草清理干净，把鱼网在

海水中洗了洗。然后，他果断地离开那块地方，转移到另一处撒网打鱼，但仍无所获。就这样，他不时地变换着地点，撒网、拉网，直到斜阳西下天色已晚，一条鱼也没打上来。没办法，他只好收起网来，心中痛苦不堪地唉叹这倒霉的一天。

阿卜杜拉垂头丧气地往家里走去，心里惦记着那嗷嗷待哺的十个儿女，不知不觉间来到了面包铺前。面包铺前挤满了人，烤面包的阵阵香味扑鼻而来，他这才感到饥肠辘辘。可是他却身无分文，只能埋怨自己无本事，穷得连一个面包都买不起。

正当他叹息着要转身离去时，好心而善良的面包铺老板看到阿卜杜拉那愁苦的样子，便把他叫到面包铺前，微笑着对他说：

“喂，渔夫，你是不是需要面包呀？”

阿卜杜拉无言以答，只好窘迫不堪地低头沉默不语。

面包铺老板把他请到跟前，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不必难为情，你需要多少面包，拿去就是了，至于钱，请不要担心。”

阿卜杜拉羞愧地说：“先生，我确实很难为情，因为我今天实在没钱买你的面包，我又不愿意赊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拿这张鱼网作抵押，等我还清面包钱，你再给我吧。”

“好兄弟，如果我留下你的鱼网，你又用什么去打鱼？你捕不到鱼，又怎能卖钱还账呢？你还是把鱼网拿回去，用它来打鱼，用鱼来充作面包钱吧！”

阿卜杜拉被面包铺老板的慷慨大度、热情豪爽所感动，便收下了他递过来的面包。面包铺老板还送给他一点钱，说：

“你把这钱也带上，给你的孩子们买点肉、糖和水果吃吧！”

阿卜杜拉谢过面包铺老板，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

翌日，阿卜杜拉又来到海边，撒网捕鱼，依然一无所获。夜幕降临，他只好收网回家。

当他路过面包铺时，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不想再让好心的面包铺老板看到他那沮丧的样子。可是，面包铺老板还是把他叫住了：

“好兄弟，你过来，你忘记拿今天的面包了。”

阿卜杜拉不好意思地走过去，对他说：

“先生，我今天又是一条鱼也没有捕到，我无法还你的账，更没钱买你的面包。”

“好兄弟，你别担心，除非你捕到很多鱼，我不会要你还账的。我们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说着，他又和前一天一样送给阿卜杜拉足够全家用的面包和钱。

就这样，在此后的四十天里，阿卜杜拉每天朝出暮归，却徒劳往返。面包铺老板从不间断对他的帮助，两人感情日深。

二

到了第四十一天清晨，阿卜杜拉想到自己悲惨的生活，心中无限惆怅，不禁失声恸哭起来。他的女儿艾米娜见状，问道：

“爸爸，你为什么如此伤心？”

阿卜杜拉向女儿详述了这一个多月的遭遇。他对艾米娜说：

“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想通了，干脆把鱼网扯碎扔掉算了，我也不必徒劳往返了！”

艾米娜说：“爸爸，一个人只有坚韧不拔、持之以恒地去坚持自己的目标，才会取得成功；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才能尽享幸福。也许今天您会时来运转，苦尽甜来呢！”

女儿的一番话，使阿卜杜拉心里宽慰了不少，他又背起鱼网上路了。

他将鱼网撒向蔚蓝色的大海，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才往上拉网，发觉鱼网十分沉重。他顿时喜上眉梢，心想，看来倒霉的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他用力将鱼网拉上来，一看，原来网中竟是一头死驴！一股令人恶心的臭气直冲鼻腔。这回，他彻底地灰心了，仰天叹道：

“活该我倒霉，要受一辈子的苦，我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也没捞上来过死驴呀！”

他正想把鱼网扯碎扔掉，却猛然想起了女儿艾米娜的忠告，便自言自语道：

“严冬过后必是阳春，酷暑之后便是爽秋；一个人受苦愈深，享福愈多。我还得努力呀！”

他把死驴从鱼网中弄出去，洗干净鱼网，转移到另一处去。他把鱼网撒向大海，耐心地等待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始往上拉。他觉得鱼网格外沉重，就拼命地拉上来，一看，原来鱼网里横着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他的上身像人体，却有一条长长的鱼尾。阿卜杜拉见状大惊失色，以为遇到了恶魔，不

禁大呼救命，扭头就跑。这时，网中人用一种温存的口吻对他说：

“我的朋友，请不要害怕，我和你一样也是人类，只不过你是生活在陆上的人，而我是生活在海中的人。”

听了网中人的话，阿卜杜拉惊魂稍定，慢腾腾地走回来，问：

“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阿卜杜拉。”

“我叫海中阿卜杜拉，今后，我就称你为陆上阿卜杜拉吧。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以后每天早晨在这里见面，你给我带来陆上好吃的水果，我送给你海中的宝藏。”

陆上阿卜杜拉欣然同意，忙把海中阿卜杜拉从鱼网中弄出来，放回大海中。海中阿卜杜拉向他道别后，潜入海水中，不见了。陆上阿卜杜拉心想，这海中人也许存心欺骗我，如果是这样，倒不如把他放到集市上，让过往的行人观赏，说不定我还能捞到一笔钱呢！

正在他心中犯嘀咕时，海中阿卜杜拉又浮出水面，两只手中捧着许多明晃晃、金灿灿的宝石。陆上阿卜杜拉见了，顿时眉开眼笑。

于是，两人依依惜别，海中人潜入海底，陆上人收网回家。

经过面包铺时，阿卜杜拉主动上前，把手中的一串珠宝送给了老板。并说：

“给你这些宝石，作为我对你的慷慨、善良和高尚品德的报答吧！”

老板做了一辈子买卖，但从来也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珠

宝，他惊讶地张大嘴巴，过了好一会儿才接过宝石。他感谢阿卜杜拉的慷慨大方和知恩图报，把面包铺里所有的面包和钱都送给了他。阿卜杜拉又在集市上买了一大堆最好的食品、水果和糖。艾米娜和她的弟妹们为爸爸带来的东西欣喜若狂。

翌日晨，陆上阿卜杜拉头顶一大盘子水果来到海边与海中阿卜杜拉互致敬意，交换了珠宝后，他将一部分珠宝拿到集市上出卖。一个珠宝商见他有这么多的稀世珍宝，以为是他偷来的，便叫来警察，把他抓走，带到国王面前。

国王惊奇地问他："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珠宝？"

于是，阿卜杜拉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毫无保留地陈述了一遍。国王听后，相信他的诚实，同情他的遭遇，并谴责了使他受诬告和虐待的珠宝商和警察。国王深为阿卜杜拉的彬彬有礼和聪明机智所感染，对他说：

"你要知道，有了钱更需要尊严，只有尊严才能不受势利小人、奸猾之徒所害。我将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并任命你为我的大臣；这样，就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

从此，阿卜杜拉便成了国王的大臣和乘龙快婿。他把儿女们接到王宫里，一家人过着高贵、富裕的生活。

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忘记在他穷困潦倒时全力帮助他的面包铺老板。他带着厚礼去看他，发现铺门紧锁。他打听到他的住址，又到他家里拜访。两个朋友相见，分外热情。阿卜杜拉问他：

"你为什么关上铺门？"

"当我知道你被警察带走，受了很大委屈时，我心如刀绞，痛不欲生，便病倒了。"

阿卜杜拉向他诉说了自己后来的经历。他深为朋友的真诚所感动，便把爱女艾米娜许给他为妻，还把他引荐给陛下。国王听阿卜杜拉介绍了面包铺老板的为人后，也深为感动，遂任命他为大臣，与阿卜杜拉共事。

有钱有势的阿卜杜拉也没忘记父老乡亲们，他体恤民情、除暴安良，经常接济鳏寡孤独。阿卜杜拉的名声大振，像星月一样闪烁光芒。

三

陆上阿卜杜拉仍然每天带着新鲜水果到海边会见海中阿卜杜拉，带回一些珠宝。一天，两个阿卜杜拉在一起聊天，海中阿卜杜拉邀请陆上阿卜杜拉到海底去住几天，欣赏海中奇观。

“这怎么可能呢，你生在海中不会被淹死，可我生在陆上，一下海就没命了。”

“请别担心，我有一种保你淹不死的油膏。”

说着，海中阿卜杜拉潜入海中，不一会儿，手拿一只大贝壳回来了。贝壳里有金黄色的油膏，散发着浓郁的香味。

“这种油膏是用什么做的？”

“它是用一种叫‘旦达’鱼的脂肪做的，它是这一带海中最庞大、最凶猛的动物。”

“海中也有这么凶猛的动物？那我不去了，我怕它们伤害我！”

“甭担心，别看这家伙凶猛残暴，可是它怕人，它一见到

我们，就会扭头逃窜的。”

陆上阿卜杜拉心定了，脱去衣服，让海中阿卜杜拉给他浑身涂了一层油膏。陆上阿卜杜拉口中默念着真主，慢慢将身体浸入水里，接着潜了下去。他觉得一阵神清气爽，并无异样感觉，便放心地紧紧跟在海中阿卜杜拉的后面。

陆上阿卜杜拉潜到海底，立即被海中五光十色的景象惊呆了：堆积成片的古藻，或呈紫红色，或呈浅灰色；各种贝壳、珊瑚，有的似火炬、花朵，鲜莹明洁，有的如柱冲天，类似凌霄宝塔。远处呈现着巍峨的山峰、连绵的丘陵和深邃的幽谷。形态各异的海中动物，悠然地游来荡去，有的类同大象，有的近似水牛，有的形近猎狗，有的酷如野猫。庞然大鱼，足能活吞骆驼和大象。奇怪的是，它们一见到有人来，便纷纷逃之夭夭。

再往前走，便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城市，街道宽阔而整齐，洁净而繁华。那古朴典雅的楼宇房舍，那金碧辉煌的清真寺，使陆上阿卜杜拉目不暇接，恍然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之中。

南来北往的海中人向他俩频频点头招手致意。有个人还把海中阿卜杜拉请到路旁低语了几句。陆上阿卜杜拉禁不住问：

“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人们都很奇怪，怎么会有不长尾巴的人？”

“我还感到奇怪呢，怎么海中有这么多长着尾巴的人？你们这里是不是也像陆上的人类一样有法律、有国王、有穷人、有富翁呢？”

“是的，在这些方面，海中倒是与陆上一样，有国王统治着国民，有法律主持正义，勤劳刻苦的就富有，懒惰愚钝的人就贫穷。”

走着走着，两人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海中阿卜杜拉的家乡。海中阿卜杜拉热情地将朋友请进住所，并把妻子儿女们介绍给他。吃饭时，主人端上来各色鲜鱼，陆上阿卜杜拉抱歉地说：

“我们陆上人不爱吃生鱼。”

“可是我们海中人不能生火烹调呀。”

陆上阿卜杜拉无奈，只好勉强吃了一点儿。只是海中终日以鱼为生的日子使他很快就受不了啦，同时，回到陆上的愿望也在与日俱增。

这时，海中阿卜杜拉的一位邻居盛情邀请陆上阿卜杜拉去做客。海中阿卜杜拉到陆上阿卜杜拉住所转答了邀请。陆上阿卜杜拉不耐烦地说：

“我在海中不习惯久住，也不想到你邻居家去。这样吧，你就对他说，我已于昨天回到陆上去了。”

不料，海中阿卜杜拉闻听此言勃然大怒，厉声说：

“你说谎！你怎么能说谎呢？我们这儿从来就没有人说谎。一个人如果对人不真诚，那就失去了信誉，而不守信誉的人，就是不可交往的人。从今天起，我不再认你为友了，也不会再见你了！”

陆上阿卜杜拉听了这番话，顿时面红耳赤，感到无地自容。海中阿卜杜拉把他带出海面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陆上阿卜杜拉回到王宫，国王问他为什么几天不见？他

向国王说明了原委，国王为这新奇的故事感叹不已。

从此，陆上阿卜杜拉与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对人真挚恳切，因为他永远也忘不了海中阿卜杜拉临别时对他说的那番话。

哈立德与马立克

相传在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执政期间，他手下的两名干将哈利德和马立克一直面和心不和，他俩经常勾心斗角，致使国家大事都受到影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哈里发十分信赖、重用马立克，凡是重要的、急办的、出头露面的事情，哈里发都让马立克去办。这种情况被哈利德看在眼中，恨在心里，他常在家里发牢骚，使得他的孩子对马立克一家也怀恨在心。于是他们到处在背后煽风点火，散布流言飞语，说什么“哈里发受了马立克的欺骗和蒙蔽”。随着时日的推移，这种怨恨心情有增无减，直到哈里发分封马立克为亚美尼亚藩王时，才发生了变化。

原来，马立克携带着哈里发的委任书到亚美尼亚上任后不久，有一个机敏过人、爱施计谋的落魄的伊拉克人，不择手段地盗用哈利德的名义，伪造了一封哈利德的亲笔信，来到亚美尼亚，求见藩王马立克，企图从中撞骗。他把伪造的

假信交到门卫手中，请他转交给马立克。

但是，马立克并非等闲之辈，他接到信后，拆开来一看，见是哈利德写来的，当时就觉得可疑；再仔细辨认手笔，从字里行间认真推敲，最后认定此信是伪造的。他镇定自若，并不点破，反而决定召见这个造假的伊拉克人。

这个伊拉克人听说马立克召见他，心中不禁一阵窃喜。他来到马立克面前，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向马立克致意、请安、祝福了一番。不仅如此，他还历数了马立克的“丰功伟绩”，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用词极其肉麻。马立克耐心地听着，心中却在提防着，绝不上他的当。待这个伊拉克人奉承完了，便对他直言不讳地说：

“你这个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为我带来一封假信，你居心何在？不过你尽管放心，我不会让你枉费心机、白跑一趟的！”

这番话对这个伊拉克人来说，不啻是当头一瓢冷水！但是，事到如今他仍不清醒，反而胡搅蛮缠，扯谎不知脸红，仍执迷不悟地说：

“愿安拉赐您长命百岁！我敢以生命担保，这封信的确是真的，是哈利德亲笔写给殿下您的！绝对不是虚假、编造的。我这次前来送信，如果有什么地方冒犯、干扰了殿下，您尽可断然拒绝我而不必有丝毫的迟疑，反正安拉的天地是宽阔无比的，今后到哪儿去，我都能谋一条生路。”

马立克并不想就此了结此事，他要让事实说话。于是，他对伊拉克人说：

“这样吧，我马上派人带封信去送给在巴格达的代理人，

让他调查清楚你所带来的这封信的虚实后，再做处理。如果这封信确实是哈利德写给我的，那么我就会重赏你，还要委你一官半职；如果你不想做官，我可以给你二十万元现金，外加一匹骆驼、马和布匹。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如果调查结果证实这封信是伪造的，内容全是不实之词，那么，我就会重重地处罚你，我不仅要打你二百大板，还要割掉你的胡须！”

马立克把处理办法当面表明，让伊拉克人心里明白，然后吩咐侍从把送信人请进一间屋子，软禁起来。等到调查有了明确的结论后，再作最后的处治。同时，他提笔修书给常驻巴格达的代理人。他写道：

“今有人拿着一封信前来求见，此人自称是哈利德所派遣的使者。但是，我对此事却不予置信，怀疑此信是伪造的。我不想对此事草率处理，匆忙做出决断。为此，请你见信后，立即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告诉我，以便依实处理。”

常驻巴格达的代理人接到马立克的亲笔信后，不敢怠慢，当即骑马跑到哈利德处，要求接见。当时，哈利德正在和一些亲信慕僚促膝谈心，他接过代理人呈递的马立克的亲笔信，看了一遍，却不动声色，只是平静地说：

“你先回去吧，明天再来取信。”

代理人悻悻而去。哈利德环顾在座的友人和幕僚，以平静的口吻说：

“假冒我的名义，模仿我的笔迹，写了一封信给我的仇人，

请你们发表一下高见，对于这种招摇撞骗的坏人，应该如何加以处治呢？”

听了哈利德的话，他的友人和幕僚们便以此为话题，慷慨陈词，各抒己见，每人都说出一种严厉惩处的办法。哈利德听了，却连连摇头，逐个评点，指出他们所说办法的不足和缺欠。他说：

“你们各位所提出的办法，都是不足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们实在过于偏颇、狭隘。你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马立克在哈里发卸前的地位和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而马立克与我之间的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宿怨，也是国人有目共睹的。多年来，马立克与我之间的隔阂和仇恨与日俱增，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对此议论纷纷，也有不少人添枝加叶，惟恐天下不乱，却没有人从大局出发，从中调停，改变现状，使我们之间消除隔阂、实现和解。现在，这个伪信制造者的出现，在我看来，倒是一个促成马立克与我和解的大好时机。我相信，由于他的出现，马立克与我之间的隔阂，将会冰释，我们之间仇恨的火焰，也会熄灭，从此，我们两人定会握手言欢、重归于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应该成全制造这封伪信的人，我要给马立克复信一封，建议给他一定的优待和信任。”

哈利德的这番话是众人始料不及的，他们先是一惊，尔后又悟出其中深远的哲理和重大意义，便纷纷拍手称道，争先恐后地夸赞他胸怀大志、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的高风亮节、磊落的胸襟，从而对他敬佩、崇拜得五体投地。

哈利德在众人异口同声的夸赞中，并未得意忘形，他镇定自若地吩咐人备好笔墨，略微沉思了一下，提笔写道：

“尊敬的马立克殿下：

您好！

您的亲笔来信已收到了，并欣悉您福体康泰、心神愉快，为此，我深感快慰！

今有一事相商，那个持我亲笔信、到府上拜访您的人，听说被您怀疑为假借我的名义、模仿我的手笔到府上招摇撞骗之徒。对此，我深感遗憾，并愿以此信，专门向您说个明白，以求得到谅解。

我认为此人持我亲笔信，没有事先打招呼，就径往府上求见，实属仓促之举。引起阁下怀疑，也是情理中之事。您认为此信并非出自我之手笔，从而对他不予置信，也是顺理成章的。

从这件事情上，我深切地感受到阁下对人处事，体察入微，极其认真，实在可敬可佩。但是，此事的真相，恐怕是出乎阁下的意料。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知阁下，此信确实是我亲笔写的，并不是那个人杜撰、伪造的。为此，我真诚地希望阁下能以宽宏之胸怀，饶恕送信人的鲁莽与草率，不要对他处以刑罚，相反，要对他加以恩赏、奖励，因为他将我的亲笔信送达贵处，于公于私皆有大利。

顺致康宁。

哈利德”

哈利德写完书信，盖了图章，封好，到次日如约交给马立克的代理人。这代理人拿到回信，立即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亚美尼亚。马立克看了哈利德的信，大喜过望，当即吩咐

人将那个在押的伊拉克人带来，对他说：

“我曾经答应给你两种赏赐，现在我要问你，如果让你挑选的话，你喜欢哪一种？”

伊拉克人毫不掩饰地说：“金钱、物质的赏赐，对我来说，是最为珍贵而迫切的。”

马立克看重哈利德亲笔来信明显表示友好的情面，便很爽快地赏给伊拉克人二十万元现金、十匹披着丝绸马衣、佩着金银鞍辔的阿拉伯骏马、十名马夫、二十箱衣物等大批贵重物品，另外，还格外赏给他一套十分华丽、考究的衣服，让他十分体面地衣锦还乡。

这个靠编造假信行骗的伊拉克人，碰上好人、交了好运，一朝发达起来，自然欣喜若狂。他一路风光地回到巴格达，不先进家门，却直奔哈利德门前。他急忙急促地把大门敲得山响，高声喊叫着要求见哈利德。门卫进去通报道：

“门外有人急着要求见您，从外表打扮来看，他衣冠楚楚的，神气十足，像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呢。”

哈利德同意见他，但是又不认识他，便问：

“你是谁？到此有何贵干？”

伊拉克人忙跪倒在哈利德面前，连连叩首说道：

“大人，实不相瞒，我是被命运扼杀、却蒙大人恩典，从坟墓中挽救出来并送进希望乐园中的人。我就是那个冒大人之名，伪造了一封信，送给马立克，从而诈取了钱财的骗子。”

哈利德明白了，他不动声色地问：“他赏给你些什么？”

伊拉克人说：“因为感谢大人的尊手和您善良的心肠、宽宏的恩赏、高尚的情操和博大的胸怀，因而他老人家慷慨为

怀、仗义疏财，赏赐我大批财帛，从而使我一朝变得既富贵又显赫。我觉得自己是以不正当的手段骗取了如此大量的钱财，内心感到十分不安，所以，我把马立克阁下赏我的钱财都带来了，放在门外，静候大人处置。”

他以为哈利德会大发雷霆，没收他的全部所得，不料，哈利德略略沉思一下，便和颜悦色地对他说道：

“说起来，你替我做的事情比起我替你做的事情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于你提供的机遇，使我和高贵的马立克之间的宿怨一朝得以消除，从而使我们变得友好、亲近了。由于我们之间由仇视变为亲善，消除了隔阂，造成了团结气氛，这对我们联合起来，共谋国家大事，是很有益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的行为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你对我的恩惠也是难以估量的。所以，我不仅不能责怪你，反而要像马立克阁下那样地奖赏你。”

于是，哈利德吩咐仆人准备出马立克恩赏给伊拉克人同样种类、数量的钱财，送给伊拉克人。

这样，伊拉克人财运亨通，在落魄之际，重新发达起来，恢复了昔日的富贵生活。从此，他勤俭持家，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自命为窃贼的人

相传在哈利德·格斯利任巴士拉执政官时，一天，一群百姓将一个青年人扭送到衙门里来告状，希望哈利德秉公裁决一个案子，惩罚他们带来的这个青年。

哈利德升堂理案，命衙役将人犯带上堂来。那青年被带上来，哈利德一看，眼前的这个青年仪表堂堂，眉目间透露着聪明智慧的神色，穿着也很得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看不出此人是个罪犯。看到这里，哈利德心想，这其中必定会有奥秘。他开始询问案件，问那群百姓是怎么把他捉住的？他们说，此人是个进堂入室的盗窃犯，昨天晚上他进入居民家中时，被当场捉住。哈利德对众人说：

“先给他松绑吧！”

青年被松了绑。哈利德让众人回避后，走到他面前，直接询问他的情况，问他为什么潜入他人家中？真实的目的何在？不料，还没等他问完，那青年就急不可耐地冲他嚷嚷道：

“求大人不必详细审讯了，情况跟那些人所说的完全一

样！”

哈利德以一种十分惋惜的心情，埋怨他道：

“年轻人啊，你年纪轻轻的，长得文文静静的，又聪明伶俐，干吗要干这种为人不耻的偷盗、行窃的勾当呢？”

青年人脸上毫无愧色，他满不在乎地说道：

“还不是为了钱吗？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尽情去享受，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到哪儿玩就可以到哪儿玩，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听了青年人的话，哈利德大为震惊，他摇头叹息着，耐心地劝导他说：

“你应该认真地想一想，你为了贪图吃喝玩乐而铤而走险，法理不容！你不仅触犯了法律，破坏了社会安定，使左邻右舍不得安宁，而且也使生你养你的父母为你的行径痛苦不堪。我看你生得文文静静的，举止不俗，穿着打扮也不像穷苦百姓，你怎么会走上入室偷窃的道路呢？”

青年人不听这些，显得不耐烦的样子，说道：

“您就别提这些了，请按法律行事吧！我自己作的孽，我自己来承担后果，该怎样处分我都行，我毫无怨言。”

青年人态度坚决，还主动要求处分，这使哈利德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无言以对。可是，他不想轻易放弃对一个青年人的挽救，仍苦口婆心地规劝他，说道：

“我这人心直口快，心里有什么话，就会毫不掩饰地说出来。刚才，你在那些证人面前，直言不讳地一口承认自己的全部罪行，你的坦言、率直，反而使我惊诧不已。说实在话，我一开始就怀疑你不是盗窃犯，然而，你却反复强调自己是

真正的罪犯，你越是这样，我对你的疑心就越重。现在，我要问你，撇开盗窃案件，你能不能如实地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青年人并不想听哈利德的规劝，反而更加坚定地说道：

“请大人不要这样猜来猜去的了，除了我所招供的罪行外，我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来解释、推卸自己的罪责！我承认自己趁人不备潜入人家偷钱、偷东西，叫人家连人带赃当场拿下，被扭送到衙门里来。现在只求大人按律论处，别无他言，小人也绝不反悔！”

青年人坚决要求给予处罚，哈利德怎么问，他也只表示要求把他当贼处罚，这使得哈利德颇为失望。他见问不出什么名堂来，无法解救他，只好按法律行事，吩咐衙役将他收监，以便对他宣判、行刑。同时，他派人到各处贴出告示，宣布第二天在广场上按法律割掉窃贼之手示众①。青年人被关进牢房，戴上枷锁，静静地等待着行刑时刻的到来。他看着阴冷的牢房四壁，想着第二天就要对自己实施割手的酷刑，心中害怕起来。他思前想后，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不禁独自吟道：

“我拒绝说出我和她的真实情节！
哈利德便依法割手来施以威胁，
我们的恋爱秘密怎能轻易外泄？

① 割手之刑：这是伊斯兰刑法的一种，即查实有偷盗行为的犯人要受割手之刑，窃贼用哪只手偷盗，就当众割掉哪只手。

断手酷刑但愿能从此保她贞洁!”

青年人带着哭声的悲叹和呻吟,道出了自己内心的苦衷,却被守候在牢房外面的狱吏听了个真真切切。狱吏马上将听到的情况如实向上级报告,消息很快传到哈利德那里,他根据这一线索,连夜提审狱中的青年人。他和青年人亲切交谈,详细地询问他,吩咐仆人给他端来好吃好喝的,对他说道:

“我断定你与入室盗窃事件无关,你被当场捉住,必有特殊的原因。明天,法官要当众审理你的案件,并要宣判你,对你行刑,你既然不是去偷盗,就应该否认偷盗行为,并据理为自己辩护,讲明你不该受割手处分的理由,这才是你应该做的。”

青年人听了哈利德的话,低头不语。哈利德无计可施,便让狱吏将他带回狱中。

第二天,青年人要受刑的消息促使巴士拉城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去看热闹。哈利德十分关注这一离奇的案件,亲自率领巴士拉的官吏和绅士,出庭监审。时辰已到,法官命令提被告出庭。那青年人身上带着枷锁,精神沮丧,被狱吏押解着,步履蹒跚地走过人群,来到被告席上。人们眼见这风华正茂、英俊潇洒的青年人就要遭受割手之刑,前途不堪设想,心中对他十分惋惜,不少人为他流下同情的泪水。

神情庄严的法官宣布审案开始,对青年人说:

“这家人指控你私闯民宅、偷窃他们的金钱和衣物。我来问你,也许你所偷的东西,其数量还达不到该处以割手刑法的限度吧?”

“不！”青年人义无反顾地断然答道，“我所偷的东西的数量已经超过法定的限度了。”

法官想启发他，又问：“那些金钱、衣物中是不是还有你自己的一份呢？”

“不！”青年人以肯定的口气说，“所有的金钱和衣物全是他们的，一点儿也没有我自己的。”

坐在监审席上的哈利德见青年人一口咬定自己犯了入室偷盗罪，完全不是他的心里话，十分生气，他忍无可忍，霍地从坐位上站起身来，走到青年人面前，抡起手中的鞭子，朝他头上打了一鞭子。随后，他吩咐法官根据法律给犯人以应得的惩罚，法官便命令刽子手前来执法行刑。

膀大腰粗的刽子手应命走到青年人面前，拉出他的手，抽出屠刀，把刀口放在他的手腕上，又举起锋利的屠刀，正要割掉他的手腕时，一个女郎突然挤出人群，尖声大叫起来。刽子手犹豫了一下，哈利德忙示意暂停行刑。他看那女郎浑身上下破衣烂衫，俏丽的面容显得异常苍白，神情悲惨凄凉。女郎不顾一切地狂奔到青年人面前，倒身依偎到他的怀中。这一突然发生的情况，使在场的人们十分震惊，人们疑惑不解地相互询问着、议论着，法庭一片混乱。那女郎大声呼救，对哈利德哀告道：

“大人啊，看在安拉的情面上，恳求您先别割他的手，请您先看看这张字条，等到弄清了根始原由、了解到是非曲直之后再执法不迟啊！”

说完，她把手中的字条递给哈利德。哈利德冷静地打开字条，只见上面写道：

“报告哈利德大人知悉：
这是个忠于爱情的痴情青年，
我们心心相印彼此深深爱恋，
他一向守法自食其力很清廉，
万不得已假扮窃贼以保贞洁，
无罪之人受割刑他实在枉冤！”

哈利德看完字条，把女郎叫到一旁，想从她那里将案情探个水落石出。女郎在大救星面前，毫不掩饰地吐露了真情。

原来，这个青年和女郎一见钟情，双方坠入爱河，达到彼此难以分开的程度。昨天夜里，他和她相约，到她家里幽会，并约定以石击窗为号。夜深人静时分，青年摸到她家门前，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朝她卧室窗户扔去，以示他已经来到。不料，她的父亲和哥哥这天睡得很晚，石子击窗的声音，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他们从暗处眼见一人翻墙进院，摸进了女郎的卧室，立即大喊捉贼，冲出屋门，要捉盗贼。青年知道事情败露，看来是逃不掉了，于是，他随机应变，当即把女郎的一些金钱和衣物拿在手中，伪装成窃贼，借此来掩饰他和女郎之间的爱情关系，以为这么做就能保全女郎的名声。

女郎讲了她和青年自由恋爱的情况，接着说：

“我父亲和哥哥们追进我的屋里，见他手中物，不由分说，先将他痛打一顿，又指控他是入室行窃的扒手，于是将他扭送到大人面前，请求给他治罪。他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不改口地说自己就是窃贼，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全我的名节，不使

我在邻里面前丢脸、出丑。他宁肯背上一个窃贼的黑锅，并且甘愿遭受割手之刑成为终身残疾，也要保全他心爱之人不受人奚落、咒骂，说明他对我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为了爱他，我要不顾一切地抛头露面，向大人说明一切！”

听了女郎的解释，哈利德感慨万分，激动地说：

“这是一对多么好、多么纯洁的年轻人啊！人们应该为他们奔走周旋，尽力促成他们的婚姻大事才对呀！”

他迫不及待地将青年唤到跟前，用手轻抚他的肩膀，亲吻他的面颊，安慰着他。同时，他又把女郎的父亲叫来，对他说：

“老人家，我们曾决定按法律行事，割掉这个青年的手。可是，他已经得到伟大的安拉的护佑，因此，我们决定对他要另行妥善处理。现在，为了保全你们父女二人的权利和名誉，我愿代他拿出一万元的罚金，替他赎罪。而且，由于你女儿实事求是地向我吐露了真情，帮助我们及时纠正在审案中的错误、正确地处理此事，所以，我还要赏给她一万元钱。现在，我想征求你的同意，让我做主，把你的女儿嫁给这个青年为妻，以使他俩忠贞恋爱、终成伴侣。”

老人思前想后，点头答应道：“就听从大人定夺。”

事情如此圆满解决了，哈利德心中十分快慰，情不自禁地赞美安拉一番，随即吩咐下人当面为这对矢志不渝的年轻人办理缔结婚姻手续。他对青年说：

“我已经征得女郎本人和她父亲的同意，由我做主为媒，把她许配给你为妻，你意下如何呢？”

青年一听此言，当然喜出望外，连声说道：

“十分感谢大人的好意，我完全同意大人的安排。”

哈利德又吩咐侍从拿一万元，作为聘金装在盘中，送到女郎家中。然后，他面对众百姓，大声宣布那个声称自己是窃贼的青年和前来法庭呼救求情的女郎缔结婚约的消息。人们逐渐知道了真情，都庆贺无辜青年获救，个个转忧为喜，破涕为笑，欣然归去。

宰相与卖蚕豆小贩

从前，在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执政期间，他一怒之下，处决了颇负声望的著名宰相张尔蕃。不仅如此，他还不准许任何人前去悼念张尔蕃，为此，他特别颁布了一道命令，凡是以各种方式追悼、凭吊张尔蕃的，均处以绞刑。

哈里发颁布的命令，谁敢不从？因此，满朝文武百官、满城布衣庶民，都慑于哈里发的威力，个个服服帖帖、噤若寒蝉，无人敢吱声，也无人敢流露出些微悲哀、悼念之情。举国上下都被一种恐怖、紧张的氛围所笼罩。

可是，什么事情都有特殊情况，“例外”是经常发生的。有一个居住在偏远乡间、曾与张尔蕃有点交情的人，不知京城王宫发生的事情，欣欣然哼着小调、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巴格达城。他依照往年的习惯，准备好一首赞美张尔蕃的口头诗，想当面献给张尔蕃，以便再得到张尔蕃一千个金币的赏赐，然后带回乡下，作为一家老小全年的生活费用。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刚进入巴格达城门，就听说

他心目中的大恩人张尔蕃已经被哈里发绞死了。恩人的死讯如同五雷轰顶，把他给炸蒙了，他百感交集，泪如泉涌，痛不欲生。他不顾一切地撒丫子向刑场跑去，要去悼念他，要在他受难之处哭个昏天黑地，以表示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哀。他来到刑场，把骆驼拴在刑场边的树上，然后开始追悼故人张尔蕃，他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将事先准备好的赞美诗，反复地念着、颂扬着。他越哭越伤心，越念越激动，最后竟昏死过去了。

当他苏醒过来时，已是半夜时分，他仍呆在刑场，诚心诚意地守在那里，一想到张尔蕃，便又痛哭不止。他累极了、困极了，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蒙眬之际，他仿佛看到张尔蕃隐约出现在他的面前，笑容可掬，怅然对他说道：

“你不辞辛苦，从遥远的乡间进城来看我，满以为我们会如同往年一样，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相见，然而，事与愿违，结局却是如此的凄惨！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光是悲伤哭泣对活人和死者都没有什么好处。我只希望你到巴士拉去走一趟，拜访一下我认识的一个出色的生意人。记住，见到他时，你要喊着我的名字，向他致意、问好，并告诉他，以蚕豆为标记，我嘱咐他拿一千个金币来接济你。”

说完，张尔蕃便悲叹一声，隐身而去。乡下人呼唤着他时，猛然从梦中惊醒。他回忆着这奇异的梦境，觉得十分惊诧，又半信半疑。他考虑再三，决定到巴士拉去走一趟。他不顾劳顿困苦，离开巴格达，去到巴士拉，根据张尔蕃在梦中的指点，果然找到了张尔蕃的商人朋友。彼此见面致意、问

好、寒暄后，乡下人便把梦中的情形如实告知于他。

那商人听说友人张尔蕃已被绞死，心中异常悲伤，哭了好久，几乎气绝。之后，商人看在张尔蕃的情面上，请乡下人住下来，供他吃喝，当上宾招待。乡下人在商人家里住了三天，想告辞回家。商人按照张尔蕃的嘱咐，十分慷慨地送给乡下人一千五百个金币，对他说道：

"朋友，你拿去吧，这一千五百个金币中，有一千个金币是遵从张尔蕃的嘱咐送给你的，有五百个金币是我额外给你的。我打算依张尔蕃的习惯，今后每年给你一千个金币，以补家用。"

乡下人接过商人给的一千五百个金币，激动万分。他辛苦奔波，从偏远的乡间去到京城巴格达，又从巴格达风尘仆仆地来到巴士拉，走街串巷，四处寻找这个商人，好在终于见到了他，并得到他的慷慨周济，未虚此行，自然欢喜异常，他对商人千恩万谢。乡下人向他告别，似乎意犹未尽，想知道蚕豆的故事，便不好意思地问他：

"我在你这里受到无微不至的款待，还得重金赏赐，实在感激不尽，只是还不知道关于蚕豆的事情，不知你能不能告诉我？"

提起这段往事，商人顿时感慨万千，他侃侃而谈，说道：

"提起蚕豆，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辛酸的往事，不堪回首。以前，我曾经历一段倒霉的时期，境遇极其恶劣，一贫如洗，求靠无门。为了维持生活，我只好在巴格达城中，以贩卖炒蚕豆来糊口，我沿街叫卖，四处兜售，却所得无几。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寒风刺骨，冷雨浇身，我身上仅有的破烂

单衣，早已湿透，冻得我浑身瑟瑟发抖。我在泥泞的凹凸不平的路上跌跌撞撞地走着，不时滑倒在地，满身污垢，其惨状令人不忍目睹。无巧不成书，在我贫弱交加、走投无路之时，却有了转机。当时，我无意中路过相府，刚好宰相张尔蕃因事出门，偶然看到了我的狼狈相，他可怜我的悲惨处境，便让一个侍从把我叫住，并把我带进相府。我尾随着侍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客厅，只见宰相张尔蕃和他的妻子儿女们都在座，都亲切地跟我打招呼。张尔蕃对我说：

“‘卖蚕豆的，把你的炒蚕豆卖给我的亲属吧。’

“于是，我用小勺盛着蚕豆给他们，我的蚕豆很受欢迎，不一会儿，全都卖光了。宰相张尔蕃十分大方，问我卖了多少勺蚕豆，就给我多少勺的金子。然后，宰相张尔蕃问我：

“‘你还有蚕豆吗？’

“我看看箩筐，里面已经空了，说：‘没有了。’

“宰相张尔蕃又问：‘你再看看，一粒蚕豆也没有了吗？’

“我抖动了一下箩筐，一粒蚕豆从旮旯里蹦了出来。我说：

“‘宰相大人，还有一粒蚕豆。’

“说完，我将最后一粒蚕豆递到宰相张尔蕃的手中，他毫不迟疑地将这粒蚕豆掰成两半，将其中一半放到妻子面前，问她：

“‘你说说看，这半粒蚕豆能值多少钱？’

“宰相妻子以为宰相丈夫在开她的玩笑，半粒蚕豆能值什么钱呢？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丈夫的用意，便说：

“‘我愿以此豆等量的双倍金子买它。’

“宰相妻子和宰相达成了协议、取得了共识，可是我却坠

入五里雾中，弄不清他们话中的含意，心想，这怎么可能呢，谁还要半粒蚕豆呢，半粒蚕豆怎么能值那么多钱呢?!可是，宰相妻子既然说出来了,就果然吩咐丫头取来两倍大的金子，当即买下那半粒蚕豆。接着，宰相张尔蕃也说道：

“‘既然我的夫人用两倍大的金子买去半粒蚕豆，那么，我也要用同样大的金子买下我手中的这半粒蚕豆。’

“说完，他也吩咐仆人取来两倍大的金子，慷慨地递到我手中。宰相又让仆人把我卖蚕豆所得的一大堆金子，装进一个包袱里，放到我手中，然后，亲自把我送到相府门外。

“我把宰相张尔蕃一家买我蚕豆所付的金子，作为资金，买了一批畅销货，开始开铺子，经营买卖。后来，我从巴格达迁到巴士拉，生意一天比一天兴旺、发达起来，我又买地置房，家业越来越丰厚。追本溯源，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都是当年宰相张尔蕃怜悯我处境艰难，故意以超乎寻常的高价买我的蚕豆使我有了雄厚资本的缘故。我说我今后每年接济你一千个金币，实际上也是宰相张尔蕃对你的恩赐。从这件事情上，人们不难看到，宰相张尔蕃生前为人师表、清正廉明、关怀百姓，死后他的光辉形象仍在激励着人们去扶贫行善，为世人引为美谈。”

一个小行囊的故事

从前，在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执政期间，一天夜里，他心绪不宁、烦躁不安。他把宰相张尔蕃召来，对他说：

“张尔蕃，今天晚上我心里烦躁得很，一直惴惴不安，忧愁和苦闷折磨得我好苦。我相信你也不愿意看到我这么痛苦吧，你得帮我想个办法，使我能够消愁解闷才好！”

宰相张尔蕃想了想，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名叫阿里·艾哲敏，此人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又能说会道，他记得许多的传说故事，能讲述各种优美动听的见闻。他的讲述，不仅可以使人消除愁闷、心旷神怡，而且还能教人增长不少知识、拓展眼界呢。”

哈里发一听，便急于要见到他，说道：“那你还不快些把他给我找来！”

“遵命！”张尔蕃领旨，即刻动身去找阿里·艾哲敏。

阿里·艾哲敏听说哈里发连夜要召见他，受宠若惊，赶忙尾随宰相张尔蕃，走进王宫，来到哈里发面前。他极其热

情地向哈里发致意问好，颂扬了哈里发。可是，哈里发还没听完他的颂词，便让他坐到身边，对他诉苦道：

“阿里呀，你来了，太好了，你要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好，心中又烦又乱，这使我受尽了折磨。我听宰相张尔蕃说你的经验多、阅历广，又会说很多故事，今晚上你就给我说些优美动听的故事，替我消愁解闷吧。”

阿里说：“陛下愿意听我说故事，这对于我来说，不胜荣幸之至！我想听听陛下的意见，您想听哪一类的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还是我所听到的呢？”

哈里发说：“你亲身经历的事情，一定是生动有趣的，那就讲讲你的所见所闻吧。”

阿里弄明白了哈里发的心思，知道哈里发要听他亲身经历的趣闻，便讲了起来：

“有一年，我离开故乡巴格达，到外面去经营生意，身边只带一个童仆，供我使唤。这个童仆背着一个小巧别致、精美漂亮的行囊，里面装着几件日常用具。我们走了几天，到达一座城市，刚要想在那里经营买卖，就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作恶多端、横行霸道的库尔德人，突然来到我们面前，横眉竖眼地找茬儿，他一把将童仆背上的行囊夺到手中，硬说这行囊是他的、里面的东西也是他的，甚至恶人先告状，大声喧嚷，说什么是我偷拿了他的行囊！我见他满脸杀气，长得膀大腰圆，知道自己身单力薄，不是他的对手。我见上来围观的人越积越多，便向人们说：‘各位好心的穆斯林兄弟们！你们帮帮忙，快把我从这个蛮横不讲理的家伙手中救出来吧！’人们纷纷为我们劝解，可是，任凭我怎么

据理力争，那恶汉却一口咬定行囊是他的。于是，有人站出来说道：‘你们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站在大街上，争吵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不如你们到法官那里，阐明自己的理由，让法官秉公而断，从而了结这件事好了。’我听此人说得在理儿，便与那恶霸来到法官面前。法官见了我们就问：‘你们到法院来是起诉谁呢？你们都有什么冤枉？从实说来吧！’于是，我对法官说：‘法官大人，我们之间的争执是从一个行囊引起的，所以前来服从您的决断。’法官问：‘你们两人中谁是原告呀？’法官的话音儿未落，不料，那个库尔德人抢先一步，说道：‘法官大人，当然我是原告了，这个人平白无故偷了我的行囊！这个行囊是我的，行囊里面的东西也是我的。’法官问他：‘既然你说你是原告，又说这行囊是你的，那么，我来问你，这行囊是什么时候丢的？’库尔德人说：‘昨天丢的，这是我最心爱的行囊，由于丢失了它，使我昨晚一夜都没能睡觉啊。’法官又问：‘你说它是你最心爱的行囊，那你说说看，这行囊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见法官进一步追问，那个库尔德人毫无惧色、如数家珍般地说道：‘在我的行囊中，有银质眼药棍两根、眼药一罐、手帕两条、镀金杯两只、烛台两个、帐篷两个、大盘子两个、汤匙两把、枕头一个、皮毯两条、洗手壶两个、瓷盘一个、铜脸盆两个、沙锅一口、瓦罐两个、木杓一把、粗针一根、干粮袋两个、雌猫一只、母狗两条、托盘一个、绳子两条、袍子一件、皮衣两件、母黄牛一头、小牛犊两头、山羊一只、公绵羊两只、母绵羊一只、羊羔两只、绿幔子两条、公骆驼一头、母骆驼两头、母水牛一头、公黄牛两头、母狮一只、雄狮一只、母熊

一只、雄狐狸两只、靠椅一张、床两张、房屋一幢，内有两个大厅、走廊一道、两间卧室和双门厨房一间。以上所说均以事实为依据，还有一些库尔德人可以为我作证，证明这个行囊确实是我的！’

“那个库尔德人一口气说出这个小小的行囊中，竟放有这么多东西，使法庭上的人无不惊诧，人们面面相觑，那个库尔德人却面不改色。

“法官只好问我：‘刚才，库尔德人已把行囊中的东西说完了，现在轮到你说了。’

“我定了定神，先向法官致意，然后说道：‘尊敬的法官大人，若问我这个行囊里有些什么东西，我可以说，它里面只有破烂不堪和缺窗少门的屋舍、住宅各一个、狗窝一个、孩子读书写字和年轻人玩骰子游戏的地方各一块、帐篷一架、麻绳一捆、铁匠炉一座、鱼网一张、拐棍一根、木桩一捆、巴士拉、巴格达城各一座、翁顿大帝之子尚多德霸王的宫殿一幢、男女儿童各一群、还有闲杂人等上千名。他们都可以证明这个行囊是我的！’

“人们听了我的陈述，同样也惊诧不已。那个库尔德人则大呼小叫、痛哭流涕，对我破口大骂，又强词夺理地抢着说：

“‘法官！你难道就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吗？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行囊是很出名的，囊中之物全都是珍贵的东西，比如说还有炮台、堡垒好几座、城市一座、乡镇两个、长枪两杆、白鹤、狮子各一群、牧马、小狗和雄马各一匹、纯种的骏马两匹、兔子两个、下棋的人一大群、娼妓一名、两性人、瞎子、跛子、牧师、主教、法官各一名、聪明人、瘫痪者、教

会执事、僧侣、见证人各两名。这些人足以证明这个行囊是我的。’

“法官听了库尔德人的狡辩，又转身对我说：

“‘他又做了一些补充，那么，阿里，你呢？’

“我强忍着满腔的怒火，说道：‘尊敬的法官大人，如果我要补充的话，我还可以说，我这个行囊里面，还有锁子甲一件、宽剑一把、武器库一个、长着尖利长角的公羊一千只、羊栏一个、汪汪叫着的良种狗一千条、栽种着无花果、葡萄、石榴、芒果、苹果、香蕉及各种花卉的果园和花园各一座、美术、雕刻作品数幅、玻璃瓶、酒杯一大堆、美丽的使女一群、歌女一队、专为婚礼演奏、歌颂、欢呼的人一群、宽大的区域、场所数块、和睦的手足弟兄、喜笑颜开的亲朋好友、被拘押的罪犯各一批，他们每人都携带着刀枪剑戟、高举着旌旗、吹奏着乐器。另外，还有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梳妆待嫁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新娘、专程前来恭贺新喜的即兴演出的歌伎舞女们，此外，还有埃塞俄比亚姑娘五名、印度姑娘三名、麦地那姑娘三名、希腊姑娘二十名、土耳其姑娘五十名、波斯姑娘七十名、库尔德姑娘八十名、格鲁吉亚姑娘九十名。行囊中还有源远流长、湍流不息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猎网一张、燧石一块、火镰一个、以柱石多而著称的余勒姆尼宫一座、流氓、娼妓一千、马房一所、广场一个、礼拜堂、澡堂数个、建筑师、木匠各一名、木板一块、钉子一颗、吹箫的黑人一名、当官的、当马夫的各一人、现款十万元、布匹二十箱、粮食仓库十个。此外还有五湖四海、七沟八梁、草原、山脉等，尽在我的行囊之中。而且，波斯王

艾努什尔旺和苏里曼大帝的宫殿，也在我的行囊中。如果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么，我日常换用的内裤、外褂，也在囊中呢！对了，还有极其锋利的剃头刀一千把。假如法官大人不怕我报复、不把这小小的行囊判还给我的话，我就要用这剃头刀来刮您的胡子了！’

“法官耐心地听完我和那个库尔德人的振振有词的申辩，越发感到迷惘、糊涂起来，说道：

“‘看来你们俩都是一路货色，都是没有信仰的坏蛋和恶棍！你们一个比一个更为肆无忌惮，当面编瞎话来嘲弄法官，拿法官解闷儿！我要问你们，还有王法没有？你们视法纪为儿戏，终归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想过这严重的后果了吗？很显然，你们每个人的申辩、陈述，都是极其荒诞而离奇的、不能令人置信的，也是前人闻所未闻、从无记载的。任何人都可想而知，你们所说的那么多东西，一个小小的行囊岂能包容得了？即使是从中国到温姆艾尔辽尼、从波斯到苏丹、从瓦第努尔曼到胡拉沙那么辽阔广大的地域也包容不下呀！况且你们滔滔不绝地列举出来的那一大堆东西，都是语无伦次、异想天开、胡诌八扯信口而说的，又怎么能令人相信呢？难道这个行囊是无边无际的太空、无底无尽的海洋？否则的话，它又怎能容纳下你们所列举的那么多的东西？’

“法官说完，吩咐打开行囊检查。我遵从命令，把行囊打开了。法官一看，只见里面有一个面饼、一个柠檬、一个乳酪和几个橄榄。由此真相大白，那个库尔德人也觉得没意思，转身要走。我抢前一步，把破行囊扔到他的怀中，自己倒转身先走了。”

哈里发听了阿里·文哲敏说完他的一段亲身经历，觉得很有趣，直笑得前仰后合，拍手称快。这时，他心中的愁闷已经烟消云散了。

助人不图报答的人

相传，哈里发拉施德一天心血来潮，突然想到百拉密克族的曼苏尔欠他的一百万元钱，没有归还。于是，他吩咐素日看重的侍臣萨利赫说：

“萨利赫呀，百拉密克族的曼苏尔欠我们的一百万元钱，至今还没有还清，这件事情不能再耽搁了！我命令你在天黑之前，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笔钱追回来。如果你空手而归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如果曼苏尔仍赖账不还，那你就对他不客气，把他的头割下提来见我！”

萨利赫对哈里发拉施德的命令，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即刻马不停蹄地跑到曼苏尔那里，将哈里发拉施德动怒、限他天黑之前将一百万欠款追回、否则要提头来见的情况，说给曼苏尔听。曼苏尔不听则已，一听此言，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无可奈何地叹息道：

“我完了！哈里发拉施德责令我天黑之前，还清一百万元钱，可是，即使是把我全部家产都卖掉，也只能凑上十万元

钱呀。其余的九十万元钱，叫我到哪儿去找呢？”

说完，他唉声叹气、痛哭流涕。萨利赫不忍心看他如此绝望，便好言劝他道：

“人活着就不能白白地等死，你应该赶快想个办法来解救自己才对！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只是奉命而来，到了规定的时限，你若拿不出钱来，我也没办法，我只能按哈里发拉施德的命令行事了。”

曼苏尔彻底绝望了，他仰天长叹一声说：“萨利赫，我现在万念俱灰，只有最后一个心愿，那就是请你陪我回家一趟，让我与妻子儿女作最后告别，然后，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萨利赫觉得曼苏尔的这一要求，并不过分，便跟着他一块儿回家，让他料理好未尽的事情。曼苏尔的妻子儿女知道他大难临头，将不久于人世，在这生离死别之际，全家人抱头痛哭，那种情景是十分悲惨的，令人目不忍睹。萨利赫身处于这种充溢着亲情离别的氛围中，亲见曼苏尔一家哭天抢地、死去活来，便生出恻隐之心，内心对他们一家人深表同情。于是，他轻轻地拍拍曼苏尔的肩膀，劝慰着他，给他出主意，说道：

“在危难时刻，光哭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我想，不如去找找叶海亚·哈利德想想办法，他的家中经济情况较好，他为人德高望重，也许会帮你渡过难关的。”

萨利赫的话提醒了曼苏尔，于是，他们双双去到叶海亚·哈利德家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详细细地诉说了一遍。叶海亚·哈利德听明白了事情的原由，也很同情曼苏尔的处境，

决定向曼苏尔伸出援救之手，解救他全家于水火之中。他沉思了一会儿，唤出管家来，问道：

“家中钱箱里还有多少钱？”

管家说道：“还有五千元钱。”

叶海亚·哈利德十分慷慨地让管家把这五千元钱，全都拿来，支援曼苏尔；同时，他又分别写了两封短信，吩咐心腹火速去送给他的儿子斐子禄和张尔蕃，让他们拿出钱来，以救人危难。叶海亚·哈利德在给斐子禄的信中写道：“我新近买下一份价值连城、只会增值的产业，急需一笔款项，盼你见信后，立即拨一笔钱，以助我顺利办完这笔交易。”他在给张尔蕃的信中写道：“我这里发生一件紧急事情，需款甚急，盼你即刻为我筹集一笔现金，以救燃眉之急。”除此之外，他还向自己所认识的亲友们传达信息，向他们求助，要把征集到的资金如数援救命在旦夕的曼苏尔。

再说，当天斐子禄和张尔蕃收到告急求援信后，当即各拿出十万元钱，马上给父亲叶海亚·哈利德送去。这时，叶海亚·哈利德从各方面收集到钱数已很可观，但是，要达到一百万元钱，还是差了些。在这人命关天的万分紧急情况下，大家都焦急万分，尤其是曼苏尔本人，眼见可拜托的人都拜托了、可求助的人都求助了，仍凑不齐哈里发规定的数额，那种惶恐之情，可想而知。在这种性命交关的时候，曼苏尔已经失去了常态，他把叶海亚·哈利德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紧抓不放。叶海亚·哈利德急得团团转，曼苏尔则如影随形，紧跟着他转圈儿，寸步不离。他牢牢地抓住叶海亚·哈利德的衣袖，低三下四地苦苦哀求，请他务必帮忙、救命，对他说

道：

“尊敬的叶海亚·哈利德，您德高望重，您就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的小命就攥在您的手心儿里。我觉得您现在就是我惟一的依靠，我靠您是靠定了，离开了您，我就没命了。您用您崇高的威望和特别硬的关系，已经为救我筹集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现在还差一些；这是在匆忙之中征集到的现款，实在是很不容易。可是，我想，只要您再努一把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事情就会办成功的！您看我用颤抖的手，拼命地抓住您老人家的衣襟不放，这是不礼貌的，同时也说明我对您的期望有多么强烈！我真诚地希望您能进一步地运用您超人的智慧和崇高的威望，再想想办法，最后筹集到一百万元现金，使我能够保住性命。我向您保证，只要我能活下去，我发誓一定要设法还清这笔钱，即使让我做您的奴隶也行啊！”

听了曼苏尔的一番哀告、哭诉，叶海亚·哈利德非常感动，泪洒衣衫。他低下头来，沉思一会儿，又抬起头来，将侍从召唤到跟前来，说道：

“你到后面去找戴娜丽莱，叫她把以前哈里发赏给她的那颗珍贵的宝石取出来，交给你拿来，我有急用。”

侍从应命而去，不一会儿，果然拿出来一颗闪烁着璀璨光芒的宝石，使在场的人为之惊诧不已。叶海亚·哈利德将宝石拿在手中，十分珍惜地说：

“这块宝石实属世间的稀罕之物，它原是我从一个著名的珠宝商手中，以二十万元的巨款买下来，作为礼品送给哈里发。这块宝石晶莹剔透，设色明丽，造型完美，是世间难得

的宝物。哈里发十分喜爱这块宝石，可是，他又很欣赏我府中的著名舞女戴娜丽莱，便割爱将宝石送给了她。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把这宝石给你拿着，送进宫去，哈里发见到这个宝石，便知底细，他会看在我的面子上，对你另眼相待，或许对你宽大处理呢。这样一来，哈里发规定的钱数大体差不多了，你快些进宫去晋见哈里发，交上欠款，了却此事吧。”

事情有了转机，胜券在握，萨利赫和曼苏尔等人转忧为喜，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俩带上凑好的现款和那块宝石满怀信心地向王宫走去，预备办理还清欠款的有关手续。曼苏尔在走投无路、绝望之际，有了活命的希望，内心的欣喜程度，不言而喻。他边走边自言自语道：“我平时不愿意跟这些人打交道，假如我不因还不上钱、面临被砍头的危险的话，我才不会死皮赖脸、低三下四地去哀求他们呢！”走在他身旁的萨利赫见曼苏尔转瞬之间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脸上显现着狂傲不羁的神色，口吐狂言，心想，若知心中事，且听口中言，这才看清楚此人的真实嘴脸，认为他的心术不正，人品极差，便十分气愤地斥责他说：

“你这人怎么会是这样，依我看，百拉密克族堪称世界上最纯朴、最善良的民族之一，而你这人却是这个伟大民族中十分罕见的败类！你也不好好地想一想，为了挽救你，把你从死亡的边缘上拉回来，给你第二次生命，这么多人帮你出主意、想办法，甚至倾其所有，全力以赴地帮助你，做到了真正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按理说，你应该对人家感激不尽，并且千方百计地报答。然而，万万想不到的却是你在事情刚刚有了点眉目时，就得意忘形，甚至还口吐狂言，说些

不三不四的话，冷言冷语地议论你的恩人，你这样恩将仇报、以德报怨，你算什么人呢？！”

萨利赫厉声厉色地谴责，使得曼苏尔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萨利赫愤懑不平、郁郁不乐地来到王宫，向哈里发详细地汇报了讨债的经过。哈里发仔细地听取了萨利赫所说的一切，一方面对叶海亚·哈利德的慷慨大方、无私助人的精神，大加赞赏，连连称道，另一方面对曼苏尔的卑鄙无耻、过河拆桥的恶劣品行大为不满，深表气愤。哈里发见了那块珍贵的宝石后，更加敬佩叶海亚·哈利德的大海般的胸怀，他吩咐萨利赫将宝石送还给叶海亚·哈利德，并认为，已经赠送给人家的东西是不应该再要回来的。

萨利赫领旨，把那块宝石送还给叶海亚·哈利德，并把曼苏尔前后判若两人的情况，向他诉说一番。不料，叶海亚·哈利德听了，却淡淡地一笑，似乎对此不屑一顾地说道：

“萨利赫呀，人在危机四伏、走投无路之时，他的心情是很激动、他的思绪是相当紊乱的，他的心地也会变得十分狭隘。我对这种人是相当了解的，因此，我认为这种人在极特殊情况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情有可原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叶海亚·哈利德的态度是萨利赫始料不及的，他原以为他会大发雷霆，因为他费了那么大的劲儿，为曼苏尔凑钱，还把自己最心爱的宝石都献出来，全是为了挽救他的性命。可是，曼苏尔却在拿着他的钱和物去抵命的时候，暗地里说人家的坏话。叶海亚·哈利德应该生曼苏尔的气，并且应该想办法惩罚他才对。可是，正相反，叶海亚·哈利德却不仅不

生气，还为曼苏尔这种人开脱、为他说话。萨利赫反复地分析着这件事，越分析越觉得叶海亚·哈利德这样的人太难得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他人做了好事，却并不图报答，而且又能容忍、理解他人的缺点、错误，这种人的品德何等高尚！胸怀又何等宽广！这种人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可是他却甘于寂寞，不图名、不求利，只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他人于危难。但愿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阿里父子沉浮记

古埃及有位富商，名叫哈桑，他一生辛苦经营，日积月累，积蓄下许多珠宝货物、田产地业。他的儿子阿里长得很漂亮，自幼学习《古兰经》，攻读诗词、精通多种学术，成为多才多艺之人。成年后，他便追随父亲从商。

哈桑年迈力衰，重病不起，自知死亡之日已近，便把儿子唤到床前，嘱咐道：

“儿啊，我不行了。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希望你能幸福地度过一生。你要知道，在人生旅途中，并不全是鲜花、绿林、清溪，还有更多的荆棘、毒草、乱石。尽管我遗留给你的财产，你每天花五百金币，一辈子也享用不完。但是，儿啊，你一定要做一个正直、清廉之人，严守圣训、禁忌，经常乐善好施，结交好人、学者，多同情、怜悯、帮助鳏寡孤独，不要违法乱纪，远离邪恶、贪婪的歹徒。你要善待家中的奴婢，特别要照顾、疼爱自己的妻子。她出身高贵，而且身怀有孕。愿伟大的真主恩顾你们、护佑你们，为你们拓展

人生之途……”

老人百感交集，对儿子反复嘱咐，泣不成声，不久便瞑目长逝了。

阿里陷入无限的悲哀之中，全家人痛哭不止，亲朋好友闻声前来慰问，帮助他治丧，并依照伊斯兰教的仪式。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阿里把亡父的遗体送到祖茔，由阿訇朗诵几章《古兰经》，埋葬完毕，一切安排妥当。阿里在家中设堂追祭，在四十天的祭期内，除了到清真寺里去做礼拜外，其余时间总在家里守孝；每当星期五聚礼日，照例前去上坟。并从此洁身自爱，深居简出，过着孤独幽静的日子。

时日已久，他的一些同龄朋友便相约前来看他，一面劝他节哀，一面劝他不要如此消沉。也有的人用花言巧语怂恿他到外面去玩耍。

阿里经不住朋友们的引诱，便骑着骡子，带着仆人，到公园里游玩、嬉戏。第二天，那些人又约他到另一个公园去，大家在那里大吃大喝，淋漓尽致地玩耍。

阿里同朋友们玩到很晚才回家，感到头晕眼花，十分疲倦。妻子见了，就埋怨道：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和那些狐朋狗友们交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难道你忘了父亲临终前的教诲了吗？”

“他们都是商界子弟，并不是什么坏人呀！”

他不听妻子的逆耳忠言，继续我行我素，与那些人过从甚密。一天，有个朋友对他说：

“阿里，这些日子都是大家请你，现在该轮到你请大家了。”

“好吧，明天就请诸位。”

于是，他不惜重金，准备了十分丰盛的山珍海味，带着厨役、仆从，来到一家大旅馆里，他做东让那些朋友们在旅馆里白吃白住了整整一个月。他为此挥霍了一笔巨款，却满不在乎，继续挥金如土，过了三年花天酒地的生活。

他妻子经常规劝他、告诫他，可他全当作耳边风，不予理睬。他花完了现款，就把家里的珍珠、宝贝拿出去变卖；继而又拍卖房产、田地。终于，他把什么都卖完花光了，把仅剩下自己居住的那所房屋，也拆掉木板、云石，拿出去卖。最后将卧室也卖掉了，这才勉强维持生活。买主催他另寻住处，使他变成了丧家之犬，只好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迁到四面透风的茅草屋中，过着一贫如洗、朝不保夕的日子。

为生活所迫，阿里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他那些狐朋狗友。不料想，那些把他吃穷花穷了的纨袴子弟们不仅什么也不借给他，反而用俏皮话来讥笑他，使他垂头丧气、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

别无选择，他妻子失望之余，只好向邻居们乞讨。一位女主人见她那衣衫褴褛、狼狈的模样，十分同情她，慷慨地送给她许多生活必需品，足够她全家开销一个月的了。

阿里心想，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靠妻子来养活。于是，他征得妻子同意，吻别了儿女，上路了。他爬山越岭，涉河过溪，终于来到了大马士革。

他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只好四处流浪。幸好碰到一个好心肠的商人，把他带回家中，从此有了一个落脚之地。

一天，他听说有商队要到巴格达去，便辞谢商人，参加

到商队中去了。一路上一切倒也顺心。不料，快要到达巴格达时，商队突然遭到土匪打劫，商人们四散逃跑。阿里逃到巴格达时，天色已晚，守城的人都准备关锁城门了。他说明是来做生意的，并掏出身上仅有的一枚金币，让守城的人去买了些面包和烤肉，大家一起吃饱饭后休息了一夜。

翌日晨，守城门的将他介绍给一个富商，那富商以为他是个带来大批畅销货的大商人，便极其殷勤地招待了一番。吃罢、喝罢、沐浴罢，主人让仆人带他自己去挑选可心的住处。

阿里随仆人来到一条巷中，见三所新盖的房屋全都锁着。他看了前两所，还要看第三所，仆人道：

“这所大房子住不得，因为经常出事，从不开锁。”

阿里想，反正我已经走投无路，不如就住在这里，即使死在里面，也算是解脱磨难了。于是，他坚持住第三所房子。仆人遵命打开房门。他走进院门，见里面是一所无比宽敞舒适的房子。他决定住下来。好奇心促使他走遍院中的各个角落，而且越看越喜欢。入夜，他就独自睡在楼上一间十分豪华的屋子里。

他正要入睡，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说：“阿里，你要不要我把金子撒给你？”

“撒金子？那太好了——”

话音未落，无数的黄金哗啦啦地撒满了屋子。接着，那声音又响了起来：“你的寄存物我已经全部还给你了，现在就请你释放我吧，恢复我的自由吧！”

“可我并不知道这些金子的来历呀！”

“这些金子是自古至今留给你的。以前，凡有人住宿此屋，

我就对他说：‘阿里，你要不要我把金子撒给你？’可是他们听了，总是吓得狂叫起来，结果被撒落下来的金子砸死。看来，你才是这些金子的主人呢！”那声音停了一会儿，又说：“此外，在也门你还有一个宝库，那儿的宝贝也不少，使你今生享用不尽。”

“那你必须把也门的宝物给我取来，我才释放你！”阿里停了一下，又说，“另外，我的妻子儿女还在埃及，住在一间茅棚里，你必须把她们安全地送到这儿来。”

“一切照办，请放心。只请求主人宽限我三天的时间。”说罢，那声音便消失了。

阿里把屋里地上的金子收拾起来，装进布袋，收藏在贮藏室里。然后，安然睡到天明。

仆人早上来敲门，见他还活着，惊喜交集。主人得知喜讯，立即吩咐仆人带着早餐，亲自去看望。消息传开，不少富商巨贾携贵重礼品前来拜见，并陪他到处游览参观。

三天后，那声音又出现了：“主人，请你迎接你的夫人和儿女以及我从也门给你带来的宝物吧！”

阿里准备到城外迎接家眷和货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巴格达。商人们诚心诚意地携妻带子，成群结队地来到京城门外迎接。不久，远处一团白色的云雾飘然而至，一会儿，云开雾散，一队人马和骆驼，浩浩荡荡地迎面而来。阿里与家人相见，格外激动。接着，欢迎的人群簇拥着阿里及家人热热闹闹地走进城中。商人们眼看驮队驮着无数箱笼货物，喜出望外，对阿里一家更是殷勤热情。

一行人来到那所收拾一新的大房子里，驮马集中在院中，

货物搬进屋内，宾主欢聚在云石大厅中，开怀畅谈，吃过丰盛的宴席，尽欢而散。

阿里打开箱笼，见里面全是名贵无比、连帝王将相都梦想不到的奇珍异宝；他又让妻子看了他珍藏的黄金。妻子高兴之余，又规劝阿里说：

“这全是真主对你的恩施，今后，你应该断绝与那些浪荡公子们的关系，勤恳经营商业，踏踏实实地做人。”

“你说得很对，我要重新做人。”

阿里在闹市区开了一间铺子，带着儿子和仆人，经营珠宝生意，成为巴格达城中最富有的巨商。他的名声很快传进王宫，国王派大臣去请他。他让仆人抬着四个红金匣子，盛满世间罕见的珍珠、宝石，随大臣进宫谒见国王。

国王一见这些稀世珍宝，不禁眉开眼笑。于是，与他促膝长谈起来。国王认为他的高深见识为文武百官所不及，遂委任他为宰相，并许诺将女儿嫁给他。阿里一听，便对国王说：

“陛下，承蒙您赐官封爵，臣不胜荣幸之至；敢请陛下准臣再进一言。”

“爱卿有何高见，尽管讲来。”

“恕我直言，我已有妻室，不敢耽误公主青春。不过，我有一子，与公主年龄相仿，如蒙陛下不弃，愿攀陛下高亲。”

国王令人将宰相的儿子唤进宫来。国王见小伙子长得很英俊、潇洒，比公主有过之而无不及，心中暗自叫好。他问：

“孩子，你叫什么？”

“我叫哈桑。”

国王与他交谈中，发现哈桑知书识礼，才华横溢，甚为满意，遂决定将公主许配给他，命法官写下婚书，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

阿里一跃成为宰相，十分激动，他身着宫服、头戴宫帽，回到家里把自己被封为宰相、儿子被招为驸马的喜讯告诉妻子，全家人皆大欢喜。

不久，国王和阿里商谈，择日为哈桑和公主完婚。两家关系十分融洽，国王又下令在王宫旁边为宰相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府宅，这样王宫和府宅相邻，彼此若有事相商，可以以步代车。从此，他们朝夕与共，来往频繁。

时光催人老，许多年过去了，国王变得年迈体衰，久病不愈。一天，国王召集满朝文武共商王位继承人的大事，大家一致推选驸马为继承人。于是，国王当众问驸马：

"我已年迈力衰，恐怕不久于人世。如今，满朝文武一致推举你为王位的继承人，我打算在我在世之日，举行继位仪式，国家政权由你执掌，以图长治久安。"

"父王，"哈桑毕恭毕敬地说，"朝中的文武官员，有的比我年长，经验丰富；有的比我能力强，德高望重。我还年轻，阅历浅薄，还不够资格继承王位。请父王三思。"

可是，国王和满朝文武执意选哈桑为王位继承人。这样，哈桑就在众人的拥戴下，坐上宝座，正式宣布掌握政权，临朝理政、封赠朝臣，大赦天下，继而又前往内宫谒见老国王。

老国王归真后，哈桑兢兢业业，治国有方，深得人民拥戴，父子同心协力，任劳任怨，致使国泰民安。

补鞋匠的奇特经历

从前，古埃及首都开罗城有个补鞋匠，叫马鲁夫，他老婆叫法蒂玛，可是人们都把她叫做“恶婆”。为什么叫她“恶婆”呢？因为她为人阴险毒辣、好吃懒做。她在家里从不干活儿，不论什么家务活，她总是支使丈夫马鲁夫去干。马鲁夫忙里忙外，整天累得要死要活，还捞不着什么好儿。“恶婆”不仅无休止地支使他，而且天天对他挑鱼拨刺儿的挑毛病，老是嫌他这没干好，那没办到，她自己不干，却厚颜无耻地骂他懒散，不成器，没出息。就这样，“恶婆”在丈夫头上作威作福，不把他当人看待。

马鲁夫是个忠厚老实、安分守己的人，又很爱面子。他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因而对法蒂玛的恶行逆施，一直是忍耐容让。他的家境不好，穷得叮当响，为了养活老婆，维持这个家庭，他不时地告诫自己要拼命干活挣钱，买点日常家用品。家里天天都是等米下锅，哪有工夫去和老婆评理？

但是法蒂玛却不理这个茬儿，她一点儿也不替马鲁夫着

想，她心里只有她自己。当马鲁夫挣了钱的时候，她就马上胡吃海塞，买一些奢侈品，把钱花个净光，根本不考虑如何节省着过日子；当马鲁夫挣的钱少，或者没挣到什么钱的时候，她就故意摔碟子、砸碗，给马鲁夫脸色看，也不考虑他劳累了一天，让他干活，甚至不给他做饭吃。一天，她对马鲁夫说道：

“我说，马鲁夫，晚上回来给我买些肯纳凡①，我很想吃蜜糖做的那种。”

马鲁夫赶忙答应下来，说道：“只要是你想吃的，我一定会给你买回来的。尽管我口袋里一点儿钱也没有，但是我相信安拉会帮助我给你买回肯纳凡的。”

法蒂玛冷笑着说：“我不管安拉帮不帮你，我只要求你回家时一定要带回肯纳凡，对了，是蜂蜜制的最好的肯纳凡！要是你两手空空地回来，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你等着瞧吧，今晚上我要让你再尝尝新婚之夜那样的痛苦滋味！”

马鲁夫听了，低下头来，沉默不语地离开家门。他心中充满了苦涩和惆怅。他先到清真寺里做了晨祷，在心中默默地祈求道：

“安拉啊，求你帮助我吧，别让我受到这厉害婆娘的折磨吧，请你开恩，帮我买到她非要吃到的那种肯纳凡吧！”

走出清真寺，马鲁夫来到补鞋摊点，坐在那里，一心只盼着有人前来让他补鞋。可是他等呀，等呀，一个上午过去

---

① 一种特色糕点，通常是用细面条加蜂蜜或蔗糖制成的。这是埃及人的节日食品。

了，却不见有人找他补鞋。他心烦意乱，想到自己的处境，真是苦不堪言。自己一个穷补鞋匠，偏偏摊上了这么一个不懂人事、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的恶婆娘！她想要吃什么，他就得给她买什么，否则后果就难以预料。可是没人送鞋来补，挣不到钱，拿什么去买肯纳凡呢？那么贵的肯纳凡是我们这样的穷人吃得起的吗？想吃肯纳凡就好像是盼着天上掉馅饼，真是异想天开！想到这些，他心中烦躁极了，干脆收拾起补鞋工具，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当他路过一家糕点店时，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眼睛很自然地转向店橱窗里摆着的肯纳凡，泪水刷刷地往下流。店老板见他这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关切地走过来，问他：

“你这是怎么啦？你有什么难处？受了什么委屈，怎么会哭成这个样子？”

老实巴交的马鲁夫用手抹了一把泪水，实打实地对店老板说道：

“唉，说出来真丢人！我老婆是个泼妇，动不动就发火，弄得我实在没有办法。我是个穷光蛋，今天又没挣到钱，可是她一定要吃肯纳凡！我连买一块面饼充饥的钱都没有，哪来的钱买肯纳凡呢？可是今天我不买回去肯纳凡，恐怕连家门都进不去，只好流落街头了。”

老板听了马鲁夫的哭诉，才松了一口气，说道：

“原来只是为了这么一点儿小事，我来问你，你想买多少肯纳凡？”

马鲁夫说：“多了不敢买，只买五块钱的吧。”

老板马上给他称了五块钱的肯纳凡，说：“可是今天我这

儿蜂蜜用完了，不过蔗糖倒是有的是，其实蔗糖的比蜂蜜的还要好吃呢，你让她拌着蔗糖吃，也是一样的。”

马鲁夫点点头，店老板用奶油煎了肯纳凡，又放上一层厚厚的蔗糖。这样香脆甜美的肯纳凡就做好了。另外店老板还给了他一些面饼和乳酪，对他说：

“马鲁夫，这是五块钱的肯纳凡、两块钱的面饼，你拿回去吧，你老婆这回应该心满意足了吧。我再给你五角钱，你到澡堂里去洗个澡吧。今天你没钱，不要紧的，等你什么时候挣到钱了再给我好了，我不能看着你受老婆的气。”

马鲁夫见店老板如此大度，使自己拿到了肯纳凡和面饼，回家也有了交待，他满心欢喜，再三感谢店老板。他提着包好的肯纳凡、面饼和乳酪往家走，脚步顿时变得轻快了许多，心想，老婆见到他、看到自己爱吃的肯纳凡，一定会满面笑容、心花怒放，不会生他的气了。不知不觉中，马鲁夫已来到家门前。法蒂玛见到他，劈头就问：

“我要的肯纳凡呢？快给我拿出来！”

“是，是，在这儿，你快吃吧。”马鲁夫高兴地说。

法蒂玛伸过头去一看，见这种肯纳凡不是蜂蜜的，当即大发雷霆，骂道：

“你吃了豹子胆了？我让你买蜂蜜的，你竟敢买蔗糖的，好你个马鲁夫，你违抗我，你不想活了吗？”

马鲁夫忙说：“这还不是买的呢，我哪来的钱？这还是好心的店老板赊给我的呢。”

“还敢跟我顶嘴！”法蒂玛气急败坏地打了他一个耳光，继续吼道：“你听着，不是拌蜂蜜的肯纳凡我是一口也不吃的！

你这个笨蛋，快给我滚出去！今儿个你非得给我买回来拌蜂蜜的肯纳凡不可，否则我就跟你没完！”

说着，她容不得马鲁夫再说什么，便扑上去厮打他，对他一通拳打脚踢，直打得马鲁夫遍体鳞伤，他的门牙也被她打掉了。马鲁夫忍无可忍，抬手护着自己的头，碰了法蒂玛一下，这就更不得了啦，她哭着、喊着，用力拽着马鲁夫的胡子不放，变本加厉地打他。她的大哭大叫，引来了左邻右舍，他们给他俩拉开来，说她：

“你这人也太过分了，不就是吃肯纳凡吗，蜂蜜的和蔗糖的又有多大区别？就为这点小事值得这么大打出手吗？你看看马鲁夫有多么可怜，他整天辛辛苦苦地干活养活你，可你就是不知足，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呢！”

邻居们好心劝架，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俩同心协力、互相体贴地过日子。任凭邻居们反复劝导，法蒂玛就是不理睬。等邻居们转身各自回去后，她又来劲儿了，又扯住马鲁夫没头没脸地一顿打，她满口恶言恶语，穷凶极恶地折磨他。不仅如此，她诅咒发誓说她绝不吃蔗糖制的肯纳凡。

马鲁夫已经有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个不停。他想，既然老婆不吃，那我吃了吧，反正已经饿得快挺不住了。于是他不顾一切地抓起肯纳凡，大口地嚼起来，觉得好吃极了，又香又脆又甜！法蒂玛自己发誓不吃，可是万万没想到马鲁夫会不顾一切地自己吃了起来！她火冒三丈，恶声恶气地骂道：

“好啊，你吃吧，你最好连毒药也一块儿吃下去，吃死了才好呢！”

马鲁夫边吃边说："你不是发誓不吃吗？你既然不吃，那就让我吃好了。明天我再给你买加蜜的肯纳凡吃，总算可以了吧！"

马鲁夫好言相劝，让法蒂玛息怒，说不是自己硬与她作对，实在是因为没有蜜制的肯纳凡。法蒂玛可是听不进这些话，她没完没了地唠叨着、喋喋不休地咒骂着，折腾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她还是不依不饶，还要动手打他。马鲁夫忙说：

"你这么又打又骂的，你难道就不累吗？你先歇着吧，我今天一准儿给你买回来蜜制的肯纳凡。"

他说着，赶忙逃出家门，一路小跑奔到清真寺里，做了晨祷，然后到鞋摊上，心想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挣几个钱，好还账，再买一份蜜制的肯纳凡给老婆吃。他边这么想着，边坐到小凳子上。可是他屁股刚一落座，法官的两个差役就来了，指着他大声叫道：

"快起来！到法官那儿去，你老婆把你给告了！"

马鲁夫大吃一惊，然后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跟着法官的差役，来到法官面前。他看见法蒂玛的手臂层层包裹着，脸上有斑斑血迹，她和法官在一起，对他怒目而视。法官一见到他，便气愤地斥责他道：

"你身为她的丈夫，难道就不怕受到安拉的惩罚吗？你怎么敢随便欺负老婆呢？你那么恶狠狠地毒打她，你看看吧，你不仅打伤了她的手臂，还打掉了她的门牙！你这么残酷、野蛮地虐待她，究竟是为了什么？"

"法官大人，"马鲁夫在法官面前据理争辩道，"如果我真

的欺负了她、打掉了她的门牙，那么，我情愿接受任何严厉的惩罚！可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马鲁夫把昨晚家里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诉说了一遍，最后说：“如果不是好心的街坊邻居们前来劝导，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法官听了，原来是为了一件小事，觉得这个案子好办。他心中生出恻隐之心，掏出四分之一个金币，交给马鲁夫，对他说：

“拿去给你老婆买蜜制的肯纳凡吃吧，愿你们夫妻今后好好过日子，两口子嘛，应该互相爱护、彼此容让才对呀！”

马鲁夫说：“法官大人，不如请你把钱给她，让她自己去买，岂不更好。”

法官觉得马鲁夫说得对，便把钱递给法蒂玛，又对她嘱咐一番道：

“我说，你这个做老婆的，也不能那样对待自己的丈夫呀。今后你要尊从丈夫，好好待他，听他的话，你们俩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他俩当着法官的面，都表示记住了法官的话。下了保证，夫妻俩肩并肩地走出法院。法蒂玛回家去了，马鲁夫还得干活挣钱，便回到补鞋摊上。他刚一坐下，一群差役就向他走来，叫嚷道：

“你还没给我们小费呢！”

马鲁夫见这帮人如此说，便没好气地说：“法官大人都没向我要钱，他不仅没要钱，还给了我钱呢！”

那帮家伙蛮横地说：“法官给没给钱、向你要钱了没有，这都是他的事儿，我们管不着。我们跑来传你，你就该付我

们小费，否则的话，那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我们只好强迫你付钱了。”

他们说完，就动手把马鲁夫拽起来，要强行搜身。马鲁夫见他们蛮不讲理，一个个像强盗似的，没别的办法，只好将自己赖以生存的补鞋工具卖掉，用卖得的四分之一个金币送给他们，那帮人见这个穷鬼实在没什么油水可榨，便悻悻地走了。马鲁夫将他们打发走了以后，满腹委屈地蹲在地上，双手托着腮，愁眉不展。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平时就挣不到什么钱，如今连挣钱的工具都没了，更是一无所有了，家里又有个难对付的厉害老婆，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他越想越难过，觉得自己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这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来了两个相貌奇丑无比的大汉，对他说道：

“起来！跟我们到法官那儿去，你老婆把你告了！”

马鲁夫被搞糊涂了，他觉得肯定是这两人又来敲他的竹杠，便据理争辩道：

“法官刚刚替我们调解完了，你们怎么又来传我？”

那两人并不听他解释，厉声厉色地说：“这回你老婆把你告到另一个法官那儿去了，这是我们的法官传你，快跟我们走吧！”

马鲁夫一听，心里不由得痛骂老婆几句，可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这两个差役走。他见到老婆，便问她道：

“我们不是刚刚由法官劝解、和好了吗？你怎么又到这儿来告我呢？”

法蒂玛说：“你少啰嗦！上次那个法官虽然替我们作了调解，可是我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呀，我跟你并没有和解！”

听了厉害老婆的话，马鲁夫气得两眼直冒金星。他毫无办法，只好当着法官的面，把他和法蒂玛之间的矛盾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诉说一遍，最后还补充一句，说道：

“刚才已经有一位法官替我们作了调解，我们已经和好了。”

这个法官听了马鲁夫的话，觉得自己有失面子，便气急败坏地对法蒂玛说：

“你这个刁妇，既然已经有法官给你们作了调解，而且你们两口子已经和好了，为什么你又到我这儿来告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法蒂玛受到法官的谴责，却不以为然，她面不改色心不跳，反而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

“可是他转过头去又打我了！这能算和解吗？”

这个法官也和那个法官一样地规劝他们，耐心地嘱咐他们说：

“你们两口子在一个屋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做丈夫的今后一定不要虐待自己的老婆，你做老婆的应该善待自己的丈夫，不能为难他。你们今后要好好相处。”

法官让他们当面作了和好的保证。马鲁夫担心那些差役再找麻烦，便把身上仅有的四分之一个金币给了他们。然后他无精打采地又回到补鞋的地方，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他的精神完全垮掉了。

马鲁夫流落他乡

马鲁夫被老婆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无比惆怅、失魂落魄地蹲在那里，脑海中一片空白。他已变得两手空空、毫无生计了。正在他走投无路之际，突然有人跑来对他说：

“马鲁夫，你怎么还呆在这儿？你快跑吧，你老婆又把你告了，这回她告到高级法庭了，艾卜·塔伯格抓你来了。”

马鲁夫一听此言，浑身气得颤抖不止。他稍微定了定神，想了想，觉得自己斗不过老婆，还是逃跑为好。于是他逃出胜利门，用出卖工具还剩下的两块五角钱到糕点店里买了两块钱的面饼和五角钱的乳酪，便匆忙逃难去了。

这时，正值炎热的夏天，狂风呼啸着，天空布满了阴云。马鲁夫一口气跑到郊外，来到一个山谷，这时雷声大作，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他来不及躲避，浑身被雨水浇了个透湿，顿时成了个落汤鸡。他失魂落魄地在寒风冷雨中往前走去，步履艰难，形容憔悴。他忍受着千辛万苦来到一个叫阿迪里的地方，看到在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有一个无人居住的破房子，便跑进去躲雨。他将湿透了的身体靠在冰冷的墙上，无力地喘息着。想到自己有家不能回，背井离乡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没有人来听他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便悲悲切切地放声痛哭起来，他以泪洗面，用悲号大哭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忧伤。哭了一阵子，他长嘘短叹道：

“我走到哪里才能避开那刁妇的迫害呢？安拉呀，求你让我永远离开她，让她永远也找不到我才好呢！”

他正在叹息着，突然一声响，吓得他急忙回头看去，只见墙壁裂开一条缝，从墙缝里钻出来一个黑影，瞬间变成一个高大无比、形像十分丑陋恐怖的巨人，对他说：

“你是什么人？干吗到这儿来骚扰我？你在我这里又哭又叫的，吵得我连个觉也睡不成！我告诉你，我在这儿已经住了二百年了，还从来也没有碰到像你这样使我不得安宁的人呢！你想干什么？可以跟我说，我看你是个落难之人，我最可怜、同情像你这样的人了，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对我说。”

马鲁夫见这奇怪的巨人，先是一惊，听了他说的话，又是一喜，可是他弄不清巨人是谁，便问：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儿住了那么久？”

巨人说：“我虽然不属于人类，但我愿意与善良孤苦的人们友好相处，这儿就是我的家。那么你呢，快说说你的情况吧。”

于是马鲁夫便把自己和老婆闹别扭、翻脸、被迫逃跑的经过诉说了一遍。巨人听了，说道：

“好吧，你既然不想再见到你老婆，那我给你送到一个地方去，你老婆就找不到你了。”

马鲁夫高兴地说：“那就再好不过了。”

巨人让他骑到自己的背上，驮着他，腾空而起。他们在空中不停地飞着，从太阳落山时起飞，直到太阳升起时降落，来到一座大山顶上。巨人把他放下来，说道：

“你从这儿下山去，就会看到一座城市，你可以进城去放心地在那里生活，我保证你老婆不会找到你。”

巨人说完，告别马鲁夫，自己飞快地隐去了。

巧遇同乡阿里

目送巨人隐去后，马鲁夫独自一人呆在山顶上，觉得天上的云彩离自己很近，似乎伸手可及。朝阳柔和的光线洒在山上，大山变得更加清晰了，似乎整个宇宙也都充满了光明。眼见这充满了生机的大好景色，马鲁夫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决定按巨人的指点，从山上下到城里去看个究竟。

目标明确了，脚步变得轻松了，他很快下了山，来到这座大城市前，只见城墙又高又大，城里的宫殿富丽堂皇，民宅排列整齐，全城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他身着埃及人特有的服装，引起来往行人的注意，人们纷纷上前来围观他，就像在看一个从未见到过的身穿奇装异服的人。人们好奇地问他：

“你是外国人吧，你是从哪儿来的？”

他说：“我是埃及人。”

人们又问：“那你离家一定很长时间了吧？”

他直率地说：“不，我昨天下午才从家中跑出来的。”

马鲁夫的回答，引得人们一阵哈哈大笑，并纷纷议论开了：

“这个人怎么满嘴胡言乱语？”

“他说他昨天下午才离开埃及，今天就来到我们这儿。”

“他一定是个疯子，因为只有疯子才会编出这种荒诞离奇的故事来。埃及是个遥远的国度，离我们这儿何止十万八千

里！从埃及到这儿，至少也得走一年的路程呢。”

“你们怎么说我疯了？”马鲁夫一听人们如此议论他、取笑他，也憋不住了，为自己辩护说：“我这个人一向直来直去，有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说谎、编瞎话儿。你们看吧，我这儿还有从埃及带来的面饼呢，它还是软软的、香香的呢，你们来摸摸看吧！”

人们都抢着上前用手摸面饼、闻面饼，果然那面饼是新鲜的、软软的、香香的。可是他们又觉得那面饼不是他们日常食用的那种食品，而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是一种奇形怪状的东西。这一奇闻很快就传遍了全城，人们纷纷说开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马鲁夫一下子成了全城最著名的新闻人物。但是不同的人对他的看法不一，有的人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有的人觉得他出现得太离奇，有的人却把他看成是个骗子。全城的人熙熙攘攘，争相议论，不可开交。这当儿，有个富商骑着骡子打这儿经过，见那么多人在围观一个外国人，觉得这是很不礼貌的事情，便对众人说：

“你们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不仅围观他，而且还取笑他，这是有失礼貌的。”他劝散了围观群众，对马鲁夫说：“兄弟，让你受惊了，这些人是不太懂礼貌的，请你不要介意！”

说完，富商把他带到一幢豪华典雅的房子里，让他坐在一把像国王宝座似的椅子上，并吩咐仆人从衣箱里取出一套十分昂贵的衣服，送给他穿。

马鲁夫本来相貌堂堂，穿上这套华丽无比的衣服后，显得十分威严、有气魄，看上去就像是商界的头领。富商将他视为贵宾，百般殷勤地招待他，把家里所有好吃好喝的全拿

出来，让他吃饱喝足。这时，富商和他坐下来聊天：

“兄弟，你原来穿的衣服，我觉得十分眼熟，请问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我是埃及人，叫马鲁夫。”

“你住在埃及什么地方？”

“怎么，你去过埃及吗？”

“我也是埃及人呀。”

“太好了，我住在开罗城的红巷。”

“红巷？那你认识那里的什么人？你知道住在红巷的艾哈迈德老人吗？”

“怎么会不知道，他就是我家的邻居呀！”

“那我问你，他还好吗？”

“挺好的，他的身体一向很好。”

“他的儿子们都好吗？他们都在干什么？”

“他的三个儿子，老大穆斯塔发当教师了，是个学识渊博之人；老二穆罕默德结婚后，在艾哈迈德老人铺子隔壁开了间香料铺谋生，他有个儿子，名叫哈桑；老三阿里，小时候常来找我玩耍，我们是很要好的好朋友。我记得我们经常搞些恶作剧，有几次扮成基督教徒的子女，到教堂里面去偷书，然后拿去卖了钱再买零食吃。后来被教堂里的人发现了，告诉了家长，叫他们对我们严加管教，以后不能再偷盗，否则的话，就要到国王面前告发我们。他父亲为了息事宁人，把阿里狠狠地揍了一顿，关在家里不准他再上街。结果阿里产生了逆反心理，偷偷地跑出家门，离家出走了，从此杳无音讯。这一晃二十年过去了，红巷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现在何

处，我一直在惦记着他呢！”

“我就是那个阿里呀！”富商动情地上前紧紧地抱住马鲁夫，高声叫道，“我就是你小时候的好朋友！”

两个分别二十年的朋友，如今在异国他乡重逢，显得分外亲热，他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亲吻着面颊，问寒问暖，说短道长。阿里问他：

“马鲁夫，你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到这个遥远的地方来呢？”

于是马鲁夫便把他老婆如何虐待他的情况说给阿里听，说道：

“她的暴虐、无理使我无法再忍受下去，我毫无办法，只好决定离家出逃。我从胜利门逃到阿迪里，遇到倾盆大雨，我就钻进一个破房子里去躲雨。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而不胜伤感。这时一个巨神出现了，他说我的哭声惊扰了他，问我有什么难处。我把自己的经历诉说了一遍，他可怜我、同情怜悯我，便让我骑到他的背上，在空中飞了一整夜，天亮时，他把我送到一个山顶上，他让我下山，说进城后，我老婆就再也无法找到我。我下了山，进了城，就被一群人给围上了。他们对我的装束十分好奇，对于我所说的昨天刚离开埃及、今天到达这里，认为是在说瞎话，说我准是个疯子。正当我有一肚子的话说不清楚的时候，幸亏你路过那里，算是给我解了围。”马鲁夫最后说，“我的经历就是这样，阿里，你呢，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阿里说：“我自从逃出家门后，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七岁时就开始过起了流浪生活。我漫无目的地到处走，也说不

清都到过什么地方，反正是从东跑到西，从南闯到北。一年年过去，我也长大了，最后终于来到这个名叫“无诈城”的城市里，我发现城里人为人厚道、实在，而且极富同情心，对人很信任，从不怀疑他人。我看这儿人好，便对他们说自己是生意人，到这儿来是为了做买卖，想找间房子储存货物。他们相信了我说的话，便帮我找到一所房子。后来我对他们说，我急于用钱，你们中有谁愿意先借给我一千个金币，等我的货物到了，我马上就还清欠款。他们还是相信了我说的话，将钱借给我。我用借来的一千个金币购买了大批货物，很快就把货物推销了出去，每天能赚五十个金币。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我便开始了商业生涯，从这个市场上低价购进一批货物，再拿到那个市场上高价卖出去，生意一直做得还不错。我在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注意尊重他们，这样他们也就很尊重我，彼此产生了较深的友谊，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样我经营买卖就很顺利，赚的钱也就越来越多。”

阿里向马鲁夫讲了自己的经营之道，并嘱咐他，说道：

“兄弟，人们常说的话，就是‘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你懂得这个道理，才能顺利地走南闯北，否则就很难闯荡开来。比如说，你直言不讳地告诉人家，你只不过是个补鞋匠，是因为怕老婆才从埃及跑到这儿来的，身上一点儿钱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资本了，如果你这样说，人家只会奚落你、取笑你、轻视你；如果你说是巨神把你驮着飞到这儿来的，那么，人家就会认为你这人是跟魔鬼打过交道的人，谁还敢跟你交往呢？他们认为如果自己跟你合作、交往，准会招致灾祸，他们就会

对你避而远之。正所谓好话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们也许并不理解你的甘苦，反而认为你很可怕、可憎。一旦传扬出去，恐怕连我也会受到连累，不仅害了你，我也得倒霉，他们都知道我也是埃及人，他们也许会得出结论，说埃及人很狡猾、很坏。”

马鲁夫听得出了神，请教他道：“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阿里说：“这样吧，明天我借给你一千个金币和一头骡子，让我的仆人带着你到市场中，跟那些商界的头面人物见见面。我事先去和他们坐到一起，见你来到时，我起身迎接你，问候你，吻你的手，显得对你毕恭毕敬的样子。我会假装问你：‘那些上等的布匹你运来了多少？’你就说：‘很多。’商界的领袖们见我对你很尊重，就会问起你的来历，我会就势吹捧你，说你是百万富翁，为人讲义气，对人慷慨大方。我让他们为你找一所好房子和临街的铺面。如果遇到有乞丐前来讨钱，你尽可以显得大方一些，让人们对我说的话深信不疑。而且他们亲眼看到你如此豪爽大方，马上就会对你产生好感。在这种情况下，我来设宴为你接风，请所有的商人前来参加，你在宴会上要热情主动地去和他们打招呼，与他们认识。广交朋友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中忠贞的、奸诈的、三教九流都该有一些，这样不论办什么事，都会得心应手。你这样做了，就开辟了市场，为铺平经营买卖的道路打下了基础，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也就会跻身于富商行列之中。”

第二天，阿里果然先借给马鲁夫一千个金币，让他换上新装，骑着高头骡子，派仆人跟随着他，到生意场中四处走走。临出门时，阿里说：

“我这样帮助你、尊重你，是因为咱们是从小就很要好的朋友。你现在已经要在这里闯荡天下，就什么也不要害怕了，至于你老婆以前的那些恶行败迹，你就别再提它了，把她忘掉吧。”

在马鲁夫眼里，阿里真够哥们义气，他是个真正的热心人！他对阿里再三表示谢意后，便骑着骡子和仆人一起出门了。他来到市场，见一些商人聚会在那里，而且不知什么时候阿里捷足先登，已经跟那些人坐到一起了。还没等马鲁夫跟他打招呼，阿里已经站起身来，笑哈哈地走上前去，大声喊道：

“您好啊，大商人马鲁夫，欢迎您，我衷心地欢迎您这位著名的大慈善家！”他当着那些商人的面，亲吻马鲁夫的手，向大家介绍道：“各位商界的朋友们，大富商马鲁夫来到我们中间，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呀！请大家千万别冷落了他呀！”

阿里有意让商人们来问候马鲁夫，提高他的身价。这一招果然很灵，马鲁夫跳下骡背，众人都上前向他致意，问候他。待大家坐定后，一些商人问阿里：

“你的这位客人，他的生意怎样？”

阿里借此大肆吹嘘道：“他呀，他可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他是家资百万的大商人呢，他的资本之多，恐怕是商界中无以伦比的！他继承了两代人的遗产，而且他的先祖在埃及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界巨头。他的生意范围无比广阔，从也门到印度，到处都有他的公司。而他的大方、善良，更是家喻户晓，令人佩服不已。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以后会了解他的神通而尊重他的，从而对他鼎力相助。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今天

到这儿来并不是做什么生意，而是来游览山水，四处闲逛，借此散散心、解解闷。他用不着为赚几个钱而四处奔波，他的钱财已经像草原上火烧不尽的野草那么多了，他从遥远的埃及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观光的。他在埃及有别墅、有田庄、有仆从，我在埃及时就是他的一个小仆从而已。”

经伶牙俐齿的阿里的一番有意渲染、吹嘘，还真管事儿，那些见钱眼开、见势就攀的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上来巴结马鲁夫，有的在他面前说尽奉承话，有的给他端糕点，有的给他倒饮料，就连商界的头目也放下架子，躬身走到他面前，亲自问候他。阿里见所有的人对于他编的瞎话深信不疑，便装作一本正经地对马鲁夫说：

“我的主人，您这次到这儿来，是不是也顺便带来了一些名贵的布匹？”

“可多了。”马鲁夫按既定计划说。

由于阿里事先向马鲁夫介绍了一些在此地特别受青睐、质量上乘、价格不菲的布料，并告诉他这些布料在此地的叫法，所以当有商人问马鲁夫：“您这次是否带来了黄色的哆罗呢？”他就不慌不忙地说：

“带了不少。”

又有人问：“羚羊血色的哆罗呢有吗？”

他说：“多着呢！”

说实在的，有些布料的名称，他也不清楚，也记不住，可是不论是谁问起来，他都一律回答道：“多着呢！”他甚至对阿里说：“如果有人想要买一千驮上等布匹，我都可以满足他，我只要动一个货仓就足够了，其他的货仓是不必动的。”

马鲁夫和商人们亲切地交谈着。这时果然有个乞丐前来乞讨，他注意到在场的商人们都显得很吝啬，有的只给半块钱，有的只给几角钱，还有的装糊涂，一分钱也不给，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当乞丐来到马鲁夫面前时，马鲁夫边和其他人继续交谈着，边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金币，十分潇洒地往乞丐手中一放。他的这一动作，使在座的所有人为之轰动。那乞丐始料不及，受宠若惊，赶忙向他行大礼、为他祈祷，对他表示千恩万谢。商人们眼见他如此气魄，无不啧啧称赞，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不禁纷纷议论道：

“我见他从口袋里掏出数不清的金币扔给那乞丐，只有特别富有的人才能这样做。”

“何止是富豪，简直是帝王将相的气魄！”

“他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不然是做不到的。”

大家正议论着，又来了一个女乞丐走到马鲁夫面前乞讨，马鲁夫毫不犹豫地又掏了一把金币给她。女乞丐对他再三表示感谢后，把这件事到处传扬，于是那些贫穷可怜的人全都跑来乞讨。马鲁夫对他们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有求必应，分给他们每人一把金币，直到把阿里借给他的一千个金币全都分完了。这时马鲁夫拍拍手，叹口气说道：

“安拉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他从来就是有求必应的。”

商界头目看到马鲁夫又是拍手又是叹气的样子，便关切地问道：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马鲁夫说：“唉，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个城市中有那么多的穷人，若是早知如此，我就会将更多的钱放在鞍袋中带来了。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接济更多的穷人了。我自己先行一步赶到这里，但不知我的驼队离此地还有多远？驼队行动太慢了，如果离这儿还比较远，那就太糟糕了。你要知道，我是从来也不拒绝施舍穷人的，有多多给，有少少给，但从来没有不给的时候。可是我现在已经把随身携带的零花钱全都出散①了，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向我讨钱，我就不好办了呀！”

商界头目给他出主意道：“那你就对他们说：‘让主赐予你吧！’”

“不行！”马鲁夫摇摇头说，“我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太让我丢面子、失身份了！唉，假如我现在口袋里再有一千个金币，那该有多么好呀，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应急了，等我的驼队到了城里，那就好办了，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这有何难！”商界头目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即吩咐他的仆人回家取来一千个金币，算是借给他作为临时的救济费。马鲁夫身上有了现金，便又开始施舍给那些听到消息专门赶来讨钱的穷苦人。这时清真寺里发出召唤礼拜的声音，午祷的时间到了。马鲁夫借机离开乞丐们，来到清真寺，把剩下来的金币全都散给那些做礼拜的人。这样一来，马鲁夫骤然成了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大富豪、大慈善家，至于商人们对他的敬佩之情，更是不言而喻了。

午祷完毕，马鲁夫又回到市场中，他胸有成竹地又向一个大商人借了一千个金币，继续施舍给求乞讨钱的穷人们。他的这些举动，连给他出主意的阿里在一旁看了，都急得干瞪

① 意即施舍、捐赠、救济。我国回民常用“出散”来表示。

眼，可是事到如今，当众阻止他是绝对不行的，只好由着他。晚祷的时间到了，清真寺里又响起了召唤做礼拜的声音，人们都汇集到清真寺里做礼拜，马鲁夫又很爽快大方地把剩下来的金币出散给人们，他的名声大振，身价百倍。

做完了礼拜，马鲁夫又回到市场，又向商人借钱，继续施舍、救济穷人，不等到集市结束，他已经用掉了五千个金币。他毫无顾忌地向商人们借钱，每借一次钱，便对那个商人说着同样的话：

“只要我的驼队一到，你就说吧，要钱我还给你钱，不要钱要货，随便你拿好了，反正我有的是钱，有的是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当天晚上，阿里在家里设宴为马鲁夫接风洗尘，请所有的商人来参加。马鲁夫泰然自若地坐在首席，在整个宴会当中，他言必称绸缎、布匹、珍珠、宝石什么的，什么档次高、畅销，他就说什么。当有的商人提到某种紧缺的货物时，他就信口开河，说道：

“你所说的那种货，我刚好带来了不少。”

第二天，马鲁夫又来到市场中，他主动地跟商人们交谈，谈完后就跟他们借钱，他拿这些钱去施舍穷苦人。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种借钱施舍的动作，一直持续了二十天，共借了六万个金币。可是他逢人便吹嘘的什么驼队、金币、货物，却连个影子都没有出现。按说，驼队走得再慢，也该到了。商人们不是傻瓜，他们见到的人、遇到的事也不少，于是商人们心里开始犯嘀咕了，有的人天天到城外去翘首以待驼队的到来，可是他们每天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他们

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一时间，风言风语传开了：

“那个新来的生意人，表面上看来像个大款，可是他空说无凭，值得怀疑。”

“他天天向我们借钱，赏给穷人，说什么他的钱和货物都在驼队那里，可是他的驼队在哪里呢？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他的驼队？”

“阿里不是说是他的同乡吗？咱们找阿里问问去！”

于是商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阿里，问他：

“阿里，你的同乡马鲁夫的驼队什么时候才能来呢？”

“快了！”阿里急忙为马鲁夫打圆场说，“大家耐心点，别着急，我可以保证，用不了多久，他的驼队就会来的。”

阿里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却是一片空白，他知道这事儿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便好言劝走了商人们，回头找到马鲁夫，对他说道：

“我说马鲁夫，你是怎么搞的？我原先只是想让你稍微露露脸，打开局面，有个立足机会就行了，怎么，你却越编越来劲儿了！我让你去烤面包，你反而把面包烧成灰了！现在商人们都在为借给你钱而收不回来担心受怕呢，听说你借了六万个金币，又全都施舍给了穷苦人，你说这事怎么办吧？你个补鞋匠，又不做买卖，这么多的钱，以后你可怎么还呢？”

“这算什么呀？”马鲁夫比阿里还有理，声音比他提得还要高，反问他道：“不就是六万个金币吗？等我的驼队到了，我一定会还他们的！在我的驼队里要什么有什么，谁要布匹，拿去好了，谁要现金，自己去取吧！”

阿里被马鲁夫的话弄糊涂了，他问道：“安拉呀，你当真

有驼队吗？”

“当然有！”马鲁夫吹牛成了习惯，不假思索地说：“驼队里的货多极了，要什么有什么！”

阿里先是一怔，几乎信以为真。可是他定了定神，回过味儿来，便破口大骂起来：

“不知羞耻的东西！地道的下流胚！你真是大言不惭呀！你讲的那些话，不都是我教给你的吗？你小子现在又拿这些话来蒙我！你等着瞧吧，我把你的真情实况全都说出去，到那个时候，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

“你少啰嗦！”马鲁夫越说越神气了，他怒气冲冲地说道：“你滚得远远的才好呢。我可得告诉你，我绝不是什么穷光蛋，我不会赖账不还的。等我的驼队来了，我就有钱有货了，我要加倍赔还他们。”

阿里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地斥责他道：“你这个无耻下流的东西，你这么明摆着欺骗我，难道你连一点儿羞耻之心都没有了吗？”

“你想怎么着，我可不管，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但是你得劝那些商人们忍耐点儿，等我的驼队到了，我会加倍赔还他们的！”说完，马鲁夫扔下阿里，扬长而去。

马鲁夫走了，屋子里只剩下阿里一人，他呆坐在那里，心里的那些怨恨，就像茶壶里煮的饺子，倒不出来。他想，最早是他给马鲁夫出主意、编瞎话儿，俩人合伙欺蒙大家，骗得商人们晕头转向。原先我捧他、夸他、把他吹上了天，现在如果我贬他、骂他、把他跌到地上，那我自己不就成了说谎的人了吗？今后我还怎么和他们打交道呢？我不就成了言

而无信、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人了吗？他这么想着，觉得自己进退维谷，不知该怎么收场。正在这个时候，商人们又找上门来了，他们死死地缠住他，不厌其烦地责问他：

“阿里呀，你的同乡马鲁夫呢？你替我们追问过还钱的事了吗？”

“各位亲爱的朋友，”阿里极力辩解道，“真不好意思，他欠了许多人的钱，他甚至还欠了我一千个金币，可是我也在耐心地等待着，除了等待，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你们借钱给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详情，所以我不能负责替你们去向他讨债。你们自己去找他当面对质吧，他若是赖账不还。你们可以到国王那里去告发他，就说他是个骗子，四处招摇撞骗，还妄想赖账不还。你们也知道，国王陛下会过问此事的。”

商人们见阿里都束手无策，马鲁夫人又不见了，便集合起来，跑进王宫，状告马鲁夫。他们一个个痛哭流涕地对国王哭诉道：

“陛下，从埃及来的那个马鲁夫是个大骗子，他厚颜无耻地借我们的巨款，说什么他的驼队一到，就还钱。我们对他已毫无办法，他是个狡猾的人，也很虚荣，他设法把我们的钱骗到手之后，又当着我们的面，把大把大把的金币赏给慕名前来乞讨的人，他挥金如土，为的是进一步蒙骗我们，让我们借给他更多的钱。他为了搪塞我们，惟一的办法就是声称他有庞大的驼队，还一再地声称他的驼队就要到了，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可是我们等呀、等呀，如今过去二十多天了，却连个驼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不论我们提到什么货物、布匹，他总是说‘有，有很多！’可是，连驼队都没有，哪里

还有什么货物、布匹呢？他已从我们手中骗去了六万个金币，而且都赏给穷人了，却对还钱的事提都不提！”

商人们不停地诉苦，痛骂马鲁夫。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国王是个见钱眼开、见利忘义、天下最小气的守财奴。他从商人们的哭诉中，悉心地注意到，他们一再形容马鲁夫的豪爽、大方，使他感到这个马鲁夫正是自己敲诈勒索的对象，他转身对宰相说：

“那个生意人肯定有钱，如果他没有丰厚的资本，怎么会如此仗义疏财呢？我相信他有驼队，而且带来的货物不少。可是他的驼队一到，那些商人就会去包围他、掠走他的钱财。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我作为国王，更有资格来享受他的财富！因此，我必须结识他，让他成为我的心腹之人，这样一来，他的驼队到了以后，我就可以把他要还那些商人的巨款、财富弄到我的手中了。”

宰相向国王进言道：“启禀陛下，我想此人不可信，他不像是个好人，倒很可能是个骗子。像他这样招摇撞骗，最终会挖空贪婪者的宝库呢！”

国王对宰相的忠告并不放在心上，贪婪使他鬼迷心窍。他坚持道：

“我倒想试试，我要看看他究竟是个骗子手还是正人君子。”

宰相无奈地问：“陛下想怎样试他呢？”

国王说：“把他召进宫来，让他看我那颗珍贵的宝石，看他识不识货。如果他能看出那颗宝石是真的，而且能估出它的价值，这就说明他是个行家，一个有钱的人、见过大世面

的人；如果他不识货、优劣不分、真假不辨，那就说明他不是行内之人，是个骗子，到那时我会毫不客气地杀了他！”

马鲁夫智对国王

马鲁夫被召进王宫。他在国王面前显得毕恭毕敬，处处小心谨慎。国王让他坐到自己面前，尽量和善地问他：

“你就是那个巨商马鲁夫吗？”

马鲁夫答道：“在下正是小商人马鲁夫。”

国王又问：“听说你欠商人们六万个金币，为什么不还给他们呢？”

马鲁夫仍不改初衷，继续编造谎言道：“陛下，不是小商人我不想还，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再忍耐几日，我的驼队还在路上，就快要进城了，等货物运到城里来以后，我必将加倍地偿还他们的。届时，他们要什么，我就会给什么，他们若要金币，就给金币，他们若要银币，就给银币，要货物就给货物，总之他们的一切要求，都会获得满足的。不瞒陛下，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知恩图报，当初那些商人在乞丐们面前保全了我的面子，借了钱给我，我怎么能不感激他们呢？为了报答他们，我必将加倍偿还欠款，我借了他们六万个金币，我至少要拿出十二万个金币还给他们。”

国王觉得马鲁夫的回答，句句在理，无错可挑，便取出自己平时爱不释手、价值连城、绝无仅有的珍贵宝石，递给马鲁夫说道：

“巨商，我来问你，你认识这个东西吗？你说它值多少钱？”

马鲁夫用双手接过宝石，把这颗榛子般大小的东西捏在大拇指和无名指之间，他看了看，一使劲儿，那颗“名贵的宝石”被捏碎了。国王一见，大惊失色，气急败坏地吼道：

“我的宝石啊，你怎么会把我的宝石给捏碎了呢？”

马鲁夫却冷笑道：“陛下，谁说这是珍贵的宝石？这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真正的宝石，至少要值七万个金币了。再说，哪里有这么大的一块宝石？这块普通的石头，尽管颜色特殊，却一文不值。这块石头，连我都看不上眼，陛下作为一国之君，怎么能把它视为价值连城、绝无仅有的宝石呢？不过，由此看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陛下并不富有，在陛下的库藏中还没有收藏到天下最名贵的宝石。”

国王惊叹之余，不失贪婪之心，忙问：“这么说，在你的驼队的货物中有名贵的宝石了？”

马鲁夫信口开河地说：“岂止是有，而且是多得很呢！”

国王一听此言，眼前立刻晃动着无数名贵的宝石，他脱口问道：

“那么，你能给我一些名贵宝石吗？”

马鲁夫还是那句话：“我的驼队还在路上，不久就要进城了，等我的驼队到了，我就可以送给陛下很多宝石的。我的驼队中驮有大量的宝石，只要是陛下看得上眼的，随便拿好了。”

这些大话，在国王听来真是天大的喜讯，他对马鲁夫充满了信任感。他转过身去对前来告状讨债的商人们说：

“听到了吧？你们尽管放心地回去吧！从今往后，你们要安安心心地做你们的买卖，同时要耐心地等待，你们到我这

儿来取钱好了，不过我们要耐心地等着他的驼队的到来。”

商人们听国王都这么说，那就等着吧，他们悻悻然离开了王宫。国王便和宰相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想把公主许给马鲁夫为妻。国王这么做，目的是很明确的，马鲁夫成了驸马，也就是自己的人了，自己人的财宝不就成了自己的吗！于是他对宰相说：

“你以后要多跟马鲁夫套近乎，要处心积虑地在他面前说公主的美貌、才华和品德，诱惑他前来向我提亲，一定要使他成为驸马。这样的话，他的财产就全都是我的了。”

宰相闻听此言，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原来宰相是个野心家，他曾四处奔走，竭力达到娶公主为妻的目的。但是聪明、美丽、理智的公主看穿了他要当驸马，然后篡夺王位的真实目的，因而严厉地回绝了他。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于是他对国王说：

“陛下，我总觉得这个马鲁夫不可靠，他的言行漏洞百出，值得警惕，他不像是个大富豪，倒像一个吹牛蒙人、招摇撞骗的人！希望陛下英明决断，三思而行，不要在匆忙之中白白葬送了公主。”

国王听宰相如此说，勾起了他对宰相向公主求婚不成之事，便勃然大怒，厉声骂道：

“你这个恶毒的小人！你心怀歹意，只盼我得不到好处，只希望我得不到他的财富！你这么说，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你曾想娶公主为妻，遭到拒绝，便心怀不满，现在你又趁机报复，破坏公主和马鲁夫的婚姻。你以为这样做，我就会答应你的要求、满足你的希望，让你做驸马，你好东山再起吗？我

告诉你吧，你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你不仅没资格娶公主为妻，而且你根本不配出此恶言来中伤他。马鲁夫是个什么人，他都能知道那颗宝石是假的，他是真正的行家！他用手一捏，那颗宝石就碎了，说明他根本没把它瞧在眼里。你又凭什么说他是个骗子呢？他有驼队，有数不清的宝石！等他跟美丽的公主结了婚，他会迷恋于公主的姿色，毫不吝啬地把所有的财宝送给她，那些财宝不都成了我的了吗？你这个心术不正的坏东西，你处心积虑地破坏这门美满姻缘，显然是不想为我好，不让我把这么多飞来的财宝据为己有！”

宰相被国王劈头盖脸地骂了个狗血喷头，自讨苦吃。因此他只好哑巴吃黄连，把苦水咽到肚子里。他惟恐进一步激怒了国王，弄得鸡飞蛋打，到头来连头上的乌纱帽也保不住了。因而他忍下怒气，耐着性子，对国王百依百顺，对马鲁夫表现出十分热情的样子，对他说：

“好兄弟马鲁夫呀，我们国王十分喜欢你，无比地敬重你，他有个如花似玉、德才兼备、人见人爱的女儿，国王想招你为驸马，不知你意下如何？”

马鲁夫一听，喜出望外，便满口答应下来，他对宰相说：

“我当然很愿意。不过，还得请陛下耐心地等一等，因为我的驼队还没有到，举行婚礼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是王室的婚姻大事，公主的身份非同一般，普通的聘礼，远远不能与她的身份相配。现在我身上的金币很少，而且都赏给了穷人，囊中羞涩，只好等驼队到了以后，有了足够的钱和财物，才可以着手做必要的准备。我打算用五千袋金币作为聘礼，结婚之日，我要用一千袋金币赏给穷人、一千袋金币送给前来

出席我和公主婚礼的人、一千袋金币摆宴席招待四方宾客和仆从、士兵们。婚礼的第二天，我要送给新娘一百颗珍贵的宝石，送给宫娥彩女每人一颗宝石，以此来表示我对新娘的无比尊敬。另外，我还要送一千套崭新的衣服给孤苦无依的乞丐们。结婚以后，我还要继续从事慈善活动。宰相大人，您可以想想啊，要实现这个愿望，又谈何容易呢？不等我的驼队到来，我是无法实现的。为公主而花这点钱是应该的，反正我的财宝有的是！”

马鲁夫成为驸马

宰相只得把马鲁夫所说的话，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国王。国王听了满心欢喜，他信以为真，进而教训宰相道：

“你看看，他考虑得多么周到，计划得多么具体！这样的人还能怀疑吗？你怎么能说这样的深谋远虑的人是胡吹乱侃的大骗子呢？”

宰相却不领情，仍坚持说道：“我的看法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国王见宰相如此固执，觉得实在太扫兴了，便破口大骂道：

“你再这样执迷不悟，败我的兴，我就宰了你！你去把他找来见我，公主必须尽快与他结为眷属。”

宰相见国王大动肝火，忙伏身倒地，表示俯首听命。他一路小跑，找到马鲁夫，对他说：

“幸运的马鲁夫呀，来吧，国王要召见你。”

马鲁夫说：“知道了，我马上就去。”

国王见了马鲁夫，脸上立即现出笑意，无比亲热地对他说：

“你不必过于谦虚了，不要推辞我的要求。我的库藏里应有尽有，财宝多得快要把库房挤破了。喏，这是库藏的钥匙，你拿去打开库房，里面的财宝，由你随便取用。你不是要施舍他人吗？好吧，你尽管用我的库房里面的东西去施舍他人吧！如果你认为里面有值得给公主和宫娥彩女的，你就拿去给她们吧。至于婚礼何时举行，倒也无关紧要，只要你和公主把关系定了就好。看在公主的情面上，我就等着你的驼队的到来，反正我和你是一家人了吗！”

国王说完，吩咐人将教主请来，为公主和马鲁夫证婚；又命令全国上下为举办婚礼做准备，将城廓装饰一新。不久，急不可耐的国王就宣布结婚仪式开始。马鲁夫穿上一套王室的新装，坐在交椅上迎接前来祝贺的文官武将和庶民代表，国王还嘱咐安排民间艺人前来献艺表演，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马鲁夫心情异常欢喜、欢乐无比。他让国库总管送来一袋又一袋金币，然后大把大把地四处散发给前来贺喜的穷人，他还发给那些衣不遮体的穷苦人新衣服穿，他这样做，穷人高兴，他自己也满意。

马鲁夫不停地让国库总管从国库中取这个拿那个，累得总管气喘吁吁、手忙脚乱的，而马鲁夫却毫不介意，他随心所欲地把从国库中取来的东西散发给前来贺喜的人。宰相原本对他就有成见，看到他飞黄腾达、颐指气使，气就不打一处来。但是他慑于国王的威严，只好把满腔怒恨放在肚子里，

表面上还得时时赔着笑脸，连大气都不敢出。而商人阿里最知道马鲁夫的底细，他混到祝贺婚礼的人群中，见到马鲁夫便趁机小声骂他道：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厚颜无耻的东西！若是没人在场，我非得扇你几个耳光、踢你几脚不成！你用计谋骗取了我那么多商人朋友的钱，把它施舍给穷人，抬高了自己的身价、骗取了国王的信任，竟然把公主都弄到手了，现在又想耗尽国王的库存，你究竟要干什么？你又怎么收场呢！？”

马鲁夫现在谁都不看在眼里，他说：“这里哪有你插嘴、管闲事儿的份儿呢？我自有办法还清所有欠账的，只要我的驼队一到……”他一意孤行，不断地施舍，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他看着从国王库存中搬出来的财物，觉得这个国王比起其他帝王将相来说，未免有些寒酸了，当然国王究竟是国王，库存的财物还是不少的，可以施舍很多，他骑虎难下，又乐于施舍，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不想考虑太多，今朝有酒今朝醉嘛，而且船到桥头自然直，管那么多干什么呢。于是他在王宫里每天都请客、送礼、欣赏歌舞、大吃大喝。就这样，按当地的习俗，王宫里一直热闹了四十天，到了第四十一天，才正式举行极其隆重的婚礼。

婚礼开始了，公主打扮得花枝招展，光彩夺目，满朝文武官员都身着节目的盛装，排列齐整地站到两旁，当美丽的公主被彩女引进大厅时，马鲁夫便把金币大把大把地撒向参加婚礼的人们，金光闪闪的金币在空中闪着耀眼的光芒，落地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引起人们阵阵的赞扬声，他又拿出一大笔钱，专门赏给穷人，以显示尊贵、富有和慷慨。隆重

热闹、规模浩大的婚礼仪式的最后一项是宾客们送马鲁夫进入洞房，人们闹了洞房后尽欢而散。马鲁夫这时独自坐在高脚椅上，变得深沉起来，他看着如花似玉的公主羞涩而欢喜的面孔，心中又是欢喜又是着急。他稳住神儿，用右手攥起拳头，重重地在左手掌上用力一击，脸上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神色，垂下头去，深深地叹着气。没过多一会儿，他又重复着刚才的动作，故意大声说道：

“安拉啊，只望你来拯救我了！”

公主是个知书达理之人，她听到驸马只顾坐在那里唉声叹气，也不前来跟她说话，便主动关切地问他：

“夫君，洞房花烛之夜，你为何如此唉声叹气呢？”

马鲁夫趁机说道：“爱妻，你也许有所不知，我虽然荣幸地与你结为夫妻，但使我苦恼的是你父亲打乱了我的计划！如今我这样与你成婚，无异于放火烧掉了青苗呢！”

公主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说，便追问道：“你这样说，其中定有原因，请告诉我吧。”

马鲁夫又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曾经对你父亲说过，等我的驼队到了以后再举行婚礼，可他就是不听，反而急不可耐地为我们举行了婚礼。我原来想给你的奴婢们每人送一颗宝石做纪念，让她们记住，这是公主洞房花烛之夜驸马爷赏的！我要拿出一百颗宝石送给她们，这点东西对我来说只是小意思，我必须给她们赠送纪念品，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别人意识到我对公主地位的尊重、对公主人品的敬慕。我并不心痛把那么多的宝石送给别人，我有多得数不清的宝石，送出一些，我并不在乎。”

原来如此。公主笑了，她软语细声地说：

“夫君大可不必为这件事忧愁烦闷，我并不怀疑你，反而相信你的驼队会给你带来数不清的财宝，我的奴婢们对这件事不会说三道四的。待你的驼队到了以后，再分给她们一些宝物不迟。”

婚后翌日，马鲁夫洗了澡，换了官服锦衣，精神焕发地进宫去见国王。满朝文武百官早已迎候在那里，见他到来，都站起身来，纷纷向他鞠躬致意、问候。马鲁夫径直走到国王面前向国王行大礼。国王心满意足地让他坐到身边，与他聊天。马鲁夫问：

“国库总管呢？”

国王说：“他早来了，现在正在殿前等候你吩咐他呢。”

马鲁夫仍显得十分慷慨大方的样子，对前来的总管说：

“你去取一些好衣服来，分给每位文武官员一套！”

总管领命，不敢怠慢，赶忙跑去打开国库，从里面挑选出一批最好的衣服，放在马鲁夫面前，由他亲自分发给每个文武官员一套，还根据他们的官职不同分给他们每人一些金银。文武百官对马鲁夫感恩戴德，争先恐后地对他说尽奉承话。就这样，每天上朝，马鲁夫就赏他们一批财物，一连赏了二十天。可是马鲁夫口口声声再三许诺的什么驼队财宝，却连个影子也见不到。那个管库的总管眼见国王库藏日渐减少，非常担忧，如此下去，库藏空虚，其后果他作为总管是无论如何也担当不起的。一天，他趁马鲁夫不在宫里，便紧急求见国王，如实向国王报告说：

“启禀陛下，您国库中的财物已经被分得差不多快光了，

这样分下去，估计最多能维持十天左右，国库空荡，其严重后果可想而知。事已至此，微臣必须将实情禀告陛下，以免将来受到惩罚。”

国王听了总管的汇报，也觉得事态异常严重。他平时爱财如命，是个十足的守财奴，如今听说国库快要被马鲁夫挥霍干净了，心中不免着急上火。他问身边的宰相：

“你说说看，这驸马的驼队为何迟迟不来，而且连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呀？”

宰相见国王已开始怀疑马鲁夫了，认为彻底揭穿他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便面带讥讽地说：

“陛下，我曾经提醒过您，这个马鲁夫是个靠不住的骗子，可是您不仅不听，反而把公主都嫁给他了！做这种事情，真可谓昏庸、愚昧。我敢发誓，马鲁夫不仅没有什么多得数不清的驼队货物，就是一块布条他也没有。他有的只是阴谋诡计，他花言巧语欺骗陛下，把陛下蒙得团团着他转，没花一分钱就娶了公主为妻，用国库中的大量财物散发给朝臣百官，以笼络人心，他这样做，对您的危害，您是看不到的。”

听了宰相的一番挑拨，国王真的着了急，他忙向宰相请教道：

“爱卿，依你之见，我现在该如何办呢？”

宰相进言道：“这事好办。一般来说，妻子最能探听到丈夫的秘密。陛下最好请公主来，我和她细谈一下，从她那里了解一下驸马的情况。只要她客观地加以介绍，我们就不难探知他的真情实况。”

国王采纳了宰相的意见，说道：“好吧，事已至此，就这

么办吧。我发誓，只要我们得知他是个骗子，我就绝对饶不了他，我要用最残酷的刑罚处治他，让他不得好死。”

于是宰相随国王来到后宫休息室里，等马鲁夫出去后，把公主叫来。国王对她说：

“孩子，宰相有话要对你说。”

公主说：“相爷有话请讲。”

宰相说：“公主，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和你说。你也看到了，驸马连日里不停地挥霍国库里的财物，致使国库空虚。他娶你为妻，实际上没花他自己的一分钱，全部使用咱们国库里的钱财。你也听到了，他终日逢人便夸下海口，说给我们这个、那个，可是这全是一派胡言，他是在撒谎啊！因为他没有一句话是实话！请你想想，他整天挂在嘴边的他的驼队在哪里？他吹破大天的金银珠宝又在何处？事情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这可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呀！你千万要设法把他的底细搞清楚，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公主听了宰相的话，也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她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是呀，看起来这事还真有些奇怪，他每次见我，总是说要送给我什么贵重的东西，不是宝石，就是金银，要么就是绫罗绸缎，可是他一次也没有兑现过，他每次回来都是两手空空。”

宰相进一步说道：“公主，你想想，这一切不都是疑点吗？这样吧，今晚上你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马鲁夫，你要对我说实话，说了实话，一切都好办，你我既然是一家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和你站在一起。如果事情很糟糕，我也不

会对你袖手旁观。’公主在和他交谈时，要注意策略、讲究分寸、见机行事、当机立断，要根据具体情况，时而对他冷淡，时而对他热情，要显得自然平和，更要使他感到你是爱他的、对他一往情深。这样去做了，我想用不了多久，你定能探听到真情实况，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进行详尽充分地分析、判断。你把得到的情报告诉我们，国王陛下到时候会做出公正的裁决的。”

公主听了宰相的指点，便对国王说：“父王，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当天晚上，马鲁夫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回到后宫。公主就按照宰相的安排，对他大献殷勤，娇滴滴地呵护着马鲁夫，对他百依百顺，使他感到一切都那么平和、如意，他被公主制服，完全沉醉在她的掌握之中了。公主琢磨着时机已经成熟了，便对他说道：

“亲爱的，你是我的心肝、宝贝，你是我的眼睛、灵魂，安拉保佑我们夫妻俩将永生永世不分离，我永远与你同在。你占据了我的心，我对你的爱把我整个烧毁。我是多么地爱你呀！我相信你也像我爱你一样地爱我。同时我也相信，不论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你都不会瞒着我。你要知道，欺骗只是一时之计，而绝不会持之以恒，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现在有人对我说，你是个不诚实的人，说你招摇撞骗，假借娶我之名，大肆挥霍国库里的金银财宝，这种骗局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我是你的妻子，我认为我完全有义务、有责任来设法挽救你，因为一旦骗局被父王识破，那么一切都完了，你肯定死无葬身之地。到那步田地，恐怕我也是无能为力了。所

以为了挽救你，为了维护你和我的共同利益，请你把真实情况毫不隐瞒地告诉我！我是你的妻子，我一定会替你保密，帮你出主意，将你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更不要有什么顾虑，因为坦白交待才是你惟一的出路，而早些把隐情合盘托出，对你、对我都是有好处的。你静下心来好好回忆一下，自打你认识我们那一天起，你就把你的什么驼队、财宝挂在嘴边，逢人便说，到处许愿。可是你的驼队在哪儿？你的财宝又在何处？所有的人都听你吹嘘过，可是任何人都没有见过。我发现你表面上口若悬河、神采奕奕，其实你沉默不语、愁眉苦脸的时候，才是你真情实感的流露，因为你做贼心虚、担惊受怕。夫君，快说实话吧！我发誓，不论你的实际情况如何，我都会帮助你的。”

马鲁夫听着公主这一席话，时而高兴，时而忧虑，最后越听越害怕，就像热锅里的蚂蚁，焦虑不安。他思前想后，决定面对现实，向公主坦白交待，他说道：

“爱妻呀，我对你实说了吧！我其实是个大骗子！要杀要剐，要怎么处治我，只好随你们办了。”

公主心里格登一下子，她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但是她不想到此为止，她要问个水落石出。于是她宽宏大量地说：

“夫君！你先别这样说，我只要你说实话，你要知道，诚实的态度会有助于你摆脱危机的，但是你必须要把实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坦诚相见　夫妻共谋

马鲁夫见公主真心地劝导他，诚恳地表示要帮助他、挽救他，他的顾虑消除了。他向妻子吐露了真情，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她。马鲁夫坦诚地对公主说，他并不是什么商人，而是埃及街头一个度日如年的穷鞋匠，一点儿钱也没有，家里穷得叮当响；他根本没有什么驼队，连一块布、一个金币、一个珍珠也没有；他已经结过婚，老婆法蒂玛是个恶婆娘，好吃懒做、尖酸刻薄，对他连狗都不如。继而他把自己为什么离家出走，又如何流落街头，怎样到了这里，遇到阿里后，阿里怎样教唆他说谎行骗等事情经过，毫不隐瞒、详详细细地全都说给公主听。马鲁夫的诚实，使公主大为高兴，她听完马鲁夫的话，不仅不动怒，反而开心得大笑不止，还夸他道：

“这就对了，你应该这样说！你是个骗子，一个挺聪明的骗子！”

马鲁夫道出了心里话，觉得心中宽松了一些。他又哀求公主道：

“爱妻呀，正因为我充分地信任你，才把一切都告诉你，现在只有你才能救我了！”

公主说：“你这个人呀，好好的日子不过，干吗要行骗呢？你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你要知道，你到这里以后，整天胡吹乱侃说你有多么富有，吹嘘自己有庞大的驼队，有数不清、用不尽的财富。父王是个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贪婪之人，他听说你是个大富翁，才把我许配给你为妻，可是他

万万没想到自己反而受骗上当了，他的国库已被你挥霍一空。那个宰相是个奸诈的小人，他对你始终是怀疑的，因此他多次告诫父王要对你存有戒心，说你不是什么大商人，而是一个精明的善于撒谎的大骗子。父王对他的话，开始时并不相信，认为宰相是别有用心，是在有意挑拨离间。原因是宰相早就打算与我成亲，可是我并不喜欢他，不想做他的老婆，我早就看透了他这个人野心勃勃、存心不良！咱们结婚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你的驼队迟迟不见到来，许多人开始怀疑了，宰相尤其如此。他向父王进言，并安排我来设法把你的真相弄清楚，结果不出宰相所料。这样一来，父王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不杀你，又如何解他心头之恨？又怎样平息满朝文武之怨怒呢？可是我们已经结婚，作为你的妻子，我打心眼里不愿我们夫妻中途离散，贻笑朝臣和国民。这样看来，我是非救你不可了。其实我这样做，也是为我自己着想，如果现在我去告诉父王，他把你杀了，全国上下都知道我嫁了你这么个大骗子，那我又有何面目再活在世上？与其这样耻辱地活下去，倒不如一死了之。”公主审时度势，充分地分析了现状、前景，她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帮助马鲁夫逃走。她对他说道：

“我看你三十六计走为上，赶快从这里逃走吧！我这儿有五万金币的私房钱，你带在身上，穿上宫服，骑匹快马，跑得越远越好，一直跑到不受父王管辖的地方去。在那儿你可以用这些钱做买卖，等你安顿好了之后，给我来封信，告诉我你的住处，我只要手中有点钱，就会设法接济你，你老老实实地做买卖，是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一旦父王去世，危

险消除，我就会设法通知你，那时你可以回来，我们夫妻团圆。在这期间，万一你我有一人不幸死去，那我们就只好在来世相见了！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采取这种办法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我保住性命，将来是会有出头之日的。情况万分紧急，时间刻不容缓，你尽快准备逃跑吧，天一亮他们就会来抓你，你落到他们手中，我就是长着三头六臂，也无能为力了。”

“爱妻，既然如此，只好按你的计划行事了，我要上路了，你多多保重啊！”马鲁夫再三感谢公主，迅速穿好宫服，骑上一匹骏马，深情地吻别公主，便踏上出逃之路。在出城的路上，巡夜的官兵，以为他是因公出巡的公侯将相，一路放行，他顺利地闯过道道险关，连夜向城外逃去。

天亮之后，宰相迫不及待地来见国王，并和国王来到后宫，请公主出来相见。公主刚一出来，国王就关切地问道：

“孩子，昨天让你办的事情结果如何？”

公主显出一脸怒色，说道：“父王，我经过调查，事情证明宰相的话是一派胡言，很显然他是在挑拨我们夫妻关系，造我和我丈夫的谣！”

国王惊讶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公主沉着冷静地说：“昨晚我丈夫一回来，我就要跟他好好谈谈。可是我们正要谈的时候，太监就匆忙闯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说是宫门外有十个奴仆，让他转递这封信给我，还要请他代吻我和马鲁夫的手，他们是马鲁夫的仆人，是专程押送驼队送货送钱来的。因为听说他们的主人马鲁夫已经跟我结了婚，所以才赶到这儿来向他报告情况的。我见

他们个个泪流满面，痛哭不止。我感到很奇怪，忙接过信来一看，原来是五百个仆从联名写给他的。只见信中写道：

“‘奴仆叩头再拜，谨上书马鲁夫大人：

大人先于奴仆们上路后不久，我们就在中途遇上一大帮劫匪，他们人多势众，对我们穷追不舍，我们身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只能退守，劫匪们围追堵截我们，五百人中无一不替大人全力拼搏死战，无奈劫匪十分凶悍、残暴，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一倍。我们誓死保卫驼队、财宝，苦战三十天，牺牲五十人、损失二百驼。大人一定一直为我们迟迟未能预期到达而深感焦虑不安，故此特派人先去报信，盼大人恕无能之罪。’

“我丈夫见信后，急得直捶胸顿足，无限悲伤地说道：

“‘唉，这些人怎么这么不会办事！他们怎么能为了二百驼货物去跟匪徒们拼命，二百驼货物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充其量不就是七千金币吗？他们早该舍小而求大，尽快赶来！看起来，我不亲自出马去催促他们是不行了。’于是他不辞劳苦，连夜奔赴出事地点去了。他离开我时，显得很轻松，因为损失二百驼货物和整个驼队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那二百驼货物权作对劫匪们的施舍了。当时我隔窗望去，看到他那十个仆从，个个生得眉清目秀、十分英武，他们的穿戴也很讲究，不是父王的侍卫们所能相比的。这就是马鲁夫和他的十个仆从去接应他的驼队的原因和情况。感谢安拉，幸亏我没来得及把父王嘱咐我的话向他说出来，否则的话，一

定会惹得他很不高兴，他会笑话我们，没准儿他会从此记恨我、歧视我，甚至不要我了呢！令人气愤的倒是宰相，他怎么那么黑？那么刻毒？他信口开河、造我丈夫的谣，差点儿败坏了我的前程！”

公主随机应变、胡编乱造的话，竟然使国王深信不疑！他说：

“孩子啊，你好福气呀，你有一个具有富豪气概的丈夫。真正有钱的人才不会去考虑那些不起眼的损失呢。想起来，自从他来到我们这儿，每天都济贫扶困，使不少人得到救助，对谁都那么大方，他的言谈举止，不正说明他是一个真正有钱的人吗？愿安拉保佑，让他的驼队尽快到达，那我们的国库又要装不下金银财宝了！”

国王劝慰着公主。同时他尖酸刻薄地奚落着倒霉的宰相。

马鲁夫巧遇神王

马鲁夫惜别公主后，按照她的指点，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一路上历尽艰险。他的心情一直很不平静，觉得自己的前程模糊不清。尤其是一想到公主，他在无限感激之余，忍不住唉声叹气，不时地嚎啕痛哭。他与公主恩爱有加，相依为命，一旦分手，不知何时才能相见，自己单人匹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闯江湖，觉得活着真没劲儿。他感到自己进退两难，束手无策了。

这时他来到一个小村庄，见一个农夫正赶着两头水牛在田里耕作。马鲁夫已经有几天几夜没吃没喝没睡觉了，他有

气无力地向农夫打招呼。那农夫一见到他，上下一打量，便说：

“看样子，您一定是个达官贵人，怎么累成这个样子？快下马吧，让我们招待您这位尊贵的客人。”

马鲁夫环顾左右，为难地说：“可是你这儿什么也没有，你拿什么招待我呢？”

农夫见他又慈祥又和善，便告诉他说：“您放心吧，老爷，你看看前面那个村庄，那里什么都有，快跟我来吧，我会给你准备丰盛无比的午饭的，而且您的座骑也会被喂得饱饱的呢！”

马鲁夫说：“你说的就是那个离这儿不远的村庄吗？我自己去就行了，别影响了你耕田。”

农夫说：“老爷，这个村庄小得很，没人做买卖，您独自进去，什么也买不到。这样吧，您快下马吧，请相信我，您的午饭很快就好。”

盛情难却，马鲁夫只好下马，在田边休息，农夫满面笑容地回村去准备午饭去了。马鲁夫坐在田边等着农夫，心里觉得十分过意不去，这是个多么善良的农夫呀，为了一个远道而来的陌生客人，不惜放下手里活儿，回村去准备饭。想到这儿，他认为自己应该帮助农夫继续耕田，以弥补农夫损失了的时间，因为只有这样做，他心里才会觉得好受些。想到就做，他不顾浑身酸痛，挣扎着站起来，走进田里，开始耕地。可是他刚犁了几步，犁头就被卡住了，老牛也拉不动，他打老牛，老牛就是无法前进一步。没办法，他只好蹲下身来，仔细查看，结果发现犁头被一只金环套住了，他用手挖

了挖，见那金环和一块很大的云石连着。他很好奇，很想知道那云石下面是什么东西，便用力将云石掀了起来，发现云石下有一排阶梯，他顺梯而下，往前走了几步，他来到一个宽敞的地下室。在这个地下室里有四间屋子，房间很大，分别堆满了黄金、翡翠、珍珠、珊瑚、蓝宝石、风信子石、土耳其石、钻石等各种名贵的稀世宝贝。地下室的中央摆着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匣，他看到在匣子里堆放着许多像椰子一般大小的珍贵宝石。他还看到在水晶匣的上面，还有一个更为精致典雅的金盒子。看到这个金盒子，马鲁夫眼睛一亮，心脏顿时跳得更快了，心想，一定要看看这盒子里到底装着什么宝贝。

马鲁夫迫不及待地扑上去，抓起金盒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只金戒指。他仔细看着戒指上密密麻麻地刻着一些符咒，他把金戒指放在手心上，无意间碰了一下，这时突然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尊贵的主人，您呼唤我，我来了，您需要什么就尽管吩咐吧！不管您是要建设一个地方，还是要毁掉一座城池，或是要杀死一个国王，或是要挖一条新河，或是什么别的任何事，我都能及时地满足您。”

马鲁夫吓了一跳，他环顾四周，却没有看到什么人，便惊奇的问道：

“你是谁？你在哪里？为什么会说话？你在这里干什么？”

那声音说道：“我是神王，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手中的戒指、服从戒指主人的任何命令。我必须无条件地满足他的要求。遵循他的任何命令。凭着最伟大的安拉的旨意，我统辖

着七十二个种族，每个种族有七万二千个成员，种族的成员每人手下有一千个巨人，每个巨人有一千个奴仆，每个奴仆还可以指挥一千个精灵，而每个精灵下面还有一千个土地神。所有这些都服从于我，决不能违抗我的意志。正如我刚才所说，拥有这个戒指的人，就是我的主人，我为他生，为他死。既然您现在拥有戒指，那么您就是我的主人，我就是您的仆人。主人，您想要什么，想干什么，就只管吩咐吧。在您需要我的时候，只要擦一下戒指就行了，我就会立即出现，不管在水里、地上都可以。但是，请您记住，您千万别连续擦两次，因为那样我就没命了，到那时天火一旦将我烧死，您也就后悔莫及了。”

马鲁夫问：“你叫什么名字，这里是何处？你为什么要守护这个戒指？”

那声音说：“我叫艾比，这儿是一个叫温顿的地下宝库。他在世时曾在荒无人烟的漠野中修建了这个不为人知的宝库。那时，我是他的仆人，他死时把这个戒指遗留下来放在宝库中，现在您找到了戒指，您就拥有了它，而我也就成了您的仆人。”

马鲁夫想试试艾比的话是否当真，便说：“你把宝库里的宝物全搬出去，什么也别留下。”

艾比说：“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说着，艾比用手一指，地面裂开一条缝，从地缝中钻出来无数个机灵的小孩子，他们一个个手持金箩、银箩，开始搬宝库中的宝物，不一会儿，宝库就变空了。这时艾比显形了，原来他是一个高大无比、异常魁梧的人。他向马鲁夫报

告说：

“主人，宝库已经被搬空了。”

马鲁夫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问：“这些小孩子是谁？”

艾比说：“他们都是我的后代。像这种小事，让他们干就可以了，所以我没有召唤别的仆从。主人，您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马鲁夫随口说：“弄些骡马和箱子来，把这些宝物都运走。”

艾比领命，喊了一声，又冒出八百个小孩，艾比向他们分派任务说：

“你们变成骡马，你们变成英俊的连王宫也没有的奴隶，其他的一律变成马夫和仆役。”

艾比的孩子们果然机灵、听话，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就变成了七百匹骡马、一百个奴仆、马夫。马鲁夫觉得骡马还不够用，刚一表示，艾比又让他们中的一些变成骏马，每一匹都配有镶珠宝的金鞍银辔。这回，马鲁夫认为差不多了，又问：

“箱子呢？”

艾比的仆从立即送来了一大批箱子，并把金银、珠宝全装入箱中，一共装了三百货驼。

马鲁夫看了看，觉得还不够，又说：“艾比，我想再要几匹名贵的马匹。”

“没问题，”艾比答应道，“不过，请主人说明一下，您想要哪一种好马，是埃及的、叙利亚的？波斯的？印度的？还是罗马的？”

马鲁夫被问得晕头转向，便随口说：“各弄一百匹吧！”

艾比说：“您要世界各地的，请您给我一点儿时间，好让仆从们分头去精挑细选，他们不会使您失望的。”

马鲁夫问：“那得要多长时间啊？”

艾比说：“只要一个晚上，明天天一亮，您就会梦想成真。”

马鲁夫说：“那好吧，我给你一夜时间。”

艾比让仆从搭起一个帐篷，用手一指，桌子上就摆好了各种美味佳肴，对马鲁夫说：

“主人，您该吃饭了，您请坐吧，让我的孩子们好好招待您，让您吃好喝好、休息好。我要暂时告退，去安排仆从们到各国去买良种马。”

马鲁夫坐在餐桌前，感到自己仿佛是在梦幻之中，他有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一个落难之人，逃跑到这个地方，无意间发现这个宝库、拥有了这枚戒指，借助神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奇迹！他怔怔地看着眼前这桌丰盛无比的宴席，看着艾比的子孙们像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他转，殷勤周到地侍候着他，觉得自己并不是生活在人间。

艾比刚走不久，回村为马鲁夫准备饭菜的农夫就回来了，他满怀喜悦地带来一大罐子扁豆和一大包草料，心想，马鲁夫见了这些一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可是，他来到田边，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个大大的帐篷支在田里，许多英俊的奴仆毕恭毕敬地将两只手抱在胸前，将帐篷围了个水泄不通。农夫心想，这是多么大的气派，一定是帝王将相路过此地，在这里安营扎寨休息呢。我应该把家里的两只老母鸡给宰了，再好好烧一烧，国王见了一定会很高兴，说不定还会

大大地奖赏我呢！于是他急忙转身回家去宰鸡了。

马鲁夫在帐里看到农夫来了又转身离去，就派仆从将他追回来，并一定请他进帐里来。仆从们应命，立即去把农夫还有他身边的罐子、草料袋全都带进帐里来。马鲁夫问农夫：

“你带来了什么？”

农夫定了定神，奇怪地看着坐在丰盛宴席前的马鲁夫，说道：

“这罐扁豆是给您准备的饭，这袋子草料是用来喂马的。请陛下息怒，我刚才并不知道您就是国王，不然，我就把家里的两只老母鸡给宰了、烧好了带来，还请陛下息怒。”

马鲁夫笑了笑，说道：“你弄错了，我并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驸马。在王宫我受到了挫折，一气之下就跑到这里来。现在国王派他的仆从请我回宫，我已经原谅了他的过失，并与他和好如初，我即将结束流浪生涯回宫里了。看得出来，你真是个好人，热情周到地为一个落魄流浪之人准备饭食。尽管你为我准备的饭只是一罐扁豆，但我不能辜负你的一片好心，我要把它吃光。”

说完，马鲁夫命人将扁豆端上来，自己吃农夫为他准备的扁豆，让农夫吃为自己准备的山珍海味。那农夫面对他生平从未见到过的山珍海味，喜不自胜。两人大吃了一顿。吃完饭，马鲁夫让仆从捧出一钵金子，对农夫说：

“拿去吧，这算是我对你的好心的报答。等你有时间去京城时，我会送更多的东西给你。”

农夫用耕牛驮着满满的一钵金子，高高兴兴地走了。马鲁夫送走了农夫，就在帐篷中过夜，等艾比回来。仆从们为

他召集了一些美丽的少女来表演歌舞，让他打发时光。

马鲁夫重返京城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远处就腾起一股股烟尘，不一会儿，一个庞大的马队就来到了马鲁夫的帐前。马鲁夫知道这是艾比送马匹来了，他起身到帐外一看，这个马队有七百匹马，还有许多的奴仆。艾比大步流星地、吆喝着向他跑来，手中牵着一匹带镶珠宝玉石的金质驮轿。艾比来到马鲁夫跟前，行过吻礼，说道：

“尊贵的主人，马队来了，我还给您准备了一套非常名贵、天下独一无二的长袍，您穿上吧，坐上驮轿，就可以打道回京城了。”

马鲁夫说：“艾比，我派你送封信去给无诈城的国王，报告我将回朝的消息。你这人在国王面前要显得温和、顺从，千万别这么粗声粗气地吓坏了国王及宫里的人。”

艾比说：“是，主人，我一定照你说的去做。”

马鲁夫奋笔疾书，很快写好一封信，交给艾比，并叮嘱他一定要亲手交给国王。艾比瞬间来到王宫，正赶上国王和宰相在交谈：

“爱卿，这两天我的心绪不宁，你说强盗们会不会再次抢劫驸马的驼队呢？他走得太匆忙了，也不知去向，若不然我可以派兵去援救他的。”

“陛下，事到如今，您怎么还执迷不悟呢？我敢向您保证，那个家伙并不是去迎接什么驼队，他是害怕自己的骗术暴露

后引来杀身之祸才逃跑的，他是个精明奸猾的大骗子，您现在应该清醒了！”

艾比偷听了国王和宰相的谈话，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国王着实吓了一大跳，忙问：

“你，你是什么人？突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艾比尽量使自己斯文些，他先向国王施礼，然后说道：

“启禀国王陛下，我是您的驸马派来送信的差人。这是他给您的信，驸马爷和他的驼队马上就到。”

国王急忙打开信一看，大笑不止，马鲁夫在信中告诉国王说他的驼队正在到京城的路上，请国王派人去接一下。国王欣喜若狂，把信收起来，回头痛骂宰相道：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不要脸的东西！你从一开始就在我面前反反复复地唠叨，说驸马是个大骗子，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驼队。哼，现在他的驼队就要到了，你又作何解释呢？”

宰相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我，陛下，我真的并非存心。他说他有驼队，又有无数财宝，可是他的驼队却长时间不见踪迹，而国库里的财物又被他弄干净了，我这不是全为陛下您着想，才那么说的吗。”

国王听了宰相的话，更加怒不可遏，斥责他道：

“你这个卑鄙、短视的小人！他用光国库里的财物又算得了什么？他是个大富翁，有的是金银财宝，他会加倍偿还的。”

想到大量的金银财宝正滚滚而来，国王兴奋得手舞足蹈，他下令将京城装饰一新，全力以赴准备欢迎驸马凯旋。他一路小跑来到公主面前，将大好喜讯告诉她：

“孩子，大喜事来了！你丈夫和他的驼队就要到了，他的

仆人专程送来喜讯，要我去迎接他呢！”

可是，这个天大的喜讯，并未立即冲散公主郁积在心头的愁云。她想，父王在开玩笑吧？他是在考验我对他的感情吧？马鲁夫告诉她是个穷光蛋，她记得很清楚。现在这是怎么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再说那个埃及商人阿里看到京城内外的人们都在忙忙碌碌地装饰城市，觉得很奇怪，便去打听，才知道人们听说马鲁夫的驼队即将到来。他听了以后，禁不住捧腹大笑，心想，别人被蒙在鼓里，难道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一个终年靠补破鞋为生、因为怕老婆而逃出家门的穷光蛋，哪有什么驼队、财宝？肯定是公主在设法为他挽回面子！况且人们如果知道了公主嫁了个江湖骗子，她自己的脸面又往哪儿搁？王宫贵族中的事情是难以说得清楚的，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

艾比从王宫出来后，一眨眼的工夫又回到马鲁夫的面前，向他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马鲁夫听了，精神倍增，他穿着镶满珠宝的长袍，坐在金碧辉煌的驮轿里，后面跟着长长的队伍，气势十分可观地向无诈城挺进。正走着，他们便遇到了前来迎接的国王。浩荡的驼队使国王惊喜不止，他又深深地叹服马鲁夫的仪表，急忙翻身下马，亲自上前去为马鲁夫掀起轿帘，跟在国王身后的满朝文武，都随着向马鲁夫鞠躬致意。他们亲眼看到了马鲁夫的无比庞大的驼队，都认为他确实很有钱，他不仅富有，而且乐善好施，对穷人极富同情心，因而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他们前呼后拥地把马鲁夫迎进城中，并为他专门举行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各地的商人都汇集到王宫里来，他们都为马鲁夫的富有

惊叹不已。阿里见了马鲁夫，惊讶之余，他小声对马鲁夫说：“这是怎么回事儿？你这个小骗子反倒比我这个大骗子技高一筹！你的骗术如此高明，我只有甘拜下风了。”马鲁夫心领神会地哈哈大笑起来，其他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只有他俩心里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马鲁夫在王宫里，像王宫主人似的发号施令，他让仆从们把装有黄金的驼队都搬进国库里，算作是给国王的还礼。他又让仆从们把其他的珠宝财物都搬到大厅中来打开，共开了七百驼，马鲁夫示意先停下来。他开始给众人分配珠宝财物了，他将最名贵的珠宝作为给公主的聘礼，由她赏给宫娥彩女们；他又将一些珠宝财物用来加倍偿还借商人们的钱，欠一千个金币的，还二千个金币，欠二千个金币的，就还四千个金币，想要布匹货物的，就拿好布好东西偿还；同时，他还把许多布匹金钱赏给那些穷苦人，结果皆大欢喜。不仅如此，他还将大把大把的珠宝撒给士兵们，使那些平时只知舞刀弄枪的人，受宠若惊，都快找不着北了。在众人一片欢呼声中，国王的心情却很复杂，他一方面因马鲁夫的富有而得意扬扬，而另一方面却又觉得马鲁夫施舍得太过分了，他把那么多叫人看了眼馋的金银珠宝毫不在意地送给下等人、奴仆、士兵，未免太可惜了，太浪费了。开始时国王只觉得有些心痛，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便上前阻拦道：

“好了，好了，马鲁夫，你施舍得已经够多的了，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了。”

“陛下不必担心，我的财物多得数不清！”马鲁夫对国王的劝告只是一笑了之。

这样一来，马鲁夫的名气就更大了，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俨然成了一个心地善良、言而有信、慷慨大方的人。人们的奉承、恭维使他受到更大的鼓舞，于是他施舍得更多、更频繁了。反正他心里有底，不论他需要什么，戒指都会使他得到满足的。由于马鲁夫给国王的金银财宝很多，以至于国库总管跑到国王面前告急，说道：

“启禀陛下，马鲁夫指示要存入国库的东西太多了，国库里已塞得满满的，实在放不下了！”

国王不仅不着急，反而更高兴了，他连忙安排将王宫里的一些房子腾空，用来作仓库装金银财宝。

公主见马鲁夫落魄而去，满载而归，心里十分高兴，但同时又感到不可理解，她怎么也想不通，马鲁夫受到何路鬼使神差，突然变得如此富有的呢？

众商人得到了实惠，就不去想那么多了，他们心里只是在盼望着能从马鲁夫那里得到更多的钱财。

最知道马鲁夫底细的阿里，此时此刻都被弄糊涂了，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可这一切却又是有目共睹的、千真万确的。他想，说不准马鲁夫是从哪儿骗来了这个庞大的驼队，如果不是他骗来的，就是公主的私房钱，可是公主的私房钱再多，也不可能买如此庞大的驼队呀！不管怎么看，只能说明这个穷光蛋马鲁夫的运气好，安拉对他格外垂爱罢了。

马鲁夫在大厅里忙完了一切应酬后，才回到后宫去见公主。夫妇小别重逢，格外亲热，公主如同一只快乐的小鸟在他的身边飞来飞去，向他问长问短，亲切地对他说：

“亲爱的，你真会考验人！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是个靠补鞋为生的穷光蛋？是个因为怕老婆而逃离故乡的人？你为什么要编瞎话？你是取笑我没有钱，还是考验我对你的感情？幸好我是真心爱你的，没有被你迷惑，现在你该明白我最心爱的人就是你，其实不管你是最贫穷，还是最富有，我都把你当作自己最可信赖的人。你告诉我，你那天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

马鲁夫灵机一动，随口说道：“是呀，我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嫁给我，是因为爱我，还是为了贪图我的财富才嫁给我呢？现在我弄明白了，你是个纯洁、正直、热心的姑娘，你对我的爱是无可挑剔的，你不仅十分美丽，而且如此善良，我对你的情深似海，你对我的恩比天高，我太爱你了！”

马鲁夫说完，便借故转身进入另一个房间，急忙擦了一下戒指，艾比即刻出现在面前，说道：

“主人，您要我干什么？”

马鲁夫说：“快去弄一套凤冠霞帔，一套簪环首饰，还有一串由四十颗名贵宝石制成的项链，我好送给公主。”

艾比说：“听明白了，我这就去。”

说完，艾比一溜烟去了，又一溜烟转回来，给主人带来了凤冠霞帔和全副首饰。马鲁夫捧着衣服和首饰，转身回到寝室里，对公主说：

“你看看这衣服和首饰，喜不喜欢？”

公主一看这么漂亮的衣服和首饰，惊讶得张大嘴巴，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她仔细地端详着，她从来也没有见过这

么珍贵、这么好看的衣服和首饰，用料全是最好的，衣服又那么合身，就像是给自己定做的一样，首饰正是她梦寐以求的，越看越喜欢，便对马鲁夫说：

“这套衣服和首饰是如此名贵，平时我是舍不得穿用的。”

马鲁夫却又是摆手，又是摇头，说道：“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尽管穿好了，以后我会经常送给你这样的衣服和首饰的，这对于我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

听丈夫如此说，公主便穿起新衣、戴起首饰，在后宫各处走动，宫娥彩女们见了，都羡慕得不得了，她们百般殷勤地侍候马鲁夫，使他感到十分满意。马鲁夫被这么多美女侍候着，顿时心花怒放，他心血来潮，要送给每一个宫女一套好衣服、名贵首饰。他跑到别人看不到他的地方，将戒指擦了一下，艾比来了，他命令艾比快去弄来一百套好衣服和首饰。

“没问题，我这就去办！”艾比说着，不一会儿就带来一百套衣服和首饰。

马鲁夫把这一百套衣服、首饰分送给宫女们每人一套。宫女们受宠若惊、喜出望外，她们纷纷穿戴起来、打扮一新，一下子都变成了仙女模样。公主在她们中间，亭亭玉立，如众星捧月，显得更加娇艳美丽。

马鲁夫被宰相伤害

打扮得如花似玉的宫娥彩女们，心满意足地在宫里走来走去，她们炫耀着自己的美丽，同时也四处传播着马鲁夫向

她们慷慨赠送衣服、首饰的消息，还说公主被马鲁夫打扮得如同天仙、胜似天仙。不久，国王就知道了公主穿戴凤冠霞帔的事儿，他平时十分注意打扮女儿，便兴致勃勃地去观看。他这一看，吃惊不小，不仅公主穿得赛过天仙，就连宫女们也都犹如仙女下凡，她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把宰相叫来，把心中的喜悦向他展露一番。宰相连日来被马鲁夫的言行举止搅得心神不安，他既十分羡慕马鲁夫的富有，又很妒嫉他受到国王和文武百官的恩宠。同时，他沉着冷静地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鲁夫，对他的作为心存疑虑。听说国王要见他，便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对国王说：

“陛下，我从种种迹象来分析、判断，认定马鲁夫并不是什么商人。众所周知，天下的商人没有不以赢利为本分的，哪怕是一块破布，他们也要千方百计从中牟利而不会轻易送出去。但是马鲁夫却完全不是这样，他视金钱如粪土，不论对谁，一律大肆挥霍。不仅如此，他一个商人，怎么会具有连陛下都没有的宝物呢？这是不可能有的事情。看来，马鲁夫绝对不是一个商人，也不是正常的人，他肯定有问题，陛下若是想弄清楚真相，我倒有个主意。”

国王被他说疑惑了，便说：“你说说看。”

宰相说：“请陛下设法接近他，您要不失时机地恰如其分地奉承他，然后约他到御花园去散步。届时我在御花园里摆下宴席，席间陛下和我轮番向他敬酒，将其灌醉，让他酒后吐真言。他说了真话，我们手中有了把柄，再对付他就好办了。老实说，我始终认为他无尽无休地施舍、吹破天的大话

的背后，有什么隐秘。而且他是有阴谋的，也许他是为了陛下的江山而来的，陛下请想一想，他用那么多的金钱来笼络文武百官、收买士兵人心，用善良、豪爽的形象来迷惑百姓，其目的不是十分明显吗？那就是用潜移默化的手法，在不知不觉中把陛下的江山夺走！到了那个时候，陛下后悔也来不及了。”

国王听了宰相的话，不禁害怕起来，他心惊肉跳地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他被一阵闹哄哄的声音给惊醒了，他看到一些仆人和马夫惊慌失措的样子，便骂道：

“你们这些不知趣的东西，在这儿吵什么？”

他们说：“启禀陛下，奇怪极了，运货来的那些骆驼、骡子、马匹，昨天好好地拴在这里，可是今早上一匹都不见了，赶马的马夫、奴仆们也都一下不见了。是不是都逃走了？可是他们为什么要逃走呢？”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把国王给打懵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些马夫、奴仆、骆驼、骡马都不是真的，只有气急败坏地大骂他的仆人们都是蠢货，一千匹骆驼、骡马和五百多名马夫、奴仆一夜之间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却不知道是何原因！

马鲁夫一觉醒来，若无其事地从后宫走了出来，见仆人们一个个愁容满面，便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仆人们见他问起来，忙把夜间马夫、奴仆、骆驼、骡马失踪的消息告诉他。他听了这个消息，却出乎人们预料的镇静，轻松地说：

“丢了就丢了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值得这么失魂落魄的吗？”

那么多的人和骡马失踪了，马鲁夫却显得若无其事！这一消息传到国王耳中，他真的觉得马鲁夫不正常了。他召来宰相，对他说道：

“他对奴仆和钱财无视到如此地步，确实令人感到奇怪！”

马鲁夫来了，国王对他说：“我想请你和宰相到御花园里去散散心，你愿意陪我们去吗？”

马鲁夫说：“当然，我很愿意奉陪。”

于是国王、宰相和马鲁夫三人来到御花园。这个御花园建得小巧玲珑，园内硕果累累，清溪水潺潺，百花争艳、百鸟争鸣，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他们三人边在园中欣赏美景，边随便聊天，不知不觉来到凉亭。宰相讲了许多动听的故事和笑话，以缓和大家的情绪，他请国王和马鲁夫在那里用餐，叫仆人取来好酒好菜，他先给国王倒了一杯，国王一饮而尽，然后他又为马鲁夫斟满酒，说道：

“驸马，我敬你一杯，我十分敬仰你的为人和你的富有。”

马鲁夫问：“这是什么酒？”

宰相说：“这是最醇、最好的酒，喝了它，就会感到飘飘欲仙。”

接着，宰相就开始讲几十种名酒的特色，还即席背诵了许多诗词中赞美酒的名句。马鲁夫听了，酒兴倍增，便在国王和宰相的劝酒声中，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但是马鲁夫究竟不胜酒力，不一会儿就喝醉了。宰相见马鲁夫已被灌醉了，便试探着用话来套他，问道：

“马鲁夫，咱们都是在朝中为陛下服务的人，不妨说说心里话。你的事把人们都弄糊涂了。我这个人说话向来都是直

来直去的，实话实说，绝不绕弯子。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呢？你的一些珠宝就连波斯国王都没有！再说天底下哪有像你这样的生意人，做买卖不想赚钱，出手又那么大方！真正的商人是不会这样的，你比帝王还要慷慨大方！我希望你能对我说实话，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马鲁夫此时已经醉得神智不清，思维混乱，被宰相哄得晕头转向，便把自己的一切都说了出来。他把自己并不是什么商人，而是一个埃及的穷鞋匠，由于惧怕老婆的虐待而逃跑，如何到了这里……又偶然得到戒指的全部经过，统统如实地说了出来！

宰相听了，惊异万分，他按捺住内心的激动，继续哄他：

“这就对了，马鲁夫，说了真话，心里就痛快了。可是，你得把你说的戒指给我们看，才能让我们充分地信服你呀。”

马鲁夫不由自主地举起手来，对宰相说：“这有何难，戒指就在这手指上，你取下来看吧。”

宰相急忙取下他的戒指，仔仔细细地看着，问：

“你的话当真？真是一擦它，那神王就会出现吗？”

马鲁夫快要昏睡过去了，他喃喃地说：“信不信由你，你干吗不擦它试试呢？”

宰相用手一擦戒指，耳边立即就响起一个声音对他说道：

“新主人，您唤我，我来了，您有何吩咐就请尽管说吧！”

宰相狂喜不止，马鲁夫说得果然不假！他迫不及待地说：

“我要你把这个令人讨厌、无耻到极点的大骗子马鲁夫带走扔到荒无人烟的地方，饿死他！”

神王艾比领命，不敢怠慢，他一把抓起马鲁夫，腾空飞

起。马鲁夫一惊，酒被吓醒了，他一看自己被艾比抓走了，便惊慌失措地问：

“艾比，你怎么可以抓我，你要带我到哪儿去呢？”

艾比抓住他边飞边说：“你这个倒霉的家伙，新主人命令我把你抛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饿死你呢！你怎么这样笨呢，怎么可以随便让别人擦戒指呢？你既然拥有了这个难得的宝物，为什么又把它拱手让人呢？我真想现在就把你从天上抛下去，叫你粉身碎骨！”

此时此刻，马鲁夫才完全清醒了，他知道自己上了宰相的当，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艾比只管服从戒指主人的命令，他抓住马鲁夫在天上不住地飞，飞到一处荒无人烟的上方，他一松手，马鲁夫便重重地摔到地上，昏了过去。

宰相见这戒指真有神效，便戴在自己手上，他觉得自己有了戒指，便拥有了一切，他扬扬得意地对国王说：

“怎么样？你为了这么个大骗子，把我骂得狗血喷头，这回你总该相信我的话了吧！”

国王发觉宰相的神色不对头，便急忙低三下四地对他说：

“对，你说得对，早应该听你的，你真聪明，不愧是我的好宰相！这戒指如此神奇，快拿来给我瞧瞧吧。”

“呸！”宰相脸色一变，无情地嘲弄着国王说：“你这个蠢家伙，难道你忘了你以前是怎样对待我的吗？现在我成了这戒指的主人，你就甭想再像以前那样地对待我，从今往后，你休想让我再做你的奴仆，现在该是我掌权的时候了！”

宰相痛骂国王一通，一擦戒指，艾比来了，他下命令道：

“我要你把这个老不中用的笨蛋带走，把他也抛到他那个

骗子女婿的地方去！”

艾比领命，一把抓起国王，腾上高空，飞向马鲁夫所在之处。国王在空中问艾比：

“英明的神王，惩罚我之前，总应该让我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吧。”

艾比边飞边说：“这个我就管不着了，我是戒指的仆人，只服从戒指主人的命令。”

艾比继续带着国王在天上飞，不一会儿就飞到马鲁夫被抛下去的地方，放下国王，扬长而去。

国王四处张望，四周一片荒凉，他举目无亲，心中十分悲凉。这时他听到了马鲁夫的哭声，便寻着哭声找到了马鲁夫，把自己的遭遇告诉马鲁夫。这时国王和驸马失去了一切，只有抱头痛哭的份儿了。

宰相用计谋，几句花言巧语，几杯可口的美酒，就得到了戒指，并迅速地处理了国王和马鲁夫，十分得意。他马上离开御花园，跑到宫中，他召来满朝文武，当众将马鲁夫和国王的下场以及戒指的用途描述一番。他恶狠狠地对文武百官说：

“你们都竖起耳朵好好听着，有谁胆敢不选我当国王，我就像对待老国王和马鲁夫一样地对待他，把他抛到荒无人烟的地方饿死他！”

文武百官慑于他的淫威，被他的话吓着了，都从自身安全着想，纷纷表示服从他，选他当国王。于是宰相摇身一变，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了新国王。

公主得知父王和丈夫不幸遭宰相迫害，痛不欲生，顿时

哭成了泪人儿。宰相当了国王，便派人去对公主说自己一直在深深地爱着她，决定当天晚上就与她成亲，让她打扮起来，迎接新郎。公主心急如焚，她不停地埋怨马鲁夫贪杯中计坏了大事，又埋怨父王对宰相姑息养奸，遗患无穷。她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应付这个局面，只好设法拖延时间。她让人回复宰相，求他宽限一个时期，让她守节后才能再结婚。宰相对公主早就心怀不轨、垂涎欲滴，哪里肯答应，说他不管守节不守节，也不想履行什么手续，他现在是国王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什么时候结婚，就得什么时候结婚！

公主听了宰相的传话，思前想后，决定走一步险棋，便又回话说她答应了，愿意当晚结婚。宰相听说公主终于答应同他马上结婚，顿时心花怒放，忘乎所以了。他心想，公主以前再三拒绝他，如今总算如愿以偿了。于是他下令大摆宴席，并通知所有的人必须前来贺喜。

教长得到通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宰相面前，告诫他说：

“公主现在是不能同你结婚的，因为教法有规定，她必须守节，到期满后才能再结婚，否则就是不合法的。”

宰相可不听他的，喝斥他道：“去你的吧，什么合法不合法，不用你管我的事情！”

教长说出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又害怕宰相让神王惩罚他，便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能悄悄地对他人说：

“他这样做，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心中没有安拉，他是个邪教徒！”

太阳终于落山了。宰相把自己打扮成新郎的样子，高高

兴兴地走进洞房。公主擦干眼泪，穿起一身最漂亮的衣服，戴上名贵的首饰，装作羞答答的样子，坐在房中。他看到这情景，高兴极了，几步奔到公主面前，就要搂抱、亲吻她。公主用手一挡，娇声娇气地对他说：

“今晚上是良宵美景，只是美中不足，你为什么不杀死父王和马鲁夫呢？你把他们杀死了，我就更安心了。”

“你真好！”宰相听了更为高兴地说，“你放心吧，我会杀死他们的。”

公主坐在宰相身边，显得无比亲热地和他谈天说地，她妩媚地笑着，用纤纤细手轻轻地抚摸着宰相的肩膀。宰相做梦也想不到公主会对他这么好，受宠若惊，遂对公主起了淫心，便迫不及待地动手动脚。突然，公主起身闪到一边，惊叫道：

“老爷，这是怎么说的，你怎么能让别的男人窥探我们调情呢？真是羞死人了！”

宰相这时把眼珠子瞪圆了，怒声喝道：“什么人如此大胆？他在哪儿？”

公主故作惊讶地指着宰相手指上的戒指，说道：

“这不是嘛，就在这个戒指里，我亲眼看到他伸出头来，直盯着我们看呢！”

宰相一听，笑了笑，心想，一定是戒指之神在偷偷地看他们，便说：

“公主放心，这是神王，现在成了我的仆人，他不会伤害我们的。”

“不行，”公主故作娇气十足的样子，说道，“我不理你了，

让他看着，那怎么行啊！你得把戒指放得远远地才好。”

“行，行，”宰相依从公主，脱下戒指，把它放到枕头下。

公主勇救受难亲人

公主在宰相面前显得光彩照人，娇美可爱，处处为宰相着想，宰相自以为她已回心转意、真心地爱他，便喜滋滋地上前搂抱她。岂不知公主早有提防，趁他张牙舞爪地扑过来，飞起一脚，狠狠地踢中他的胸口，宰相顿时被踢晕了过去。公主打开房门，拼命喊救命，叫来了四十个婢仆，公主让她们将宰相牢牢捆绑结实。她从枕头下面取出戒指，擦了一下，艾比就出现了，对她说：

“尊贵的新主人，您召唤我，我来了，您有什么吩咐，您是想……”

公主不听他说完，便命令道：“我要你先把这个邪教徒用铁链拴起来，别让他跑了。”

艾比一眨眼就完成了任务。

公主问艾比：“你告诉我，现在国王和马鲁夫在什么地方？”

艾比说：“他们在那遥远的荒无人烟的地方。”

公主说：“你去把他们带回来。”

“遵命！”艾比应声随即飞上天去，不一会儿就找到国王和马鲁夫，见他们已哭得出不来声音了，便笑呵呵地对他们说：“快别再哭了，世道又变了，现在又该你们笑了。”接着他把公主如何智胜宰相的经过说了一遍。

国王和马鲁夫听了艾比的话，果然破涕为笑，兴奋异常，他们绝路逢生，怎么能不高兴呢。他们跟着艾比回到日思夜想的王宫中，受到公主等人的热烈欢迎。她安排他们洗澡、吃饭、休息，让父王重新穿上崭新的衣服、戴上王冠。让马鲁夫穿上宰相服。她对父王说：

“父王，您仍然是一国之君，继续为百姓们掌握大权，我恳请您任命驸马为宰相，把原来那个心怀叵测的宰相阴谋夺权的事情公布于天下，我们不要放过他，一定要处死他，把他烧成灰、化成泥。他无视教规、不顾王法、残害忠良、阴谋篡权。驸马实际上是个忠厚老实、善良慷慨之人，当然他任宰相经验不足，如果有不当之处，还望父王对他循循善诱、指点教诲，使他尽快成长起来，更好地为国为民效力。”

国王想了想，认为女儿的建议是可以采纳的，便对她说：

“你说得对，就这么办吧。孩子，至于那个戒指，要么给我，要么就还给马鲁夫吧。”

公主说：“父王，我看这个戒指，您和马鲁夫最好都不要用，你们身为国王和宰相应该凭着自己的真实本领和对国家、民众的一片爱心去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由我来保管这个戒指比较好，也很安全，如果你们有什么特殊的需要，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到那时我向戒指之神提出来，及时地满足你们。只要我活着，我的话就算数，假如有一天我死了，我就把它交给你们保管。”

“我们都同意！”国王和马鲁夫都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从此以后，马鲁夫作为宰相，竭力辅助国王料理国家大事。

原来的宰相违反教规、无视王法，强娶公主并企图对她非礼的消息传遍朝野，引起全国上下一致愤慨，人们都奇怪在此之前为什么没有识破原宰相是个阴谋家、邪教徒和骗子，他们一想到伊斯兰的道统一旦被他毁掉，那后果将是多么的可怕。一天，朝中的文武百官都在王宫商讨挽救的办法，大家都强烈谴责教长未能制止宰相破坏教法、强娶公主的不法行径。教长耐心地听取众人的意见，最后说：

"他是个目无教规的人，只是在骗取了神戒指后，利用它的神力来害人夺位，神戒指在他手中，那谁也敌不过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忍耐一下吧。言多必失，还是不要乱说话，免遭杀身之祸。"

文武百官正在商议讨论之时，国王和马鲁夫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顿时激起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人们纷纷跪下去吻着地面，喜悦代替了忧愁。国王走上宝殿，重新坐在宝座上。他把自己如何遭宰相毒手，又怎样获救的经过向文武百官们通报了一下，并宣布全国举行庆祝活动。接着他吩咐把宰相押上堂来，进行审讯。宰相的嚣张气焰已全无踪影，狼狈不堪地垂着头，文武百官都怒斥他是个叛国夺权的奸臣。国王宣布了宰相的种种罪行，决定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焚毁其尸体。满朝文武一片欢腾，彼此祝贺除去了一大害。

国王又宣布委任马鲁夫为新的宰相。从此，国王和马鲁夫携手共管国家大事，他们翁婿二人和睦相处、全力治国。这样，国家不断兴旺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如此这般过了五年的好光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到了第六个年头上，国王得

了一场大病，不久便撒手人寰。宰相马鲁夫在文武百官的推举下，继承了王位，公主成了王后，她生下来一个非常聪明、伶俐的男孩。马鲁夫中年喜得贵子，自然对这个孩子非常喜欢，一直十分在意地尽力培育他，让他习文识字，盼望着他将来能成为一个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好国王。可是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小王子五岁那年，王后却一病不起。一天，王后觉得自己的病情日益严重，便把马鲁夫叫到病榻前，说道：

“马鲁夫啊，我这次病得不轻，看来是凶多吉少。”

马鲁夫忙安慰她道：“不，爱妻，不会的，你不会离开我们的。”

王后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倍加疼爱、百般呵护这个孩子，为了你和孩子的将来着想，我要特别嘱咐你，这个戒指你一定要好好保管，要做到万无一失。”

说着，王后脱下戒指，放到马鲁夫的手中，不久就死去了。王后之死，使马鲁夫万分悲痛，可以说，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今天的马鲁夫，她是马鲁夫的大恩人呀！在这种极度悲痛的时刻，马鲁夫决定继承王后的遗志，坚持上朝，勤恳地治理朝政。可是他总在想念着王后，一天，正在上朝之中，他又想到王后，悲不自禁，情绪受到极大影响，朝臣们不得不各自归去。他回到后宫，顾影自怜，心中更加悲痛。晚上，几个亲密随臣前来看望他，劝他吃了些东西，陪他聊天，让他散心。随臣们走后，宫女们服侍他睡下了。

法蒂玛上门报复

马鲁夫正睡着，突然被一阵响动惊醒过来。他睁开眼睛一看，吓了一跳，面前出现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他忙问：

“你是谁？”

那女人说：“真是贵人多忘事呀！我是你老婆法蒂玛呀！”

听说“法蒂玛”三个字，马鲁夫禁不住浑身哆嗦了一下。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果然是他那个厉害老婆法蒂玛！这时他完全清醒过来了，问道：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又是怎么闯进王宫的？”

法蒂玛厉声厉气地说：“你问我，我问谁呀！其实这是什么地方，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呢。”

马鲁夫说：“这儿是无诈国呀，你是从什么时候离开埃及的？”

法蒂玛说：“就是刚才呀，没有多长时间。”

马鲁夫奇怪地问：“你说说你是怎么来的吧！”

法蒂玛从头道来：“我跟你吵架后，心里不甘心，就到法官那里去告你。后来发现你不见了，时间一长，我就想起你的种种好处，也觉得自己有不对的地方，我有些后悔了，可是后悔药是没处找的。我举目无亲，就只知道哭，不停地哭，哭累了、饿了，又没钱去买东西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只好出门讨饭吃。我沿街乞讨，低三下四地去哀求人家给点残渣剩饭，我生气，可是再也不敢对人发脾气，只好忍着。最难熬的就是晚上了，家里徒空四壁，冷冷清清，这时候就更

加想念你了，在这种时候，你在我身边，那该有多么好呀！可是你又在哪里呢，我只有以泪洗面……”法蒂玛又说：“昨天我一大早又上街去乞讨，然而从早到晚却连一口饭也没有讨到。人们鄙视我、奚落我，气得我只好回家哭。到了半夜，我饿得两眼直冒火星，五脏六腑似乎都燃烧起来了，我真不想活下去了，便向野外走去。这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巨人。他问我：‘你为什么在这儿啼哭？’我说：‘我原来一直受到丈夫的供养，可是丈夫已经离家出走了，不知去向，我没有了生活来源，我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了。’那巨人问我：‘你丈夫叫什么名字？’我说：‘他叫马鲁夫。’巨人一听，说他认识你，还说你在一个地方当了国王，并且表示他可以帮我找到你。我一听，喜出望外，便在巨人的指挥下，飞到这儿来了。他把我放下，说你就在这个房子里。于是我推门进来，一看，还真找到你了！这事儿太神了！你现在是国王了，可我们是结发夫妻，我可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和你分开的呀。感谢安拉，是他让我们夫妻重逢、再续旧缘。”

马鲁夫听了法蒂玛的叙述，勾起了他往日的痛苦、法蒂玛对他的折磨，便怒气冲天地说：

“都是你这个脾气暴躁、厉害蛮横的婆娘，你虐待我，还不饶人，这儿告我一状，那儿又告我一状，最后竟告到高级法院去了，逼得我走投无路、逃出家门，来到这远离故乡的地方！”

马鲁夫将法蒂玛痛骂一顿，但是骂归骂，究竟是在一起生活过的人，现在她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找到了自己，她也算是个贫苦之人，便对她产生了怜悯之意，心平气和地与

她谈心。马鲁夫把自己离家出走后的遭遇、经历，怎样和公主结婚、做宰相、继承王位、王后去世遗下一个七岁王子的情况，原原本本一点儿不落地全都说了出来。法蒂玛听了，不禁动容，对他说道：

“马鲁夫呀，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了的事情是再也追不回来的，那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找到了你，要和你真心实意的过日子，以前都是我不对，希望你能原谅我，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吧！”

法蒂玛的道歉、苦苦哀求，使马鲁夫心软了，他不忍心将她赶走，觉得她经过一番苦难的折磨，脾气、性格一定会大有改观，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于是对她说：

“既然你改正了错误、重新做人，你就留下来吧，我不会亏待你的，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你要知道，今非昔比，现在的马鲁夫已不同前，我谁也不怕，根本不把大法官艾彼放在眼里。我是一国之主，有至高的权力；而且我有一只无所不能的戒指，只要我把它一擦，戒指之神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让他干什么都行，我需要什么，他都能满足我。如果你现在愿意回家去，我会让他给你准备很多很多你所需要的东西，吃的用的什么都有，我保证你一辈子吃不完、用不尽。你若不想回埃及去，要留在这儿，那也可以，我就把你当作王后，我能给你一座宫殿，送给你无数的金银财宝，任你随便用，另外派给你二十个婢女供你使唤，从此你什么事儿也用不着操心，只管安心愉快地过日子。你想想吧，是回埃及去，还是留下来，两条路由你选择。”

法蒂玛毫不迟疑地说：“我不走了，我要和你在一起！”

马鲁夫见她坚持要留下来，便着手实践自己的诺言。他让神王艾比将一幢宫殿装饰一新，供法蒂玛居住，并派婢女和太监侍候她，每天为她提供山珍海味。法蒂玛由此从乞丐变成了王后，整天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悠闲自得的日子。

时光荏苒，王子逐渐长大了，成了一个健康英俊、知书识礼的人。他经常来往于父王和王后之间，成了马鲁夫与法蒂玛联络感情的纽带。但是，每当看到王子，法蒂玛心中就觉得别扭，因为王子并不是她亲生的，在感情上对他总是亲热不起来，因此在言谈话语、行为举止中对他明显表示冷淡。王子十分机灵，他觉察到了王后对他的漠视、慢待，不久他就不愿意再到她面前去了，也不想理她。

马鲁夫虽然为法蒂玛筹备了一切，创造了很多优越条件，但是法蒂玛本来的面目在他的心目中究竟太深刻了，而且法蒂玛随着年龄的增长，原来就不漂亮的面容变得丑陋不堪，不仅如此，她旧习不改，时而发脾气，对周围的人大发淫威，常给马鲁夫招惹麻烦，使他下不来台。久而久之，他对她就疏远起来。

王子的不理睬，马鲁夫的疏远，法蒂玛心里一清二楚。尤其是看马鲁夫不愿正眼瞧他，可是他在仙女般的妃子面前却眉飞色舞，这是法蒂玛所难以接受的，她又想整治一下马鲁夫了。她要报复他，可是怎么报复他才能解自己的心头之恨呢？她想来想去，想到了马鲁夫的戒指，她决心偷他的戒指，然后杀了他，夺他的王位，这样就可以真正地称王称霸了。

主意既定，尽快行动。法蒂玛趁夜深人静，像个幽灵似

的悄悄地走出自己的宫殿，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马鲁夫住的后宫。她经过仔细观察，发觉马鲁夫对戒指十分在意，他每天睡觉时，便把戒指脱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底下，早晨起床后，再把它戴在手上。每当他要洗澡、更衣时，都不准别人在场，因为他要把戒指放在别人看不见、拿不到的地方。她分析了这些情况后，认为只有在马鲁夫睡熟之后，她才能下手。

无巧不成书。这天夜里王子睡得很晚，他打开窗户，欣赏美丽的夜色。猛然间，他恍惚看到王后鬼鬼祟祟钻进父王的后宫，他觉得情况异常，心想，她近来一直与自己和父王疏远，今天半夜三更从她的宫殿跑出来、摸进父王的宫殿里是何道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得跟着她，看她究竟想干什么。王子随身总是佩着一把宝剑，他很喜欢它，从不离身。马鲁夫每次见到他，就取笑他说：

“这把宝剑真的很好，可是你不分白天夜晚，总是佩带着它，却不见你给它派上什么用场啊。”

王子说：“父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准能用它杀死该死的人！”

王子见王后行迹如此诡秘，便用手紧握宝剑，尾随而去，一直跟到马鲁夫的寝宫门前。法蒂玛左顾右盼，见周围没人，便轻手轻脚地开门进去。王子迅速从暗里出来，从门缝往里瞅，发现王后趁父王熟睡之时，小心翼翼地从他枕头下面偷出戒指。他闪身站在门边，见她得意扬扬地用手举着戒指跑了出来，刚要去擦戒指，怒不可遏的王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剑对准她的喉头刺去，当即结果了她的性命。

马鲁夫与农家女结亲

马鲁夫被门外的响声惊醒过来，慌忙出门一看，王后倒在血泊之中，王子手中的宝剑滴着鲜血。他大吃一惊，忙问王子：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她——”

王子满脸怒气地说:“她趁您睡熟之时,把戒指偷了出来,刚要用手去擦，想唤来神王为她的阴谋服务，这一切被我看在眼中，及时阻止了她，父王，她是个罪该万死的玩弄阴谋的坏女人呀！”

马鲁夫听了，半信半疑，忙转身进屋掀起枕头一看，戒指果然不见了。他又跑出门来，从倒在地上的法蒂玛的手中找回了戒指。这时，他一切都明白了，他无比自豪地夸赞王子道：

“好孩子！你真不愧是我的好儿子！你对我的忠心，安拉会保佑你永远平安幸福的。至于她嘛，事实证明她是个一贯耍阴谋、玩诡计的阴险毒辣的女人，她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天亮之后，马鲁夫在上朝时，当众公布了法蒂玛偷戒指、图谋不轨的情况。他很后悔自己不该怜悯毒蛇。

屡经苦难和各种风波的马鲁夫年事渐高，他早已厌倦了那种斗来斗去、不得安宁的生活，觉得人的一生平和自然地过日子就是幸福。他记起了自己当年逃命时帮助过自己的那个农夫，便派人将农夫接到宫中，委任他为宰相，与他共谋国家大事。他和宰相相依为命，彼此视为挚友，共同生活，同

甘共苦。后来他娶了宰相的女儿为妻，两人从此亲上加亲，不分彼此了。

王子也很快长成为一个英俊智慧的青年人，马鲁夫就张罗着为他找了一个十分美丽、异常温柔的姑娘为妻。从此，一家人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

卡迈勒、萨巴哈兄妹

从前，在埃及有个商人拉赫曼，他的儿子和女儿都长得如花似玉，老两口对他们爱若掌上明珠，给他们起了非常好听的名字：儿子叫卡迈勒①，女儿叫萨巴哈②。

拉赫曼见儿子和女儿长得如此漂亮、可爱，心中十分高兴，同时也很担心。因为人长得过于出众，必然会受到一些人的嫉妒。有的人甚至会伤害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拉赫曼就对兄妹俩倍加看护，为了避免受到别人的敌视和中伤，他便整天把孩子关在家中，不让他们出大门，只准在屋里、院子中玩耍，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就这样，卡迈勒和萨巴哈兄妹俩在家里一直呆了十四个年头，除了自己的父母、亲戚和家中的仆人外，不认识其他任何人，生活内容特别单调。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拉赫曼夫妇倒是尽心尽意地在家里教小兄

① 卡迈勒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完美”，形容人十全十美。

② 萨巴哈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清晨”，形容人如同朝阳那样可爱。

妹俩读书、习字、背诵《古兰经》、向他们讲授文化艺术知识。

在那个时代里，姑娘家大都足不出户，可是男孩子却是每天在外面东跑西颠的，没有白天晚上关在家里的。一天商人的妻子终于沉不住气了，责问商人道：

“你把儿子关在家里这么多年，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我要问你，这孩子究竟是大姑娘还是小伙子？”

商人说：“他当然是棒小伙子啦！”

商人妻子说：“你既然知道他是个男孩，那你为什么要把他关在家里这么多年，大门不准出，二门也不让迈，使他只认家中人，不知天下事？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呢？你说，你为什么不让他到生意场中去闯荡一番、见见世面呢？你为什么不让他积累经验、成长壮大呢？你为什么不让他去结识商人和各界人士，以便学会待人处事的本领呢？你说呀！现在可倒好，除了家里人以外，其他人谁都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人家，等你去世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卡迈勒是你的亲生儿子。如果卡迈勒空口对人家说：‘我是拉赫曼的儿子。’又有谁能相信呢？他们准会感到十分奇怪地说：‘这事真新鲜，我们可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拉赫曼有个儿子呀！’在那种情况下，儿子就无权继承我们的全部财产，官府知道了，也会没收我们的财产。儿子失去了继承权，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他的日子可怎么过呢？至于女儿萨巴哈，她也应该跟人们认识一下，让大家了解她，她也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结婚，了却她一生的大事。这样做，才是我们做父母应尽的职责呀！”

商人说：“你说的这些都在理。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呀。这两个孩子越长越漂亮，长得十分漂亮可人，难

免遭到不测，受到一些人的嫉妒和敌视。这正是我一直很担心的事情。”

商人妻子说：“愿安拉保佑他们，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总把他们关在家里算怎么回事儿呢！今天你就带儿子到咱家的店铺里见见世面，你试试看，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说完，商人妻子就取出一套漂亮的时装，给儿子穿上。卡迈勒本来就很漂亮，经他妈妈这么一打扮，显得更加英俊、潇洒了。商人听从妻子的主意，带着卡迈勒走出家门。大街上五光十色，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卡迈勒平生头一次走出家门，眼前的一切，对一般人来说早已熟视无睹，可是对于他来说，却什么都是新鲜的。他睁大着眼睛，东瞧瞧、西望望，看也看不够。街上的左邻右舍、过往行人见他长得白白嫩嫩的异常漂亮，也都为他的美貌所吸引，纷纷投来惊奇、赞美的目光，有些人上来争着吻他的手，围着他看个不够。他们说：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拉赫曼家里有这样英俊的小伙子，映照得整个街市都增光添彩了！”“节日的新月从拉赫曼家里露出来了！”

人们用最美好的词汇来形容、赞美卡迈勒，可是拉赫曼听起来却非常不舒服。他很想支开围着卡迈勒团团转、不断奉承他的人们，可是他又不能公开地去做，只好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自己的妻子，怪她不该出主意让儿子抛头露面，惹得人们如此注意他。围观、赞美、议论的人越来越多，把他们父子俩围了个水泄不通。拉赫曼只好脸上赔着笑，但心里骂着妻子，两手用力拨开人群，把儿子拉到自家的店铺前。他打开店铺门，坐到里面，让卡迈勒挨着自己坐下。他抬头一

看，店铺前早已被围观的人堵得严严实实的，爱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拥挤在店铺前。人们光顾得观看美少年了，谁也不买东西。买卖做不成，拉赫曼心里挺不是滋味，不知如何是好。

一个苦行者的遭遇

商人拉赫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买卖是做不成了，心中十分烦躁不安。这时有一个苦行者拨开人群，来到店铺前。他和其他人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卡迈勒，但他和人们不同的是他一面看，一面痛哭流涕，还不时用手摸着自己的满头白发，最后取出一束鲜花，献给了卡迈勒。此人怪异的神情、举止引起了拉赫曼的注意，他觉得此人与众不同，便取出一点钱，送给他，对他说：

"苦行人，这是给你的钱，拿去快走吧。"

苦行者收下了钱，却并不离开，反倒一屁股坐在店铺前的长凳子上，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卡迈勒，泪水越流越多，甚至还放声大哭了起来。围观的人都被这种情景吸引了，纷纷议论开了："这种苦行者大部分不是好人！""这个苦行者真奇怪。"

苦行者的奇怪举止、围观者的纷纷议论使得拉赫曼再也坐不住了。他猛然站起身来，拉起卡迈勒说：

"儿子，咱们今天做不成生意了，咱们离开这儿，回家去吧！都是你妈出的好主意，惹出这么大的乱子！"

他说着，把儿子带出店铺，将铺门关好，对那个苦行者

说：

“给了你钱，你就该离开这儿，你不走，那我们走。”

苦行者见他们父子俩离开店铺，就跟在他俩身后，其他人也跟着他俩，一直走到拉赫曼的家门口。拉赫曼将儿子送进家门，回头对痛哭流涕的苦行者说：

“你这人真不知道好歹，怎么还跟到我的家里来了？你哭什么？你到底要怎么着？”

苦行者哭着说：“尊贵的主人，我是安拉的客人，你应该让我在你家里住一宿才对呀。”

拉赫曼听到他提到安拉的大名，便说：“你既然说你是安拉的客人，那就只好让你进屋住一宿了。不过你自己应该检点些，不能对我儿子有任何不检点的行为，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他把苦行者让进客厅，让他坐下，回头对儿子说：

“孩子，苦行者现在是咱家的客人了，你去陪他坐一会儿吧。我打开窗户在暗中窥探他，假如我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当的言行举止，我就会立即杀了他。”

卡迈勒遵从父亲的安排，到客厅里陪着苦行者，跟他聊天。苦行者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只是呆呆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卡迈勒，泪水无声地刷刷地往下流，还不时地唉声叹气。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也是边哭边吃，目光总是不离开卡迈勒。拉赫曼见苦行者还算本分，就对卡迈勒说：

“孩子，今晚上你就陪着这个苦行者伯伯睡吧。”

苦行者却不同意，他对拉赫曼说：“不，我尊贵的主人，请把这孩子带走，否则的话，我们几个同在一个屋里睡好了。”

拉赫曼说："你是我们的客人，不要客气了，你就和我儿子一块儿睡吧，你对这儿不熟悉，夜里你需要什么，也许我儿子会帮助你的。"

拉赫曼说完，便扬长而去。但他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窗户后面，暗地里观察苦行者的一举一动。经过他的观察，他认为苦行者并不是个包藏祸心、为非作歹的人。可是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苦行者为什么总是盯着卡迈勒伤心流泪呢？为了解开这个谜，他推门进去，与苦行者攀谈起来：

"我说，你这位修行的人，我观察了你，觉得你还是一个正派人。不过我仍然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在哭泣呢？"

苦行者一惊，为难地说："唉，我尊敬的主人，请你别再触痛我心灵的疤痕了吧！"

拉赫曼见他不愿意说，反而更为急切地想知道，说道：

"我非常想知道，你一定得告诉我！"

苦行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那好吧，就让我说给你听吧。我本是个四处流浪的修行者，为了观察宇宙的奥妙，我一向飘泊于世界各地。一个礼拜五做礼拜的时候，我来到巴士拉城中，奇怪地看到全城家家户户店铺的门都敞开着。各种杂货店、饮食店也都如此，但是到处见不到一个人影，甚至连猫狗也都没有一只，整个城市一片死气沉沉，是一座空城！这种情景使我感到异常奇怪，心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城里所有的人都带着他们的猫狗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时，我觉得饿极了，很想吃点东西。我见所有的饮食店大门都敞开着，便大摇大摆地先到面包店里拿了面包，再到油脂店中蘸奶油和蜂蜜吃，又到茶馆里去喝茶，还到咖啡

店里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壶煮好了的咖啡。吃饱喝足了，定下心来一想，更觉得奇怪了，又想：难道是死神突然来到，全城的人一下子全都死去了，或者是某一种噩耗传来，人们害怕灾难临头，来不及关上铺门，便匆忙逃难去了？正当我自言自语地说着，对这里的奇情怪状百思不得其解时，耳边传来了一阵杂乱的鼓乐声。我慌忙躲在一堵墙后，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偷看着外面的情况。我看到有一群年轻漂亮的姑娘向我这里走来，她们一共是八十个人，没有戴面罩，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领头的姑娘骑着高头大马，马鞍上镶着金银珠宝，显得光彩照人，姑娘头上佩戴着名贵的首饰，打扮得花枝招展，她戴着的宝石项链、胸前挂着的金质佩饰、手上星光般灿烂闪光的手镯、脚上系着的镶珠宝石的脚镯子，都是我见所未见的。飘飘欲仙的姑娘们前呼后拥地围着她，她身边有一个佩一把翡翠柄带镶金宝石剑鞘长剑的姑娘，看上去像是她的贴身女保镖，闪动着一双聪慧的大眼睛，显得精神抖擞。

“那骑着骏马的姑娘来到一个咖啡店前，勒住马，似乎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大声说：‘姑娘们，我听到在这家店铺里传来人的呼吸声，你们快进去搜查一番，我们都没有戴面纱，绝不能让人躲在暗处偷看了我们！’她的命令一下，姑娘们便神速地涌进咖啡店里，不一会儿，她们就从里面拖出一个吓得面无人色的男人，把他像干柴一样扔到姑娘面前，说道：‘报告，我们找到一个不知好歹的男人，把他带来了。’姑娘连正眼看都不看一眼，便说：‘杀了！’女保镖跨前一步，手起剑落，那男人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死了。她们把他撇在那

里，便像一片彩云似的飘然而去。

“我目睹这悲惨的一幕，吓得浑身上下如同筛糠似的颤抖不止。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远处渐渐传来了阵阵嘈杂声，我看到一些人从较远的隐蔽处走了出来，各自进入家门、店铺。有人发现地上躺着被杀的人，都围拢过来看，大家议论纷纷，乱成一团。我趁乱从隐蔽处出来，那个骑马的姑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她的倩影已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我似乎已经爱上她了，我要找到她！可是我小心翼翼地到处打听她，却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我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巴士拉，飘泊到这里来，一路上只是惦念着那个可爱的姑娘。今天在市上，我偶然间看到了你的儿子，惊奇地发现你的儿子竟然跟那个姑娘长得一模一样！我触景生情，更加怀念那个姑娘，因此止不住泪水长流。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伤心落泪的原因！”

苦行者讲完了自己的经历，又失声痛哭了一场。他对拉赫曼说：

“尊敬的主人，我在这里已无事可做，请允许我这就向你们告辞吧！”

拉赫曼怀着同情、怜悯的心情，默然打开门，目送着苦行者远去了。

卡迈勒前往巴士拉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卡迈勒听了苦行者的诉说，激发他对巴士拉的无限的好奇心，同时他也很想见识一下苦行者

所说的那个小姑娘。翌日清晨，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的卡迈勒对他父亲说道：

“爸爸，商人家的子弟通常都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喜欢走出家门，到外地去经商赚钱。他们的父亲会帮助他们备好畅销货、打好行装，亲自送他们上路。爸爸，你怎么不给我准备些货物，让我到外地去闯荡一番、见见世面呢？”

拉赫曼说：“孩子，你要知道，那些让自己的孩子背井离乡到外地去做生意的人，大都是因为他们家底薄，日子过得不富裕、本钱太少。他们让儿子远走他乡，目的只是为了赚钱谋生。可是我们家就不同了，家里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用不完的家产地业，我又有什么理由让你到异乡去受苦受累呢？而且，我实在舍不得你离开我，像你这样漂亮的少年郎，又没有经风雨、见世面，平时你一个人出家门，我都不允许，何况你独自要去异国他乡呢，那是绝对不行的。”

对于父亲的劝说，卡迈勒一点儿也听不进去，他执意要出去，坚定地对父亲说：

“爸爸，反正我一定要出去的，请你给我准备一些货物，让我出去做买卖吧，也可以顺便参观一下各地的风光、领略一下各地的民情，这样就能见世面、锻炼自己。假如你绝对不让我出去，那我也要设法偷着跑出去，即使是没有什么资本、货物，我也要去闯一闯！”

既然儿子的态度如此坚决，拉赫曼就不得不考虑一下自己是否要转变立场了。他去跟孩子他妈商量了一番，对她说：

“卡迈勒这孩子要出去做买卖，要我给他准备资金和货物，从此要远离家乡，这可怎么办哪？”

他妻子说："亏你还是个商人呢！他一个大小伙子到外面去见见世面、碰碰运气对你又有什么不好？俗话说：'子承父业'，他是你的孩子，本来就应该去经商做买卖，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才对，为什么还满脸不高兴呢？"

拉赫曼不服气地说："那些出去做生意的人家里都很穷，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让孩子背井离乡，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做买卖。你以为经商是去游山玩水吗？那得卖苦力，得吃大苦耐大劳，到处奔波跋涉！他们绝不会心甘情愿地让孩子去吃苦，只是由于家里穷，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咱家就不同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有用不完的金银财宝，犯不着让这么漂亮的孩子去受苦！"

他妻子急了，吼道："钱、钱，你就知道钱，除了钱之外，你还知道什么？你要是不答应他去，那我只好用我的私房钱来为他备办货物，让他上路了。"

拉赫曼叹息着说："家里不管什么事，只要你一插进来，准保变样！这么小的孩子，单独一个人走南闯北，难免不会发生悲惨、可怕的事情！"

他妻子说："他还没出门呢，你就说这种丧气的话！你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让他出去经商赚钱，这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又有什么理由阻拦他呢？况且，他现在主意已定，你越是不让他去，他就越要想方设法偷偷地找机会逃出去，甚至逃得无影无踪，叫你找都找不到，到那步田地，你我只有干着急、丢人现眼的份儿了。"

在家务事上，拉赫曼总是让妻子三分，况且他觉得妻子说得也在理，便只好同意让卡迈勒离家出去经商了。他给儿

子准备了价值七万个金币的货物，母亲也给儿子一个盛有四十颗名贵宝石的袋子。拉赫曼嘱咐卡迈勒说：

“孩子啊，你带好这些货物、宝石上路吧，你在必要时可以用它，你要多加保重啊！”

卡迈勒把装有宝石的袋子挂在腰间，携带着货物和仆从们，依依不舍地与父母、妹妹告别，满怀希望地向巴士拉前进。他马不停蹄地跋涉着，披星戴月地赶路，还有一天的路程就要到达巴士拉了，他心里就甭提有多么高兴了！突然，正当他带领仆从们前行时，半路上杀出一群匪徒，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凶残地杀光了他的仆从，血流成河，他灵机一动，把血迹涂满脸上、手上、脚上，倒在地上装死。匪徒们剥去了他那身华丽的外衣，抛下他，掠走了货物。

卡迈勒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看到匪徒们已经远去，才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他眼下已是人财两空，只是挂在腰间的宝石袋子没有被匪徒们发现。他擦干脸上、身上的血迹，重振精神，只身继续向巴士拉城走去。这天刚好是礼拜五，应该是穆斯林聚礼的日子，可是整个城市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死寂一片，就像那个苦行者所说的一样：各种商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门窗全都打开着，却没人管。他信步走进一家餐馆，饱吃了一顿，又到一家饮料店，足足地喝了一通，然后便在城里各处闲逛。正在这时，突然听到一阵鼓乐声，他急忙躲进一家店铺中，屏住呼吸，偷偷地朝大街上看，不一会儿，一群美丽动人的姑娘匆匆而过。

这群姑娘过去好久了，人们才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头来，汇集到市中来，而且越聚越多，城市重新人声鼎沸、热闹非

常。卡迈勒以一千个金币的价格把一颗宝石卖给当地一个珠宝商人，作为日常生活费用。

卡迈勒结识阿贝德

卡迈勒在城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他到澡堂里洗了澡，换上新衣服，立即变得犹如一轮明月般地灿烂夺目。他又卖掉四颗宝石，得到四千个金币。他买了几套质地上乘、十分华丽的衣服，穿戴起来。他经过一家理发店，便进去理发，与理发师傅攀谈起来。他问道：

“老师傅，我是从外地来的，对这城里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昨天我进城的时候，看到全城各个店铺门窗大开，却无人看守。后来有一群姑娘簇拥着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漂亮女孩匆匆而过。后来城里人才从各个角落里露出头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理发匠停下手中的活，忙问：“嘘，小声点儿，你没跟其他人谈到此事吧？”

卡迈勒摇摇头，表示没谈过。

理发匠小声说：“孩子，你初来乍到，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别在其他人面前提起这件事。你知道人们就喜欢传话，什么事一出口，就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很可能就变成以讹传讹，成为谣言，而且祸从口出，你漫不经心的一句话，也许就酿成杀身之祸呢！我告诉你，巴士拉城中的居民，遭到大灾大难了！从来也没有人见过你所说的那种情景，其他地方的人也无从知晓呢。每到礼拜五，人们就在天一亮把自

家的门窗关锁好，把猫狗也都拴禁起来，然后他们都到清真寺里去躲避，所有的人都不得躲在屋子里，更不能在暗处偷看。人们只知道这里有这个规矩，但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看来你对这情景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你想彻底弄明白此事，那你明天再来，今晚我向我老婆打听一下。她是一个接生婆，曾经为一些官吏人家接过生，她经常出入达官贵人家中，因而见多识广、无事不晓，对城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我今晚问她，明天你就可以知道了。”

卡迈勒听了理发师的话，心中特别高兴，随手抓出一把金币给他，对他说道：

“大师傅，这点小意思是我孝敬伯母的，我就把她当作亲生母亲了。”说完，他又掏出一把金币塞到理发匠手中，对他说：“这是给你老人家的，此事就拜托你们二老了。”

理发匠见钱眼开，立刻喜眉笑眼地说：“那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把真情实况告诉你。”

说完，理发匠便匆匆离去。他回到家中，把自己与卡迈勒交往的情况告诉他妻子，对她说：

“这个小伙子是个大商人的公子，为人十分慷慨大方。他很想知道每个礼拜五午前禁止居民和猫狗出入的原因，希望你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他绝不会亏待我们的。”

他妻子见到那么多金币，心里真高兴，便说：

“你快去叫他到咱们家里来，我会让他心满意足、知道一切的。”

理发匠听妻子如此说，便又急忙急促地跑到理发铺里，对坐在那里等着他的卡迈勒说：

“好孩子，我跟我妻子说了，她说让你到我们家里去，她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卡迈勒很高兴地跟着理发匠来到他家中，见到他妻子。接生婆亲热地接待了他，请他坐下，他又掏出一千个金币给她，对她说：

“就请伯母直言，那个小姑娘究竟是什么人？”

于是接生婆就说开了：“孩子，事情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印度国王将一颗宝石送给巴士拉国王。国王很喜欢这颗宝石，他想给这颗宝石钻个孔，又不使它破裂，便把许多珠宝商人召进宫里来，对他们说道：‘我这儿有一颗名贵的宝石，我想让你们在这颗宝石上钻个孔。谁要是完满地做好这件事，无论他提出要什么，我都会答应他。但是谁要是把它给弄裂了，那我要处死他！’

“珠宝商们听了，吓得面面相觑，不敢动手，他们对国王说：‘陛下，我们谁也不能担保不使宝石破裂，因为宝石的性质一般都是很脆的，因此钻孔时难免产生破裂。为这颗宝石钻孔，恐怕只有我们的领袖阿贝德能做到万无一失，他的手艺比我们高明得多了。他堪称是一位巨匠，他对珠宝行业十分精通，而且学识渊博，家业丰厚。请陛下召见他，让他来完成给陛下宝石钻孔的任务吧。’

“国王立即下令，把阿贝德召进宫中来，向他交待了为钻石钻孔的要求。阿贝德坦然答应下来，仔细地端详宝石，然后动手，不久就给宝石钻了孔。国王见状，十分欣喜地对阿贝德说：‘你真行，是真正的巨匠。你说吧，你要得到什么赏赐呢？’

“阿贝德却不慌不忙地说：‘陛下，我请求推迟赏期，让我明天再来求赏吧！’

“阿贝德为什么不当即求赏呢？因为他习惯于凡事都要跟妻子商量着来办。他的妻子是谁呢？她就是你见到过的那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小娘子。他非常地爱她、敬重她，不得到她的同意，他不轻易自行决定去做一些大事。在获得国王的恩准之后，他回到家中，问他妻子：‘国王召我进宫，让我把他那颗心爱的宝石钻孔而不破裂，我照办了。他答应恩赏我，我请求将赏期推迟一天，以便能回来听听你的高见，你说说看，我们应该向国王提出什么要求呢？’

“他的小娘子说：‘咱们家里的金银珠宝恐怕一辈子也用不完，你如果真心爱我，明天去向陛下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为我颁布一条禁令，让城中的居民每个礼拜五聚礼前两个小时都到清真寺里去，或者关起门窗躲在家里，不论男女老少一律不准上街，闹市区里的商店不要关门，让我带着婢女们骑马到市中心去任意尽情游览一番，而且不准任何人在暗地里偷看我，否则，我有权杀死违禁的任何人。’

“第二天，阿贝德便依照妻子的愿望向国王求赏，国王为了践诺，便一口答应了下来。他立即派人向全城居民宣布了这条禁令。商人们听了，担心地说：‘让我们把店铺门都开着，人是都躲起来了，可是那些猫呀、狗的可就来劲儿了，它们钻进铺里乱吃东西可怎么办呢？’

“为了保证商人们的货品免受猫狗的践踏，国王便又补充了必须在此时把各家各户的猫狗拴禁起来的禁令，等到聚礼完毕之后再放开它们。从此以后，阿贝德的妻子便获得了这

个特权，每逢礼拜五聚礼前两小时，她总是骑着高头大马，在婢女们的簇拥下，耀武扬威地在空寂无人的京城里横冲直闯。逍遥自在地游览，没有人敢留在街市上，也没有人敢躲在暗处偷看她的芳容。这就是这时在城中见不到一个人的原由。”

理发匠的妻子一口气讲完了城里空无一人的原由，又问道：

“孩子，你打老远地跑到这儿来，难道仅仅是为了知道这件事的真实原因吗？或者你还有什么别的打算？”

卡迈勒直言不讳地说：“伯母，不瞒您说，我很想见识一下这位小娘子！”

理发匠妻子又问：“你想见识她？我问你，你带来了多少值钱的东西？”

卡迈勒说：“我随身带来了四种名贵的宝石，它们值不同的价钱，有的每一颗值五百个金币，有的值七百个金币，有的值八百个金币，有的值一千个金币。”

理发匠妻子问：“你舍得拿四颗宝石来开销吗？”

“怎么舍不得？”卡迈勒说，“为了达到目的，就是让我全都拿出来，我也心甘情愿！”

“既然如此，’理发匠妻子说，“你到市上去，拿一颗价值五百个金币的宝石，去找那个名叫阿贝德的商人，此人的特点是衣着整齐考究，他坐在铺中，手边总摆着一些镶配工具。你找到他之后，让他帮你用这颗宝石镶个金戒指，让他不要做得太小，也不要太大。你先付给他二十个金币作为工钱，再赏给其他工匠每人一个金币。然后你坐下来跟他聊天，有乞丐前来乞讨时，你要大大方方地赏给乞丐一个金币，你要让

阿贝德觉得你这个人十分大方，是个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之人，从而对你产生羡慕亲切之感。然后，第二天你再带一百个金币来给我们，我们太穷了。”

“就这么说定了！”卡迈勒说完，告别了接生婆一家，回到旅店，取出一颗价值五百个金币的宝石，来到珠宝市场中，东问西打听地找到阿贝德的铺子，果然见他衣冠楚楚地坐在铺中，铺中有四个工匠在埋头工作着。他上前向阿贝德问好，掏出那颗宝石对他说：

“师傅，我想麻烦你用这颗宝石打个金戒指，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尽量做得相称些，手工要细致些。”

说完，他掏出二十个金币交给阿贝德，说是付镶戒指的雕刻费，其余的工钱取活时再付。然后他又给四个帮工一人一个金币。那四个帮工从来也没见过如此大方的主顾，都对他产生了好感，对他千恩万谢。阿贝德从而对他也另眼相看，含着微笑与他交谈。这时来了一个乞丐向他们乞讨，卡迈勒掏出一个金币递给乞丐，显得十分大方、豪爽，博得工匠们的啧啧称赞。

阿贝德的手工活虽然很精湛，经他之手镶配的宝石都是一流的。但是他为人却很保守，也很吝啬。当他要做一件精细活时，他总是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家中，用自己特备的另一套工具来镶配，以免让其他的工匠学会他的绝活以取代他。在这种时候，只有他美丽的小娘子陪伴着他，越是有小娘子陪伴，他的活越是做得精细绝伦，犹如皇家御用的宝物。他把卡迈勒的宝石拿回家中亲自镶配金戒指时，他那美丽的小娘子又来陪伴她，问他：

“你今天用这颗宝石给人家镶什么？”

他说：“这颗宝石价值五百个金币呢，我要给人家镶配一枚金质宝石戒指。”

她又问：“这只戒指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富家公子，小伙子的嘴就跟传说中的圣苏里曼的印章那样可爱，他的腮犹如牡丹似的，唇好像珊瑚一般，脖子似羚羊颈，他满面春风、白里透红、明眸皓齿，真是个人间仙子！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大方、仗义、豪爽。”

提起卡迈勒，阿贝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极尽夸赞之能事。他的小娘子听了，也对卡迈勒产生了倾慕之情。她问：

“那个小伙子的长相，若与我相比，又如何呢？”

阿贝德说到兴头上，随口夸赞道：“若是将你与他相比的话，可以说他具备你的全部姿色，他的相貌、年龄和你也差不多。如果你听了不会不高兴的话，那我要说，他长得比你要漂亮多了。”

小娘子听了丈夫的话，慢慢低下头来沉默不语，可是心里却翻腾开了，她真想见识一下这个卡迈勒，要亲眼看看他究竟是个多么漂亮的人。阿贝德边在妻子面前百般夸赞卡迈勒，边十分卖力地镶宝石戒指。不知不觉中，一个精美的宝石戒指就镶好了。他将宝石戒指递给妻子看，小娘子接过来顺手戴在自己纤细的手指上，刚好合适，十分美观。她左看右瞧，爱不释手，便说：

“嗳，我说当家的，你看这只戒指戴在我的手上，怎么这样好看？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不舍得脱下来，它要是我的就

太好了！”

阿贝德说：“你既然如此喜欢这枚宝石戒指，那就让我去跟戒指主人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我就从他那里买下来送给你。如果他还有别的宝石，我可以同样买一颗来，替你镶一个，不是一样的吗？”

卡迈勒离开阿贝德后回到旅店，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带了一百个金币送到助产婆家里。助产婆问他：

“你按我的计划做了吗？”

他说：“做了。”

助产婆又给他出主意，说道：“你今天再去见阿贝德，他会把镶好的戒指给你，你把戒指往指尖上一套，旋即脱下来，故意对他说：‘师傅，这只戒指镶小了！’他若是说：‘那让我把它毁掉重镶吧。’你就说：‘不必了，区区小事，何必如此劳累你，你把它随便送给你的奴仆算了，不必毁掉另镶。’然后你再给他一颗价值七百个金币的宝石，让他再镶一个。同时你再给他三十个金币，对他说：‘请你先收下这雕刻费，余下的工钱以后再付给你。’除此之外，你要给那四个帮工每人两个金币。然后你回旅店休息。第二天一早你再给我们二百个金币，让我教你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告别了助产婆，卡迈勒信步来到阿贝德的铺子前，向他问好，问他：

“请问我的戒指镶得怎么样了？”

“你的戒指镶好了。”阿贝德把镶好的戒指递给他。卡迈勒取过戒指，往手指上一套，随即脱下来，随便扔到阿贝德的脚下，说道：

“师傅，这只戒指镶得太小了，我戴着不合适！”

阿贝德忙说：“那好办，我给你重新镶大一些吧。”

卡迈勒说：“不用了，这个宝石仅价值五百个金币，不值得另镶，我有的是，你把它随便送给你的奴仆吧。”说着，他掏出一颗价值七百个金币的宝石递给阿贝德，说道：“你用这颗宝石给我另镶一只吧！”

说完，他取出三十个金币作为工钱，说其余的另付。同时他又给每个工匠两个金币。然后他大步流星地离去了。望着他的背影，阿贝德和他四个帮工不住声地夸赞他的大方好施。

阿贝德揣着那颗宝石，十分高兴地回到家里，一见到妻子就赞不绝口地说：

“我还真没见过像他这样豪爽乐施的好人，他大方得让人吃惊。他居然把这只戴了嫌小的宝石金戒指扔给我，说：‘送给你的仆人戴去吧！’说来也算你走运，我把它送给你了！那小伙子说不定还是个王孙公子呢，他比一般的富家子弟可气派多了！”

听了丈夫描述卡迈勒取戒指、扔戒指的经过，小娘子的心里更加不平静了。阿贝德盛赞卡迈勒的话，无形中促使小娘子对那个卡迈勒更加青睐。她戴上那只宝石戒指，喜欢得不得了，而阿贝德又埋头精雕细刻地为卡迈勒镶第二只宝石戒指。

坐在一旁的小娘子，一直在注视着丈夫在镶配宝石戒指。第二只戒指终于镶配好了，小娘子急不可耐地取来戴在自己纤细的手指上，还真是挺合适的，两只戒指并排在一起，闪

闪发光，显得雍荣华贵。小娘子禁不住失声叫道：

“当家的，你看我戴这两只戒指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就好像是为我订做的呢！这第二只戒指若属于我，那该有多么好呀！”

阿贝德说：“你先别急，明天我拿去让他试试，我可以向他提出买下它来送给你呀！”

第二天，卡迈勒给助产婆送去二百个金币。助产婆又给他出主意，说道：

“你到阿贝德那儿去，戴上他为你镶配的戒指，随即脱下来，对他说：‘师傅，你是怎么搞的，这只戒指还是小！我不明白，像你这样赫赫有名的宝石巨匠，怎么会一而再地出岔子呢？’接着你掏出价值一千个金币的宝石，对他说：‘那只戒指我不要了，拿去随便给一个仆人戴好了。现在你用这颗宝石再镶一只戒指吧。’同时你再给他四十个金币，另给每个帮工三个金币。临走时，你对他说：‘这只是这枚戒指的雕刻费，工钱以后再付给你好了。’明天你再带三百个金币给我们，因为我们家里很穷。”

卡迈勒照计行事，又来到珠宝市场。阿贝德见他远远走来，便起身迎接他，向他问好，请他坐在铺中，帮工忙给他递上饮料，每个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另眼相待。卡迈勒接过阿贝德递过来的镶好了的宝石戒指，戴了一下，当即脱掉，扔到一边，说道：

“师傅，像我这样的人到你这位大宝石匠这里来定做戒指，你就应该考虑先量一量手指粗细，再动手细做，那就不会出什么差错了！你把这枚戒指拿去送给仆人戴吧。”说着，

他又掏出一颗价值一千个金币的宝石递给他，对他说："按我手指的粗细，用这颗宝石另镶配一只戒指。"

"你说得对！"阿贝德心悦诚服地说，"应该先量量手指，平时我给人镶配戒指，只要看一眼客人的手指就行了，可是你的却不合适，真奇怪！不过，我这次破例为你量量手指吧。"

卡迈勒让他量了手指，又送给他四十个金币，说道：

"这只是雕刻费，工钱日后再付。"

阿贝德不好意思地说："那怎么行呢！你已经付给我许多工钱了，你给我们的好处太多了。"

卡迈勒毫不在意地说："这点小意思，何足挂齿？"

卡迈勒又给了帮工一些钱，坐下来跟他们谈心，每逢有乞丐前来乞讨，他就赏给乞丐一个金币。他的慷慨解囊，使阿贝德和帮工们目瞪口呆。

阿贝德扬扬得意地拿着那只金质宝石戒指回到家中，对妻子说：

"这位客人是我所见到的最豪爽、最大度、最懂事的人，他的慷慨大方、纯洁高尚是我头一次领略到的，真可谓举世无双。"

听了丈夫对卡迈勒的尽情吹捧，小娘子心里高兴极了，她更加向往能见识一下这个善良爽快正直的人。于是，她对丈夫说：

"你这个人也真是的，这么好的人你应该把他当作知己，请他来家里做客才对。你想想呀，他那么慷慨大方地白送给你那么贵重的宝石戒指，对帮工、对乞丐都那么豪爽行施，这种人实在是太少了，真是个难得的好人。你应该巴结他，跟

他套近乎，请他到家里来吧。主雅客来勤，你对他亲切热情，他必定会常光顾咱家。你和他彼此增进了友谊，常来常往，我们不就可以得到许多好处了吗？你要是不同意宴请他，那么就由我来做东道主，我自己出钱置办一桌酒席，请他来做我的客人罢了！”

阿贝德听妻子如此说，觉得颇为尴尬，说：

“你这不是取笑我、说我吝啬、小气吗？”

小娘子说：“你吝啬不吝啬，小气不小气，你自己知道！我是说你这个人真不知好歹，不懂得知恩图报，没有像你这样为人的。得了，明天晚上你就邀请他来我们家里做客，不必请其他人。假如他拒绝你的邀请，你就用休妻来吓唬他好了。”

“行了，你这么说，就照你说的办不就行了吗！”阿贝德边说着，边埋头精雕细刻戒指了。

第三天，卡迈勒带着三百个金币，送到助产婆家里。助产婆接了钱，高兴地说：

“听着，兴许今天阿贝德会邀请你到他家里做客。他邀请你时，你就答应下来，而且在他家里住一夜。隔天你带着四百个金币来送给我们，接济一下我们的苦日子。”

卡迈勒满口答应下来，他的宝石还很多，钱花完了，便卖宝石换钱。他按助产婆的计划行事，又来到阿贝德面前。阿贝德站起身来，向他问好，拥抱他，请他坐下来，取出镶配好的戒指给他看。这回，他戴上戒指，不大不小，刚刚合适。于是，他说道：

“尊贵的师傅，愿安拉保佑恩赐你大吉大利，这枚戒指镶

配得十分美观、非常合适。但是我还是不大喜欢这颗宝石，因为我有比这颗更好看的宝石，这枚戒指，你还是拿去送给你的仆人随便戴着吧！”

阿贝德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如此出手大方的人，他确实从未见过！他盛情地说：

“一回生，二回熟，咱们已经成了老朋友了。你给了我那么多的好处，你在我的心中已经种下了真诚友谊的种子，以致我都舍不得离开你了。我想邀请你今晚光临寒舍吃顿便饭，因为只有这样，我的心里才会稍微踏实一些。”

卡迈勒爽快地答应了。他跟随阿贝德来到他的家中，坐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与他聊天。这时，阿贝德那个贪婪、任性、放荡的小娘子突然破门而入，向卡迈勒致意问好，用两只色迷迷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卡迈勒看个不够，心中不禁燃起一股爱的欲火。卡迈勒如今终于面对面地看到了这个美丽动人的小娘子，也不禁激动万分，他也为她的美艳所倾倒。

小娘子依依不舍地离去后，阿贝德继续与卡迈勒闲谈，一起吃过晚饭，又闲聊下去。到半夜时分，小娘子让女仆送来两杯果子露，他俩一喝下，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小娘子让女仆用一种特制的鼻烟，在他俩的鼻子前放一放，他俩在蒙眬中打了几个喷嚏，就醒过来了。女仆端来脸盆和铜壶，让他们盥洗。卡迈勒说：

“我们好像睡过时了。”

阿贝德说：“朋友，奇怪得很，每次我在客厅里睡觉，总是一觉不醒哩！”

卡迈勒和小娘子狼狈为奸

仆人端上来早餐，宾主便坐到餐桌前吃饭。阿贝德上厕所了，小娘子一阵风似的溜进客厅，不知羞耻地拉着卡迈勒的双手，直言不讳地对他说：

“可爱的人儿呀，你在我这儿住上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也不够满足我的愿望的！你太可爱了，我喜欢你的豪爽、你的富有、你的美丽。我想告诉你，我多么希望你能和我生活在一起呀！不过现在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我丈夫每天只知道做他的镶配戒指活儿，我总觉得他不合我的意。我一见到你，就爱上了你，真希望能和你白头到老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会设法愚弄我丈夫，招惹他发脾气，他真的盛怒之下休掉我，那才是我巴不得的呢，那时我和你便可以结为夫妻，咱们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又穷又脏的破地方。我准备慢慢偷光他值钱的东西，让他人财两空。你得顺从我、配合我，听从我的安排才行！你先回去，如果我丈夫去找你，你就对他说：‘人很容易喜新厌旧，两个人相处时间久了，就会感到不新鲜了，不管是大方的人还是小气的人，都一样会厌烦的。我不便经常到你家里去，让你陪我吃喝、聊天，陪我在客厅里睡觉。也许你并不在意，可是你妻子一定会不高兴的。咱们已成为好朋友了，你如果真心想和我再继续结交下去，那么你就在你家隔壁替我租一套房子，这样我们就成为好邻居了，你可以随时到我家里来，咱们爱聊到什么时候都无所谓，或者是我到你家里去，聊到半夜，我再回自己家里

睡觉，这不就很方便了吗？’你向他提出这个要求，他会照例来跟我商量，我就让他把我们出租的那套房子的房客辞掉，让你搬来住。这样一来，我们的愿望就快要实现了。”

此时卡迈勒鬼迷心窍，便一口答应下来。

阿贝德从厕所回来，卡迈勒便向他告辞。他来到助产婆家里，把走访阿贝德一家，以及小娘子出的主意，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说给她听。说完，他又问她：

“请问，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我经常看到她、接近她呢？”

助产婆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那个小娘子诡计多端，比起我来，技高一筹，我在她面前，已经是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了。”

卡迈勒谢别助产婆，回到旅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傍晚，阿贝德打听到他住的地方，前来邀请他到家中吃饭。他马上婉言谢绝道：

“我可不能再到你家中去了。”

阿贝德奇怪地问：“那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我是那样的敬重你、喜欢你，总想和你聊天，你还是跟我到家里吃饭吧！”

卡迈勒便说：“朋友，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常来常往、保持永久亲密的关系，那么我建议你在你家旁边替我租一套房子，让我搬到那里去住。这样，我们就成为邻居了，你想和我聊天，打个招呼，我就过去了，或者你随时都可以到我这边来，我会奉陪你的。这样，我们既可以经常见面聊天，又可以互不影响，也省得嫂夫人不高兴。”

阿贝德想了想，说道："这个主意不错。我有一栋房子就在我家隔壁，今晚你跟我过去住上一夜，明天我让人腾出那栋房子，让你搬进去住吧。"

说完，他拉起卡迈勒，硬把他拽到家中，请他吃饭、聊天。到半夜时分，小娘子打发贴身使女给他们送来两杯饮料，让阿贝德喝了那杯掺有安眠药的饮料倒头呼呼大睡不醒，让卡迈勒喝的却是未掺安眠药的饮料。小娘子见时机成熟，便溜进客厅，与卡迈勒打情骂俏，一直玩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阿贝德辞掉隔壁房客，让人将房屋重新打扫干净，请卡迈勒住进去。

卡迈勒住进隔壁房子里以后，小娘子用重金买通了平时就信得过的工匠，让他挖一条隧道，一直从她家里通到卡迈勒的屋中，铺了地板，使两家在地下形成一个通道。隧道挖好后，小娘子手提两袋金币突然出现在卡迈勒的面前，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无比惊奇地问道：

"我这房门是关锁着的，你是从哪儿来的？"

小娘子用手指着隧道口，对他说："事在人为，这你就明白了吧！这两袋金币，你就收好吧。你放心，我已经用药将阿贝德迷倒了，等天快亮时，我催醒他，让他到铺中去，我再来陪你。"

小娘子和卡迈勒卿卿我我地一直玩到天色蒙蒙亮时，她从隧道回到家中，把阿贝德弄醒，伺候他洗脸、吃饭后，便催他上工去。等他走了以后，她就带着四袋金币，从隧道来到卡迈勒的屋中，让他把钱收藏好。就这样，小娘子如同老鼠打地洞，沟通了两地，一有机会，她就把丈夫的金银财宝，

一点一点地搬运到情人的屋里藏好。

每到夜幕降临，老实巴交的阿贝德就到隔壁房子来邀请卡迈勒到他家中做客，小娘子每次都吩咐仆人做最好的饭菜给他吃。饭后，阿贝德就陪卡迈勒聊天，到半夜时分，女仆就端来两杯饮料，每次都是阿贝德被迷倒熟睡过去，人事不知，而卡迈勒却安然无事。这时小娘子必定会悄然而至，陪他聊天，几个贴身女仆便把家中的贵重物品通过隧道搬到卡迈勒的屋里藏好。这样忙碌了一夜，天快亮时，小娘子让女仆弄醒阿贝德，再端上早餐，让两人吃完后分手。

又过了几天，小娘子偷出阿贝德的一柄短剑送给卡迈勒。此剑是阿贝德耗资五百个金币亲手镶配的，工艺极其精湛，人见人爱，不少人愿意出高价购买。但是阿贝德对此剑爱不释手，并把它珍藏在匣子里。她对卡迈勒说：

“你把这柄短剑挂在腰间，去见我丈夫。你要当着他的面，把剑拔出来，向他炫耀。告诉他这是今天刚刚在市上买到的，问他此剑是否值钱？他肯定会认出此剑是他的心爱之物，但又不好意思说这就是他自己的。当他问你花了多少钱、在哪儿买到时，你就说：‘今天我碰上两个斗剑的人，一个对他的同伴说：“我刚去会了我的情妇，她每次见我都要送给我一些钱，可今天她送给我一把她丈夫最心爱的短剑，我很想卖掉它。”我见了这把剑就非常喜欢，便凑上前去问道：“可以卖给我吗？”那人说：“可以。”于是我用三百个金币买下了它。你看看这把剑，值不值这个价？’你跟他聊一会儿，马上就到隧道口找我。”

“好吧，就这么办吧！”卡迈勒此时对小娘子已是惟命是

从。他把短剑挂在腰间，来到阿贝德的店铺前。阿贝德热情招待他，请他坐下，并一眼就看到挂在他腰间的短剑，心中不禁大吃一惊，心想：这不就是我那把心爱的短剑吗？怎么会突然佩带到他的腰间了呢？不会吧，也许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还有一把短剑竟然和我那把一模一样呢！

卡迈勒假装十分镇静地从腰间取下短剑，放到阿贝德面前，对他说：

"好朋友，你瞧瞧这把短剑怎么样？"

阿贝德拿起短剑，仔细一看，没错儿，就是自己亲自镶配的那把短剑！他曾用自己的心血非常尽心尽力地镶配它，直至心满意足，他怎么会不认识它呢？可是此时此刻他不好意思当着朋友的面，说明此剑就是他的。他犹豫了半天，轻声问道：

"这把短剑你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

卡迈勒把小娘子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阿贝德听完他的胡扯，说了一句：

"这把短剑你买便宜了，它实际上最少价值五百个金币！"

说着，他的双手剧烈地颤抖起来，心中燃起熊熊怒火，他深深地陷入无可名状的痛苦之中，他始终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卡迈勒只顾不停地跟他说东道西，他只是心不在焉地胡乱支吾几句。他浑身上下颤抖起来，脸色变得煞白，身子快要支撑不住了。卡迈勒见状，不敢久留，便匆忙告辞。他赶回家中，在隧道口与小娘子相会。小娘子劈头问道：

"你照我说的去做了吗？他都说了些什么？"

卡迈勒说："我照做不误。他说此剑至少值五百个金币，说我买了便宜货。当时他似乎很激动，我就匆忙告辞回来了。"

小娘子吩咐道："快把短剑给我。"

她取回短剑，匆忙回到家中，把短剑按原样放在匣子里。一切布置停当，她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安安稳稳地坐在家中等丈夫回来。

阿贝德送走卡迈勒后，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他如坐针毡，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决心马上回家，查看一番，否则自己就无法平静！他想到此，霍地一下子站起身来，迈着蹒跚的脚步向家里跑去。

小娘子见阿贝德如同一条大蟒蛇似的气喘吁吁地站在自己面前，装着万分惊讶的样子问：

"当家的，你这副模样突然跑回家来，到底出了什么事？"

阿贝德怒气冲天地吼道："我的短剑在哪儿？"

"你的短剑不就放在匣子里吗？"她显出生气的样子反问道。然后她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胸脯，叫道："哎呀，难道你跟人吵架了，要取短剑去杀人不成！"

"少废话！"阿贝德不听她胡搅蛮缠，厉声说：

"快把短剑拿出来，我要看看！"

"不行！"小娘子也不甘示弱，坚持说："你得向我保证不拿短剑去杀人，我才取出来给你看。"

阿贝德只好发誓不是拿剑去杀人，而只是想看看而已。这时小娘子才打开匣子，把短剑取出来给他看。他睁大着眼睛，仔细地、翻来覆去地看这把短剑，奇怪这把短剑和刚才的那把短剑分明一模一样！他无可奈何地叹道：

“世上难道真有一般无二的两件东西？太奇怪了！你收起来吧。”

小娘子边放好剑，边装作什么事情也不知道的样子，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弄得你魂不守舍？”

阿贝德叹息着说：“刚才，我们的那个商人朋友到店铺里，把一柄跟咱家里这柄一模一样的短剑拿给我看。我分明看得出就是这柄短剑，怎么会别在人家的腰间呢？不过，我看到你从匣子里取出这把短剑，应该说世上还有一把短剑是与我们的短剑一样的，我也就放心了。”他把卡迈勒对他说的话，重新说了一遍。

小娘子听了丈夫的话，也来劲儿了，她反唇相讥，吼道：

“啊呀！这么说，就是我在这里面捣鬼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坏蛋？叛逆者？你是不是认为是我做了那个斗剑人的情妇了？你是不是说是我把短剑送给他了？你说呀？”

阿贝德认真地说：“我确实这么想过。不过，现在短剑就摆放在匣子里，我在事实面前，起初的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小娘子开始撒泼了，她又是哭，又是叫，骂道：

“好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竟然能怀疑到我头上来了！”

事已至此，阿贝德只好像往常夫妻俩斗气之后向她赔不是一样地低声下气地说，都是自己的错，是他错怪了她，请求她原谅宽恕他。直到见她心平气消了，才又回到店铺里干活去了。

一计得逞，又生一计。第二天，小娘子拿给卡迈勒一只镶配得十分精美的银表。这只银表是阿贝德亲自加工装潢的。

她说：

“你拿着这只银表，再到阿贝德那里去，对他说你又碰上了那个斗剑的，手中拿着这只银表叫卖，说这只银表是他的情妇送给他的，你用五十八个金币买下来。你给他看，问他这只银表值多少钱。你听他说什么，然后马上回来见我。”

卡迈勒依从小娘子的计谋，把银表拿给阿贝德看。阿贝德一见这只银表，马上就认出这是自己曾费尽心血、精心镶配而成的表，但是他仍不好意思当面点破，同时又怕自己闹出笑话来，便说：

“这只银表至少值七百个金币。”

卡迈勒完成了小娘子交待的任务，匆忙赶回来，将银表还给小娘子。两人刚分开不久，阿贝德便一路小跑赶回家中，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小娘子说：

“我的那只银表放在哪里了？”

小娘子用极其平静的语调答道：“不就放在箱子里吗？”

阿贝德气急败坏地说：“快去拿来给我看！”

小娘子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从箱子里取出那只银表，递给他。阿贝德接在手中，看了看，然后仰天长叹道：“毫无办法，但愿伟大的安拉拯救我！”

小娘子故作震惊，装作关切的样子，询问道：

“当家的，你这是怎么啦？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应该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才对！”

阿贝德叹息着说：“叫我从何说起呢？这两天发生的事情真的把我弄糊涂了。当我看到那个商人把那柄短剑佩在他的腰间，我第一眼就认出来那肯定是我的短剑，因为那种镶配

法是我的独家首创、举世无双的。他说了一番那柄短剑的来历，我听了心都要破碎了。奇怪的是我匆忙赶回家里，却看到那柄短剑分明好好地放在匣子里。这时我的心情暂时平静下来了。今天他又让我看那只银表，这只银表的装潢、镶配工艺，也是我独创的，是世间仅有的，整个巴士拉城中不可能找出和它一样的银表。他又说了一番银表的来历，我听了心急如焚。我自己难以对这一切做出明确的解释，头脑里一片模糊，不知道我们这个好端端的家庭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面对阿贝德极端痛苦的神情，小娘子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之心，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他胡搅蛮缠，咒骂他道：

“你这个不讲情面的东西，闹了半天，你还是觉得我跟那个商人有了私情，我送给他东西了，你怀疑我对你不忠！如果我找不出短剑和银表，那你就会认定我出卖了自己的忠贞！你听着，你既然如此不信任我，我还能跟你说什么呢？从今天起咱们一刀两断，各吃各的饭。”

见妻子又一次大发雷霆，阿贝德又后悔了，后悔自己对她说出心里话，只好对她赔笑脸，好言安慰她、耐心地哄她、讨好她，直到她心平气和下来，才又强打精神，到铺里干活去了。但是他自己的心境却并没有平静下来，他坐在那里，魂不守舍，一直在琢磨着这两天里发生的奇怪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他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一种不幸的事情就要降临到他的头上了。他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什么活儿也干不下去。当他回到家里时，小娘子主动地问他：

“当家的，你那商人朋友在哪儿？”

他说："他在哪儿关我什么事儿？"

小娘子说：他说："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感觉。"可爱的人儿呀，你在我这儿住上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也不够"

小娘子劝道："这样可就没意思了，别这样，还是去请他来家里坐一坐吧。"

阿贝德在妻子的规劝下，毫不情愿地来到卡迈勒的住处。卡迈勒见他满脸愁云，便问道：

"你怎么啦，为什么不高兴？"

阿贝德说："我很累，心情很不好，走吧，陪我到家里聊聊吧。"

他把卡迈勒带到家里，一起吃了晚饭，随便东拉西扯地聊了半天。整个晚上就听卡迈勒一人在海阔天空地胡吹，他只是支支吾吾地不时应付几句。半夜时分，使女端来两杯饮料，阿贝德喝下去，倒头便呼呼睡去，而卡迈勒则一点事也没有。这时小娘子闪身进来，对他说：

"你瞧这个昏睡得像一摊泥似的家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一切都是他身边女人耍的阴谋诡计！我还要继续折磨他，直到他主动提出休了我，让我成为自由人不可！明天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使女，你带我到他铺子里，你就对他说你是在路上花一千个金币买下来的，让他瞧瞧值不值这个价？到时候，我撩起面纱，让他很快地看一下。然后你马上带我回来，我从隧道回家去，让咱们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吧！"

计谋定下来之后，小娘子跟卡迈勒寻欢作乐直到天亮，她才返回自己的住房。她让使女弄醒阿贝德，侍候他吃完早餐，

催促他到市里干活去了。

阿贝德刚走，小娘子就来到卡迈勒身边。她照计行事，把自己精心地打扮成使女模样，然后跟在卡迈勒身后，来到阿贝德的店铺前。卡迈勒对阿贝德说：

“好朋友，今天我在路上花了一千个金币买下了这个女奴，想请你过过目，看看她值不值这个价？也许我买贵了。”

说着，他撩起她的面纱，让他看看。阿贝德定睛一看，她不就是自己的妻子吗？不会错的，就是她，自己的妻子都不认得，还算是大丈夫吗？而且她浑身上下珠光宝气的，脸上涂满了脂粉，这还有什么错吗？她的长相、服装、首饰，他太熟悉了！她是自己的妻子已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她佩带的首饰都是他亲自镶配的，她手上戴的三个金质宝石戒指，正是前几天他为卡迈勒镶配的。他想试试她的声音，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

她说：“我叫哈利梅。”

他又是一惊，声音是他妻子的声音，绝对没错儿。不仅如此，他妻子的名字正是叫哈利梅！

阿贝德进一步问卡迈勒：“你买她用了多少钱？”

卡迈勒说：“一千个金币。”

阿贝德说：“你买她本人等于没花一文钱，因为她的戒指、衣服、首饰的价值就至少值一千个金币了。”

卡迈勒说：“这么说，我真是占了大便宜了！太好了，我现在得把她带回家去了。”

阿贝德按捺住怒火，忿忿地说：“你请便吧！”

卡迈勒带着小娘子哈利梅匆匆回到家中，她立即从隧道

偷偷地跑回自己家中，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焦虑和愤怒的火焰在阿贝德的胸中熊熊燃烧着，他再也坐不住了，自言自语地说：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得马上回家去看看，如果我妻子在家里，那么那只是一个长得极像她的使女罢了。假如她不在家中，这个所谓的使女就一定是她了！”

他使足全身力气跑回家中，推门进去一看，只见他妻子正襟危坐在客厅里，身上的穿戴竟然和刚才他在铺中看到的那个使女一样！他抬起两手，仰面向上，叹息着：

“毫无办法，只求安拉来拯救我了！”

小娘子故作镇静地叫道：“当家的，你发什么狂？你一定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你以前绝不是这样的！”

一见到小娘子发脾气，阿贝德就没主意了，他忙说：

“你发什么脾气呀，听我慢慢说给你听好不好？”

“说！”小娘子用命令的口气说。

阿贝德说：“刚才，那个商人又到铺中去了，他带去一个跟你的个头、胖瘦、身段、相貌、声音、名字、衣服、首饰完全相同的使女，说是花了一千个金币在路上买的。我定睛一看，就把她当成你了，这使我更加感到困惑不解，世界上哪儿有如此巧合之事？现在我对那个商人厌恶透了，但愿他从未来过巴士拉，我们也从未见过他！是他的出现使我们宁静安详的生活完全变了样。细想一下，我们是上了他的当了，他先让我们尝了点甜头，然后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他使我心中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使我痛苦万分。”

小娘子睁大眼睛、竖起眉毛，厉声道："你再好好看看吧，认真地想想吧，说不定我就是那个商人的同谋呢！刚才是我陪他去看你的，是我装扮成使女，故意和他一起到铺里戏弄你的！"

阿贝德见小娘子的火气越来越大，便小心翼翼地对她说："这又说到哪儿去了？我连想也没这么想过的呀！"

小娘子又说："看来你这疑神疑鬼的毛病是改不了啦！这样吧，我呆在家里不动，你马上过去敲那个商人的大门，寻找借口闯进去，查一查、看一看，如果你发现他与那个使女呆在一起，那就证明她与我的长相一样罢了，如果他房中没有使女，那么就可以说我就是与他一起去找你的那个使女，从而证实你的怀疑是对的了。"

阿贝德听了小娘子的意见，觉得她还真为他着想。于是，他走出家门、绕过院墙，来到卡迈勒的住房门前。同时小娘子一阵风似的从隧道窜到卡迈勒的屋里，对他说明要办的事。这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她说：

"你去开门，让他进来看看我。"

卡迈勒装傻问："谁在敲门呀？"

"是我，你的朋友！"阿贝德尽量压抑着满腔怒火，说道，"你刚才带到铺中让我看的那个使女，真让人喜欢，我很想再看看她，看得再仔细、再清楚些。"

卡迈勒继续装下去，说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快请进来看吧！"

门刚一打开，阿贝德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一眼看到那个使女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小娘子见他进来，显得彬彬

有礼地站起身来迎接他，吻他的手。阿贝德仔细看去，见她长得和小娘子毫无二致。事实如此，他无言以对，只好唉声叹气地说：

“我主安拉，干吗要创造自己随便想要的东西呢？”

说完，他六神无主、没精打采地走出房门，步履蹒跚地回到自己家门前。这时小娘子又神速从隧道潜回自己房里坐好。他回家一看，小娘子分明一动不动地坐在家里，便无可奈何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小娘子先发制人，问他：

“怎么样，你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了吗？”

他慢吞吞地说：“他和那个跟你一样的使女呆在一起呢。”

“那不就得了吗？”小娘子大言不惭地说，“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你不要再东怀疑、西猜测的了，快去到市上干活去吧！”

阿贝德自责道：“看起来都是我不好，弄得你也生气发火的。”

小娘子大方地说：“那没什么，但愿安拉宽恕你的罪过！”

他决心不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让自己的心里变得清净平静些。他把妻子紧紧搂抱在怀里，深深地吻了她的左脸颊，又吻她的右脸颊，然后破门而出，上工去了。他前脚刚离开家门，小娘子就带了四个麻袋，从隧道来到卡迈勒的屋里，对他说：

“这儿不是你的久留之地，你快走吧，把所有值钱的财物都带上，我会跟你走的！”

卡迈勒也觉得在这儿呆久了，总会暴露的，便按照小娘子的安排，立即动手准备。他买了骡马、驮轿、奴仆，把值

钱的财物都驮好，并很快地偷运到城外。办完了这些事，他才回去接小娘子，对她说：

“一切准备就绪了。”

小娘子说：“我的心肝宝贝呀，我要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偷给你，不给他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让他人财两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深深地爱着你，我要把一切都献给你。不过，在临走前，你去跟我丈夫道别，说三天后你要动身离开这里，让他为你结算一下房租钱，看他对你说什么，然后你回头告诉我。你也知道，我想尽一切办法，要惹恼他，让他在盛怒之下提出跟我离婚，可是他却一直不离婚。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只好远走高飞，逃到你的家乡去了。”

卡迈勒一想到就要带着个美娘子回家乡了，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跑到阿贝德的铺子里，满面笑容地对他说：

“好朋友，三天后我要离开这里回故乡去了。我到这儿来，一是来向你道别，二是请你结算一下房租钱。”

听说卡迈勒要走了，阿贝德心里还真有些舍不得的感觉，便对他说：

“这又从何说起呢？你给了我那么多的好处，我应该谢你才对，怎么会要你房钱呢？你离开我们，我就会觉得寂寞无聊的，如果不是为了尊重人之常情，我是不会让你回家乡跟父母亲人见面的！”

他俩说得动情，相互拥抱，痛哭流涕。阿贝德索性关锁上铺门，亲自将卡迈勒送回住处，帮他处理各种事情。他往返于自己家和卡迈勒的住房，每到一处，都能准确无误地看

到小娘子坐在自己家中、“使女”坐在卡迈勒那里。几天里，这种情况周而复始，毫无变化，他也就习以为常，不去想别的了。

小娘子趁阿贝德不在卡迈勒身边，悄悄地对卡迈勒说：

“我现在已经把我丈夫的金银财物都搬给你了，现在他身边只有那个端茶送饭的女仆，我们是远亲，她很听我的话，我和你之间的往来，全靠她给打掩护。这个女仆不能留在他身边，我们要设法将她带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这样办：我把她打一顿，让她感到委屈、生气。我丈夫回来后，我就当他的面，表示讨厌她，要他不要留用她，把她卖掉。当他要卖她时，你把她给买下来，把她带着一起逃走。”

“就按你说的办。”卡迈勒满口答应。

小娘子果然按原定计划将女仆痛打一顿。阿贝德回到家里，见女仆正在伤心流泪，一问，才知道是小娘子打了她。他问妻子：

“她做错了什么事，你把她打得这么厉害？”

小娘子只是说：“当家的，我可不愿意再见到她了，把她弄出去卖掉算了，否则你就休了我吧。”

阿贝德把女仆带出家门，准备把她卖掉。临走他顺便来到卡迈勒的住处看看他。这当儿，他妻子已经从隧道钻了过来，藏进驮轿中。卡迈勒见阿贝德带着个女仆，便故意问：

“你带她到什么地方去？”

阿贝德说：“这个女仆惹我妻子生气，我要把她卖掉。”

卡迈勒说：“既然她惹尊夫人生气，不能和你们一家和睦相处，那就留给我算了，让她伺候我的使女哈利梅好了。那

么，我该付给你多少钱呢？”

阿贝德说：“你又提钱，你再在我面前提钱，我就不跟你打交道了！你对我的帮助那么大，我不能向你要一分钱。”

卡迈勒收下女仆，对小娘子说：“我们要上路了，快点向我的好朋友告别吧！”

小娘子闻声从驮轿里出来，吻了她丈夫的手，一转身又钻进驮轿中。阿贝德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呆呆地看着她。卡迈勒见此尴尬场面，便出面打圆场说：

“好朋友，愿安拉原谅，如果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就请你多多谅解吧！”

“祝你一路顺风，愿安拉保佑你！”阿贝德送走了卡迈勒一行，便失魂落魄地、默默无语地到铺中干活去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既伤心，又宽慰。从友情上讲，卡迈勒已经是他的好朋友了，两人毕竟有些交情，突然间离开，心里还真有点儿舍不得；从他和妻子的关系方面讲，卡迈勒一走，他的心里就踏实了，他们夫妻之间由于他的出现而产生的各种怀疑、猜忌，可以一笔抹掉了，说明他对妻子行为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从此他便可以轻松自如地过日子了。

卡迈勒和小娘子经过精心地策划、安排，终于双双逃了出来。他们走出巴士拉城，来到郊外，小娘子又给他出主意，让他带着她抄小路、避开大道，以免发生不测。他们经过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终于到达埃及境内。卡迈勒忙写下一封家信，派人飞奔到家中去报信。

富商拉赫曼自从儿子卡迈勒离家外出经商后，音信全无，对儿子的担心和思念，使他没精神再和其他商人们做生意。这

一天，他无精打采地正和一群商人闲聊时，送信的气喘吁吁地跑来问：

“各位老爷，请问哪一位是富商拉赫曼？”

商人们七嘴八舌地问：“你有什么事情找他？”“他的儿子怎么样啦？”

送信人说：“我正是从他儿子卡迈勒那里来送家信的，他们已经过了阿里什了。”

闻听此言，拉赫曼高兴极了，商人们也纷纷向他表示热烈祝贺。他忙打开信，只见上面写道：

“敬爱的慈父大人：您好！

孩儿在外，承蒙安拉保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生意也大有进展，收入颇丰。现已平安返回，即将到家，与老人家共叙天伦之乐。特此奉告，以免悬念。”

卡迈勒的亲笔信，显然是告知拉赫曼自己一切都挺好，已安然返回。拉赫曼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吩咐立刻大摆筵席，盛情宴请众宾客，并邀来歌女艺人，边歌边舞，欢庆一场。他亲自出城迎接，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他老泪纵横，由于兴奋过度，他竟昏倒在地，良久方醒。他和众商人围着卡迈勒问长问短，观看他带回来的奴仆、货物和驮轿，都争先恐后地夸奖他、祝福他，簇拥着他进屋。

小娘子从驮轿上下来，拉赫曼见儿子带回来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十分高兴，忙吩咐仆人把楼上的房间打扫干净，安排给小娘子去住。拉赫曼的妻子也被她的姿色所吸引，

恨不得把她当作王后看待，问她：

“你是谁家的闺秀呀？”

小娘子爽快地答道：“我是您的儿媳妇呀！”

拉赫曼的妻子听了，大喜过望，说道：“你既然与我儿子成亲，我们就应该置办几桌酒席邀请亲戚朋友到家里来热闹热闹，让大家和我们一样地高兴高兴。”

前来欢迎、看望卡迈勒的亲戚朋友们陆续散去后，拉赫曼才找到机会坐下来和卡迈勒好好地谈一谈。他认真地问卡迈勒：

“孩子，你买来的那个使女，花了多少钱？”

卡迈勒说：“爸爸，她并不是什么使女，说实在的，我这次坚持要外出，就是为了去找她的呀！”

拉赫曼有些不解地说：“这又从何说起呢？”

卡迈勒从头说起道：“爸，您还记得那个苦行者吧，他在咱们家过夜时提到的那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小娘子就是她。自从听到关于她的传说后，我就念念不忘，时刻都在期盼着能够有一天与她见上一面。那时我执意要求出远门，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追求她，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不辞辛苦地跋涉千里，中途遇到劫匪，货物被一抢而光，仆人们被杀死，我自己死里逃生，才到达巴士拉。后来……”

他把与阿贝德及其小娘子相识的经过，向父亲讲述一遍。最后，拉赫曼问：

“你经过那么多的磨难，实属不易！那么，你与她是否已经结婚了？”

“还没有，”卡迈勒说，“不过我已经许下诺言迟早要和她

结婚的！”

拉赫曼问：“你真的要娶她吗？”

卡迈勒说：“只要您老人家同意。”

不料拉赫曼脸色一沉，大发雷霆，说道：

“你是不该和她结婚的！假如你真的和她结了婚，那我在今生和来世都与你脱离父子关系，永远不理你，还要怨恨你！你也不好好想一想，她丈夫哪一点亏待她了？她竟然对她丈夫干了那么多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这种女人，你怎么能与她结婚呢？她为了取悦你，耍尽阴谋诡计来蒙骗自己的丈夫，她以后还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勾引其他男人来整治你。对于这样奸诈、无情的家伙，怎么能对她以诚相待呢？孩子，我希望你能听我的话，与她决裂，我可以为你挑选一个聪明、贤惠、美丽动人的良家淑女，我将不惜用尽所有的财产，为你办喜事，在远亲近邻好友面前夸赞你的美满姻缘。我们情愿别人说你和一个名门闺秀结婚了，也不想听别人议论你的妻子来历不明、名声很坏！”

拉赫曼列举了诗书、谚语中不少警句名言，苦口婆心地规劝儿子，让他回心转意。卡迈勒听了父亲的长篇宏论，觉得很有道理，以前一直十分内疚的心情舒展开了。他对父亲说：

“爸爸，您老人家说得很有道理，那我就不跟她结婚了！”

“真是好儿子！”拉赫曼见儿子回心转意了，高兴得眼中闪烁着泪光，他说：“我向你的生命发誓，我一定会给你找个非常漂亮、无比贤惠的妻子。”

拉赫曼认为阿贝德的妻子和女仆狼狈为奸，欺骗善良的

人，应该受到惩罚。他把她俩关锁在楼上的屋子里，对她们说：

“我把你们俩都锁在屋里，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果有人要买，我就把你们给卖掉；如果你们不服从、闹事，我就要杀掉你们！”

他派一个黑肤色的女仆看管她们，并嘱咐夫人道：

“你要好好地监视她们，除女仆送茶端饭外，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到楼上来。”

就这样，处心积虑地设法坑害自己无辜丈夫的小娘子和与她同流合污的贴身使女，来到了埃及，却未达到她的目的，反被软禁了起来，只有痛哭流涕、追悔莫及的份儿了。

拉赫曼抓紧时间托媒人为儿子挑选一个出身名门、美丽无比的姑娘为妻。媒婆们紧急行动起来，到处张罗、四处寻找，只要有好姑娘的人家，她们都不放过，最后在教长家里，物色到她的女儿。这姑娘身段窈窕，为人贤淑，品德高尚，她的姿色绝对不比阿贝德的妻子差。人选定了以后，她们便当即向拉赫曼报告。

拉赫曼特约城中著名绅士一块儿到教长家中，为儿子提亲。教长听说拉赫曼为儿子来提亲，那还用说吗，两家门户相当，姑娘和小伙子又如此般配，所以这桩婚事很快就说定了。双方写下婚书，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他们选好了黄道吉日，举行结婚典礼。两家张灯结彩，将房屋粉饰一新，大摆筵席，连街道、胡同里都摆满了喜筵，请各界朋友、街坊邻居们都来参加，着实地热闹了一番，婚礼举办得十分隆重。第一天宴请法学界人士；第二天宴请商业界；第三天宴请学

者；第四天宴请官家，如此宴请了四十天。每天晚上还邀请乐匠艺人，又歌又舞，又弹又唱，通宵达旦。拉赫曼高兴极了，他的情绪十分高涨，一直陪着宾客们开怀畅饮。

阿贝德跟踪追击

卡迈勒结婚的喜筵高潮迭起，最后一天专门宴请那些衣食不保、孤苦无依的穷苦人。当日远远近近的穷苦人听到风声，奔走相告，都汇集到拉赫曼家门前。拉赫曼、卡迈勒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尽情吃喝，还送给他们一些礼物。

在这些衣衫褴褛的穷苦人中，有一个人浑身上下沾满了尘土，脸上现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卡迈勒注意地看着他走近了，再仔细一看，吃惊不小，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巴士拉的宝石巨匠阿贝德。卡迈勒对他父亲说：

“你看见那个走过来的穷人了吗？”

拉赫曼定睛一看，只见此人穿得破烂不堪，满脸风尘，脸色灰白，病恹恹地呻吟着，踱着蹒跚的步子，一看就知道他是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受尽磨难才赶到这里来的异乡人。拉赫曼奇怪地问卡迈勒：

“难道你认识这个人吗？”

卡迈勒说：“是的，我认识他，他就是被关在楼上的小娘子的丈夫呀！”

拉赫曼惊讶极了，说道：“他就是那个巴士拉的宝石巨匠阿贝德吗？”

卡迈勒说："是的，就是他。可是他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呢？"

原来，当阿贝德送走卡迈勒以后，回到铺中，继续辛勤地劳作，他埋头苦干了一天。天黑后，他才锁好铺门，走回家里。可是眼前发生的一切使他惊愕不止：妻子不见了，女仆也不见了，家里一点儿生活气息也没有，灯也没点，黑漆漆的一片。他高声喊叫着，各个屋子都找遍了，什么人都没有。他到仓库里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多年积蓄的钱财都不见了。此时此刻，他才如梦方醒，原来曾疑虑的一切都找到了答案：他妻子勾结卡迈勒和使女欺骗戏弄了他！他心如刀绞，为自己的悲惨遭遇而痛哭流涕。他哭够了，强迫自己静下心来细想一下，认为此事不可声张，他不想让嫉妒他的人幸灾乐祸，不能让爱他的亲友们为此事而着急上火。他决定把悲伤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他执意自己来嘲弄自己的不幸和耻辱，自己来面对现实、战胜不幸。

他苦思苦想了一整夜，天色渐亮后，他若无其事地把房门关锁好，来到店铺中。他对一个帮工说：

"你听我说，我那个商人朋友热情地邀请我陪着他到埃及去，而且他邀请的不是我一个人，还包括我妻子和使女一同前往。我这一去，也许时间较长，这铺中的事就托付给你了。如果国王关心我，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就告诉国王说我带着家眷到麦加朝觐去了。"

铺里的事情安排好了以后，他又回到家中，卖掉了剩余的东西，买了骡马、骆驼、男女仆从各一个，预备了驮轿。他向亲友们告别后，便离开了巴士拉。人们以为他带着妻子到

麦加朝觐去了，都欢天喜地地奔走相告，因为他妻子一走，大家都解放了，以后就用不着按照禁令每逢礼拜五都到清真寺或者躲在家里不敢上街了，那个禁令使全城百姓遭受很多的损失，商店不能营业，人们的正常交往被打乱了。人们在心里诅咒着，但愿那个横行霸道的小娘子不再回来，那样一来，人们就彻底获得解放了，猫狗也用不着拴禁起来了。

阿贝德走后不几天，又逢礼拜五，街市里又传来当差的叫唤，催促人们在聚礼前两个钟头到清真寺里去集中，或者把自己关闭在家中，把猫狗都拴禁起来。人们不想再受禁令之苦，便相约着去见国王，对他说：

“启禀陛下，宝石匠阿贝德已带着妻子到麦加朝觐去了，他妻子一走，也该对我们解禁了。”

“这个人真是的，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呢？”国王不高兴地说，“等他回来，我得好好地整治他一下才行！好吧，你们正常生活、营业去吧，我宣布从今天起解禁！”

阿贝德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向埃及跋涉，没成想，快要到达埃及时，遭到了巴格达一伙匪徒的拦路抢劫。他的财物被抢光，仆从被杀死，他的衣服被剥光，身上沾满了血污，在混战中昏死过去。当他慢慢苏醒过来以后，匪徒们已经远去，他抬头看看周围的情况，惨不忍睹，只剩下自己一条命了。但是他并不气馁，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向着有人烟的地方走去。一路上，人们见他可怜，便给他一两件破旧的衣服、施舍给他一点吃的、喝的。就这样，他走过一村又一村，越过一镇又一镇，终于来到开罗。当时他饥肠辘辘，只好沿街乞讨。一个好心肠的当地人对他说：

“你这人怪可怜的，我告诉你，现在城中一个富商家里正在大办婚礼，专门请各地的穷苦人吃饭呢，你为什么不去吃喝呢？”

说着，那个好心的当地人便带着他，来到拉赫曼的家门前，嘱咐他尽管到里面去吃喝，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也不会有人阻拦的。于是他身不由己地迈步走了进去，不想在这里与卡迈勒不期而遇。

卡迈勒认出了阿贝德，便将实情告诉父亲。拉赫曼说道：

“孩子，看来他现在饿得很，你先不要惊扰他，让他吃饱、喝足了，安顿下来之后再去找他谈谈吧。”

说完拉赫曼特意让仆人好好款待阿贝德，等他吃完饭，洗过手，喝了咖啡，吃过用掺有麝香、龙涎香制做的甜食以后，仆人把他请过来，对他说道：

“这位客人请留步，我们老爷有话对你说。”

他跟着仆人来到拉赫曼面前，以为这家老爷只是要向他施舍点什么，不料，他看到卡迈勒站在那里，顿时感到又气又恼，浑身颤抖不止，差点儿晕倒在地。卡迈勒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赶忙上前扶住他，把他拥抱在怀里，泪水直流。

拉赫曼见状，只好出来打圆场。他喝斥卡迈勒道：

“你这个不知好歹、香臭不分的东西，你见到了老朋友，就应该先请他到澡堂里好好洗个澡，拿出最好的衣服给他穿，然后坐下来跟他叙叙旧才对呀！你站在这里，成何体统？”

卡迈勒挨了父亲一顿臭骂，不敢怠慢，赶忙吩咐几个仆人带阿贝德去澡堂洗澡，同时为他准备了价值千金的华贵衣饰。人们见富商拉赫曼父子如此厚待这个落魄之人，都觉得

十分奇怪，便问卡迈勒：

“你怎么会跟这么个穷苦人如此熟悉呢？”

卡迈勒对他们说：“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曾经无微不至地关照我，照顾我的食宿，对我的好处实在太多了。他是一个技艺高强、不是一般工匠所能比拟的珠宝镶配商人，连巴士拉国王都敬他三分，他在巴士拉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呢。”他停了一会儿，又面带愧色地说：“我与他相比，只能自惭形秽，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他才好。”

听卡迈勒这么一说，人们都对阿贝德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又问：

“可是我们不知道像他那么有身份、有脸面、为巴士拉国王看重的人，为什么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又为什么变得如此穷困潦倒？”

“这不足为怪！”卡迈勒说，“人生有命，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受苦受难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从埃及到巴士拉时，比他的境况恐怕要凄凉悲惨得多呢！他到这儿来时，还有破衣烂衫遮体，而我到巴士拉时，简直赤裸裸地一丝不挂！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伙匪徒，他们惨无人道地把我的骆驼、货物抢光不算，还杀死了我所有的仆从，我只是装死才骗过了他们，免遭死运。我的衣服也被匪徒们剥光了，我到巴士拉后，幸亏碰上了他这个好心人，他给我衣服穿、供我食宿，用很多钱来接济我。在巴士拉的日子里，他专门租给我一套房子居住，还经常请我赴宴，当上宾招待。我启程返回埃及时，他送给我许多礼物，使我像模像样地回家。那时他是很富有的，生活得很舒适。他如今变得这样穷困、如此潦倒，想必是遭

到了什么天灾人祸，才迫不得已背井离乡，也许在途中像我一样被匪徒们洗劫一空呢！这些都是人们可能会遇到的，因为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灾难和不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一帆风顺的人头上！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可能来帮助他、接济他，让他尽快渡过难关、收复他失去的东西。”

阿贝德在卡迈勒家仆人的带领下来到澡堂，仆人们殷勤地服侍他，替他擦背、洗净满身的污垢，又拿价值千金的衣饰，让他穿戴起来，把他打扮成一个富商模样，又前呼后拥地陪他回来。人们见他焕然一新地回来，都站起身来向他致敬、问好，请他坐到贵宾席上。他此时情绪稳定下来，想到自己来埃及的目的，真想找卡迈勒说说理、讨个公道。可是卡迈勒却不让他有说话的机会，一见到他，便滔滔不绝地说：

“来，来，好朋友，快来坐下休息一下吧，我要为你祝福，祝你安康、顺利！我想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磨难和不幸。我也经历过你的不幸遭遇，你肯定是在途中也遇到了匪徒的洗劫，东西被抢光了，仆从被杀害了，他们剥光了你的衣服，但幸运的是你还保留一条性命，这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我当时赤身裸体、身无分文地到你的家乡，全靠你的好心收留，供我衣食住宿，那么周到地关照我。如今我要像你当时照顾我一样地来报答你，让你安心地住下来，你就一百个放心地住在这里，和我们一样地欢乐吧！”

接着，他又引经据典，列举古往今来诗书、谚语、格言中的名句来开导他、说服他。阿贝德几次要插话，都被他用话堵回去了。后来，阿贝德听出他话里有话，渐渐地明白了他言语中的暗示，因而索性先把满肚子的委屈忍了下来。拉

赫曼父子百般殷勤地招待阿贝德，并请他进入内室，关上门，这才对他说：

“尊贵的客人，我们对你实说了吧，刚才当着众人面，我们故意主动跟你说话，而不让你有说话的机会，只是为了不使你揭穿事情的真相，弄得彼此都没了面子。眼下只有我们在这儿，没有旁人，你可以有话请讲了，你尽管把你们夫妻之间的瓜葛以及跟我儿子的事，都全部说出来吧！”

面对拉赫曼的真诚和盛情，阿贝德不禁失声痛哭了一场，然后他把在巴士拉发生的事情，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倾诉出来。拉赫曼听完，对他深表同情，问他：

“那么，你说说看，这种有伤门风、极不道德的事情的发生，究竟是你妻子还是我儿子是罪魁祸首呢？”

阿贝德说：“严格地说，我妻子是罪魁祸首！”

这时，拉赫曼把卡迈勒拉到一旁，对他说：

“孩子，他认为他妻子是泼妇烂货，是这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我想试他一试，看看他是不是个有血性的男子汉！”

卡迈勒问：“您想怎样试他呢？”

拉赫曼说：“我先从中调解，说要使他们夫妻重归于好。如果他轻易地表示愿意饶恕她、同她重归于好，那我就用宝剑杀死他，然后把那个娼妇和她的同谋使女也杀死。因为这种软骨头不值得留在世上，将会给社会带来不幸；如果他意志坚定，对坏人坏事绝对不迁就姑息，那么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我会很尊重他，我要把你妹妹萨巴哈嫁给他，还要给他一份厚重的礼物，要比你从他那儿弄来的还要多得多。”

拉赫曼说完，便来到内室，坐下来跟阿贝德促膝谈心，对他说：

“尊贵的客人，作为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应该有最大限度的宽容心，对她要有宽广的胸怀。女人的心是很难琢磨的，有些女人喜欢戏弄男人，她们利用女性的特点，漂亮的外表来迷惑异性。她们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男人，当丈夫对她们表示喜爱的时候，她们会尤其表现出一种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她们会撒娇、任性、偏执，她们也会肆无忌惮、目空一切、说一不二，使丈夫在她们面前束手无策，甚至听之任之、胡搅蛮缠、变本加厉地要挟。

“当然，人人都有缺点或错误，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它。如果我们做丈夫的一见到妻子存在一定的毛病，就斤斤计较、毫不容忍的话，那么，夫妻之间的正常关系就难以维持，夫妻生活就会出现裂痕，好好的家庭就会破裂。妻子喜欢自己的男人胸怀宽广，能容忍、大度，能吃苦、谦和，善于化解家庭中的矛盾，担待妻子的缺点，有幽默感，善于取悦她们、博得她们的欢心。俗话说：‘女人是星星，男人只能仰望她们。’

“我告诉你，你的妻子就住在我家的楼上，她是你人生的伴侣，你们多年来朝夕相处，难免有磕磕碰碰的地方，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她的不足、过失，你应该以宽大为怀，原谅她吧！女人的头脑简单，教规知识较少，极容易做错事，但是只要一指点，她就会知错必改，忏悔过去、争取未来。你如能好好地规劝她不再犯类似的错误，那你的功德就是无量的。

“鉴于如上的思考，我愿意做你们之间的调解人，真诚地

希望你们破镜重圆、重归于好。你所有的财物，我都会如数退还；如果你愿意在这儿居住的话，我们竭诚欢迎，并让你们过得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如果你思乡心切、归心似箭，我也尊重你的意思，就用我的驮轿，把你的妻子和女仆带回去。总之，两口子的事总归得两口子自己去处理、解决，你们今后要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即使是在今后的夫妻生活中，如果再发生纠葛、不满意的事情，你还得体谅她、帮助她才对。”

阿贝德耐着性子听拉赫曼长篇大论地说了半天。但他更关注的是他妻子的下落，便问：

“谢谢您的开导！不过，我的妻子就在您家里吧？”

“我刚才已经对你说了，你的妻子就在我家的楼上。你去看看她吧，按我所说的，跟她言归于好。我儿子把她带回来，想跟她结为夫妻，我坚决反对。我把她关在楼上，不许闲杂人等去烦扰她，因为我想，像她这般美丽动人的女人，她丈夫肯定会还想着她的，一定会来找她的，到时候，我要把她还给她的丈夫，让他们继续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我已经另外给我儿子找了个如意的女孩子，而且现已完婚。你也赶上了他的婚礼，今晚正是他们洞房花烛之夜。这是楼上房门的钥匙，你拿去打开门，跟你的妻子团聚吧，然后带上你的妻子、女仆一块儿过活吧！”

阿贝德显得十分高兴的样子，三步并作两步地迈上台阶，跑到楼上去了。

拉赫曼一直在悉心地观察着阿贝德的一举一动，他认为阿贝德已经被他的言词所打动，上楼去跟他妻子和好去了。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十分蔑视他，便抽出宝剑，悄悄

地尾随着他，暗中窥探他们夫妻的言行举止。

阿贝德兴致勃勃地跑到楼上，打开房门，正要往里面走，忽然听到妻子在痛哭流涕，听到女仆在埋怨道：

“我多次提醒你，卡迈勒这人是不可靠的，你却鬼迷心窍，死心塌地地跟定他，变着法儿把老爷的金银财物全都偷了送给他。你不守妇道，跟他暗中来往，又不顾一切地为他远走他乡。如今可倒好，你叫他给甩了！他把你连人带物都弄到手后，就把你关在这儿，他自己另娶别人！现在你总该看清他的嘴脸了吧。”

他听了女仆的话，气得浑身发抖，原来他妻子是自己主动跟卡迈勒勾搭的！这时他又听妻子冲女仆说道：

“闭嘴！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卡迈勒另娶别的女人是他的事儿。我一定要让他回心转意，与我重归于好，因为他绝不会轻易忘记我对他的好处，我和他在一起时，他多么快活呀。不管他怎么样，我都不会忘记他，我把我的希望、未来和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了，他会回到我身边的，会给我带来幸福的。”

阿贝德明白了一切，他再也听不下去了，便怒气冲冲地冲到她们面前，狠狠地骂道：

“你这个奸淫无耻的东西，你把希望寄托在那种人身上，就如同魔鬼把希望寄托在天堂里一样。我原以为你受他人诱惑，误入了歧途，没成想你本身就是个十恶不赦、死不悔改的坏女人！你还是一个当面好话说尽、背里坏事做绝的阴谋家。我一直被蒙在鼓里，假如我早知你是这么一个坏东西，我绝不会让你活到现在！既然你是决心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彻

底背叛了我，那么我就不能再让你活在世上害人了！”

说着，阿贝德异常愤怒地用双手掐住她的脖子，直到她气绝身亡。女仆见状，大惊失色，慌忙夺路要逃走。阿贝德冲上前去，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将她捉回来，怒斥她道：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坏东西，你与娼妇狼狈为奸，干出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坏事，你们串通一气来害我，你也不得好死！”

他在盛怒之下，也把女仆掐死了。

拉赫曼一直在门口站着，目睹了这桩惊心动魄的杀人案，见阿贝德在自己家中杀了人，感到事情十分难办，也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阿贝德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在别人家里犯了杀人大罪，好心的主人知道了，必然不会饶恕我。安拉啊，祈望你能保全我的信仰，让我死在伊斯兰正道上吧！”

阿贝德和萨巴哈喜结姻缘

拉赫曼听了阿贝德自言自语，感慨万分，他走到六神无主的阿贝德面前，对他说：

“正直的人啊，你放心吧，我要保护你！你看看我手中的这把宝剑吧，我原以为你会和淫妇重归于好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不会饶恕你，因为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那种美丑不分、没有骨气的人。现在看来，你是个真正的人，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为此我由衷地敬佩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把我的女儿许给你为妻，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阿贝德表示尊重他的意见。随后他们吩咐仆人来清洗了尸体，并装进棺材中埋葬，对外就说是卡迈勒从巴士拉带回来的两个使女，都得病死了。

一切安排好了，拉赫曼请来教长和学者，对他们说：

“教长，小女萨巴哈跟宝石商人阿贝德订了婚，聘礼已全部送到了，恭请教长阁下为他们证婚，为他们写下婚书。”

教长很高兴地为拉赫曼的女儿和女婿写下了婚书。不久拉赫曼举办婚礼，邀请教长和众宾客前来参加。人们频频举杯，祝贺阿贝德新婚大喜。这样拉赫曼的儿子和女儿都结了婚，两对新婚夫妇，郎才女貌，家中洋溢着无比欢乐的喜庆气氛，非常热闹。宾主一直欢乐到深夜，才把卡迈勒送进教长女儿的洞房，把阿贝德送进萨巴哈的洞房。阿贝德在洞房里，仔细观瞧灯光下的萨巴哈，觉得她仪态万方，美丽动人，比前妻好多了。

在婚后的一段时间里，阿贝德和爱妻住在岳父拉赫曼家中，日子过得十分和谐美满。然而他离家日久，思乡心切，归心似箭，便对拉赫曼说：

“岳父大人，我久居他乡，对故乡的产业、铺中之事放心不下，为此我想回去一趟，将产业等事处置一下，再回来继续伺候岳父大人，不知您是否应允？”

拉赫曼说：“贤婿啊，思乡是信仰的组成部分，一个对自己的故乡都没有感情的人，在异地也不会安心久居。所以我完全同意你回去一趟，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但是你如不同你妻子同行，你回到故乡后就会贪恋家园而犹豫、彷徨，所以你们最好两人一块儿回去。以后你愿意回来，便带她一块儿

回来，我们都一样地高兴。我要告诉你，我们这儿是不兴休妻的，一女也不嫁二夫，只要是有情有义之人，我们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

阿贝德说：“我担心的是你的女儿不想跟我前往。”

拉赫曼说：“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们这儿的家教是很严格的，妻子对丈夫的意见总是十分尊重的。”

阿贝德听了，心中十分高兴，他回到屋里，问萨巴哈：

“爱妻，我想回故乡去，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萨巴哈毫不迟疑地说：“夫君，我在做姑娘的时候是听从父母的，如今我已成为你的妻子，我就应该依从你的意志呀。”

阿贝德准备好了行装，辞别岳父岳母和亲友们，然后启程归乡。他们夫妻俩一路上不辞辛苦地跋涉，终于平安地回到了巴士拉。众亲友们只当是他朝觐归来，都来欢迎他。城中百姓听说他回来了，有人欢喜，有人犯愁。忧心忡忡的人在私下议论道：

“这回又得按老规矩办事儿了，每逢礼拜五聚礼时，我们又得到清真寺中，或者被禁闭在家中了，连猫狗都得要拴禁起来了！”

阿贝德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到国王耳中，国王把他召进宫中，劈头盖脸地把他大骂一通：

“你真不像话！你出远门，为什么不事先向我通报一声？你去朝觐难道不需要让我给你一些财物带往圣城去做些善事吗？”

阿贝德说：“请陛下息怒，我其实并没有去朝觐——。”

他把受妻子愚弄、在商人拉赫曼家中发生的一切都如实

地向国王禀报一番。最后他说：

“我现在已经把我新婚的妻子带回来了。”

国王说：“你的妻子萨巴哈如此贤惠，应该成为王妃的，这是安拉对你的恩赐，你应该对她相敬如宾、好好敬待她才对。”

国王重赏了阿贝德。从此他们小两口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六年之后，阿贝德突然暴病而死。萨巴哈悲痛欲绝。国王敬羡萨巴哈的姿色和美德，趁机向她求婚，却遭到她婉言回绝。她说：

“陛下，我是绝不改嫁的，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从命的。”

国王说：“那么你愿意回你的故乡吗？”

萨巴哈说：“如果陛下垂怜我、帮助我这样做，我会对你十分感激的。”

国王吩咐人帮助她整理了行装，并派遣一个非常忠诚、善良的大臣，率领五百骑兵，一路护送她，把她安全地送回埃及。从此，萨巴哈就在家中一生服侍父母，过着安详、恬淡的日子。

辛伯达航海记

很久以前，巴格达城中住着一个名叫辛伯达的脚夫，他终日给人家背东西扛行李挣钱糊口，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

有一天天气炎热，辛伯达挑着沉重的担子，累得大汗淋漓，疲惫不堪。他路过一个富商家门前，见门前有个宽大洁净的台阶，便放下担子休息一下。

突然，从大门内传来芬芳的香味和悠扬的丝竹管弦乐声。辛伯达陶醉了。他闭上眼睛，尽情地吸吮那芳香的气味，倾听那美妙悦耳的乐声。接着，他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轻手轻脚地踱到门前，从门缝往里一看，哎呀！里面是一座富丽堂皇的住宅，亭台楼阁鳞次栉比，水榭假山错落有致。成群的婢仆家丁进进出出。那种豪华气派，俨然是王公诸侯的宫室。阵阵微风送来美味佳肴诱人的香气，使他不禁馋涎欲滴。他背转身来，双手搁到胸前，仰首望天，叹道：

“我主！您是万能的、伟大的，请您饶恕我的过失，接受我的忏悔。您安排了人类的命运，想让谁富裕，谁便富裕，想

让谁贫穷，谁便贫穷，想让谁高贵，谁便高贵，想让谁卑贱，谁便卑贱。在您的安排下，世间有人享福，有人受罪；有人当老爷，有人当奴仆；有人吃喝玩乐，有人受苦受累。就说这家的主人吧，成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享尽荣华富贵；他穿绸缎，吃美味，听音乐，赏歌舞；而我呢，终日不得不东奔西跑，受尽人间苦难，穿破衣，饿肚皮，顶烈日，冒风沙。谁都说我卑贱。主啊！我不能违抗您，可我希望您处事公平些！”

辛伯达自言自语地说完，就挑起担子，准备离去。这时，大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面容清秀、衣冠华丽的年轻仆人，一把拉住他的手，说：“我们主人请你进去，他有话对你说。”辛伯达有些胆怯，就想拒绝。那仆人却不由分说，将他拉进门里，把他的担子交给门房，带他往里走。他们穿过长廊，来到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树影婆娑，花草葱翠，溪水在花丛之间流淌，鸟儿在枝头欢唱，园丁们都在忙着浇水、培土、剪枝、摘果，十分繁忙。辛伯达心想，这儿的环境真好，假如自己也能这样有条不紊地干活，那该有多好啊！

这时，一群乐师手持乐器走了过来，在一排凳子上坐下，准备演奏，一显身手。坐在首席上的是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容貌清癯，举止端庄、严肃，一看就知道是位养尊处优的享福之人。老人面前的桌上摆着各种美味佳肴。辛伯达一见此情此景，不免口水横流，饥肠辘辘。相比之下，他暗自伤神。令他不解的是这座堂皇庭院的主人请他来是为了什么呢？他这么一个臭脚夫，主人绝不会需要他，这么多的随从和奴仆，主人是用不完的。

正在胡思乱想，年轻的仆人让辛伯达跟他到那位威严的

老者那里去。辛伯达被眼前这豪华阔绰的场面深深地吸引着，觉得自己步入了一座天堂，又好像置身于哪位国王或苏丹的御座前。这时，年轻的仆人让他往前走，他胆怯地低着头，连眼皮也不抬地朝前走去。他向在座的人致意、问候，声音颤抖，脚步紊乱。他似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即使听见了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含糊不清、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如果没有手势和他那频频点头、弯腰的姿势，在座的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坐在首席的老人中等身材，两颊的胡须已经花白，穿一身华贵的服装，举止严肃、端庄。他见辛伯达很害怕，便和颜悦色地招呼他坐下。辛伯达知道眼前这位高贵的老者就是这座深宅大院的主人，便慌忙有礼貌地向他道谢。

老人热情欢迎辛伯达的到来，亲切地与他交谈，并请他一起进餐。老人的豁达礼貌，使饥肠辘辘的辛伯达安下心来，开始吃喝。他大口大口地吞嚼可口的饭菜，不停地喝着清凉饮料。刚才那种羞怯、陌生、敬畏、不安，这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辛伯达狼吞虎咽地吃饱了以后，感谢真主让他享受了一顿美餐，然后对主人及其朋友们赞美了一番。他觉得自己这种地位卑下的脚夫能受到如此盛情的礼遇，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荣光。

这时，主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先生，我叫辛伯达，是靠给人家搬东西、扛行李为生的。"

主人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说："真奇怪，辛伯达！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我也叫辛伯达，是航海家辛伯达。

我说老弟，刚才你在我家门前的一番自言自语，我很欣赏，你的言词是那样优美委婉，你赞叹真主对人类的安排，他的不合理和不公平。把人类分成若干等级，贫富悬殊：有人富得流油，有人一贫如洗。这些话，你能再给我们说一遍吗？”

辛伯达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以真主的名义，先生！请别责怪我，只因为我太苦太累了，一时烦闷便顺嘴胡诌上了。”

“你完全没有必要责备自己，老弟！我们既然同名同姓，我就把你当成亲兄弟一般看待。你的那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的感情与你产生了共鸣。你再讲一遍让在座的人听听吧，他们都会很高兴的。”

辛伯达只好又说了一遍。

沉默了一会儿，主人若有所思地对辛伯达说：“在我的生活中有一段离奇的故事，我将告诉你，你会从中了解到，我在获得这些优越的生活条件之前的种种遭遇。你会知道，我今日的富有、阔绰、舒适都是经过艰险和困苦换来的。

“我曾经为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而进行过七次航海旅行，而每一次航海旅行都可以写成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对于你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你会认为讲故事的人是个魔法师、说书人甚至是疯子。可是它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在艰难险阻面前曾动摇、犹豫、胆怯过，但是真主帮助我渡过了难关，使我顺利地到达了幸福如意的彼岸。

“苦尽甜来，如果没有昔日的艰难，哪里会有今日的幸福呢？只有饱经风霜、历尽颠簸的人，才能够真切地体味到我今日的富贵荣华来之不易。”

这时，在座的人都想听听航海家辛伯达的亲身经历，于是他便给大家娓娓道来。

第一次航行

各位先生，众所周知家父原来是一个大商人，拥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和房屋地产。他去世时，我还年幼。我继承了他的产业。我长大以后，决心要享尽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于是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广交朋友、游手好闲、任意挥霍，这么说吧，凡是别人享受过的我都要享受，而对其他事物则一律漠不关心。

我原以为父亲留给我的万贯家产能供我享用一辈子，可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它竟被花光了。我几乎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只要有一点儿钱，我就马上给挥霍掉。终于有一天，我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亲朋好友们也纷纷离我而去，我变得众叛亲离、孑然一身，无人关心，无人同情。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内心格外痛苦。我仰天喊道："主啊，只因我追求享受，无端地挥霍光了父亲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产，才走上歧途，落得如此下场！我财大气粗时，朋友们都追随我，恭维我；如今我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了，他们就都悄然离去，背弃了我，使我孤独一个人痛苦、茫然、不知所措。啊，我的主啊，请指给我一条光明的路吧！"

我反复自责，心里无限内疚。我痛哭流涕，好像哭一哭就能够排遣自己的哀愁。从那以后，我开始认真地思索解脱困境的办法。我思念父亲，忽然想起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有

三件事情应该这样加以比较：死时处境比平日好，活狗比死狮好，坟墓比贫困好。”从此，我决心靠着我的双手去工作，去奋斗，去吃苦，去开辟一条新的生路！我的脑子里涌现出航海经商的念头。我想，凭着我的勇敢和战胜艰险的决心，我一定能够成功。俗话说：“潜入大海才能获得珍珠，不畏劳苦才能赚得钱财。”我默默地反复念叨着这句谚语，内心逐渐安定了。我到经常出外旅行的商人和航海家门前求教，按照他们的指点置办了货物和行李，然后便跟随他们一道乘船向异地进发。

我们的船航行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经过了许多岛屿和城镇。每到一地，我们都做一些买卖或与当地人交换货物。一天，我们又路过一个小岛，那里风景秀丽，犹如乐园：有淙淙流淌的小河，有绿阴浓密的树林，有芬芳四溢的花草，有清脆悦耳的鸟鸣。船长命令将船靠岸停泊，人们争先恐后地上岸，四处走动。有的点火烧烤捕到的飞禽；有的采摘成熟的野果；有的漫步欣赏风光；有的躺在树阴下的草地上纳凉。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各享其乐之时，突然听到船长高声喊叫起来：“旅客们，快上船，迟了就有生命危险！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原来不是什么小岛，而是一条大鱼！很久以前这条鱼就停留在这儿了，年深日久，它的身上就堆起了层层泥土，出现了条条小溪，长出了花草树木，鸟儿也飞来做巢，这里就变得和真正的小岛一样。刚才你们在它身上点火做饭，使它受了刺激，现在它开始活动起来了。一会儿，它就会把我们带入大海，假如我们不及时躲避，那就会被淹死。快上船吧，旅客们！”

大家听到这个奇特而又可怕的消息，赶紧不顾一切地向船上奔去。可是当一部分人上了船，另一部分人还没来得及上船时，那个所谓的小岛便活动起来，一眨眼便潜入了海底。不少人被卷入海浪之中，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在波涛海浪中奋力挣扎，最后死死地抱住一块木板，用双脚拼命打水。我看见载我们来的那条船正在起航，便拼命向它靠近，大声呼救，可是船长全然不顾落水的人，扬帆而去。我望着渐渐远去的船影，失望到了极点。

这时，苍茫的暮色笼罩了辽阔的海面，黑暗吞噬了我的希望。我绝望地感到自己根本逃不出大海，只有葬身鱼腹了。夜间的海风侵袭着我的肌体，我又冷又饿，浑身疲软，再也无力与波浪搏斗了，只好随着木板到处漂荡。

黑夜过去，白天降临，我一直在海浪中颠簸。第二天仍然如此。后来我索性趴在木板上，默默地闭上双眼，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和昼夜的运转。

突然，有什么东西碰了我一下，我从昏迷中猛然惊醒，睁开双眼，环顾一下四周，啊，眼前竟是一个荒岛！岸上树木林立，枝叶低垂，有的已经贴到水面。那个碰撞我的东西，正是一棵半截泡在水中的大树。这一切使我大喜过望，生的欲望顿时在心头复活。我振作精神，用双手抓住垂下的枝头，使劲往上攀去，然后一跃上了岸。

上岸后，我站起身来刚要往前走，突然觉得双脚麻酥酥的，一挨地面，就感到钻心般的疼痛。我抬脚一看，呀，原来脚心尽是鱼咬的伤痕，变得血肉模糊，一放下脚，就疼痛难忍。我摔倒在地，失去知觉。

当我苏醒过来时，已是翌日清晨。经过几天的折腾，我的身体似乎反倒变得好些了。我伸伸四肢，坐了起来。但是双脚已经肿得又粗又大，难以行走。我举目向四周望去，发现附近许多树上结着果实，一泓清泉从树间流过，于是我便爬了过去，用力抓住那个被果实压弯了的树杈，摘下果实充饥，然后又伏下身去痛饮泉水。就这样，几天过去了，我的疲劳也消除了，恢复了元气。我用树枝做了一根拐杖，拄着它来回活动，直到双脚痊愈。

一天，我正在丛林中漫步，突然看见岸边有个影子在晃动。我想，那一定是海中的动物爬到岸边来歇息的，便好奇地走过去。原来，那是一匹高大骏马，它被缰绳拴在一棵树上。马看到我，便抬颈长鸣，我不禁有些害怕，想转回去。不料有一个人突然从地下钻了出来，我一见，撒腿就跑，只听那人在我身后边追边喊："喂，你是谁呀？你从哪儿来？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忙停住脚步，答道："我不是本地人，先生！我是乘船去经商的，不幸掉进海里，后来靠着一块木板，被海浪推到这里来的。"

那人拉住我的手，说："走，跟我来吧！"

我跟着他下到一个很大的地窖里。他请我坐下，给我端来了饭食，我吃饱饭，心里稍微平静下来。那人坐在我身边，询问我的身世，我便从头到尾讲给他听。然后我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以安拉的名义，先生，你也该把你的来历告诉我。比如，你为什么住在这个地窖里？为什么把马拴在海岸边？"

他说："我们是麦尔佳努国王的马夫，分散在这个海岛的各地。每到月圆时，我们都把母马带到这里，拴在海边，海马嗅到气味就会上岸，与母马交配。我们等候在地窖里听候动静。海马与母马交配完毕，就要带走它，可是母马被牢牢拴住，走不了，于是海马便长嘶狂叫，乱踢乱撞。我们听到声音，立即从地窖里钻出来，并且还大声呐喊。海马闻声就会仓皇逃入海中。母马受孕，生下来的小马是陆地上从未有过的良种，比所有的好马都值钱。现在你跟我等着海马上岸交配，然后我就带你去见我们国王，还可游览一下我们的国土。假如你今天没遇到我，恐怕日后再也不会碰上别人，你也就休想返回家乡了。"

听到这里，我对他真是千恩万谢。

不一会儿，海马果然从海水中钻出来了，当我们在地窖中听见海马和母马相继大吼时，马夫一跃而起，手拿宝剑和盾牌夺门而出，口中大声喊："伙计们出来吧，海马上岸啦！"

他边喊边用宝剑敲打盾牌。霎时间，许多人应声从地下钻出，手持长矛，高声呐喊，海马仓皇逃遁。片刻以后，另外一伙马夫也都各手牵一匹母马来到我们面前，他们见我和他们的伙伴在一起，觉得很奇怪，便向伙伴打听我的来历，伙伴告诉了他们。

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他们拿出随身带的干粮，邀我与他们一起进餐。吃喝完了，我便随他们骑马启程了。

我们不停地跋涉，终于到达麦尔佳努国王的城中。马夫们把我的经历讲给国王听，国王对我表示同情。他说："孩子，你吃苦了，如若没有安拉的拯救，你是很难脱险的。"他让我

换上体面的衣裳，派我担任港口的管理工作，负责登记过往的船只和征收关税。

我尽心尽力地工作，博得了国王的赏识和重用。有时我还参与国事，为民众的福利出谋献策。

就这样，我在这个国家住了下来。只要有船只靠岸，我就向旅客们打听去巴格达的路途。可是尽管那些来此地的人不少，肤色不一，国家各异，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巴格达。

我回祖国的希望日益渺茫，到后来几乎绝望了。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我心中眷念家乡的火焰，反而愈发炽热了。

终于有一天，我重返家园的机会到来了。那天，我站在岸边登记过往的船只，正在忙碌着，来了一条商船。船靠岸后，水手们往岸上搬运货物，我边数边记。记完后，我问船长：

“船上还有别的货物吗？”突然，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似曾见过。

“我的货物没有了，但还有别人的，这个人在途中落海淹死了。我们决定卖掉他的货物，把钱捎回巴格达送给他的家属。”

“巴格达！”这个名字使我浑身颤栗！我迫不及待地追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辛伯达！”

这正是我的名字！我仔细端详着眼前的这个人，终于认出来了，他就是弃我而去的那条船的船长！我高声呼叫起来：“船长，我就是辛伯达——那批货物的主人！”接着，我给他讲述了我被那条酷似小岛的大鱼抛入海里以后的经历。

可是船长遗憾地摇摇头："没有办法，只有靠伟大的安拉拯救了！世间没有讲真诚和良心的人了。"

"你怎么说这话，船长？"我惊奇地问。

"大概因为你听说货物的主人淹死了，便想索取这笔不义之财。是我亲眼见他和其他旅客掉到海里的，没有一个人活命。"

"船长，我可以给你讲讲从开始到落海时我们在海上的经历。你再仔细听听我的口音，就知道我不是骗子了。"

于是我从巴格达开船时讲起，讲到我们一些人落海，并且还回忆了我和他从办理上船手续开始所发生的一些事。

这时，船长才相信了我的话。一会儿，那些认识我的商人也来了，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我们相互拥抱，相互问好。

"天哪，我们真不敢相信你还活着！"他们惊叹道。

他们为我搬出货物，一切完整无损，上面还原封标着我的名字。我从中拿出最贵重的东西，作为礼物送给麦尔佳努国王，并向他讲述了我和船长偶然相遇及货物平安找到的经过。他听后深感惊诧，叹为奇迹，于是热情地款待我，并回赠我不少礼物。

此后，我卖掉货物，赚了一大笔钱，又买了当地许多土特产，准备把它推销到我国。一切准备妥当，我便去谒见国王，感谢他对我的恩德，并请求他允许我回国。国王慨然应允，并亲自和我道别，又送给我大批礼物。

我们的船一路顺风，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巴士拉。

当我的双脚踏上祖国土地的一瞬间，我的内心里充满了

激情！我贪婪地注视着祖国的山山水水，就像漂泊在外的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在巴士拉住了一段时间，然后返回美丽的巴格达。这时我已变成了一个富翁。

你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的那些亲戚朋友们听说我归来后的情景。他们争先恐后地来看望我，请我吃饭，对我分外亲热。我重新置办了房屋、地产，雇了佣人、随从。在这种情况下，昔日弃我而去的那些人又成了我家的常客，我也不在乎这些，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航海旅行。

当航海家还未讲完他那难忘的第一次航行时，太阳已西沉，晚霞在悄然隐退，夜幕已经降临。这会儿，天完全黑了，夜空已缀满点点繁星。航海家抱歉地对大家说，他那充满艰险的第二次航行经历只有在下一次讲给诸位听了。

航海家招待脚夫吃晚饭，然后送给他一百个金币。脚夫不胜感激，欣然离去。他一路上想着自己耳闻目睹的一切，感到惊异万分。为了不耽误第二天听航海家讲历险记，他连夜将货物送到了主人家里。

翌日，脚夫如约来到这里，受到航海家的欢迎和盛情款待。饭后，航海家又把大家带入他的第二次航海奇遇中。

第二次航行

朋友们，昨天我给你们各位讲了，第一次航行我满载而归，我变成了富翁。可是，尽管过去的一些朋友又都像蜜蜂

采蜜一样地追随在我的左右，我却变得清醒了，不再为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不再让他们随心所欲地敲诈我的钱财。原因很简单，这些钱是我用血汗和生命换得的。我不愿理睬这些势利小人，厌倦了他们，迷上了探险和航海。第一次航海旅行的离奇经历、那苦中有乐的冒险生活以及做买卖赚来的那笔财富，强烈地吸引着我去周游世界。于是，我决定第二次去旅行。我用钱置办了货物和必需品，选了一个好日子，搭上一条新船，便扬帆起航了。船载着我们经过了无数个海港和岛屿，每当船停泊靠岸时，我们都要登上陆地，与当地人打交道，进行讨价还价的买卖，或以物易物，然后继续航行。

我们路过一个树木葱郁、果实累累、青草芊芊、流水潺潺的美丽的小岛时，决定上岸休息。小岛上的自然风光美不胜收，令人感叹不已。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人迹。

我信步踱到一眼清泉旁，只见浓密的树木围绕在它的四周，枝叶交错，形成天然帐篷。我坐在阴凉的树下，拿出随身带的干粮。这时，一阵清风吹来，送来沁人肺腑的花香。我只觉得四肢酸软，头脑发沉，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待我醒来时，我的同伴已不见踪影。我向停船的地方跑去，只见沧海茫茫，那艘船早已不见了！

我气得捶胸顿足，大哭大叫，对当初的选择后悔莫及，既然真主在第一次航海时拯救了我，给了我发大财的机会，我又何必如此贪得无厌，非要进行这次冒险呢？看来，这次是必死无疑了，就是不被野兽吃掉，也会在这儿活活饿死的。

我疯疯癫癫、漫无目的地在岛上徘徊，企图能得到什么

慰藉。可是，除了森林和旷野，别无他物。我想，上一次是侥幸获救的，这次就难得有那样的机遇了。唉，我该怎么办呢？

我在岛上走着，思考着，唉声叹气。突然，我用手拍了一下额头自责道，怎么就没想到爬到树上去看看岛的周围！我选了一棵参天大树爬到顶上，举目四望，只见碧空万里，水天相连。脚下是土地、沙漠和树木。我的目光在岛上来回搜索，突然发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我赶忙从树上滑下来，向那儿跑去，跑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到达那里。原来那是一座高大的白色圆顶建筑物！我绕着它走了一圈，却不见大门和窗户。我想爬上去看个究竟，于是用足力气试了一试，但我的脚刚踏上去就滑了下来。我用脚步量了量它的圆周，约莫有五十大步。正当我绞尽脑汁琢磨如何登上这座建筑时，突然头上的太阳不见了，大地顿时黑暗下来。当时正是夏令时节，我以为是大片乌云遮住了阳光，但又觉得奇怪，因为我刚才还见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并没有变天的迹象。我抬头向空中望去，只见一只身躯异常庞大、翅膀异常宽大的大鸟正在空中翱翔。原来是它的躯体遮住了阳光！这使我惊异不已。

我想起了某些旅行家给我讲的故事，据说在一些海岛上有一种特别大的兀鹫，人们管它叫神鹰。它们用大象喂养后代。看来，眼前这个光滑的酷似白顶建筑的东西，就是神鹰下的蛋了。我不禁赞叹大自然的神奇。这时，兀鹫鼓翼飞到蛋的上方，落下来，收起翅膀，孵在蛋上。

我非常害怕，怕神鹰发现我，伤害我，于是想逃离此地。可是逃到哪儿去呢？这只大鸟只要在空中盘旋一遭，就会看

清岛上大大小小的一切。假如它想伤害我，恐怕我逃到哪里也躲不掉。幸运的是，这时大鸟已经安静了下来，闭上了眼睛，看上去它似乎睡着了，脑袋耷拉着，双爪伸在地面上，我突然灵机一动，假如我把自己牢牢地拴在它那粗壮的腿上，当它再起飞时，就会把我带离这座荒岛，无论它把我放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人烟，我都会想办法回到家乡。

不容多想，我解下缠头布，对折起来，搓成绳子。然后一头拴在腰间，一头拴在鸟腿上。这一夜一直没敢合上眼睛。

翌日清晨，神鹰伸直脖子，大叫一声，随即张开翅膀飞上天空。它不停地向上升，直入云霄。不一会儿，它又开始向下滑翔，终于落在一座高原上。它的双脚刚一沾地，我就迅速地从鸟腿上解下绳子。刚解开，神鹰便展翅向空中飞去，又扑落下来。待它再次飞上空中时，我看到它的爪子紧紧地攫着一条巨蛇！

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极高的地带，下面是深深的山谷，旁边是陡峭的绝壁。

这时，我又后悔了，从一个有野果、有水的海岛跑到这个没吃没喝的贫瘠高原，简直是多此一举！我鼓足勇气，慢慢下到山谷，发现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闪烁发光。我走近一看，原来是许许多多的钻石！可是，在那些熠熠发光的大大小小的钻石之间，盘踞着许多粗长的蟒蛇。它们白天潜伏在石缝之间，是怕神鹰飞来捕捉，到了夜间便出来活动。唉，我陷身蛇阵，懊丧不已，便自言自语道："真主啊，我到这儿来找死呀！"

为了寻找一块栖身之地，整整一个白天，我忘记了饥渴。

黑夜降临之际，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山洞。那洞口很窄，我钻了进去，随手用一块大石头挡住洞口。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心想，可以先在这儿歇一夜了，养好精神明天再说。经过一天的折腾，我太累了，只想倒头大睡。我惶恐地扫视了一下洞内，隐约看到有一条大蛇，盘踞在蛇蛋上睡觉！我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吓得浑身发抖，睡意当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在我似乎并没有惊动它，就这样，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大蛇，彼此相安无事地过了一夜。

当东方刚刚露出白色，一线亮光从石缝间射进洞中时，我赶紧搬开洞口的石头，仓皇地跑了出来。由于饥饿和困乏，我只觉头重脚轻，走路东摇西晃。

正当我在山谷中踉踉跄跄地行走时，突然间一个东西从空中落在我面前，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被宰过的大牲畜。我举目环视四周，却不见人影。我想，真奇怪，是谁扔下来的呢？难道是那只神鹰吗？正想着，“啪”的一声响，又一只牲畜从空而降，这使我越发惊奇。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钻石商人讲过的故事，他说，钻石都出产在极深的山谷里，他们没法采到，便想了一个办法，将刚宰好的血淋淋的牲畜从高处扔进谷中，等兀鹫将浑身沾满钻石的牲畜攫到山上准备啄食时，商人们呐喊着一拥而上，吓跑兀鹫，取下钻石，扔掉牲畜，满载而归。

想到这里，我的心头突然升起逃离这个荒谷的希望。我想，我可以把自己拴在牲畜上，让兀鹫带着我飞到什么地方，如果碰上人，我就得救了！

考虑成熟，我便捡了一些体积大、分量重、价值昂贵的

钻石，放在口袋里和衣服的衬里。然后解下缠头布，把自己的身体和一只大牲畜牢牢地捆在一起，双手紧紧地抓住牲畜的两只耳朵。我盼兀鹫快快飞来，把我带出这个可怕的山谷。

果然，没过多久，一只兀鹫向牲畜扑来，用爪攫着牲畜和我向空中飞去。我悬在牲畜下面，紧张地闭上双眼。兀鹫飞到山顶，把牲畜放下，准备啄食。突然，一阵吼声夹杂着木板的敲击声从它身后传来，它慌忙扔下牲畜，逃入空中。我迅速解开缠头布，从地上爬起来，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衣服上染满了血迹。很快，一个男人向牲畜跑来。他看见我，吓得浑身颤抖不敢说话。迟疑了一会儿，他鼓足勇气走近牲畜，搬起来上下翻了一通——显然在寻找钻石。他见什么也没有，便大叫道："真倒霉呀，只盼真主拯救吧！哪儿来的这个家伙？把我的好事都给破坏了！"他大嚷大骂，捶胸顿足，接着又用双脚狠踢牲畜。我见他这副样子，便走到他跟前，想和他交谈。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充满了恐惧和愤懑。停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是谁？干吗到这儿来？！"

这时，我反而冷静了下来，说："请别害怕，也别慌张。我是一个好人。我本来是做生意的，有着不平凡的经历，我到这儿来的原因更是离奇，我将讲给你听。至于你要的钻石，请不要伤心，我这儿有许多，我将满足你的需要，每一颗都比你从别处得到的贵重得多。你别以为失去了许多，其实事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好！"

那个商人听了我这一番解释，便很感激地跟我交谈起来。其他到山上用牲畜取得钻石的商人见到我，也都围拢过来，向我提出各种问题。于是，我给他们讲了我的经历，他们都很

惊奇。最后我从衣袋里取出许多钻石，送给那个商人，他高兴地连连道谢。

经过两天两夜的奔波，我终于平安脱险。当晚，在商人的陪伴下，我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翌日早晨，我们踏上征程。在浓林纵横的原始森林中行走。那里的树木粗壮挺拔，耸入云霄，每棵树能容下一百人乘凉。其中有一种树，如果在树干上凿一个洞，液汁便从中流出，凝固在一起犹如树胶。等液汁流尽，枝叶就枯萎，树干变干，成为死树。

后来，那些和我们同行的商人，又分成几伙，各走各的路，我和其中的几个人走在一起。一路上我们大开眼界，又见到很多前所未见的怪事，经过了许多风俗各异的地区。我们曾见到一种叫犀牛的动物，只有一只角，长在头的中部，生活习性和我们饲养的水牛相似。据说，犀牛比大象厉害，它能顶死大象。它用独角顶着大象的肚子，漫无目的地乱跑。大象死了，可是它身上的油脂流入犀牛的眼睛里，使犀牛双目失明。从此，犀牛不能辨别方向，只好整日躺在海滩上，神鹰飞来，攫它而去，用其肉喂养雏鹰。

每到一地，我都用钻石换些货物，带到别的地方去卖，这样一直到达巴士拉。几天以后，我满载金银财宝和货物回到巴格达和家人、亲戚以及朋友们欢聚在一起，重新过着那种安逸舒适的生活。不久，我便忘记了旅行的艰苦，那些可怕的经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了给人们消愁解闷的话题。

这就是我的第二次航海旅行的经过。若是真主愿意，明天我将给诸位讲述我那惊心动魄的第三次旅行。

航海家讲到这里，用丰盛的晚餐招待脚夫，又送给他一百个金币。

翌日，脚夫如约来到航海家的家里，继续听航海家讲述他那不平凡的经历。

第三次航行

朋友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第二次旅行归来带回许多金银财宝，使我以前的损失得到了弥补。就说那些钻石吧，每一颗都价值连城，就是在王宫里也难以找到。当我需要时，我就可以用它换来一切我想要的东西。

可是，这种优裕的日子过得长了，心中又感到厌烦。没过多久，我就在家里呆不住了，又想出去奔波周游。于是，我采购了各种货物，搭了一条大船，仍旧取道巴士拉，登上了去异国的航船。

船帆高扬，我们乘风破浪疾驶而去，经过许多岛屿，越过大小城镇。只要船一停泊靠岸，我们就上岸去做买卖，忙个不停。

一天，帆船正载着我们在波涛中航行，忽然甲板上传来船长的一声大喊，他命令赶快停船。我们先是一怔，接着纷纷上前询问："船长，怎么了？是不是碰上了什么危险？"

只听船长沮丧地说："刚才我站在甲板上往远处一望才知道，狂风把我们的船吹到了危险地带！现在我们到了恐怖山。这山里的居民，都是些像猴子似的猿人，凡是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生还的。看来我们全都完啦！"

船长话音刚落，猿人便出现了，漫山遍野，蜂拥而至。这些猿人个子很矮小，相貌凶恶，肤色黎黑，浑身长满了毛。他们连比划带叫嚷，可我们谁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看不明白他们的手势。他们忽啦一下子爬到船上来，有的攀上绳索，有的闯入船舱。他们会不会仗着人多势众来伤害我们呢？我们瞪着惊恐不安的眼睛看着他们，心中暗自叫苦。只见他们咬断绳缆，收拢船帆，把乘客赶到岛上去，将船上的货物和钱财抢劫一空，然后搬走大船，一哄而散，不知去向。

我们被困在岛上，一个个神情沮丧，都为丧失财物而饮泣吞声，为无栖身之地而烦恼愁闷。后来我们发现一片果树林，树上结着各种野果，树下还有条小河。我们吃了树上的野果，痛饮了树下的河水。此后，我们又在岛的中部发现了一座高大的建筑物，我们向它奔去，心中充满了希望。

走近建筑物，我们发现它原来是一座高大雄伟、结构坚固的宫殿，紫檀色的大门洞开着。我们走了进去，来到一间大厅，大厅宽阔敞亮，四周门窗高大。大厅中间放着一个大石凳，上面摆着火炉和各种炊具，石凳的周围堆着许多骨头。厅内空无一人，我们虽然深感奇怪，但因为早已精疲力尽，管不了许多，便席地而卧，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傍晚时分，我们因大地震撼而醒，接着，空中传来隆隆巨响，一个妖怪从宫顶落下。他枣树般的身材，煤炭般的肤色，铜铃般的眼睛，锥子般的牙齿，血盆般的大嘴，驼唇般的嘴唇，扇子般的耳朵，狮爪般的指甲。这副样子使我们吓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有的人竟被吓晕了过去。

那妖怪坐在石凳上，冲着我们挥了挥他刚点燃的火把。我

们吓得挤成一团，惊恐万分地凝视着他。妖怪坐在那里欣赏了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后，便站起身来向我们走来。他从人堆中把我抓起来，上下掂量，左右端详了一番，好似在挑选一只要送屠宰场的畜牲。我在他的手掌中，就像一只小鸡。我企图挣脱，却无济于事。妖怪见我骨瘦如柴，便把我扔下了，接着他又抓起另一个人。他一个一个地抓起，一个一个地掂量，用手背蹭蹭脸，用手指拧拧腿。最后轮到了船长，他是我们当中最健壮、最高大的人。妖怪轻轻地用手抓起船长，似乎感到很满意。于是提着船长的双腿，把他摔到地上，然后用脚踩住他脊背，把头扭下来，用一把钢叉把船长叉住放到火上烧烤，然后像人们吃鸡似的把船长吃掉了。吃完了，他把骨头扔在石凳旁，便躺在凳上睡觉了。不一会儿大厅里就响起妖怪那狮吼般的鼾声。我们知道他已入睡，心里依然惊恐不安，一个个屏息静气地盯着妖怪那狰狞可怕的嘴脸。

翌日清晨，妖怪爬起身，飘然而去。我们估计他已去远了，才敢动弹。直到这时，我们才嚎啕大哭起来，喊道：“天哪，我们还不如掉到海里淹死或者喂猴子呢！怎么死也比让魔鬼架在火上烧烤好受啊，这太可怕了！”我们跑出宫殿，逃到岛上，想找一个藏身之地。但是直到黄昏，也没找到，只好又回到宫殿过夜。唉，看来只有受烈火烤是我们的归宿了！

正彷徨时，大地突然又剧烈地震撼起来，我们知道这是妖怪到来的信号，便不顾一切地四处逃散。妖怪果然出现了，他见我们像小鸡看到狼或狐狸时那样惊叫、逃奔，便扑过来，伸手抓住我们中的一个，也许那人太瘦了，不合他的意，便把他扔掉，摔得那人直叫唤；妖怪又抓起一个胖子，然后像

吃船长那样把那个胖子给吃掉了。

我们的心怦怦乱跳，浑身颤抖，四肢麻木。整整一夜，我们不曾合眼。直到早晨妖怪离去，我们才急忙聚在一起商讨对策。有的伙伴说："我们干脆去投海吧，总比被烧烤吃掉的好！"踌躇间，一个伙伴说："伙伴们，我们为什么要眼睁睁地等死呢？为什么就不想个办法杀死这个害人的妖怪呢？为什么不为船长和伙伴报仇雪恨呢？我们人类有发达的大脑，是任何妖魔鬼怪都比不上的。流水，尽管有时细弱，但却能汇成海洋，势不可挡。何况我们人类呢？我们虽然敦厚、善良，但遇到恶势力时也会变得无比强悍勇猛的。朋友们，大家静下来，想想办法吧！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主意，拟出一个可行的计划，杀死这个妖怪。这不仅可以挽救自己，而且还可以救别人。我看妖怪睡觉时便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可以先把他的眼睛刺瞎，让他看不见我们。然后，我们再想法杀掉他。"

这个伙伴的话，使我心悦诚服，便说："这的确是个很好的主意。不过在我们杀妖怪之前，一定要找好退路，以防我们万一失败，全都遭殃。我看呀，我们动手用这里的木板和木头做好一个筏子，当妖怪追赶我们时，我们就乘木筏逃到海上。此后，如能遇到过往的船只，我们就会得救。如果运气不好，落到海里，也比让妖怪抓住好！"

"好！"大家一致同意我和那个伙伴的意见。

我们一齐动手，把木板、木头搬到屋外，做成一个筏子，然后把它抬到海边，运些食物放在上面。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信心十足地返回殿里，静等那妖怪出现。

入夜，大地又剧烈地震动起来，妖怪果然又来了。他把

我们大家拨弄来拨弄去，最后选中一个。没过多一会儿，那个可怜的人就被妖怪吞进了肚里。

妖怪吃毕，倒头便睡。待他鼾声大作，我们便行动起来。伙伴们忘记了害怕，端起两把锋利的钢叉，放在烈火中烧，直到那钢叉被烧得通红。我们齐心协力地握住它向沉睡中的魔鬼走去，将钢叉对准他的眼睛，用力刺去，不偏不倚，正刺中他的双眼。妖怪惨叫一声，像个受伤的猛兽跳起来，疯狂地扑向我们。我们惊惶逃跑，那妖怪变成了瞎子，两眼一摸黑，只好摸索着追赶。他东撞西撞，不是碰到大树，就是跌进坑里，或者掉进水中。树枝扎破了他的脑袋，鲜血直流。他不停地高声吼叫，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每当他伸出长臂扑捉我们时，不是抓住树枝，就是撞着墙壁。一会儿，妖怪摸到大门，奔出庭院，咆哮声在岛上回荡。

过了一会儿，妖怪的声音消失了。我们也走出庭院，坐在宫前，疲倦不堪地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我们还没来得及开口呢，就见妖怪带着两个更高大、更可怕的同类来了。我们没命地奔向海边，解开筏子，放到海里，乘上去离开岸边。两个妖怪在后面紧追不舍，手中各握一块大石头。靠近我们，立刻用石头向我们投来。投完一块又一块。很不幸，许多伙伴被砸中了，有的脑袋开了花，有的四肢被打断，顿时丧命。剩下的人慌作一团，不知如何躲避，纷纷跳入海中，也一命呜呼，最后筏子上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人了。后来，我们见被石头打中的伙伴已经没救，便将他们的尸体葬入海中。这样对死者来说，也算是一种慰藉，因为无论喂鱼虾，还是喂海兽，总比被妖怪用火烧烤了吃好。

我们惊魂不定而又极度疲惫地倒在筏子上，任凭筏子在茫茫大海中漂泊。后来，我们终于漂到另一个海岛，我们登上岸，捡些野果充饥，然后躺在树下休息。夜里，我们实在找不到安身之地，就互相依靠着在草丛中睡着了。

可是，刚睡一会儿就被什么声音惊醒了。只见一条又粗又长、带黑黄斑块的大蟒，昂着宽宽的三角脑袋，张着血盆大口，吐着火红的舌头，唿哨着缠住了我的一个伙伴。一会儿便咬住他的头吞入腹中，然后身子和下肢也被吞了下去。不一会儿，我那可怜的伙伴就葬身于蟒腹了。

大蟒吃完，蜿蜒而去。目睹这一切，我们心惊胆战，既为同伴的惨死悲哀，又为我们的境遇提心吊胆。“真主啊，我们可怎么办呢？我们刚摆脱魔鬼和大海，又掉进另一个可怕的死亡圈。我们怎样才能摆脱灾难、摆脱死神啊？”

第二天，我和我那惟一的同伴继续寻找安身之地，找到最后，我们发现，再也没有比爬到树上过夜更安全的了。夜幕降临海岛之时，我们攀上一颗参天大树，各自选了一个得当的地方，默念着真主的名字，怀着一线活命的希望睡着了。

可是到了深夜，一条大蟒似乎嗅到了人的气味，竟爬到树上来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的同伴就被大蟒吞掉了。我吓得捂住眼睛，我那同伴骨骼碎裂的响声使我心痛欲裂。大蟒吃罢，腆着滚圆的肚子爬下树，唿哨着扬长而去。不难想象，我后半夜是如何度过的。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样才控制住神经，以至没有失常、没有从大树上滚下来摔死。唉，只有真主知道。

清晨，我从树上爬下来，精神恍惚，看看自己孑然一身，

更加悲哀。我想，干脆投身大海算了，永远摆脱这苦难的折磨！可是，又一想，我毕竟是个见过世面而又性格坚毅的人，想来想去，最后决心想办法来战胜凶恶的大蟒。我忽然灵机一动，打算做一个箱子，自己躲在里面来好保命。于是我捡起岛上的木板，但是找不到做木箱的工具，只好将一块宽宽的木板放在头上，一块放在脚下，一块放在左边，一块放在右边，一块放在胸前，一块放在背后，然后用缠头布将木板捆住。我在木板中间，俨然置身于一个狭长的箱子里。

入夜，大蟒又爬来了。它见我置身于这么一个“怪房子”里，便绕着爬了几圈，但没有找到入口。它想从木缝间穿过，最后也失败了。它一会儿离开我，一会儿又爬回来，忽而绕到我前面，忽而绕到我身后，忽而啃啃木板，忽而钻钻缝隙。我胆战心惊，魂飞魄散，连眼也不敢眨。就这样，从日落到日出，大蟒来来回回，始终没有放过我。最后，我被吓得几乎疯了，便闭上眼睛。这时一个念头突然闪过，倘若大蟒整个身子缠住木箱，慢慢压迫木板，那么我的躯体就会被碾碎，它最终还是会把我吃掉。可是这种事情却没有发生，天亮时，大蟒悻悻地离去了。

我挣脱束缚，拖着两条酸软的腿向海边走去。我坐在海滩上，睁大眼睛望着海面，惟恐错过得救的机会。目光从近处寻到远处，从东边寻到西边。下午，我隐隐约约看见一条船向这边开来。我高兴之极，但又担心它到达时已是夜晚，于是不顾一切地扑到海里，拼命向船的方向游去。

游了一会儿，我便看见远处有个什么东西时起时伏，而且越来越近。原来是一条乘风破浪而来的帆船！我喜出望外，

浑身突然增添了力气，兴奋得快要疯了。我抓住一根漂浮的树枝，脱下衬衣，奋力向船的方向挥动，同时还大声叫喊："救命啊，救命！"

感谢真主，船上不知哪位善人发现了我。因为我看到船正在向我逐渐靠近，不久便驶到我面前。我爬上去，船长和水手们都围拢来问长问短。"终于躲开了可怕的大蟒。"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便晕了过去。

一会儿我睁开双眼，看见周围都是人，他们用惊讶和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我知道一定是我这瘦骨嶙峋的身躯、灰黄的脸色、深陷而无神的眼睛以及高高的颧骨、瘫软的四肢、又脏又烂的衣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我说不出话来，只动了动嘴唇，他们立即给我端来饭和水。喂完我，他们询问我的来历，我对他们讲述了我那既离奇又可怕的遭遇。他们瞪大眼睛听着，祝贺我脱险。

我和旅客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人们待我都很热情。次日早晨，风和日丽，船在一个名叫赛拉哈特的岛上停泊。商人们纷纷离船登岸。船长走到我面前："喂，你背井离乡，身无分文，又遭受了这么多苦难，我想接济你，让你赚些盘缠回家。"

"先生，你们对我已经很好了，我为此感激不尽。"

"原来有个旅客和我们同行，可是此人中途突然失踪，至今我们不知他的下落，我想让你去推销他的货物，赚的钱你拿一部分回家，剩下的我们托人转给他在巴格达的家属。你看怎么样？"

"好吧，我接受你的好意。"

说罢，船长吩咐水手搬出货物，交付给我。船上记账人问道："船长，沿路失踪的商人很多，有的货物我们已经处理掉，现在还剩下一部分。刚才拿出的这批货物该记在谁账上？"

"就记在那个在一个小岛上失踪，名叫航海家辛伯达的账上吧。我准备把这批货交给这位外乡人，让他去支配，然后他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剩余的等我们回去后送给货主的家人。"

"这真是个好主意。"记账人说。

我听船长提起我的名字，立刻明白了这批货物就是我上次航海旅行时带的。对，我认出来了，这正是我上次乘的那条船，就是它在我睡熟时开走了，把我抛在了那个孤岛上。我仔细辨认船长和旅客，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正是我上次的旅伴。只是由于我屡经挫折，备尝艰难，而他们也经历了旅途上的不少风险，所以我们难以很快相认。

这时，货物被打开了，我按捺着自己激动的心情，对船长说："船长，你知道这货主的情况吗？比如说他长得什么样？他的身世如何？他遭遇了什么危险以至迄今下落不明？"

"关于他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只知他是巴格达人，人们称他为航海家辛伯达。航行中，我们曾在一个小岛上停泊，在那里他就不见了，是被大海淹死了，还是遇到了意外，我们一无所知。曾和他在一起的一些旅客也失踪了。"

这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脱口喊道："船长，你知道吗？我就是航海家辛伯达！我没有死！那次，当你命令靠岸之后，旅客们都登上小岛，我也随他们上岸了。当时我随身带着干粮，找了一个幽静的树林坐下来边吃边休息。不

知道怎么的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船已开走了……”

接着，我便详详细细地向他讲述了我在那个孤岛上的遭遇。他对我的话半信半疑。这时，许多商人也都围拢来听我说，有人相信，有人摇头。

我不能让在场的人怀疑我，不能让他们认为我是个诈骗犯，我竭力让在场的人相信我的话。我说出了停船的时间，那个小岛的特点，以及我在钻石山谷中碰到的那些钻石商人，他们的名字和籍贯……突然，一个大汉拨开人群，大步流星地奔到我面前，一把抱住我。

“诸位先生，请听我说，”他面向人群说，“这位先生说的都是真的，他不是骗子！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天我曾给你们讲过我在钻石山谷中奇怪的经历。我说，有一个男人曾吊在我扔进山谷里的牲畜身上被兀鹫叼上高山，当时你们不相信，说我在瞎编。现在，这个人就站在你们面前，他可以证实我的话，而我也可以证实他的话。当时，这位先生还给了我许多钻石，比我平时得到的要贵重得多。我与他一直到达巴士拉才分手。他的名字就叫航海家辛伯达。”

船长这时大概相信了，他微笑着问我：“你的货物有什么记号？什么特点？什么种类？数量有多少？”

我记得清清楚楚，便丝毫不差地说了出来。这时，船长完全相信了。他叫着我的名字，热烈地拥抱我，祝福我，说：“你的经历真是离奇，朋友！赞美真主，是他让我们又见面了。给你，这是你的货物，你的钱——我们沿路已经给你卖了一部分。我们一直在惦记着这批货物，打算卖完了把钱全部交给你的家属呢！”

我对他深表谢意。我们又继续航行，经过若干个海岛和城镇，到达赛乃达靠岸。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事物。其中，我见到一种鱼，有的长相像牛，有的长相似驴。还有一种鸟，可以在贝壳中钻进钻出，它产蛋、孵卵都在海上，一生从不离开大海。

我们终于抵达巴士拉，买卖停当，又返回巴格达。久别重逢，我和亲人们见面分外热情。

时光如梭，又过了些日子，旅途的艰苦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淡薄，而留下来的都是冒险所带来的快乐、战胜困难后的欣慰和对新奇事物的回味。我在家里坐不住，决定再次踏上旅程。

明天，我将给诸位朋友讲述我的第四次航行。

辛伯达讲完，照例请脚夫吃晚饭，送他一百个金币，然后让他回家。

翌日，等人们到齐，吃毕早饭，航海家辛伯达又开始了他的讲述。

第四次航行

昨天我给诸位讲了，我第三次旅行归来，亲朋好友皆大欢喜。在家过了一些时候，我又腻烦了安逸的生活，向往惊心动魄的冒险生涯。我淡忘了妖怪吃人时的可怕场面，以及大蟒吞人时令人心惊胆颤的声音。眼下占据我全部身心的，却是旅行带来的无穷的乐趣。那美丽的异国风光，那奇特的风

土人情，那新奇的自然景象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我，使我做出再一次旅行的决定。

就这样，我取出一笔钱，采购了各种货物，捆扎包装妥当后便运往海港。到达巴士拉后，那里正停着一条整装待发的货船，旅客大都是去各地经商的商人。

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海面碧波万里。帆船载着我们平稳前进，大家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的晴朗。

不料，航行不久，天气突变，飓风骤起，海上波涛汹涌。我们的货船在万里海面上犹如一叶轻舟，顿时失去重心，东摆西摇。船长担心船翻货沉，忙令抛锚停泊。可是狂风继续戏弄小船。巨浪不断地拍打船身。最后，呼啸的狂风吹破了船帆，折断了桅杆，小船被巨浪吞没。我和一些水性好的人在浪中挣扎，后来我们抓到一块破船板，爬上去，用腿当桨，顺波漂荡。这样过了一夜，翌日狂风依旧。我们望着排山倒海般的巨浪，确信自己必死无疑，于是闭上眼睛，把头贴在船板上。这时，一个巨浪把我们卷入空中，又把我们重重地抛下，一阵头痛，我昏迷了过去。

等到我苏醒过来时，奇怪地看到我和伙伴们躺在一块潮湿的土地上，身旁还有浓密的树林。我们互相看着，不知是处在梦幻中，还是生活在现实里。

耳边传来了大海的咆哮声，浪花飞溅在我们的脸上，噢，我们原来躺在海滩上，我们得救了！饥肠辘辘，我们不得不爬起来寻找吃的。我们在岛上游荡着，发现一片密林，树上结满野果。大家喜出望外，纷纷采摘树上的果实吃。吃饱以后，我们又去寻找出路。

穿过浓密的树林，我们在岛上转了好长时间，突然，大家欢腾起来了。原来，不远处出现了一座高大的建筑物，绿树掩映着那宏伟的楼台，阳光洒满了那金色的屋顶，大家快步向它奔去。可是惟我心中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以往的经历已经成为教训，我担心这座漂亮的大楼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祸患。但此时又难于启齿，因为同伴们会说我是个胆小鬼。我强打精神和大家一起向前走去，走到近处才发现，原来这里是一个建筑群，我们从远处看见的是主楼，它的周围还有许多小楼。主楼大门洞开，我们走了进去，突然，从里面钻出一群赤身裸体的大汉，不由分说，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抓住我们，把我们带到他们的国王面前。国王让我们坐下，吩咐摆出一桌我们不认得，但见了之后就恶心的食品。伙伴们尽管不愿吃，但是慑于裸体大汉们的威严，只好勉强咀嚼起来。我实在咽不下去，就装着在吃的样子。

感谢真主的巧安排！我的同伴们刚一咽下那些东西，就变得争着抢着大吃大嚼。这时，裸体大汉拿来一桶油，那颜色和味道就跟烟油似的，让他们喝下去，并涂抹在身上。不一会儿，我的同伴们就变得痴呆了，两腮红肿，眼睛歪斜，见吃的就吃，见喝的就喝。

由于我没有咽下那些东西，竟意外地免遭大难。这当儿，为了保全自己，我也只好装疯卖傻，装作大吃大喝的样子。由于人多，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看到同伴们那个样子，我心里难过极了，可是我又无能为力，只好自己想办法、找出路。我想，假如我一直装下去，早晚有被发现的危险。我必须设法尽快逃离此地。

连续几天不吃不喝，我变得瘦骨嶙峋，弱不经风。裸体大汉见我病病歪歪的样子，便把我撇在一旁，不加理睬。而我那些失去理智的同伴，却被他们赶到野外，像牲畜一样的放牧；他们的身体越来越肥胖，几乎和野牛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人属于祆教僧。他们的国王以吃人肉为主，如果有人走错了路，误入其国，大汉们就将他捉住，像对付我的同伴们那样“招待”一顿。接着，这些人必定丧失理智，不能思索，而且无节制地大吃大喝。如此下去，势必长得身宽体胖，块大膘肥。国王需要时，即可杀吃。

目睹这一切，真令人不寒而栗。我见他们不注意我，便决计逃走。我悄悄地离开那个鬼地方，迈开长腿向海边跑去。突然，我愣住了，近处海滩的一块巨石上坐着一位大汉，他不是别人，正是看管、牧放我的同伴的那个人。在他附近的岩石间，聚集着大批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成了变了形的俘虏。我暗自叫苦不迭，扭头想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看守已来到我面前。他见我智勇双全，便示意我别害怕。可我心里嘀咕着，疑惑地望着他，静待着命运的摆布。不料，只听他说：“向后转，朝右走，可以找到一条大路。”

太让人惊喜了，我高兴地冲他点了点头，便按照他的指示走去，果然发现了一条大路。但是，我对他的话却并不完全放心，他指引我走这条路，真的是让我摆脱他的同类吗？说不定他是让我再次陷入这群野人设下的陷阱？我感到自己仍未摆脱危险。

这时，夕阳西下，夜幕沉沉，我不停地走着。午夜时分，

我坐下休息。但由于太饿、太累，我竟久久难以入睡，这样，我又继续跋涉，直到太阳升起。这时，我发现路旁有许多植物，便连根拔出贪婪地吃了起来。我靠吃植物维持生命，又继续行走了七天。这期间，我没碰见过一个人，一只动物，也没发生过什么意外。

第八天，我像往常一样行走，快要接近海岛尽头时，突然发现远处有人影晃动。我提高警惕，放慢了步子，以往的教训已经教会我遇事不再冒失。

我仔细观察，原来是来采胡椒的人。是走过去呢？还是悄悄地避开他们？我一时举棋不定。

站在那里，我设想了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定了几个逃跑的方案。考虑成熟后，我向他们走去。他们见到我，立即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我："你是谁？从哪儿来？"

在他们的追问下，我把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告诉他们。他们听了，一个个瞪大眼睛望着我，仿佛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待到工作完毕，他们邀我一起吃饭，好香的饭菜呀，我已有许久未能这样饱餐一顿了。

此后，他们把我带到停泊在海边的船上，向他们的国家驶去。

我们很快就到达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我那些新交的朋友们把我介绍给他们的国王。国王热烈欢迎我，盛情地款待我，并要求我讲一讲自己的来历。于是，我便将自己的出身、家世以及几次航海的奇遇讲给他听。他听后惊诧不已，对我更加另眼相看，并允许我到他的国土各处去观光游览。

我在国王随从的陪伴下，走遍了这个国家的每个地方。这

是一个不小的国家，经济发达，市场繁荣，人丁兴旺。这里的人大都经商，买卖十分兴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对这个国家很满意，对它的居民也很喜欢。可是，我惊奇地发现这里的人们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骑马都不用马鞍。就是国王出门也是骑一匹光秃秃的马。

我忍不住有一天去问国王："陛下，您骑马为什么不用马鞍？难道那样骑上去很舒服吗？"

国王奇怪地反问我："你说什么马鞍？我们根本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骑马还要用马鞍。"

我忙说："陛下，请您允许我给您做一个，您可以骑上去试一试。"

国王半信半疑地说："好吧，你去做吧！"

我要了各种必需的材料和一个熟练的木工。我向木工介绍了马鞍的形状、样式、做法，木工听明白了，开始动手。我把一块皮革剪成马鞍形，将棉花塞进去，制成鞍褥。然后请来一个铁匠，教他打成一副铁镫，镀上一层锡。最后，我将木工制作的马鞍打磨光亮，包上一层绸布。

一切准备停当，我叫人牵来一匹御用骏马，套上马鞍，牵去谒见国王。国王一见，连声称赞。亲自骑了一圈，感到格外舒服，便喜不自禁地夸赞我，重重地奖赏我。

此事很快传开。宰相见到马鞍，也非常喜欢，要求我给他做一个。我照办了，得到许多报酬。从此，无论是朝臣，还是大小官员，或是其他人，都来要求我给他们制作马鞍。于是我租了一个小店，雇了一个木匠和一个铁匠，专门制作马

鞍。就这样，我赚了一大笔钱，并在绅商士庶中获得了很高的名望和地位。

一天，国王对我说："你已经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受到大家的尊敬和仰慕。你不用离开了，就留在我们这儿吧！我希望你能服从我给你的选择。"

我说："陛下，您对我的恩德无量，您的话我一定服从，一定照办。"

"我打算给你找一个美丽、贤惠、虔诚、富有的妻子，好让你在这里安家落户。"

国王的建议使我感到意外，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羞涩地垂下了头。

国王又问我："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只好说："陛下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说办就办，国王立即吩咐侍从请来法官和证婚人，将一个门第高贵、家境富庶、相貌美丽的姑娘许配给我为妻，并给我一幢漂亮的房子。奴仆家丁成群，各种家具一应俱全。从此，我按月领取薪俸，过着舒适的生活，忘却了以往的一切灾难、危险和不幸。

妻子很爱我，她像所有敬爱自己丈夫的贤妻一样，为了丈夫的幸福和家庭的欢乐，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作为丈夫，我也很爱她，她在我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为了她的幸福、她的快乐，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能重返家园，我一定要带她回去，因为她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感到快乐。

一天，和我要好的一个邻居的妻子去世了。送葬之前，我

去他家吊唁。那位邻居愁眉苦脸，悲悲切切，好不伤心。我忙安慰他说：“好兄弟，珍重自己吧，不必为夫人之死而过分悲伤，也许你以后会找到一位更好的夫人。”

他听了我的话哭得更加伤心了：“朋友，我怎么还能再娶？我只有一天的活头啦！”

“好兄弟，请冷静点，别再说这类傻话，虽说每人都有终日，但谁也不知道自己死于何时何地。”

“朋友，过一会儿，人们去埋葬我妻子时，我也将和她一道被埋葬。这是我们这儿的风俗习惯，妻子死了，丈夫陪葬；丈夫死了，妻子陪葬。因此，一对夫妻，只要一个去世，另一个也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真主啊，这种风俗也太残酷了，任何人也是难以忍受的！”我惊诧不已地感叹道。

这时候有不少人陆续赶来吊唁。同时一些人为送葬做准备。只见他们抬来一口棺木，将死人放了进去，然后带着哭得泪人似的丈夫走了。到了郊外一座濒临大海的高山上，人们揭开那里的一块大石头，露出一个绕满绳索的类似辘轳的东西。辘轳的下方，有一个好像矿井的深洞，人们将死者放下去，然后把死者的丈夫用绳子捆牢，也放了下去。他手里拿着一罐水和七个面饼。待他被放到下面，解开绳索，上面的人便用大石堵住洞口，然后离去了。

见到此情此景，我悲恸不已。参加葬礼后，我立即去见国王。

“陛下，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让活人陪葬？”

“这是我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风俗，丈夫死了妻子陪

葬，妻子死了丈夫陪葬，让他们活着在一起，死了也在一起，永不分离。”

“那么，像我这样的外乡人，是不是也要遵守这种风俗呢？”

“当然！”

从此，我便烦恼不已，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惟恐妻子有什么好歹，在我之前死去。当然，有时我又自我解嘲，也许我还先死呢！这种事，谁又能预料呢！不过，我仍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事无巨细，我都为她想得具体周到；尤其是对她的健康状况更为关心，如果她头痛感冒或者哪儿有不适，我就惊惶不安，心惊肉跳，会不惜一切精力和财力为她治疗，使她痊愈。

不料，就在我邻居的妻子死后不久，我的妻子也患了不治之症。我痛苦异常，使出一切本事为她寻医找药，但都无济于事。她一命呜呼时，我当即晕倒在她身边。

国王亲自来吊唁，本地人纷纷前来慰问我和妻子的家人。大伙儿给我妻子洗身体，为她穿上最华丽的盛装、戴上最名贵的首饰。接着把她放入棺木，抬到肩上向郊外走去。我走在队伍中，像在梦游。

上了山，人们扒开石头，露出地洞，将我妻子的尸体放进去。朋友们和我妻子的家人围住我，与我诀别。我如梦中惊醒，疯狂地大哭大喊：“我不是本地人，你们的风俗习惯不适合我！”他们疑惑而又同情地互看一眼，但还是抓住我，将绳子捆在我的腰间，我拼命挣扎，哀求他们放开我，祈求真主解救我，他们却毫不理会。渐渐地，我的嗓子喊哑了，浑

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挣扎着对他们说："请放开我，放开我！我是异乡人，受不了你们这儿的风俗习惯……"

不管我如何地恸哭、哀求，他们全然无动于衷，仍按部就班地照例把七个面饼和一罐水捆在我的身上，把我放进洞里。

"解开绳子！"当我的双脚在洞底站定时上面的人命令道，可我不愿意解开绳子，仍然不停地哀求乞怜着让他们把我拉上去。洞口的人没有办法，只好撇下绳子，堵上洞口，扬长而去。

一线亮光从洞口缝隙处射进来，我借着这一线光亮审视了一下四周，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洞穴，也许是由于光线太暗，我一眼望不到它的边缘。令我更为惊讶的是，我被四周堆积着的尸骸包围着。我既怕又悔，浑身颤抖不止，真后悔自己不该进行这次旅行，更不该在异乡结婚。

我灰心丧气地呆坐着，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也分不清白天黑夜，不想吃，不想喝。太累了，太失望了，我索性躺倒在地，闭上双眼，求死神尽快降临。过了不知多久，我睁开眼睛，觉得嘴里苦得像吃了药，喉咙像着了火一样疼。我挣扎着坐起来，用手摸到那罐水，喝了一口，顿时感到不那么口干舌燥嗓子疼了。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突然又感到腹中饥饿难忍。我抓起面饼，掰成小块，塞进嘴里。喝口水，吃了，觉得有了点精神。看来，这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既然如此，我何不努力设法活下去，找条出路逃离此地呢？

想到此，我站起身来，沿墙摸索。可是，除了那一堆堆尸骨外，就是石头。没法子，我只好找一个栖身之处，暂且

安身。面饼快吃完了，我就省着吃，在饥渴中苦挨时日。

正当我饥渴难耐之时，一天，洞口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轰响，接着一道强烈的亮光刺入我的双眼。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用手揉揉双眼，硬睁着眼睛向洞口望去，原来洞口被打开了，一群人正在上面忙着往下放尸体。接着是一个被绳索捆住的、大哭大叫的妇人。

这么说，洞里又来了新的客人，一阵怜悯之情涌上我的心。这时，我急中生智：我何不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新来者的身上？这样，他们也不必在洞内受罪了。

上面送葬的人堵上洞口，去了；洞里的妇人依旧在哭哭啼啼。我站在她看不清的地方仔细地观察着，然后捡起一根死人腿骨，悄悄地向她靠近。当走到她背后时，我抡起骨头狠命地向她的头顶砸去。她晕倒了，我又接连砸了几下，终于结果了她的性命。我把她拉到一个干净地方，又把她丈夫拉到她的身旁。然后，我取走了她的面饼和水罐，回到我的栖身地。我有了新的面饼和水，决定省吃俭用，等待着新的人被送下来。因为我杀了人，心情一直很沉重。“我不愿意作恶，一天也不愿意！”我痛苦地想，“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任何人，无论什么原因，都不愿轻易地丧失掉生命。况且，被送到洞里来的人都是来等死的，我只不过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而让他们死得快些罢了！”就这样，我自我安慰着，心里似乎轻松些了。

又过了许多天，我在洞里几乎变成了一只野兽。每当洞口打开，扔下死人和活人，我都在暗处将活人打死，以他（她）的食物充饥。日久天长，我变得更加凶恶残忍了。我的

指甲越来越长，胡须和头发越来越茂密，脸上满是污垢，肌肉松弛，目光呆滞，我变成了一个魔鬼！我的心中充满了负罪的感觉，矛盾和痛苦撕扯着我的心。真不如一死了之！

正当我完全失望了的时候，突然一声轻微的响动从洞的一角传来。我立即警觉地侧耳细听，那声音还在继续着。这是什么声音？是不是我听错了？真奇怪，洞口并没有打开呀，也没有新人来，从洞口处射进来的光线看，此时正是清晨，这个时候，人们是不会举行葬礼的。然而，那种声音分明又响在耳际。我站起身，手里紧握着一根骨头，向那声音走去。由于长期呆在洞里，我的眼睛已经适应洞里的黑暗了。我终于看清了，原来是一只野兽在吃死尸！那只野兽似乎也觉察到了我的出现，居然仓皇逃跑了。我的心头一阵惊喜：这洞里怎么会出现野兽呢？它是从哪儿钻进来的呢？

不容多想，我跟踪那野兽追去，它逃到洞的深处不见了。我细细地寻觅，终于发现远处有个如同夜空中闪动的星星一样的东西忽隐忽现。我喜不自禁地向它走去。亮光逐渐变大，而且越来越清晰。

“也许是洞穴的另一个洞口！”我这么一想，脚步也迈得大了。那里果真有个小口，大约只能容下一只野兽的躯体。我当时高兴极了，竟然手舞足蹈起来。我迫不及待地从洞口钻出去，贪婪地呼吸着洞外的新鲜空气，睁大眼睛饱览那广阔的天地、明媚的阳光、挺拔的参天大树、漫无边际的大海。我终于又获得了新生！

低头看看周围，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把大海分为两半的高山之巅。它的一面是海岛，一面是城市，人迹很难逾越。

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十分欣慰。过了一会儿，我又返回洞里，拿上余下的干粮，换上一套死人穿的干净衣服，收集了一些陪葬者戴的金银首饰、珍珠宝石，把它们裹在殓衣里，然后钻出洞口，选了一个显眼的高地，坐在那里静待海上过往的船只。

我等呀等呀，终于有一天，我远远地瞥见万里碧波中出现了一只帆船。

我兴奋极了，忙把一件宽大的白色殓衣系在一根腿骨上，拼命地晃动着。由于我站的地势高，又很明显，船上的人很快发现了信号，加速向我驶来。也许我有生以来从未如此欢快和惬意，向我驶来的白帆，顷刻间在我的眼中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新娘，让我倾倒，令我神往。我向她张开双臂，扑了过去。

船上放下一只小艇，几个人划到我面前，大声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呆在这座从没出现过人迹的山上？"

"朋友，我是个商人，不幸船在中途遇险，全舟覆没。我是靠一块船板漂到这里来的。"

船员们招呼我上小艇，我背着那些宝物上了小艇，随他们去大船上见船长。船长问我："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朋友？我在海上航行了一辈子，经常从这座山下经过，可是除了飞禽走兽之外，从来没见过人。"

我只是简单地向他做了一番介绍，不敢告诉他们实情，担心船上有那个倒霉的城市里的居民。我取出许多金银财宝送给船长，说："船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点礼物请收下，就算是我的谢意吧！"

但是他不肯接受，他说："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凡是碰上落在海里的人和困在荒岛上的人，我们都尽力搭救，并供给他衣服和饮食，送给他生活费用。我们做这些事，全是为了使真主满意，不需要报酬和感谢。"

我万分感激，诚心诚意地为他祈祷。

船载着我们经过了一个个海岛，越过了一座座城市，最后到达巴士拉。在那里停了几天，我返回巴格达。我和亲人们见面言欢，共叙离别之情。从此，我乐善好施，资助孤寡穷人，又开始了原先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这就是我那奇特的第四次航海旅行。明天，我将给诸位讲述我那惊险的第五次航行，希望朋友们都来听。

如同往常一样，航海家邀请脚夫共进晚餐，然后赠与他一百金币，送他离去。

翌日，脚夫准时到来。吃过饭，航海家又开始了他的精彩讲述。

第五次航行

朋友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这人生性酷爱旅游、经商和冒险，尽管旅途中遇到过许多困难，甚至有几次差一点送命，但我仍然不肯罢休。

旅行归来休息久了，我就感到空虚，无所事事。朋友们频繁的拜访和邀请，根本无法振作我的精神，反而引起我的反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旅游、经商的渴望，对了解各

地区风土人情的渴望，对与异乡人交往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就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在第四次航行归来不久，我又准备第五次航行了。我买下了一批贵重的商品，把它运至巴士拉，那里停泊着一条崭新的大船，我见了非常喜欢，就想把它买下。我向船上的水手打听到船的主人，与船主人商议，他同意把船卖给我。于是，大船变成了我的私有财产。我雇了一个船长和一批水手，将货物运上去。这时，又来了许多商人，想搭船。双方办了手续以后，大船便扬帆启程了。大船一帆风顺地向远方驶去，我的心中无限欢畅。一路上，我们经过了许多港口和海岛，生意十分兴隆。

这一天，我们来到一座荒岛，一幢白色圆顶建筑物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我们决定上岸去看个究竟。

水手和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岛上去了，我留在最后。一会儿，一个水手转回来，对我说："快去看看吧，主人，那个白色建筑物真奇怪，没有台阶，也没有门窗，简直不知是个什么东西。"

我走近一看，噢，原来是个神鹰蛋。还没容我说话，一些人就拿石头将蛋砸了一个窟窿。液汁从里面流出，露出一个雏鹰来，我大声呼喊："住手，不能这样干！否则神鹰会来伤害我们的！"

他们不听，继续蛮干，把雏鹰从蛋中拉出，割下它的肉。我看着，心中十分担心，因为神鹰到来时，肯定会给我们带来祸患的。

果不出所料，没过多一会儿太阳就突然不见了，周围变得一片昏暗。我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巨大的神鹰，正振动着

宽大的翅膀，向下扑来。我见势不妙，便向旅客们高喊：“快上船！快上船！”但是他们不懂我说的意思，反而嘲笑我。这时，空中的神鹰猛然发出雷鸣般的叫声，人们被吓得魂不附体，这才跑上船来。我冲着船长和水手大喊：“快把船驶到海上去！”

水手们齐心协力，将船驶向远处。神鹰一定是发现了它那被打破的蛋，发出声声凄厉的鸣叫。叫声未落，另一只神鹰便出现了。两只巨鹰展开宽大的翅膀，扑天盖地般地向我们飞来，在船的上方盘旋，嘴里不断发出震耳欲聋、震人肺腑的鸣叫声。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

神鹰追了一会儿，又飞回去了。大家松了口气，认为灾难已过。不料，正当我们自鸣得意之时，那两只神鹰各自攫着一块巨石又转回来了。大家惊骇万分，都怔在那里，眼睁睁地望着它们。一只神鹰飞到我们上方，对准帆船扔下巨石，船长眼疾手快，突然转动船头，只见巨石掉进离船一指远的水里，海上顿时掀起狂澜；帆船东摇西晃，几乎被掀翻。大家紧张地屏住呼吸。这时，另一只神鹰也扔下巨石，哎呀！正中船头。帆船顷刻破裂，我们一下子被掀入水里。接着，无情的海水便把我们吞没、冲散了。

我在水中奋力搏斗，抓到一块船板。不远处出现一座小岛，浓密的树木隐约可见。我用力向它划去，终于登上了海岸。我精疲力尽，躺在沙滩上歇息，身旁的大海掀动着万顷波涛和着海风袭来，我感到一阵寒意，便站起身来在岛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岛，林木茂密，溪水潺潺，百鸟争鸣，百花齐放。树上的累累果实，供我充饥，浓

密松软的草丛，是我晚上的栖身之地。

天蒙蒙亮，我便到岛上游荡。我发现林中有一个泉眼，旁边有一条人工挖成的小溪流。我忙跑上前去，却惊讶地看到溪对面坐着一位老人。只见他腰间系着一条用树叶制成的外衣，浑身肮脏不堪，头发又长又乱。

我想，这准是和我一样在海上遇难，后来流落到岛上的人。我向他走去，问候他。他只点点头，没有说话。我说："老人家，您为什么独自坐在这里呀？"他还是不说话，只是阴郁地摇摇头，向我打了个手势，示意要我把他背到小溪的对岸去。这位瘦弱、孤独的老人真可怜，他的满脸病容使我产生了恻隐之心。尽管我自己早已疲惫不堪、浑身无力，但还是咬紧牙关背起了他。我一步一晃地把他背到小溪对岸他指的地方，对他说："老人家，请慢慢地下来吧。"谁知他攀住我的肩膀，坐在我的肩头，两腿夹住我的脖子，再也不下来了。我好生奇怪，低头看看他的双腿，像水牛腿一样又黑又臭，我只觉得一阵恶心，想把他从肩上甩下来，可是他却越发用力地夹住我的脖子，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浑身颤抖，满脸流汗，喉头发干，终于晕倒在地。他放松两腿，在我的前胸后背一阵猛捶乱打。我刚刚苏醒过来，他又骑上我的脖子。他命令我把他带到结满果实的树林里去，我只好服从。他挑选最好的水果吃，吃完又命令我把他驮到别处。我稍有迟缓，他便又是一通拳打脚踢。

许多天过去了，我备受屈辱。这个恶魔日夜骑在我的肩头，一刻也不离开。当他困了时，便用双腿紧紧夹住我的脖子睡一会儿，片刻后即醒，一阵踢打，把我赶起来，带他到

他指定的地方去。这个家伙心狠手辣，一点儿怜悯心都没有，我本想好好顺从他，博得他的满意，以使他在得意忘形时从我的脖子上下来；谁知他毫无良心可言，不仅骑在我脖子上吃喝，而且还在我脖子上拉屎撒尿。我真后悔当初不该对这个家伙行善，非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遭他坑害。唉！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吧！

这一天，我驮他到了一处生长南瓜的地方，其中有些瓜已经熟了。我看着周围有许多又圆又大的南瓜，心中不禁生出一个念头："我要用它来摆脱困境！"于是，我捡起一个最大的熟瓜，掏去瓜瓤，带到葡萄树下，摘些葡萄，挤成液汁，放在里面，然后盖上口，放在阳光下暴晒。每天我都要到那里去看一看。那个老家伙好像生了疑心，奇怪地看着我做的一切。我忙向他比划着，告诉他这是在酿制一种好喝的饮料，这种饮料可使人力大无穷、延年益寿。他居然相信了。

数日后，酒已酿成。我端起南瓜放到嘴边，装作痛饮的样子。老家伙却心急火燎地一把抢过去，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尽。没过多一会儿，我就感觉他在我的脖子上晃了起来，接着他整个身子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我当机立断，狠狠地把他扔到地上。看着醉成一摊泥似的恶魔，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已获得了自由。为了不让他苏醒过来后再伤害我，我从林中找来一块大石头，对准他的脑袋砸下去。那恶魔顿时头骨崩裂，血肉横飞，一命呜呼。

我又开始了自由的生活，饿了吃岛上的野果，渴了喝岛上的泉水。我耐心地等待着过往的船只，希望有船将我带回故乡。

我望眼欲穿地在这孤岛上期待着。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一只帆船破浪驶来，停在海滨。旅客们离舟登岸，来到岛上。他们个个喜笑颜开地漫步在这美丽的海岛上。见了我犹如见到野人一样，而我却像久别亲人的弃儿扑到他们怀中，把自己悲惨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他们听了，不胜惊讶地说："骑在你脖子上的那个家伙叫海老人，被他骑过的人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你算是例外呢！"他们端出美味佳肴供我吃喝，取出衣服给我穿上。然后，我带他们在岛上周游。我成了向导，不停地为他们指东道西。

他们把我带到船上，邀我与他们同行。

帆船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几昼夜，来到一座繁华的城市——猴子城。

这猴子城的每幢房子的门窗都面向大海。据说，每到夜幕降临时，城里的人们便都走出家门，到船上或小艇中过夜，怕附近山里成群结队的猴子跑进城里伤害他们。

好奇心又作怪了，我决定进城去参观游览。可是当我归来时，船已开走了。我悔恨交加，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哭大叫："该死的猴子城，我诅咒你！"正当我无限悲哀之时，一个本市的居民走来问我："先生，你是外地人吗？""是的。"我说，"我是个可怜的异乡人，乘船到海外来经商的，路过此地时，到城里参观游玩，可是回来后，船却开走了。"

"你别着急，跟我来，到我船上去吧！如果你总是呆在这儿，晚上猴子会来伤害你的。"

"好吧。"我爬起来，跟着他到了一条船上，里面已经有许多人。

人们把船开出离岸大约一海里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过夜。翌日晨，船载着我们回到城里，人们各自散去。晚上依然如故。

一天夜里，我又来到船上。同船的一个伙伴问我："先生，你是个异乡人，在这里是靠手艺吃饭吗？"

我说："不，我不懂手艺。我是个生意人，原先自备一条大船到各地经商，但中途遭难，全舟倾覆，幸亏有真主的帮助，我才留下一条命。我想回到家乡去，可又身无分文，不能动身。"

"别急，先生，我给你找点事情干干。"

回到城里，他送给我一个袋子，说："拿着这个袋子，跟人们去捡石头吧，我会让他们好好照料你的。他们怎么干你就怎么干，这样你就可以挣钱养活自己，然后考虑回家吧。"

我跟他到了郊外。那里有许多人在捡石子。他把我介绍给他们："这位是异乡人，他在城里没有工作，让他跟你们捡石子吧，好挣钱活命。请诸位多多关照，真主会报答你们的。"

"欢迎，欢迎！"人们热情地说。

我和大伙儿边捡边往前走，当走进一个山谷时，袋子已经满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山谷，密密地生长着许多高不可攀的大树，树上群居着无数只猴子。猴子见我们到来，爬到树上去躲避，伙伴们拿出袋里的石子向他们打去，猴子模仿他们的动作，摘下树上的果实向他们抛来。我捡起猴子扔下来的果实一看，原来是椰子！

看来，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也学着伙伴们的样子，选了一棵猴子多的大树，抓起石子向它们扔去。我不停地扔石

子，猴子也不停地扔椰子，不一会儿我周围就聚集了一堆椰子。袋子里的石头扔完了，我就把椰子装了进去。

最后，我们满载而归。我高兴地去找那个介绍我干此事的朋友，把拾回来的椰子送给他。他却递给我一把钥匙说：“这是我家一个房门的钥匙，你选些好椰子放在里面，等回家时带走，其余的椰子你拿到市场上去卖吧。”

他的一番好意我接受，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了。

打这以后，我每天都和人们到野外去，捡石子，打猴子，收椰子。人们对我都很好，关心我、照顾我，把果密猴多的大树让给我，好让我多收些椰子。

天长日久，我积累了许多椰子，赚了一些钱。除了购买一些日用品外，其余的钱，我都储存起来了。

我积累的椰子够装满一船了，我想我可以回家了，于是便去找那位朋友，将我的想法告诉他。他高兴地说：“你说得对，朋友。”

我与他告别，衷心地感谢他。我将椰子运到海滨，搭了一条船，当天就起航了。

帆船乘风破浪前进，经过了许多城市和岛屿，每次停泊，我都到岸上去卖椰子，或用椰子交换其他商品。其中在一个岛上我换了许多桂皮和胡椒。听人们说，在这个岛上胡椒树成林，胡椒挂满枝头，每串胡椒上都有一片叶子，下雨时为胡椒遮雨，雨一停，叶子便向一侧倾倒。

我们还路经一座名叫“阿斯拉特”的海岛，岛上盛产檀香，本地人称之为古玛尔檀香，其香刺鼻，价钱便宜。后来我们又经过一个大岛，它以盛产中国檀香驰名，质量比古玛

尔檀香还棒。我们还路经了一个采珠场，我给正在水里捞珍珠的人们一些椰子，对他们说：“凭着我的运气，请给我捞一把吧！”他们果真给我捞上许多名贵珍珠，捧到我的面前说：“先生，你的运气真不错呀！”

我们到达了巴士拉。我很快又回到了巴格达。亲人和朋友见我凯旋，都很高兴，纷纷跑来向我祝贺。我将此行赚得的钱，一部分储存起来，一部分拿出来救济贫苦乡亲和无依无靠的孤儿。

可是，不久，巨大的利润和他乡的奇异风光又使我坐立不安了，遂又萌发了旅行的念头。明天，我将向诸位朋友讲述我所经历的第六次航海。

朋友们共进晚餐之后，脚夫照例拿到了一百金币愉快地回家去了。

翌日，朋友们听到了如下的故事：

第六次航行

朋友们，在第五次航海归来后，我安静地生活了一个时期。一天，我家来了一伙客商，他们一个个风尘仆仆，倦容满面。他们向我讲述旅行的艰辛和旅途中的种种经历。他们的谈话又唤起了我对广阔天地、他国异域的向往。于是我又准备做第六次航海旅行。

我先将货物用船运到巴士拉，到达的当天便见港口停着一条大船，上面已有许多商人和其他乘客。我将货物装载停

当，船就起航了。碧海连天，风和日丽，我们的货物销路很好。我们赚了许多钱，大家兴高采烈地为这难得的顺利而欢呼雀跃。货已卖完，我们便返航了。

不料在回家的半途中，海上突然刮起狂风，海面巨浪滔天，船在风浪中颠簸不止，竟然迷失了方向。船长无限悲哀地对大家说：“由于风急浪大，我们在迷乱中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海域，我们只有祈祷求真主保佑了！”

大家真诚地祈祷着，可是风不平浪不静，呼啸的狂风把我们吹到一座高山前。大伙儿紧张地闭上眼睛，发出令人胆颤的哀嚎。船长见势不妙忙令停船，可是船已失去控制，只管飞也似的朝高山驶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船头被撞得七零八落，海水哗哗地涌进船上来。我们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接着一声巨响，帆船被撞了个粉碎，我们被抛入大海中，一些人顿时被巨浪吞没，另一些人紧紧抓住破船板拼命向岸边游去。一船人所剩无几。我和几个人被海浪推涌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湾里，山脚很宽广，那里堆积着许多帆船的残片和旅客的行李，有几十条船在这里遇难了。我们走上海岸，坐在岩石上休息，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对，先到山上看看环境再说。

这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我们边走边四下查看，发现在岩石间有些东西在闪闪发亮。我们好奇地走近一看，呀，原来是一些金币、珍珠、首饰，还有些货物箱、布匹箱等大件东西，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食品箱，急忙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半食品已经霉烂了，我们只好挑还能吃的东西来充饥。

为了维持生命，我们尽可能多地收集那些被海水冲上岸

和在海中漂浮的、容易打捞的能吃的东西。可是伙伴们的身体很快就支撑不住，不久便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活着的人将他们的尸体用海水洗净，用从海中捞上来的衣服包裹埋葬。没多久，所剩无几的我们又患上一种腹痛病，一个个上吐下泻，食水不沾，一个接一个地倒地身亡。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挣扎着把伙伴们一个个洗净、埋掉。

我顾影自怜，忍不住暗自神伤。我想，伙伴们都安息了，而我却要继续活受罪，如果死了，没人安葬我，尸体就要被鸟兽啄食。这也太惨了，我得想个办法。于是，我为自己挖了一个坟墓，当实在不行了，就躺进去，让大风带来的沙土把我盖住，这就可以和伙伴们一样地安息了。就这样办，我在伙伴们的坟旁挖了一个坑。这时，我感到头晕目眩，精疲力竭，便躺在坑旁，脑子里却不禁胡思乱想起来：我的家乡在哪儿？我的亲朋好友在哪儿？你们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你们吗？我贪得无厌，为了赚钱背井离乡到处游荡，可是如今我身边的珍宝堆积如山，却身陷绝境，再多的财产又有何用？我倒急需面包和水！

这时，一阵潺潺的流水声响在耳边，我坐起身来，看到一条沿崎岖山路蜿蜒而下的小河，那清清的河水忽而出现在岩石间，忽而隐没在树丛中。我猛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条小河流向哪里？它终会流到山下，注入大海。那么，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置身于这条小河中，随湍急的河水顺流而下？要么获救，要么死于水中，总比在这里白白等死要强些。想到这里，我毫不迟疑地跃起身来，收集了一批散置岛上的珠宝，尤其是中国的檀香木和古玛尔檀香木，用从破船上找来的绳

子将它们捆扎起来，然后又在上面铺了几块船板，制成了一条小筏子，又用两块短板制成两把船桨。我先将筏子推入河里，再把那些金银、首饰、珍珠、宝石等尽可能多地装上木筏，让筏子顺流而下。行了一程，筏子进入一个山洞，里面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越往前，水道越窄，伸手可及岸上的岩石，稍微抬抬头，脑袋就碰到了山洞顶。我紧忙俯身贴在木筏上，心想，任凭它漂流吧，是祸是福，听天由命吧！

我干脆闭上双眼，整个身子趴到木筏上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感到河面似乎变得宽阔些了，山洞也好像变得高了起来，心中忍不住一阵窃喜。好景不长，山洞突然又变小变窄了，洞顶低得几乎难以通过，我又悲伤了，急得头痛难忍，接着一阵昏迷。

当我睁开双眼时，我惊异地发现周围一片光明，头顶是蔚蓝的苍穹，眼前是绿色的原野！我审视了一下四周，只见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我的木筏被拴挂在河滩的一个木桩上。我躺在上面，身边站着一群人，正在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从他们的模样和肤色来看，他们像是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混血种。他们见我醒来，都围过来跟我说话，可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真不敢相信眼前出现的一切，怀疑自己是在梦中，是在臆想。这时，有一人拨开众人来到我面前，操着标准的阿拉伯语向我问候：

“你好，兄弟！”

“你好！”我高兴地向他问好。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到山这边来？事实上从山那边到

这边来根本没有路，也从未有人来过。”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是谁？”我挣扎着坐起来，反问道。

“我们是些庄稼人，是来田地里浇水的。我们偶然发现你躺在这个木筏上，顺流而下，便拉住木筏，将它系在岸上。现在你醒过来了，请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我疑惑地看着他们，看着周围的一切，当我看到远处那巍峨的高山，那条从岩石间曲曲弯弯沿山而下的河流时，我的脑海豁然清醒，明白自己已摆脱那黑暗的山洞，得救了！

我对这些好心人说：“请你们先给我拿点吃的来吧，我都饿坏了。等我吃饱了，有了力气，好回答你们的问题。”

人们把我从木筏上搀扶下来，给我拿来食物，我便在河岸边狼吞虎咽般地吃了起来。我觉察到周围的人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

吃饱了，我顿时觉得浑身有了活力，便向周围的人讲述了自己那离奇的经历和惊险的遭遇。人们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当我说完了，一个人上前对我说：

“我们希望把你带进城里，把你的事呈报国王。”

“好吧，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我欣然同意。

于是，人们帮我抬着木筏上的珠宝财物，簇拥着我向城里走去。

这是赛伦迪卜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赛伦迪卜岛位于印度南部，在赤道线上。它的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各是十二小时。这个海岛的四周群山环绕，中间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山谷，钻石和各种稀有矿物遍布海岛。山谷中、群山下还生长着茂密而高大的树木，它们的树干、枝叶和花

果均可加工成香料。这里的商人经常把制成的香料运往世界各地，销路很好，商人们从中获利颇厚。

城里的居民用大象作为运输工具和乘骑,人们用象拉车、驮东西和干一些我们这里用马、骡子和驴干的活儿。这座城里的国王养着一头白象。每次骑它，他都要给它披上一件绣有金银条的白绸衣衫，并在它的颈上、两眼间、耳朵旁、牙齿上各挂一颗钻石。当国王出巡时，队伍浩浩荡荡，十分显赫。国王骑在象背上，身后是一群文武官员。老百姓见到他，都要给他叩头致意。

一天，人们把我带进王宫，向国王报告了我的来历。国王很热情，能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和蔼可亲地问起了我的出身、家世和经历。我便原原本本地向他讲述了一番，他听得入了迷，为我脱离险境而表示祝贺。我取出带来的一些珍珠宝石，作为礼物赠送给国王，他高兴地收下了。国王设宴款待我，并在宫里为我安排了一套舒适的房间。

没过多久，我就和一些皇亲国戚、学者名流混熟了，还结识了许多外国使者。我的经历在城中广为传播，一些人闻讯赶来听我讲述，我都毫不推辞地一一说给他们听。

一次，我与国王闲聊时，国王问起我的国家、那里的人民、统治制度、社会状况、生活水平和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便向国王介绍了巴格达，它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美丽的景致和繁华的街道，雄伟的宫殿和大厦。我告诉国王，巴格达是伊斯兰教的中心之一，哈里发在那里执政。他法度严明，治国公正，打击强暴，保护弱小，接济鳏寡孤独，并关怀灾户难民。哈里发为人知识渊博，趣味广泛，尤其酷爱

文学，经常对文学家及其作品进行评价，有时还把文学家邀进宫里，与他们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对于进谏者，哈里发格外尊重，并认真对待他们的批评和劝戒，有时感激得泪盈于眶，甚至涕零不止。哈里发手下有一批阅历丰富的谋臣策士为他出谋划策，地方上为许多称职的省长和司法官员所掌管。

我向国王介绍说，巴格达人民的生活十分富足，没有一贫如洗的穷汉，也没有家藏万金的富翁，人们并不过于看重钱财，靠自己的双手和虔诚的信仰去获得幸福和安乐是他们最大的满足。人们敬仰、拥戴哈里发，甚至把他比作父亲，诗人们连篇累牍地赞颂他，宗教人士反复地为他祈福，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滔滔不绝地给国王讲着，国王津津有味地听着，就像在听一个有趣的传奇故事。待我讲完，国王便发表议论，说我讲的一切对他今后治理国家很有启发，他说：

"你们的哈里发是一位英明伟大的君主，我打算送给他一些礼物，以表示我对他的敬仰与钦佩。希望在你离开敝国时，能把礼物带给他。"

我说："遵命，陛下，在方便的时候，我愿将礼物替您转送给哈里发，并向他转达您对他的问候和敬佩。"

又过了些天，我听说城里有人要乘船到巴士拉去经商，便立即去见国王，向他申述了自己想搭船回家的愿望。国王说：

"你先别急，再住些日子，你会感到快乐的。倘若你真的要走，我们也要保证你的安全。"

"陛下，"我说，"您已给予我很大的恩惠与关照，对此我

终身不忘。你们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可是我已远离祖国很久了，我十分想念我的家乡和亲人，希望陛下能允许我回去。”

“听了你的话，”国王说，“我深受感动，只有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才能如此热爱、忠实于自己的祖国，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靠自己的双手使自己的国家日益强大起来。”

最后，国王同意了我的请求。他亲自接见了水手和乘客们，叮咛他们一路上要多多关照我，并为此送给船长许多钱。然后，国王送给我大批珍贵礼物，还要我把他早说为巴格达哈里发准备好的礼物带走。

依依惜别了国王和其他朋友们，我们登上帆船。船长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勇士，对大海和船只非常熟悉。他亲自掌舵。我们从一个海航行到另一个海，路经许多岛屿和城镇，最后平安地到达巴士拉。我谢别水手们，踏上阔别多日的国土，我的心情就别提有多么激动了。

在巴士拉只休息了几个小时，我就又搭上船去巴格达了。我下船后径直走进王宫，将赛兰迪卜国王赠送的礼物呈交给哈里发，并向他简单地叙述了这段经历。

回到家里与亲人见面，大家都无比高兴。我设宴招待父老兄弟，解囊接济穷苦百姓，乡亲们无不为我祝福。

几天后，哈里发派使臣将我唤去，详细地询问那份厚礼的来历、去往那个国家的路线以及我去那里的原因。

“穆民的领袖，”我说，“我并不清楚去那个国家的路线。当初，我所乘的船在一座高山附近遇难，我们被困在山上。后来同伴们相继归真，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自造了一只木筏，顺

着山上的河水漂流而下，不知怎么的就到了那座城市。当国王问起我国的国政时，我便将您的统治政策向他讲述了一番，他对您的英明和伟大非常崇敬，因而托我给您带来礼物。”

哈里发听后非常高兴，对我格外赏识，并令史官将我的故事记录下来，载入史册，以留后人阅读。

明天我将把第七次航海旅行讲给你们听，那会是很有趣的。

航海家设宴款待脚夫，并又给了他一百金币。

翌日，像以往一样，朋友们又聚集在航海家周围，聆听他那引人入胜的讲述。

第七次航行

朋友们，你们知道，由于长年旅行在外，我已养成了好动的性格。在家里住不多久，就又想去旅行了。这时，亲属和友人们又来劝我，说如今生活得这样美满，要什么有什么，该安居乐业了，何必又要去自找苦吃呢？说要是我闲不住，可以教育孩子或者为乡亲们做点有益的事情。总之，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我。可是我却一点儿也听不进去，执意要去做第七次航海旅行。

于是，我置办了商品和行装，先运到巴士拉，巧好那里有待发的船，我们便乘上船去。

万里晴空，和风拂面。我们的商品颇受沿途一带海港和城市居民们的欢迎。我们又随时采购了一些其他商品，准备

到别处去卖。

帆船继续前行，最后进入中国海域。

一天，正当我们坐在船上海阔天空地聊天时，突然，海面上风暴骤起，滔天狂浪，劈头盖脸地向我们打来。帆船顿时变成一只皮球，在惊涛骇浪中时浮时落。接着，滂沱大雨倾盆而下，而且越下越大。天空似乎要塌陷，大海几乎要倾翻。

面对着风雨交加的苍穹和波浪滔天的大海，我们呆若木鸡。这个变化真是突如其来。怔了一会儿，我们才如梦初醒，急忙将能遮雨的东西都盖到货物上。

这时，船长似乎发觉航向出了问题，便急忙脱下衣服爬到桅杆上左右眺望，所有人的眼光像聚光灯似的凝聚在他的身上，他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在牵动着大家的心。

当船长那惊恐的目光从高处投向我们时，所有的人都失望了，我们看到的是他满含痛苦和为难的目光，我们知道，大事不好了！

“乘客们，”船长悲哀地、结结巴巴地对大家说，“让我们衷心地祈求真主解救吧，我们的船已被狂风吹得走错了航向，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听说，谁要进入这个地区，谁就休想再活着回去。大家互相道别吧，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了。”

说完，船长从桅杆上滑下来，登登登地跑向行李箱，从里面拿出一个袋子、一把香灰似的土和一瓶水。他瞅了瞅这几样东西，然后用鼻子闻了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继之，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书，打开看了几页，接着转向众人。大家都围在他的身旁，疑惑而紧张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可谁

也猜不透他要干什么。

只见他脸色蜡黄，用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说：

“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这本书里记载着一件奇怪的事情，说明凡是流落到此地的人必死无疑，无一幸免。这个地方有一处叫圣地，圣苏里曼·本·达伍德（即《圣经》中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葬在这里。附近的海域中有体大无比的鲸鱼，食量惊人，在此经过的船只，无不被它吞食。”

船长的一席话，使我们更加恐惧不安，不知所措。这时，一个巨浪铺天盖地而来，把帆船举到高空，接着又以闪电般的速度把船掷入浪谷。突然，一声雷鸣般的吼声从海面传来，我们吓得魂不附体，面无血色。只见远处一个黑乎乎的大山似的东西向我们的船冲来，想必就是刚才船长讲的那种鲸鱼了。我们慌忙抱作一团，两眼紧紧盯着它。这时又出现了第二条、第三条，一条比一条大，冲出水面向我们游来。伙伴们知道就要离开人世，哭得死去活来，互相诀别。

那三条大鲸已将船围住，大家紧闭双目，不愿看到死前的惨状。正在此时，船又被一个巨浪涌起，紧接着一声轰响，船撞上了暗礁。刹时，船板四处飞散，人和货物掉入水中。无情的海浪将船从鲸鱼的嘴边夺走，又一口将船上的乘客连同他们的货物吞没了。

鉴于前几次旅行中遇到过类似的灾难，我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这一回，当我刚被抛入海水中时，我就死死地抓住一块船板，任凭海浪腾起、跌落、晃荡，我总也不松手。

不久，我就精疲力尽了，趴在木板上漂着漂着便昏迷过去了。不知不觉间，我又苏醒过来。此时天色已近傍晚，我

饥肠辘辘，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

此时，家乡和亲人又浮现在眼前，我又无限后悔此次旅行，反复自责贪得无厌的思想，可是后悔与自责都不能帮助我摆脱眼前的困境。

在海浪中又颠簸了一夜，我尝尽了种种苦头。翌日，眼前终于显现出了绿色的陆地。我欣喜若狂，奋力向它游去。一个浪头涌来，把我推向岸边，接着又把我掀到了沙滩上。

我使出最后的一点儿气力，拼命向陆地上爬去。可是，我的精力早已耗尽了，再也爬不动了。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恢复了一些体力，于是慢慢站起身，向岛上前进。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找到点吃的，因为我都快要饿死了。

走不多远，我就看见一片结满果实的树林和几条奔流的小溪。我狼吞虎咽一番之后，顿时有了精神。于是，我开始在岛上漫步，寻找出路。在岛的一端，我发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忽然，上次旅行的经历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我回忆起那条把我送到人们中间的长河和我那只自造的木筏。对，我应该再做一只木筏，乘上它，顺水而去。说不定它又会把我带到有人烟的地方，从而得救。

想到便做，我着手收集木料。然后用植物纤维拧成几条绳子，将木头紧紧地捆在一起，制成一个木筏。我把木筏推入水中，在上面放了些果子作为干粮，然后坐上去，顺水而去。

我乘着木筏连续漂流了三天三夜，从果树茂密的山岗出发，越过山山水水，来到一个无人烟无树木，杂草丛生的荒凉原野。后来我疲乏极了，便躺在木筏上，闭上眼睛，不知

不觉间便昏然睡着了。

一觉醒来，只见眼前是一座高山，河水穿山而过。我忘不了上次钻山洞时吃的苦头，便想停下来跳到岸上。可是水流太急，很快就把木筏冲向山下，推入一个山洞中。洞中一片漆黑，我不知去向，只好祈求真主在冥冥之中帮助我再次摆脱苦难。

感谢真主，木筏在洞中行不多久，我就看到一道亮光，接着便出了山洞。这时，河道出现一个陡坡，河水急速向下倾泻，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只见河水穿过一条宽阔的山谷，谷中阳光流泻，我正要转头观察一下河的两岸，木筏已随流而下；我连忙用双手紧紧抓住木筏，深怕跌入水中。木筏一直随波逐流，无法让它停住，也无法把握方向，只好任凭它载着我顺流急驰而去。水珠溅到我的脸上，模糊了我的视线，水声在山中哗啦啦的巨大回响，震得我两耳轰鸣。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发现有件像鱼网一样的东西在向我袭来。我又是一阵晕眩，醒来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那里有许多房舍和高大的建筑。岸上人头攒动，人们像围观一个奇怪的动物似的在对我评头论足。

人们用大网把我和木筏一起拖上岸来，我神志恍惚地躺在人群中，已奄奄一息。一个老年人走近我，亲切地跟我说着什么，从他的表情和动作看，他在对我表示慰问和欢迎，并赞扬了我一番。他在其他人的帮助下，脱掉了我身上的湿衣服，给我换上一身干净的新衣。我感到了温暖，我感谢老年人和他的伙伴们把我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

人们都急于询问我的来历，但老人制止了他们，劝他们

不要过急，要让我休息一下，待我养足精神、恢复了体力、熟悉了环境，心情愉快时再讲给人们听。

老人示意让我跟他走，我站了起来，在人们的搀扶下向前走去。人们把我送进浴池，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身上顿觉舒服多了。洗过澡，换了身衣服，我随老人来到他家。全家人竭诚款待我，为我准备了丰盛可口的饭菜，并让我坐在首席。吃饱喝足后，老人又为我腾出一间客房过夜。在老人家里，我成了其中的一员，显得自由自在，十分随便，他的仆人和使女也像对待主人一样侍候我。

由于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身体也逐渐康复。一天，老人对我说："孩子，你安全脱险后又恢复了健康，这使我很高兴。现在，你想不想随我去市场，卖掉你的货物？"

货物？真奇怪了，我惊愕地望着老人，不解其意，我哪里还有什么货物？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见我疑惑不解，老人又说："孩子，你不要犹豫，不要顾虑啦，就随我去市场看看吧，假如那里有人出的价钱合适，你就把货物卖掉，假如不合适，你就把货物拿回来，暂且存放在我的库房里，待以后有机会再卖。我们这里每年都有买卖季节，生意人将货物和商品摆在市场上，任凭顾客挑选购买。人们南来北往，有买有卖，十分热闹。非买卖季节，市场上的生意就比较清淡，现在就是属于买卖淡季。"

越说越离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绞尽脑汁想呀想呀，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有什么货物没被抛入海底而带在身边。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简直怀疑自己是在梦中。

我迟疑片刻，还是决定陪老人去看个明白。于是便对老人说：“大伯，我一切听您的！”

到了市场，我们见一群人正围着一堆木料指手画脚地在议论着。原来是我的那只木筏。人们已经把它拆开，把木头一根一根地码在地上，经纪人正在那里拍卖。他用响亮的声音说，这是上等的檀香木，每根都很值钱。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国家缺少檀香木料，而从他国进口又极困难，因此成了宝贝。

商人越聚越多，争相提价购买，价格升至一千金币就稳住了。老人对我说：“孩子，你听着，这正是目前的行情，这样的价格你愿意脱手吗？还是先存在我的库房里，待价格上涨时再卖？”

“大伯，我听您的。”

“孩子，这些檀香木我多出一百金币，你愿意卖给我吗？”

“好，好，我就卖给您。大伯，真太谢谢您了！”

于是，老人吩咐仆人将檀香木运回家，存入库房里，然后拿出一袋金币，放在一个箱子里，用锁锁好，将钥匙连同箱子一并交到我手中。

此后，我在老人家里继续住着，一家人待我一直很好。时间一久，我与老人的亲戚们逐渐熟悉起来。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老人膝下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现在正值妙龄，而且长得窈窕美丽。老人对她十分疼爱。

一天，我想着自己的事情，心头一阵苦闷。这里的交通极不方便，看来我很难再返回家乡。慈父般的老人对我这样好，使我感到了温暖。既然如此，我为何不与老人的女儿结

婚，做他的女婿，这样不仅对我的生活有好处，我还能借此报答老人的恩情。可是，老人会同意吗？他会将女儿嫁给我这个异乡人吗？我不敢求婚。时间一长，老人和他的亲戚发现我终日愁眉不展，若有所思，便询问其中原由。我便托辞说想念家乡，搪塞过去。老人的亲戚中有一个和我最要好，执意要我把实情告诉他。我被迫向他吐露了真情，他很赞同我的想法，决定去找老人商谈。

说办就办，他找到老人，建议他把女儿嫁给我，老人欣然同意。他对我说："孩子，你是个勇敢、坚强的人，我把女儿嫁给你也就放心了。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儿子，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如果将来你想重操旧业去航海经商或返回家乡，没人阻拦你。"

"从今往后，"我说，"大伯您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一切都听您的。"

于是，老人请来了证人和法官，写下婚书，把女儿许给我为妻。接着，他为我们操办了结婚宴席，全城的人几乎都来道贺。

新婚之夜，新娘打扮得花枝招展，身着盛装，头戴珠宝首饰，显得非常漂亮。只见她明眸皓齿，含羞带笑，柔情万种，极其妩媚。我心中自然乐不可支。婚后，我们互相体贴，相敬如宾，小日子过得很美满。

老人给女儿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能够保护她的丈夫，了却了心头的一桩大事。可是不久，他却病倒了，接着就与世长辞。我们为他老人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老人去世后，我作为他的女婿，继承了他的遗产，财物

由我支配，奴仆听我使唤。商人们选我继任岳父原在商界的领导职务。这样，我一跃而成为本市有名望有地位的人。

自此，我与该城里的人们交往日密，并逐渐了解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脾气秉性，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即每月在一定的时间里，男人们的形体会发生变化，后背突然像鸟类一样长出翅膀。他们飞上空中，暂时飞离城市，使城里只剩下妇孺和孩子。不久他们再飞回来。

真奇怪，我反复琢磨，他们属于什么种族？什么教派？为什么能长出翅膀，而后又自行消失，如同被神明的法师或魔鬼施了魔法一般呢？

以往，由于我终日与老人生活在一起，除了他的亲戚外，没有与外人接触过，因此，丝毫也没发现他们的这种习性。现在老人去世了，我与城里人交往了，才发现这件怪事。好奇心驱使我要弄清楚其中的奥秘。我想问问妻子，可又一想，不如亲自与他们飞一趟，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

我耐心地等待着，一天，我发现那些男人的形体又发生了变化，一个个背上长出了翅膀，我知道他们就要成群结队地飞离地面，便背着家里人，偷偷地跑到我手下的一个商人家里，对他说："背上我一起去吧，让我在空中看看人间景致，然后再跟你们回来。"

他却说："不行，我从来就没带过人。"

可是，他耐不住我苦苦哀求，最后还是答应了。他把我背在背上，鼓动那骤然长出的双翼飞腾起来。他的同伴也和他一样振翅高飞。

他们越飞越高，直冲云霄，离地面很远，什么也看不清

楚了。一阵晕眩，我差点儿摔下来。我紧紧抓住他的腰身，才稳定住。

我们像流星一样在天空中穿行。突然，一阵赞颂真主之声传入我的耳朵。我仿佛意识到，这是天神们在天堂朗诵赞美诗。我难以抑制自己，便情不自禁地高声颂道："赞美真主，真主最伟大！"

不料，我的喊声刚落，空中便出现一团火焰，包围了飞行的人们。他们赶紧逃避，降到一个山顶上。人们埋怨我，恼怒我，最后扔下我，一哄而散。

站在山顶上，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真恨自己没事找事，非要跟这些怪人出来，如今落在这高山之巅，说不定永远回不去了。我越想越沮丧，越想越害怕。我默念着真主的大名，心里暗暗祈祷："真主啊，救救我吧，这次如能获救，今后我就息了旅行的念头，再也不来冒险了！"

我在高山顶上徘徊着，突然，眼前出现了两个相貌英俊的青年。我不知他们来自何方，也不知他们是什么人，只见他们朝我走来，每人拄着一根金杖。我欣喜若狂，向他们迎去。我问候一声，然后说："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是谁？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他们说："我们是真主的仆人。"说着，他们给我一根金杖，随即匆匆而去。好奇心又促使我想跟踪追去，可是他们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是飞上了天际，还是钻入了地底，或跑进了山洞，我全然不知。

我紧握那根金杖，继续在山上走。正走着，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山顶，走上了通往山下的一条小路。我兴奋

极了，甩开大步继续往前走，不久，果真发现了一条通往山谷的斜坡。

前面是一块块巨石，我不得不放慢速度，从一块巨石跳到另一块巨石上。这时，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我站在巨石上仔细地倾听，那是一种凄惨绝望的呼救声！我忙寻声而去，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一曲一伸的蠕动。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可怕的大蟒在吞食一个男子！他的下半身已进入大蟒的口中。只听他拼命高喊道："救我性命的人，真主会解除他的一切灾难！"

我毫不犹豫地高举起金杖，疾步向那恶蟒奔去。只打了一下，大蟒便吐出了男子并一命呜呼。那男子见自己已获救，而且四肢完整无缺，便激动地拉住我，又是拥抱又是亲吻。欣喜的泪水从他的双颊上流下，他口中喊道："先生，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做您的仆人，追随您，侍候您，永远也不离开您！"

他的激情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动情地说："欢迎你成为我的朋友！"接着，我向他讲述了我的遭遇，他听了又是惊奇又是赞叹，也向我讲述了他的来历。原来，他是一个草商，是到这山中寻找上等草的，不幸在此遇上大蟒，险些丧命。他不知如何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执意要我到他居住的那座城市去。他说他知道走大路要比那羊肠小道好走多了。我欣然同意，并为能遇上他而感到高兴。

我们一路上吃野草、住山洞，吃尽了苦头，几天后才到达山脚。这天清晨，太阳升起之前，我们又上路了。走不多远，突然发现前面坐着一群人，看上去像刚从睡梦中醒来。见

到这么多人，我们都很高兴，却又不敢贸然上前。

我站在远处细细地打量着他们，发现他们之中就有背我遨游天际，后来又把我甩在山顶上的那个人，这使我惊愕不已。我身不由己地走上前去，吻他的头和手，请求他的原谅。然而，他却转过脸去，不搭理我。我柔声对他说："朋友，我已请求你的原谅，可你该这样对待朋友吗？"

他没好气地说："因为你赞美真主，我几乎丧命！"

"那就请你原谅，我丝毫也不知道你们的规矩，下次我再也不开口了。"

最后，他同意带我回城，但提出一个条件，不许我赞颂真主。我只得满口答应，于是他又把我背到背上，腾云驾雾，飞回了城里。

回到家里，妻子与我别后重逢，又悲又喜，埋怨我不打招呼就悄然离家而去。看着她那变得憔悴的面容，我心中好不难受！我再三向她表示歉意，并向她诉说了所发生的一切。

妻子听后说："你千万别再和他们出去，也别再与他们交往。这些人是魔鬼、邪神的伙伴，他们不信仰真主。"她又说，"我父亲不属于他们这一派，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你知道，他把我嫁给你，就是为了你能保护我，免得日后受这些人的欺负。因为他见你善良、老实，与那伙人大不一样。现在我想，先父既已去世，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住在这里，加上我们与这些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又不相同，不如卖掉我们的财产，买些有价值的货物，转回你日夜思念的故乡去吧。我原以为，你这次失踪是撇下我回家乡去了。后来我得知前些时日根本没有船只来到这里，才消除了这种猜疑了。"

她说得头头是道，我赞同她的意见。回故乡也是我的宿愿。于是，我开始变卖房屋地产，着手采购货物。

由于一直没有开往家乡的船只，我们只好等了又等，一直等了好久，才等到启程的一天。

这期间我都等得不耐烦了，有时索性决心永远住下了。这时，城里有一伙人决定造一条大船，到巴格达去经商和观光。我听到这个消息，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这一行动，并拿出钱来入伙。

功夫不负苦心人，一条漂亮的商船终于制造成功了。那天，我们将船推入海中，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随后，我们挑选了有航海知识、地理知识和气象知识的人作为船长和水手，便出发了。我的一家除了我和妻子之外，还有愿意跟随我们的男女仆人。

一路顺风，我们经过了无数个岛屿和城镇，有我到过的，也有没有到过的，买卖也很顺利。

不久，商船进入我所熟悉的海域，我们在离家乡不远的几个城市和海港经商、周游。这时，我是多么激动啊，我长叹一声：“啊，终于结束了这一漫长的航海旅行！”

终于，我们到达了巴士拉。在那里，我们没有停留，紧接着就登上了一条开往巴格达的船。在底格里斯河上过了一日，我们就到了巴格达——我日思夜想的家乡——和平之城。

弟兄们，不用我说，你们也可以想到，我的归来使亲人们感到多么意外和高兴。他们本以为我和那次同行的其他伙伴一样，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们屈指一算，从我第七次航海旅行之日起到回来，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比任何一次旅行

花费的时间都要长。

我旅行归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市，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我的住宅，为我祝贺。我一一款待了他们，并送了礼物，还拿出一部分钱来接济穷苦人家。

从此，我抛弃了航海旅行的念头，只求安居乐业，因为我毕竟已上了年纪，又深感体力欠佳，精力不足了。

一个人吃饱了闲坐总是无聊的，只有勤奋的工作才能使生活充实，精神有所寄托。现在，我便在工作中排遣时间、寻找慰藉。我致力于慈善事业，对于那些贫苦无靠的穷人、被恶人欺负的弱者以及鳏寡孤独们，我都极力相助。昔日航海经商赚得的钱财是我进行这一事业的基础。

航海家辛伯达讲完了他的第七次航海旅行，接着对脚夫辛伯达说："现在，陆地上的辛伯达，你听完我的全部海上旅行经历，还像当初那样地看待我吗？"

"先生，我不了解情况，请您原谅。"脚夫不好意思地说。

"让我们一起祈求真主，使我们的晚年幸福如意吧！"

结　束　语

航海家辛伯达结束了他那神秘而离奇的旅行故事。他的朋友脚夫辛伯达和在座的人听得如醉如痴，每个人的表情都在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变化而变化，开心处个个眉开眼笑，紧张处蹙额皱眉。航海家在茫茫大海上的奇特遭遇，在深山老林中惊人的冒险以及他碰到的许多奇怪而又可怕的场面，如

吃人的恶蟒，山谷中的奇蛇，多如飞蝗的猴子，狰狞可怖的巨妖，风俗奇异的民族，无不牵动着在座每个人的心弦。当航海家宣布他的故事结束的时候，朋友们都为能够听到如此动人的故事而高兴。航海家报以幸福的微笑。

然后，航海家辛伯达唤来司库官，命他取来一千金币，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新朋友，那个与他同名的穷脚夫，并对他说："朋友，你要知道，我给你讲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并不能完全表达当时的情景。讲述是一回事，身临其境又是一回事。我经历的许多风险，都是一般人都无法忍受的。倘若我当时没有极大的忍耐力，没有积极战胜困难的决心，就不会有今天。当然，假如我安于平静，那么我只能是一个粗茶淡饭、穷家小户的平民。只有那些具有雄心壮志的人才敢于去冒险，去和困难搏斗，去赢得丰衣足食的生活。"

听完了这番话，脚夫辛伯达激动地站起身，走到主人面前，抓住他的手深深地吻了一下，说："先生，您是真正的大丈夫，您使我懂得了幸福是由奋斗得来的，舒适是由艰难换来的。我衷心地祝愿您长寿！"

航海家辛伯达从脚夫辛伯达的眼神中看出，这是发自肺腑的祝愿，句句话饱含着这位穷苦人的诚实和忠厚。航海家辛伯达决定让脚夫辛伯达做他的代理人，亲自支配他的钱财。脚夫欣然接受了。

从此，两个辛伯达生活得非常幸福，他们以诚相待，互相信赖，直到百年。